3

文集

国防大学 2 061 5496 2

西方名著入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文

中国商务印书馆
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95年·北京

Robert M.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itors in Chief
Clifton Fadiman
Associate Editor
GATEWAY TO THE GREAT BOOKS
Vol. 4
Imaginative Literature
本书根据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1963 年版译出
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Inc. U. S. A. 1995

XĪFĀNG MÍNGZHÙ RÙMÉN
西 方 名 著 入 门
主　编　罗伯特·哈钦斯
　　莫蒂默·艾德勒
副主编　克利夫顿·法迪曼
第 3 卷
文　　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57-6/G·232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93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6 1/2
定价：23.70 元

《西方名著入门》出版说明

我馆致力介绍各国学术名著，已有90年的历史。严复译作由我馆刊行，始于1903年；梁启超主持编译《共学社丛书》，迄今也有70年。本世纪20年代末，我馆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到50年代末，此项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1982年起分批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幸赖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大力支持，至今已刊行260种。我们坚信，为了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多年来读书界已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知道利用科学方法和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有这些都不用多说。

凡够得上称为名著者，大抵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作；为此，必须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局限，认清作者的思路历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蕴藏的思想价值，以便取舍借鉴。因此，在精研细读原著时，读书界期望出版一些带有启发性的辅助读物。现在译印的这套原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出版的丛书，可以认为是这类读物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本为西方学人为西方读者编写的入门书，其特点是说理浅近，文笔流畅，而且往往从侧面选材诠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颇能诱发读者研习原著时进一步深思。例如介绍古罗马学界名人塔西佗时，并未对其代

表作（《历史》和《编年史》）作系统的冗长的解释，却选取了他的短篇血泪之作《阿格里科拉传》，此篇写的是作者岳父，但反映出整整一个时代。这套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将自然科学的名作也放在视野之内，这无疑也是今日我国读书界所能接受和乐于接受的。

原书共10卷，为方便我国读者，中译本改编为9卷。本书的取材及诠释观点，不免会带有编者的局限性，相信当今国内读书界已有足够的能力加以鉴别分析，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因此译印时不加评注。

本书中译本由我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美方在中译本出版时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深表谢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对本书译印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改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莫里哀 ……1
恨世者 ……7
身不由己的医生 ……68
理查德·谢里丹 ……107
造谣学校 ……110
亨利·易卜生 ……215
人民公敌 ……219
安东·契诃夫 ……335
樱桃园 ……338
乔治·伯纳德·萧 ……407
风云人物 ……413
约翰·M.辛厄 ……463
蹈海骑手 ……467
尤金·奥尼尔 ……481
琼斯皇 ……486

莫 里 哀

1622—1673

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生于巴黎。其父，一个富有的室内装饰商，是一个为王室管理衣着的仆人。莫里哀年仅10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1636年，莫里哀进入克莱蒙学校学习。这是巴黎一所最负盛名的贵族学校，老师都是耶稣会的会士，他在老师的辅导下学习了逻辑学和修辞学，因此熟悉了罗马喜剧。他学习了法律，因而既可以从事法律也可以承袭父业。但他已十分醉心于戏剧。1643年，他21岁的时候，帮助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体——盛名剧团，这时，他起用了艺名莫里哀。贝雅尔一家是这个剧团的重要成员，因为马德莱娜·贝雅尔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剧团租了一个网球场，并开始上演戏剧。

起先，剧团在财务上异常窘迫，因负债累累，莫里哀曾被监禁过。因此，莫里哀和剧团不得不离开巴黎去外省巡回演出。在外省的13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法国南部，不断地在这一城市和那一城市里演出。在演出和创作剧本的实践中，他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当剧团返回巴黎时，莫里哀已成为剧团的经理和主要演员，并创作了两个剧本。

1658年，路易十四的弟弟，菲利普·德奥尔良把剧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那时起，剧团在巴黎的成功得到了保证。剧团被

允许使用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小—波旁宫。后来，小—波旁宫被拆掉了，剧团改在王宫剧场演出。现在，莫里哀的戏剧仍由法国国家剧院在王宫剧场演出。

莫里哀剧团所演出的悲剧都出自科内尔和其他人之手，莫里哀自己只写过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并不成功。显然，剧团不得不以演出闹剧和喜剧为主。

1662年，莫里哀和阿尔芒德·贝雅尔结了婚。阿尔芒德是该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她的岁数只及莫里哀的一半大。由于阿尔芒德像《恨世者》中的色里曼纳那样，经常公开与人调情，因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在莫里哀一生的其余时间里，他以几乎每年二部的速度创作了许多喜剧，并由此而成为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1665年，国王成为剧团的保护人。此后，莫里哀为王室创作了许多音乐剧和滑稽剧。

莫里哀的后半生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1673年2月，他创作了剧本《没病找病》，在剧中讽刺了医生这一职业。2月17日，当他扮演剧中主角演出时，突然疾病发作，并于当晚逝世。因为他曾是演员，教会拒绝为他行终敷礼。2月21日，在举行过简单仪式后，被草草埋葬了。

莫里哀一直被称为怀疑论者。如果能对这样一位如此复杂的人物进行概括的话，这个词似乎对他还是合适的。他对他那一时代公认的社会习俗提出了质疑。像斯威夫特一样，他更注重理性而不是情感，并看不起人类。人们可以在他的剧本中看到他所表

插图作者注："莫里哀在写字台旁……背景是根据1666年版莫里哀作品集的卷首画设计的。"

LES
OEVVRES DE
Mr
MOLIERE
TOME
I.

达的激进思想，一些激进思想为受到震惊的宗教法庭的法官所禁止。但莫里哀的品格必定非同一般，因为他所受到的诽谤和攻击尽管很少有人经历过，但没有什么卑劣的诽谤和攻击是针对他个人的品行的。

《恨世者》于1666年6月4日上演，但演出很不成功。它从未在舞台上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但一般却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伟大的作品。

17世纪的观众可能会发现这出戏并没有多少可笑之处。该剧虽是一出喜剧，却具有悲剧的基调。莫里哀自己完全有理由愤世嫉俗。他一直受到激烈的攻击，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的头生子在出生一个月后就死了，他本人也由于劳累过度而得病致死。阿尔赛斯特——由莫里哀自己扮演——在剧的一开始就喊出："我偏要动气，什么话也不听！"批评者们从这类话语中和从阿尔赛斯特坚决要求上流社会符合自己理想的态度中，发现莫里哀自己的思想感情。

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该剧提出的问题，每一位观众可能都不得不进行思考。阿尔赛斯特的朋友费南特提醒他说，上流社会不会因为他想要它发生变化就发生变化，尽管也许每个人都对此感到不快。没有什么人愿意像阿尔赛斯特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丧失一切。但不同意爱丽央特的判断又是困难的，她认为阿尔赛斯特身上有某种高尚而勇敢的品质。当然，阿尔赛斯特是"不讲情理的"。但如果每个人对上流社会的不公正和虚伪都采取"合乎情理的"态度，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色里曼纳——由莫里哀年轻的妻子扮演——是莫里哀巧妙创造的一个人物。她长相迷人、聪明而又口齿伶俐——并似乎爱着阿尔赛斯特。但对阿尔赛斯特来说，她是变坏了，因为她不像阿尔赛斯特那样对上流社会的罪恶作出反应。她喜欢上流社会，对虚

伪的行为采取“合乎情理的”态度。当然，她可能并不赞同虚伪，但她不愿意为了那种注定要失败的、空想的追求而冒风险。

费南特，也是莫里哀巧妙创造的一个人物。他是上流社会的典范——处事冷静而又通情达理，是一个成功者。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邪恶之处。莫里哀似乎是想向人们说明：一个人在世上是可以行事和善并取得成功的。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剧的结尾，费南特答应尽力把阿尔赛斯特从自食恶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们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这两个朋友彼此将相帮互助。

据说，莫里哀一直扮演阿尔赛斯特这一角色。这一角色让人觉得可笑，甚至使人感觉怪诞。他可能一直设法缓和这出戏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悲伤气氛。该剧的结尾也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真正的喜剧：舞台上空空荡荡，主角神情绝望、孤独而又迷茫地站在舞台上。假使观众想要笑着离开剧场，也必定会带着一种失望的感觉。

莫里哀对观众抱有很强的责任感，但他也为生活所迫写出并演出了不少剧本。他预料到《恨世者》不会受到观众欢迎后，便立即着手改写剧团在外省演出过的一出闹剧。新剧《身不由己的医生》于1666年8月6日完成，并且一上演就大获成功。这是一出闹剧，莫里哀喜欢闹剧。他自己扮演斯加纳雷尔这一角色，他的表演使得剧场内掌声四起，观众看得如醉如痴。这个剧讽刺了医生，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莫里哀是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能使每一位观众高兴，他自己也会高兴。三百年来，《身不由己的医生》一直愉悦着观众。在莫里哀上演的所有剧本中，该剧上演的场次仅次于《达尔杜弗》而居第二位。

我们不应把这个剧当作一个理智性的记实文献来阅读，而只应把它作为一部娱乐性作品来阅读。读者可以自己进行表演，大

声朗读全剧——或部分场次。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演出时台词的时间安排，演员的面部表情以及舞台“动作”——这些正是戏剧的核心。正是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使得这出戏引人入胜。如果说这出戏有什么含义，那就是，上流社会除了具有悲喜剧色彩外，还可以认为上流社会完完全全发疯了。

（张胜纪 译　　朱 泱 校）

恨 世 者

剧中人物

阿尔赛斯特 色里曼纳的求爱者。

费南特 阿尔赛斯特的朋友。

奥龙特 色里曼纳的另一个求爱者。

色里曼纳 阿尔赛斯特所追求的妇人。

爱丽央特 色里曼纳的表妹。

阿尔细诺艾 色里曼纳的女友。

委加斯特 侯爵。

格里党德 侯爵。

白司克 色里曼纳的男仆。

一个贵族审判委员会的警官。

杜巴 阿尔赛斯特的男仆。

场景 巴黎，色里曼纳的房间。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费南特 什么事？怎么啦？

阿尔赛斯特 （坐下）请你不要管我的事。

费南特 不过你必须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怪事使得你——

阿尔赛斯特 对你说过了，不要管我，你到一边躲着去吧。

费南特 但是至少你先不要动气，听一听我说的话呀。

阿尔赛斯特 我偏要动气，什么话也不听。

费南特 你忽然这样大发脾气，我不明白你是为什么，虽然我们是朋友，我可是头一个——

阿尔赛斯特 （突然站起）我，我是你的朋友？趁早在你的帐上勾掉这一笔吧。我一向认为做你的朋友是一件光荣的事；然而自从刚才看见了你那种种表现，干脆对你说，我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决不愿意在自甘堕落的人的心里占一个位置。

费南特 那末，阿尔赛斯特，在你看来，我真是罪大恶极了？

阿尔赛斯特 你真应该活活羞死；这样一桩行为是不能得到原谅的，凡是正人君子看了都要忿怒。我看见你在那里向一个人万般殷勤，对他表示最深切的温情；一面狂热地拥抱他，一面还向他赌咒发誓表示友谊，可是等我随后问你他是什么人，你却几乎连他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你对他的那阵热情原来是分手就完，马上就把他看做是一个漠不相关的人了。喂！你竟堕落到出卖自己的灵魂，这真是一件丧失人格、卑鄙无耻到极点的事。如果我不幸也做了像你那样的事，我便会懊丧得立刻去上吊。

费南特 我可看不出这件事是应该上吊的，我恳求你发发慈悲，允许我擅自将你对我的判决减轻一点，并不因为这个事就去上吊，对不起得很。

阿尔赛斯特 这种玩笑开得多么无聊！

费南特 那末说正经的，你倒是要我怎样呢？

阿尔赛斯特 我愿你做个诚实人，不是真正从心眼里发出来的话一句也不说。这才不失为正人君子。

费南特 如果有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拥抱你，你总该照样还他一个礼，总该尽你所能的回答他的殷勤吧！他怎样来，你就怎样去；他要宣誓，你就赌咒。

阿尔赛斯特 不，我看不惯你们那些时髦人所做的下流样子。我最恨那些动不动就赌咒发誓的人的丑态；我最恨那些满面春风，动不动就跟人拥抱的人，我最恨那些废话连篇，一心要讨好别人的人；他们对所有的人都玩那一套虚伪的礼节，不管对一个正直人或对一个坏蛋，总是一般看待。倘使有一个人对你表示殷勤，向你宣誓证明他的友谊、忠心、至诚、崇敬、温情，天花乱坠地把你恭维了一大套，可是等他遇见另外任何一个草包，他也过去如法炮制一番；请问，这到底于你有什么益处？不，不，世间没有一个良心摆在当中的人愿意接受这种娼妓式的尊敬的；如果有人把我们跟全世界的人都混在一起来看，最光荣的尊敬也就分文不值了。无论这个人的尊敬心是根据什么偏爱发生的，如果他对任何人都加以尊敬，那就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加以尊敬。既然你也染上了现时流行的这些毛病，哼哼，你就不能再做我的朋友了。我不能接受那种对个人才德不加任何区别的广泛的情谊。我要你把我跟别人区别开来；干脆说吧，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朋友看待的人，我是不喜欢的。

费南特 但是既然在社会上，就不免要有交际往还，那末就不得不顺着习惯的要求拿些应酬场中的俗礼应付别人呀。

阿尔赛斯特 不，我对你说，我们应该不留情面地谴责那种可耻的、虚假的朋友间的往还。我们要做真正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使我们的内心究底暴露在我们的言词里，应该是我们的内心在那里讲话，不能让我们的真实情感蒙上那个虚伪客套的假面具。

费南特 有许多地方一味地爽直反倒叫人看着可笑，再说也行不

通；尽管你对名誉的看法那么严格，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有时候能将心里的话隐藏起来倒还是件好事呢。我们对成百成千的人究竟都有什么想法，难道可以完完全全对他们讲出来吗？那算有礼貌吗？比方我们恨某一个人，我们莫非就应该将真情实况全都告诉他本人吗？

阿尔赛斯特 是的。

费南特 什么？那末你当真去对那老艾密莉说，像她那样年纪还要假装美人未免不大相宜，说她满脸擦的粉谁看了都恶心吗？

阿尔赛斯特 当然的。

费南特 你也对陶里拉说他太不知趣，不该在宫里大谈他本人如何英勇，出身如何显贵，谈得没有一只耳朵不腻烦？

阿尔赛斯特 对了。

费南特 你这是开玩笑吧。

阿尔赛斯特 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在这点上我是一个人也不能放过的。我的眼睛实在看不惯；无论在宫里或在城里，所见所闻全都是叫我气恼的事；我看见了那些人的处世方式，我就感觉非常悲观，万分痛苦；我到处只看见卑污的谄媚、不公、自私、卖友与奸诈；我真忍受不住了，我要发狂了，我的计划是要和全人类正面地痛痛快快地斗一场。

费南特 这种哲学家的忧伤未免太过分了，我见了你这种隐忧深愁实在觉得好笑，我想我们这两个受同样教育长大起来的人颇像《丈夫学堂》里所描写的那一对弟兄，一个是——

阿尔赛斯特 哎哟！不必提这种乏味的比喻了。

费南特 好，就不提吧，那末，说正经的，你赶快不要再这样疯疯颠颠了。世界不会因你这番操心而改变样子的；既然你是这样热爱真诚，那末让我来直爽地告诉你：你这个毛病，无论在哪儿都要弄出笑话来的；你对于现时的风俗习尚怀着这样大的

忿怒，很多人要把你当成怪物。

阿尔赛斯特 那才好呢，活该！那才好呢，我正要他们那样。那才是一个好的标志，我反要觉得十分高兴：所有的人在我看来是如此的丑恶，我如果成为他们眼中的好人，我倒要不痛快呢。

费南特 你果真这样痛恶人类吗？

阿尔赛斯特 是的，我对人类憎恨到极点了。

费南特 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例外地都包括在这种憎恨里吗？可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总还有不少……

阿尔赛斯特 没有，我的恨是普遍的，我恨所有的人：有些人，我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凶恶伤人；有些人，我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待恶人也是一团和气，从来没有清醒的灵魂对人们罪恶应有的憎恨，他们丝毫都没有[illegible]的那个地道恶棍，别人却那样不辨[illegible]跟他的气[illegible]在他那副假面具的后面，你可以完完全全[illegible]是个[illegible]的[illegible]徒；无论到什么地方，谁也可以认[illegible]样的人，他的两只眼滴溜溜地乱转，他的语声故[illegible]来的人才会被他蒙住；可是这个原应在他的[illegible]靠着龌龊的钻营混进了上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钻营，他居然走了鸿运，惹得真正有才学的人气忿不平，有道德的人抱愧含羞；虽然人们到处都用一些可羞的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他那狼藉的名声也并没得到任何人的同情；虽然称他作骗子手、无耻之徒、该死的强盗，也可以担保人人同意，没有一个人会出来反对；可是他的虚伪丑态却到处受着人们的欢迎：大家对他都热烈款待，笑脸相迎，无论什么地方他都混得进去；如果有一个位置必须要手腕方能到手，那末第一流的贵族绅士也难与他竞争。唉！眼看着大家对于恶人这样宽容放纵，我真好比受了致命的创伤。有时候我就突然不由自主地要逃到大沙漠去，避开所有的人。

费南特 对时下的风俗我们不必过于忧伤，对于人类的本性我们应该多加宽恕，不可用太严峻的尺度去观察；对人类的缺点我们的眼光要放宽一点。人类之间需要一种行得通的道德；讲道德讲过了头也是要受谴责的；完美的理性是不趋极端的，讲道德也必须懂得适可而止。那种古老年间过于生硬死板的道德，与我们这个时代以至于普通习俗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那种道德对于人类的要求实在过高：我们应该适应时代的趋向，不可过于固执；如欲挺身作改革世界的工作，那才是无与伦比的疯狂行为。我和你一样，每天都看到许许多多必须改弦易辙方能顺理成章的事物；但是不管我每迈一步会遇见什么事情，人们总也看不见我像你那样大发雷霆；他们是何等样的人，我就平心静气地把他们当作是何等样的人，我早把我的心灵锻炼得惯于忍受他们的行为。我相信无论在宫里或在城里，我这种冷静态度与你的忿慨不平是同样有哲学意味的。

阿尔赛斯特 但是先生，这种理由十足的冷静态度，它果真能够使你对任何事情都不发火吗？倘使偶尔有一个朋友出卖了你，有人为了图谋你的财产设下奸计来陷害你，或散布种种谣言不利于你，你也坦然看着一点也不生气吗？

费南特 是的，你心里觉得气忿不平的那些别人的缺点，在我看来都是与人的本性分不开的毛病；我看见一个人阴险狡诈、蛮不讲理、唯利是图，就像看见群鹰嗜杀、猴子弄恶作剧、群狼暴怒一般，我的神经并不觉得格外难受。

阿尔赛斯特 那末我就看着人家出卖我、偷我、将我撕成碎片，而不——噢，我不愿开口了，你这番议论真太岂有此理了。

费南特 说真的，你还是不开口的好。很不必对跟你辩论的人发这么大的火，分一点精神去料理一下你的诉讼吧。

阿尔赛斯特 我决不去料理我的诉讼，我早已拿定主意了。

费南特　可是你指望谁去替你托人情呢？

阿尔赛斯特　指望谁？指望正义，指望我的正当权利和那个公道，

费南特　那末，一位审判官你也不去拜访了？

阿尔赛斯特　不去。莫非我的理由还不够正当，还不够明显？

费南特　这个，我完全同意，不过对方的阴谋是可虑的，并且——

阿尔赛斯特　不，这条路上我是决定一步不往前走的。要不就是我错，要不就是我对。

费南特　你还是不要过于迷信这个吧。

阿尔赛斯特　我主意已定，决不更改。

费南特　你的对方是有势力的，仗着他的党徒可以引起——

阿尔赛斯特　那也没什么关系。

费南特　那你可就错了。

阿尔赛斯特　好，就算我错了，我也要看个水落石出。

费南特　然而——

阿尔赛斯特　即使败诉我也有败诉的乐趣。

费南特　可是究竟——

阿尔赛斯特　在这场官司里，我倒要看看人们是否真就那样厚颜无耻，那样凶狠，那样强梁霸道，那样腐化堕落，竟敢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冤屈我。

费南特　你这个人啊！

阿尔赛斯特　尽管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为了事情本身的庄严伟大，我倒情愿官司打输。

费南特　你这番议论若是被人听见，阿尔赛斯特，他们可真要好好地笑话你一场了。

阿尔赛斯特　那就让他们笑话吧！

费南特　但是你在各方面所苛求的那种耿直，你把自己整个儿都拘束在里面的那种方正，你在此地你所爱的人身上都找到了

吗？我诧异的是你自己和整个人类好像是已经决裂得毫无转圜的余地，尽管一切都已使你觉得人类是那么丑恶可憎，你却仍旧在人类当中选中了使你赏心悦目的对象；尤其使我惊奇的是你这颗心却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选择。那位诚实的爱丽央特很仰慕你，那位道貌岸然的阿尔细诺艾用很温柔的眼光在看着你；但是你的心却拒绝了她们俩的情意，而甘心忍受色里曼纳的束缚。色里曼纳那种搔首弄姿的脾气和好诽谤人的恶习是正中了时下的通病。你是痛恶时下风尚的人，怎么会容忍这位美人所沾染上的一切呢？莫非毛病生在我们喜爱的东西上面就不算毛病了？你是不曾看见这些毛病呢，还是看见了却加以原谅呢？

阿尔赛斯特 不，我对这个年轻寡妇发生的爱情并没有遮住我的眼，我也看得见别人在她身上所发现的那些毛病，并且无论她对我的爱情多么热烈，我总是第一个先看出来她的毛病，也是第一个先加以斥责。不过尽管这样，也别管我怎样努力，我还必须承认我的弱点：她确是有一套讨我喜欢的妙法子。尽管我在她身上看出许多毛病，尽管我责备这些毛病，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爱她；她的美丽真是最有力的；不过毫无疑义，我的爱情是会把她心灵中的这些时下恶习驱逐干净的。

费南特 你真要做这种工夫，那你的责任可真不简单，那末你相信她是爱你的了。

阿尔赛斯特 是的，那还用说吗！我若不相信她爱我，我就不会爱她了。

费南特 既然你已看出她对你有好感，那末你那些情敌怎么还会使你感觉不安呢？

阿尔赛斯特 这是因为一颗发生了真正爱情的心是愿意对方整个属于自己的；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要对她说的话通通告诉

她。

费南特 我呢，假使只要我表明心迹而没有别的顾虑的话，那末我情愿把我的爱情整个儿献给这里主人的表妹爱丽央特；她的心——敬爱你的那颗心是坚固诚恳的，你若选中了她，那才更合你的性格，更对你的路子。

阿尔赛斯特 这倒是真的：我的理智每天都这样对我说；不过理智是一种不能约束爱情的东西。

费南特 我真是很替你的爱情担忧；你现在所有的希望很可以——

第 二 场

奥龙特 （向阿尔赛斯特）我在楼下已经听说爱丽央特出门买东西去了，色里曼纳也出去了。但是他们告诉我说你们两位在这里，因此我特意跑上来实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两位早有一种别人难以相信的尊敬，并且很久以前被这种尊敬心所驱使，就十分想来和你们做朋友。不错，见了有才德的人我的心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我急于要和两位结为好友：我想一个热情的朋友，并且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是决不会被你们拒绝的吧。喂！对不住，我这番话是对你说的。（此时阿尔赛斯特好像别有所思，没有听见奥龙特对他说的话。）

阿尔赛斯特 是对我说的吗，先生？

奥龙特 正是对你说的，你觉得这番话冒犯你了？

阿尔赛斯特 不，不过我十分诧异罢了。我实在不曾预料到我此刻所受的光荣。

奥龙特 我对于你的尊敬绝对不应该使你诧异，你原是可以希望全世界都尊敬你的。

阿尔赛斯特 先生——

奥龙特 我们在你身上所看见的这种光彩四溢的才德，政府里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的。

阿尔赛斯特 先生——

奥龙特 是的，在我看来，我认为你比我在政府里看见的所有最伟大的人更为可爱。

阿尔赛斯特 先生——

奥龙特 我若撒谎，让上天把我压死！并且就在此地我要向你证明我的真情：请你允许我，先生，心心相印地和你拥抱，并且我恳求你把我算在你的朋友之列。让咱们来握一握手，一言为定。你答应把我当作你的朋友看待了？

阿尔赛斯特 先生——

奥龙特 怎么？你拒绝？

阿尔赛斯特 先生，你肯这样待我，实在使我太荣幸了，不过友谊是需要更多一点的神秘的，如果不问时机，动不动就把它抬出来，实在是亵渎了友谊这个名词。友谊的结合是要经过考虑与选择，才能生出来的。在我们结交以前，应该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倘使冒昧从事，将来就难免要发生复杂的情形，反而使得我们俩懊悔今天这一场和好。

奥龙特 哎哟！这正是君子人说的话，我因此对你更敬佩了；那末就让时间去替我们造成这个甜蜜的结合吧；不过我现在就已经愿意完完全全供你驱使。倘使在宫里那方面需要我替你引进的话，你知道在国王身边我多少还有个面子；真是言听计从，并且天地良心，老爷子对我处处都是那么优待。总之，无论什么样的事，我都愿替你效劳；你的才华真可说是光芒万丈，因此我把我最近做的一首十四行诗拿来请你看看，好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它发表；今天请你看诗也可以算是我俩中间这

个美丽结合的开端吧。

阿尔赛斯特 先生，我实在不能替你决定这件事情；请你免了我这个差使吧。

奥龙特 这是什么缘故？

阿尔赛斯特 我有个毛病，就是关于这类事有点过分地爱说老实话。

奥龙特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我把我的作品给你看，原是为听听你毫不掩饰的老实话。倘使你竟欺骗我，或者隐瞒起什么话不说，我还要埋怨你呢。

阿尔赛斯特 既然你愿意这样，那末，先生，我也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奥龙特 十四行诗—— 这是一首十四行诗—— 题目叫作"希望"——是一位闺秀，她给了我爱情上一点希望。"希望"——我所写的并不是那些富丽堂皇、洋洋洒洒的诗篇，只不过是温柔悱恻、情致缠绵的短句。

阿尔赛斯特 等我们看过就知道了。

奥龙特 "希望" —— 我不知道这首诗的格调在你看来是否够简洁、够流畅，你是不是满意我所选用的字眼。

阿尔赛斯特 看了就知道啦，先生。

奥龙特 好在你知道我只用一刻钟的工夫写了这首诗。

阿尔赛斯特 看了再说，先生，时间的短长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奥龙特

诚然，希望能减少痛苦，
暂时摇睡我的深忧：
不过，菲莉丝，究有何用，
如果希望后面任什么也没有。

费南特 我已被这一小段迷住了。

阿尔赛斯特 （低声向费南特）什么，你竟好意思夸奖？

奥龙特

你那时诚然和蔼可亲；
但是你又何苦那样殷勤！
如果只是肯把希望赐给我，
那还不如根本不施恩情。

费南特 这是用多么漂亮的词句表达出来的啊！

阿尔赛斯特 （低声向费南特）你这是卑鄙地随声附和，你竟夸奖起这些混帐话来！

奥龙特

倘使要我永无尽期地等候，
将我火热挚情逼到尽头，
那只有死是我的救星。

你怎样关怀，也难使我忘情，
美丽的菲莉丝，我已悲观绝望，
可是还不能不继续希望。

费南特 结尾妙极了，情致缠绵，真令人钦佩之至。

阿尔赛斯特 （低声向费南特）这是多么无聊的结尾！你这散布毒素的人，只欠魔鬼把你抓去！你莫非也想照样写一段来找打！

费南特 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美妙的诗句。

阿尔赛斯特 （低声旁白）胡说八道！

奥龙特 （向费南特）你太恭维我了，你也许以为——

费南特 我并不是恭维你。

阿尔赛斯特 （低声向费南特）喂！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个奸贼！

奥龙特 （向阿尔赛斯特）可是你，你知道我们俩刚才是怎样约定的：请你老老实实地谈一谈吧。

阿尔赛斯特 这个问题永远是很微妙的，关于文章的事，我们总是喜欢别人恭维我们。但是有一天，有这样一个人——这人的名姓不便宣布，我看见了他做的诗句就告诉他说，一个漂亮人物必须能控制住自己的手不叫它老痒痒着张罗写作；必须勒紧缰绳不要迫不及待地在人面前卖弄这些玩艺儿；我还告诉他过于热衷地拿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是难免要叫人笑话的。

奥龙特 你这是要对我说，我不应该——？

阿尔赛斯特 我没这样说；不过我曾对那人说，一部毫无生气的作品是闷得死人的，仅仅这一样毛病就可以毁坏一个人的名声；他尽管还有一百种别的美德，但我们论人总是着重在他坏的一方面的。

奥龙特 莫非你对我的诗有什么要指摘的地方吗？

阿尔赛斯特 我没说这话；不过为劝那人不要写作，我曾向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写作欲已经毁了不知多少好人。

奥龙特 我写的不好？我跟这些人一样？

阿尔赛斯特 我没说这话；不过我曾对那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忙着诌诗？谁逼着你刊印你的作品？如果我们可以原谅一册坏书风行一时，那也仅仅是对那些以著书糊口的可怜虫来说。听我的话吧，抵抗住你这种欲念，不要叫读者瞎费光阴；无论旁人怎样逼迫你，也不要放弃了你在宫里享有的士族名望，反倒从一个贪婪的出版商手里争取那可笑而又可怜的著作家的头

衔。”你看这就是我尽力叫他了解的事。

奥龙特 这都很不错，并且我相信我很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能不能知道你对我的诗——？

阿尔赛斯特 说老实话，你的诗只好丢在抽屉里。你摹仿的是些恶劣的模型，你用的是些很不自然的语句。什么叫“暂时摇睡我的深忧”？又是什么“如果希望后面任什么也没有”，“如果只是肯把希望赐给我，那还不如根本不施恩情”？还有什么“美丽的菲莉丝，我已悲观绝望，可是还不能不继续希望”？这种人人自鸣得意的辞藻是离开了优良风格与真理的：这不过是字眼上的游戏，纯粹是矫揉造作，人们说话根本不是这样说的。现代的恶劣趣味关于这点真使我害怕。我们的祖先虽然粗鲁，风趣可比这高明得多，现在大家赞扬的东西，在我看来实在抵不上老年间的一首歌词，让我来读给你听听吧：

如果国王赐给我，
他的大城——巴黎，
叫我离开
我女友的爱情，

那末我就启奏国王亨利：
“收回您的巴黎，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

韵脚押的不怎么紧凑，章法也透着腐旧：但是你看不出这个比那些不近情理的比喻有价值得多吗？你看不出这是纯洁的热情在那儿说话吗？

如果国王赐给我
他的大城——巴黎，
叫我离开
我女友的爱情，

那末我就启奏国王亨利：
“收回您的巴黎，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

这才是一颗真正发生了热爱的心说出来的话。（向笑着的费南特）是的，你这位张开了嘴发笑的先生，不管你那些才子们怎样看法，我是喜爱这个，而看不起那些人人称赞的浮华辞藻的虚伪光彩的。

奥龙特 我，我向你坚持我的诗是极好的诗。

阿尔赛斯特 你以为如此，当然有你的理由；不过你应该承认我可以有别的理由，而这些别的理由是无须服从你的理由的。

奥龙特 旁人都器重我的诗，这就够了。

阿尔赛斯特 那是因为他们善于装假，我可没有这种本事。

奥龙特 你真以为你是那样聪明吗？

阿尔赛斯特 我若肯夸奖你的诗，那我就更聪明了。

奥龙特 我才不需要你称赞我的诗呢。

阿尔赛斯特 你也只好不需要我来称赞，对不住你。

奥龙特 我很愿意你也照原题按你的格局做一首我看。

阿尔赛斯特 不幸得很，我也只能做一样坏的诗，不过我是决不肯拿出来给人看的。

奥龙特 你说话倒实在坚决，你这种自满的劲头儿——

阿尔赛斯特 到别处去找奉承你的人吧！

奥龙特 喂！我的小先生，别这样盛气凌人。

阿尔赛斯特 我的大先生，我应该怎样就怎样。

费南特 （夹在二人之间）喂！先生们，这就够瞧的了，快不要这样了，饶了我吧。

奥龙特 啊！是我错了，我认错，我立刻离开此地，先生，我一切敬遵台命。

阿尔赛斯特 我呢，先生，我惟命是从。①

第 三 场

费南特 好了，你看见了吧，只因诚实过火你又惹了一桩麻烦事在身上；我早看出来奥龙特本是为叫人恭维他才——

阿尔赛斯特 你不必和我谈了。

费南特 不过——

阿尔赛斯特 我从今以后不愿再在人群里鬼混了。

费南特 这个未免太——

阿尔赛斯特 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好啦。

费南特 假使我——

阿尔赛斯特 不必多解释。

费南特 你这是怎么啦？

阿尔赛斯特 我任什么也不再听了。

费南特 可是——

阿尔赛斯特 你还要说？

费南特 旁人侮辱了——

① 法国古代贵族间有了纠纷预备决斗的时候，就彼此说："我是你的最卑贱的仆人。"这里仅译其大意。——译者

阿尔赛斯特 够了，够了，不要这样在后面跟着我！

费南特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可不能离开你。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阿尔赛斯特 夫人，你愿意我对你痛痛快快说个明白吗？我对你的种种举动，实在太不满意了；看见你的所作所为，我心里的怒火就不打一处来，我觉得我们俩非决裂不可了。是的，我若是换个样子说便是欺骗你，早早晚晚我们无疑地是要决裂的。我就是答应你一千次说不决裂，也恐怕是办不到的。

色里曼纳 看这个样子，你是为和我吵嘴才伴送我回来的。

阿尔赛斯特 我并不想吵嘴；不过你的脾气，夫人，见人就爱，未免有点过了分：追逐你的情人实在太多了，我从心里就看不惯。

色里曼纳 人家追逐我，那能怪我么？我能阻挡旁人觉得我可爱吗？他们使用了种种温柔的方法来看望我，我应该拿根棍子撵他们出去吗？

阿尔赛斯特 不，夫人，并用不着拿棍子，只要你的心对他们的希望不那样轻于许诺，不那样温柔就够了。我知道你的引诱力是跟在你身边到处跑的；不过被你美目吸引来的人又被你的一番殷勤留住了不放；拜倒你裙下的人，你对他们是那样温柔，你可算是在他们心上完成了你的姿色所未完成的工作。你奉献给他们的、使他们大可乐观的希望，使你周围老有一群紧紧追随不肯放松的人；只要你的一团和气不是那么广泛无边，自然就把那一大群求爱的人给驱散了。但是至少请你告诉我，夫人，你的格里党德究竟靠了哪步好运，会有这种福气让你那

样喜欢他？你如此尊敬他究竟是根据他的哪种才能、哪种美德？他所以能得到你的尊敬，是不是因为他小拇指上留的那个长指甲？你也跟了一般时髦人的后面拜倒在他金黄色假发的光辉之下了吗？是他膝上的大花边使你爱他？是他满身的缎带迷住了你？还是因为他穿着宽大花边短裤，在你身边扮演奴隶的角色，得到你的心许？还是他那种笑的姿态与他那尖细的嗓音找着了打动你的心的秘诀？

色里曼纳 你这样妒嫉他实在没有道理！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敷衍他吗？你不知道他已答应我，替我把他所有的朋友都请托到以利于我的诉讼吗？

阿尔赛斯特 夫人，你还是决心吃输官司吧，千万不要敷衍侮辱我的一个情敌。

色里曼纳 不过，你这不是吃起全世界人的醋来了吗？

阿尔赛斯特 这是因为全世界人都得到了你的殷勤招待。

色里曼纳 既然我对任何人都这么和蔼；那末正应该使你放下了不安的心情而高枕无忧了，倘使你看见我把和气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你不更有忿怒的理由了吗？

阿尔赛斯特 但是我，你责备醋心太大的我，我究竟比他们多占了些什么便宜？夫人，请你告诉我。

色里曼纳 知道我爱你，有了这个幸福不就是一宗便宜吗？

阿尔赛斯特 我的燃烧着的心根据什么理由能相信这个呢？

色里曼纳 既是我肯于亲口对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想我这样表明了心迹，你就应该知足了。

阿尔赛斯特 但是谁能向我担保你同时不对别人也说一样的话呢？

色里曼纳 当然罗，这样的情话从一个求爱者口里说出来真是十分甜美。不过，你倒是把我看作什么样的妇人了？现在为了不

叫你再担这份忧起见，我方才说的话一齐都不算了；以后除了你自己欺骗自己，再也不会有人欺骗你了；你该满意了吧？

阿尔赛斯特 哎哟，那我得多么爱你呀！真要使我能从你手中把我的心重新夺回来，那我该如何感谢上帝赐我那样稀罕的幸福！我毫不隐瞒，我正竭力设法替我的心除去这可怕的束缚呢；但是一直到现在，我最大的努力都没有丝毫结果。我这样爱你就是为的吃点苦头好在上帝面前折我的罪孽。

色里曼纳 不错，你对我的热爱是没有第二份的。

阿尔赛斯特 是的，论到这一点我同任何人都敢较量较量。我的爱情是难以想象的；从来也没有人，夫人，像我这样爱过你。

色里曼纳 这却不错，你爱的方式是十分新鲜的，你爱人原来就是为跟人争吵。你的热情是只用难听的话来表达的，我真从来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爱吵爱闹的爱情。

阿尔赛斯特 然而我的忧虑能否消除却全在乎你，饶了我吧，我们别再吵下去了，让我们来开诚布公地谈几句话，来决定——

第 二 场

色里曼纳 什么事？

白司克 委加斯特来了。

色里曼纳 请他上来就是了。

第 三 场

阿尔赛斯特 怎么！总也不能同你单独谈几句私话了？总是看见你忙着接待宾客；连一会儿的工夫你都不肯推托说你不在家。

色里曼纳 你愿意我得罪他吗？

阿尔赛斯特 你对谁都这样周到，实在叫我看了不舒服。

色里曼纳 倘使他知道了我不耐烦见他的面，他是要记一辈子恨的。

阿尔赛斯特 那有什么关系，何致于这样使你为难？

色里曼纳 天啊，像他这一类的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不知怎么回事，在宫里偏是这般人能高谈阔论样样占上风。无论旁人谈什么事总看见他们往里插嘴；他们成事不足，但败事却有余、无论你在外面有什么得力靠山，跟这种乱说乱吹的人是决裂不得的。

阿尔赛斯特 不管是什么事，也不管是根据什么理由，你总是有许多大道理，无论什么人你都要勉强接见，你对每一件事的看法是那么小心谨慎——

第 四 场

白司克 格里党德也来了。

阿尔赛斯特 （表示要走）来得正好。

色里曼纳 你上哪儿去？

阿尔赛斯特 我出去。

色里曼纳 不要走！

阿尔赛斯特 干什么？

色里曼纳 留在这儿！

阿尔赛斯特 办不到。

色里曼纳 我一定要你留在这儿。

阿尔赛斯特 不成，不成。这些谈话只是让我腻烦，一定要我忍受这个，那实在太难了。

色里曼纳 我偏要你这样，我偏要你这样。

阿尔赛斯特 不成，作不到。

色里曼纳 那末，走吧，出去吧，随你的便吧！

第 五 场

爱丽央特 （向色里曼纳）你看两位侯爵也跟着我们上来了，有人通报过了吗？

色里曼纳 是的。（向白司克）给每位搬一个座儿。（白司克搬座后出去。向阿尔赛斯特）你还没有走？

阿尔赛斯特 没有，不过，夫人，我要你表明心迹，倒是向着他们呢，还是向着我。

色里曼纳 住口！

阿尔赛斯特 今天你须讲个分明。

色里曼纳 你发昏了。

阿尔赛斯特 没有发昏，你须明白宣布。

色里曼纳 唉！

阿尔赛斯特 你须有个决定。

色里曼纳 我想你真是诚心开玩笑呢。

阿尔赛斯特 并没有。不过你须选择一下，我的耐心已到了尽头。

格里党德 喂！我刚从鲁佛尔宫来，克隆德今天参加国王起床典礼的时候真是丑态毕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真的，他就没有个朋友做做好事，对他的态度指教指教他吗？

色里曼纳 说真的，他在交际场中的确是太失态了，他的神气到处都惹人注目，并且过一些日子不见他，再见的时候，他越发千奇百怪了。

委加斯特 那算什么！提起怪人，我方才就倒霉碰上了一个最讨厌

的怪人：就是那个爱发议论的达孟，他把我拉出轿外在大太阳底下足足谈了一个钟头。

色里曼纳 那是一个专爱说废话的怪人，他专有那宗本事：就是跟你说了一大堆话，却没有告诉你一丁点儿的事，他说的那些话，你是永远一点儿也摸不着头，我们耳朵听见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声音。

爱丽央特 （对费南特）这个开场白很不错，攻击旁人的谈话开始活跃了。

格里党德 夫人，底芒特也够个典型人物了。

色里曼纳 他是一个从头到脚充满了神秘的人物。走过你身旁的时候，他总慌慌张张地看你一眼；什么事也没有，他可老是那么忙个不了。和人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扮着各式各样的鬼脸；他是那样装腔作势实在叫人看着头痛：他老有一桩秘密事必须低声告诉你，而这桩秘密事却是一文不值的事，目的只是为打断你们的谈话；一点点大的事，他捧了当作稀世的宝贝，甚至于祝你早晨健康也要扒着你的耳朵才肯说出来，他是无事不扒着耳朵说的。

委加斯特 夫人，还有芮拉特呢？

色里曼纳 哎哟，这个好吹法螺的讨厌鬼啊！他嘴上总也离不开贵族。他永远混在达官贵人的队伍里，开口不是某公爵就是某亲王，要不就是某王妃，他的心目中只有品级；他所谈的只是车、马和猎狗，他跟最显贵的人谈话也是称你而不称您，“先生”这个称呼他是绝口不用的。

格里党德 听说他和蓓丽丝最要好。

色里曼纳 提起蓓丽丝，那个妇人的头脑才可怜呢，她的谈吐真是干燥无味到极顶了！她来看我的时候，我受的罪可就大了。跟她说话必须不停地费力搜索材料，她的词句是那样枯窘，我们

的谈话老是好容易活泼一点儿又马上死沉下去。你就是把种种的老生常谈都搬出来，也打不退她那蠢笨的缄默：跟她一起谈话，晴天下雨，天冷天热，这些话料都是马上就掘干的源泉。然而她的拜访，别看是那么叫人难以忍受，却拖延到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长时间：你打听时辰；你打哈欠打到 20 次，她还是一动不动，简直是一块木头。

委加斯特 你看亚特拉斯德如何？

色里曼纳 噢！那是多么极端骄傲的人啊！他是一个自满情绪快把肚子撑破的人，他的才学使他对于朝廷永远怀着不满的情绪，每日总是咒骂朝廷，仿佛他的职业就是如此，每逢宫内有派差、放缺、赏赐寺院田产等事，他总觉得是朝廷不知赏识他的才能而委屈了他。

格里党德 但是那位少年克雷洪，如今最上流的人物都到他家去的那个克雷洪，你觉得他怎么样？

色里曼纳 我以为他的声望是因为他有个好厨子，拜访他的人是拜访他的酒席去的。

爱丽央特 他总是准备下最精致的菜肴来款待客人。

色里曼纳 是的，但是我很希望他自己不要坐上桌去；像他那样的糊涂虫，自己就是一碟顶坏的菜，叫我看起来是他本人把所有请客吃的菜都带累坏了。

费南特 大家对他的表叔达米西倒还有点尊敬，夫人，你看那个人怎么样？

色里曼纳 他和我是朋友。

费南特 我觉得他很文雅，并且外表也还聪明。

色里曼纳 不错，不过他太喜爱卖弄聪明，这正是我所痛恨的。他是时时刻刻端着架子，从他的谈吐中我们看得出他是在用尽力量说俏皮话。自从他心里存了他是个才子的念头，他就那样

择精选肥起来，简直没有一样能合他的口胃了。在所有别人写的文章里他都要看出毛病来，他以为夸奖别人不是漂亮人干的事，他以为挑剔别人便是有学问，笑嘻嘻地赞扬别人只是蠢汉们的勾当，他以为对于现代的作品给他一个概不赞成，那末他就高出所有人之上了。就是人家随便谈话，他也有许多地方要加以责难：他认为别人所谈的都是一些卑不足道的议论，他是不能降尊屈就插进去的，于是双手在胸前一叉，从他的智慧的尖顶上高高地悯然望着每个人说话。

委加斯特 天啊！这真是他的小照。

格里党德 （对色里曼纳）你描写别人的工夫可真叫人佩服。

阿尔赛斯特 好，不要退缩，你们这些朝廷的贵客，接着往下干吧；你们竟一个也不肯放过，挨着次序人人都有份儿：然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不是赶紧迎上前去，伸手问好，谄媚地吻颊，向他们发誓愿供他们驱使的。

格里党德 你为什么跟我们发脾气？如果刚才说的话冒犯了你，应该责备的是这位夫人。

阿尔赛斯特 不，应该责备你们；全是你们附和的笑声把这些毁谤的词锋从她的脑筋里勾引出来的。你们那一套万恶的奉承谄媚是不断地滋养着她那爱讥笑人的脾气；倘使她发觉你们并没有那样热烈地鼓掌赞成她，她的心便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致去讥笑人了。因此一个人如果犯许多毛病，那都应归咎于那群在旁捧场喝彩的人。

费南特 不过你为什么对于那般人忽然这样爱护起来？方才责备他们的那些事也正是你要加以责备的呀。

色里曼纳 这位先生不是老应该主持异议吗？你要他附和众人的意见吗？要他不到处显示他受之于天的那种标新立异的精神吗？别人的想法是总也不能符合他的意见的：他手中总是握着

反面的主张，倘使被人看见他与某人意见相同，他便自以为是庸俗的人了。持反对论这种荣誉在他看来是那样地有趣，他甚至常常拿了这个武器反过来打击自己；并且他自己原来的主张也往往由他自己去攻倒，只要看见别人口里也说出与他同样的主张。

阿尔赛斯特 爱讪笑人的人都站在你那面，夫人，这一句话就说尽一切了。你现在很可以掉转头来讥讽我了。

费南特 不过你的头脑对于旁人所说的话总是一味地反对，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并且正因你自己也承认的这种脾气在那里作怪，于是你既不准别人责备人，也不准别人夸奖人。

阿尔赛斯特 真气死人了！皆因他们总也没有对的时候呀，所以跟他们闹脾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合时当令的，我看他们无论对什么事，不是作不适当的夸奖便是作冒昧的批评。

色里曼纳 可是——

阿尔赛斯特 不，夫人，不，就是要我的命，你需要的这些乐趣也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在这儿大家都鼓励你去留恋那人人责备的毛病，这是不应该的。

格里党德 至于我，别的虽不知道，可是我要高声承认我一直到如今都相信这位夫人是没有任何一点毛病的。

委加斯特 我只看得见她天生的丰采和姿色；至于她的毛病，我一点也没有注意。

阿尔赛斯特 不过我，我可全注意到了；并且我绝不隐瞒，她也知道我已尽量责备过她这些毛病。对一个人爱之愈深，就愈不应该一味地加以恭维；丝毫都不原恕，才显露出纯洁的爱情。倘使我真看见那些卑鄙的求爱者，老是顺从着我的心思，并且无时无地不一味地附和、怂恿我的种种乖僻行动，我是一定要赶走他们的。

色里曼纳 归根结蒂一句话，如果人人都必须按照你的心思办事，那末讲恋爱就必须摒除温情；所谓纯洁完美的爱情就必须凶狠地辱骂所爱的人，才不失掉它的崇高光荣。

爱丽央特 这些条规通常是不很适合于爱情的，我们所看见的求爱的男子永远是夸耀他们的爱人。他们的爱情使他们在爱人身上看不出一点点可责备的地方，被他们所爱的人们的身上，样样都是可爱的。他们把毛病当作美德，而且还会替这些毛病另编一套好听的名称：面色苍白的妇人，就说她是肤色白皙堪与茉莉花相比；黑得令人害怕的妇人，则称她为可爱的"栗色美人"；瘦的说她是身段苗条举止灵活；胖的说她是凝重庄严；龌龊不堪实在不能叫人动心的，则称她是不爱修饰天然风流；高的说她看起来像女神；矮的说她是具体而微的造物者的奇迹；骄傲的说她的高傲心胸配戴皇后的冠冕；奸诈的说她聪明伶俐，糊涂的说她存心忠厚；爱扯闲话的说她脾气随和；死不开口的说她幽娴贞静。一个求爱者当她的爱情高涨到极端的时候，就是这样：连爱人身上的毛病也是可爱的。

阿尔赛斯特 我，我坚持——

色里曼纳 停住这番议论吧，让我们到廊下去散散步！怎么，你们要走了，诸位先生？

格里党德与委加斯特 我们不走，夫人。

阿尔赛斯特 你所担心的就是他们走。两位先生，你们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好了；不过我通知你们，我是一定要等你们走了之后才走的。

委加斯特 除非是看出夫人嫌恶了我们，否则，这一整天都没有任何一点事情可以叫我们离开这里。

格里党德 我，只要赶得上国王就寝的典礼，此外没有绊住身子的事。

色里曼纳 （向阿尔赛斯特）你们这是说着玩吧，我想！

阿尔赛斯特 不，一点也不是说着玩。咱们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不是愿意我先走。

第 六 场

白司克 （对阿尔赛斯特）先生，外边有一个人要跟您说话，他说是为了一桩不能再耽搁的事情。

阿尔赛斯特 告诉他说我没有这样紧急的事。

白司克 他穿着襟上打折，上面绽着金线的上衣。

色里曼纳 （对阿尔赛斯特）你去看看，或者让他进来。

第 七 场

阿尔赛斯特 （上前迎接警官）有什么事？请到这边来，先生。

警官 先生，我只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阿尔赛斯特 先生，你可以大声把事情讲给我听。

警官 先生，各位裁判官派我来请你赶快去见他们。

阿尔赛斯特 请谁？请我，先生？

警官 是请你。

阿尔赛斯特 为什么呢？

费南特 （对阿尔赛斯特）就是你同奥龙特的那桩笑话罗。

色里曼纳 （对费南特）怎么回事？

费南特 奥龙特跟他刚才为了几句诗——他不赞许那诗——彼此争吵起来；现在人家想是要趁着这事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把它平息下去。

阿尔赛斯特 我，我总不会作卑怯的让步的。

费南特 不过命令是必须遵从的；算了，你先预备一下吧。

阿尔赛斯特 他们打算怎样调解我俩的事呢？那几位先生们的意见难道能命令我赞许那些引起我们争吵的诗句吗？我决不能撤销我刚才评论那几句诗所说的话。我现在还认为那是坏诗。

费南特 不过，心情还是平和一点的好。

阿尔赛斯特 我决不撤销前言，那些诗是应该诅咒的诗。

费南特 你的态度应该和缓一些。算了，你就去吧。

阿尔赛斯特 好，我去就是了，不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撤销前言。

费南特 我陪你去见他们吧。

阿尔赛斯特 除非国王有特旨下来，命令我赞许那些惹起麻烦的诗句，我是永远要坚持那是坏诗，并且做这诗的人应该受绞刑。（对格里党德与委加斯特，他们笑着）喂，先生们，我没想到我会这样可笑。

色里曼纳 赶快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听审吧。

阿尔赛斯特 我这就去，夫人，并且马上就回来再解决我们这场争辩。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格里党德 亲爱的侯爵，我看你倒很知足；好像样样都能使你高兴，并没有一点事会使你担忧。说真的，你真以为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表示快活，而没有看花了眼吗？

委加斯特 可不是吗！我自己审查了一下，我实在看不出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出忧伤的理由；我有财产，我年轻，并且称得起是一

个贵族人家的子弟；就我出身的门第而论，我想我得不到手的职位是不很多的。提到心胸志气，这是我们最应注意的一点，大家知道，并不是我自夸，我不是没有心胸志气的人；大家都看见过我在社会上进行过一桩大事，态度是相当坚强而勇敢的。讲到聪明，毫无疑问我是有的，并且判断力很高，用不着读多少书就能判断是非，就能推论一切的事物，就能坐在戏园的长凳上以学者的姿态欣赏上演的新剧——我最喜爱新剧——，能以领导者的地位决定一切，能在所有值得叫好的精彩地方掀起一阵狂热的喝彩声。我相当机灵，我有好的风度，好的气色，特别是有一嘴好牙，一个苗条的腰身。至于穿着打扮，不是我自吹自擂，谁要来和我比赛，那才算是没拣好日子。我这份儿受人尊敬可说是登峰造极。妇人们很喜爱我，主子待我也不错。我想，有了这一切，我的亲爱的侯爵，我想，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心满意足了吧。

格里党德 是的，不过，在别的地方，妇人们既是那样容易到手，你为什么偏又到这儿来叹这些无用的怨气呢？

委加斯特 我，哼哼！拿我这种身份和脾气，岂是能容美人白眼相加的。只有那些其貌不扬、才能平庸的人，才为了那些冷若冰霜的美人长期地心里焚着爱情之火，在她们脚下奄奄待毙，受她们冷酷的待遇，抬出呻吟和眼泪当救兵，想用长期的殷勤去从美人身上，博取只因自己人品有限而被拒绝的东西。但是像我这种气派的人，侯爵，在爱情方面是从来不放靠不住的帐，不赔贴本钱的。那些美人的秀质无论怎样罕见，我想，谢谢上帝，我的价值也不比她们低；要想光荣地获得像我这样一颗心的爱，她们要不出一点代价，那是不合情理的，放到准确的天平上去称一称，至少也应该由双方一齐卖力气，先彼此给点甜头尝尝。

格里党德 那末，侯爵，你以为在这儿是很受优待的了。

委加斯特 侯爵，我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这样想。

格里党德 信我的话，赶快去掉这个极大的错觉：你是太高抬自己。

委加斯特 对，我是太高抬自己，果然，我是自己遮自己的眼睛。

格里党德 但是什么东西使你觉得你的幸福竟是这样完美呢？

委加斯特 我是太高抬自己啦。

格里党德 你这些揣测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委加斯特 我是自己遮自己的眼睛。

格里党德 你当真有靠得住的证据吗？

委加斯特 我对你说吧，我看错了。

格里党德 莫非色里曼纳已经偷偷向你表示过爱情？

委加斯特 没有，我是受她慢待的。

格里您德 你倒是回答我的话呀。

委加斯特 她是一贯给我钉子碰的。

格里党德 别尽开玩笑了。请你告诉我，她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希望？

委加斯特 我是倒霉蛋，你是幸运儿。人家对我这个人是嫌恶到万分，就在这几天里说不定哪一天我非上吊不可。

格里党德 唉，你是怎么啦？侯爵，为了把我们俩的恋爱问题好好安排一下，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两人定出一个双方同意的协定？我俩谁能够提出一种确实的凭据，证明他已更多地得到了色里曼纳的欢心，那一个就立刻给那个所谓战胜者腾出位子，替他除掉一个坚决有恒的情敌。

委加斯特 你这样的话才合我的心意，我诚心诚意愿意接受。不过，快别声响。

第 二 场

色里曼纳 还没有走？

格里党德 爱情绊住了我们的脚。

色里曼纳 我刚听见有一辆马车进院子来了。你们知道是谁吗？

格里党德 不知道。

第 三 场

白司克 夫人，阿尔细诺艾上来拜望您。

色里曼纳 这个女人找我有什么事？

白司克 爱丽央特在那儿陪着她说话。

色里曼纳 她又打什么主意了，又是谁叫她来的？

委加斯特 无论到哪儿，别人都拿她当作一个不折不扣一心向主的虔徒，她那股子虔诚劲儿——

色里曼纳 是的，是的，真是出尽洋相了。她心眼儿里并没有放弃繁华世界，一直千方百计地在勾引一个男子，可是总也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看见别个妇人身后跟了一群公开求爱的人，她就总嫉妒万分。她那种倒霉的品貌是没人理睬的，所以她总是在抱怨时代不生眼睛。她想用一副假虔徒的面目来遮盖她的凄惨可怕的孤单生活。她的诱惑力是那么薄弱，为了保全面子，只好故意把她那副尊容所不能有的效果当作罪恶了。可是如果真有求爱的找上门来，小姐还是非常高兴的；就是对于阿尔赛斯特，她也是满腹柔情。凡是阿尔赛斯特对我所献的殷勤，她都认为是对她的姿色的一种侮辱；好像都是我从她那里窃取过来的；她这种由妒而生的忿怒简直没法掩盖了，无论

在哪儿都暗暗地发泄在我的身上。总而言之，叫我看过去，她竟是我从没看见过的一个糊涂人；并且她那种不客气的态度也到了最高的程度，还有——

第 四 场

色里曼纳 哎哟，夫人，这是哪阵好风将你吹了来？不说谎，我正在惦记着你呢。

阿尔细诺艾 我今天来，是因为有点意见必须告诉你。

色里曼纳 天啊！我是多么高兴看见你。

格里党德与委加斯特笑着出去。

第 五 场

阿尔细诺艾 他们走了，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色里曼纳 咱们坐下吧。

阿尔细诺艾 用不着客气。夫人，我们的交情应该表现在与我们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上头；关系最大的事莫过于荣誉与声名，所以我来告诉你一桩与你的荣誉有关的事，以证明我心中对你的友爱。昨天我在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家里，在那里就谈到你身上来了；在那里，你的行动尽管有声有色，夫人，却不幸得很，竟没有人加以赞许。在这些常与你来往的人中间，似乎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人出来指摘你的韵事，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为韵事激起来的流言蜚语，并且我以为也不应该下那样严厉的批评。你可以想到我当场是抱了什么态度：我是尽我所能地替你辩护；我很原谅你的居心，我向他们担保你的心是好

的。但是你知道在世上有些事，我们虽想加以原谅也是办不到的。于是我也只好跟着他们一起承认，你的生活方式实在有点不利于你，你在社会上名声也不太好，到处惹得人家什么难听的话都编排出来；假使你愿意的话，你未尝不可检点一下你的行动，好叫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少嚼几句。这并不是说我从心里就相信你的名誉因此受了损害……上天保佑我不会有这种念头的，但是关于罪恶的那些捕风捉影的话大家是很容易相信的，仅仅你自顾自地好好过日子是不够的。夫人，我想你是顶明白事理的人，不会不善意地接受我这番良言劝告，并相信我这是完全由于内心热诚关切你的利益才有这番举动。

色里曼纳 夫人，我应该好好地谢谢你。像这样一番劝告实在使我感激不尽，我不但要好好地接受，而且我马上还要报答你的厚意，也告诉你一桩与你的荣誉有关连的事；刚才我看见你为了表示是我的朋友，所以把人家所传播的关于我的种种流言都告诉了我，此刻轮到我了，我也要效仿这样一个良好的例子，把大家所谈论你的话也对你说一说。那一天我到一个地方去拜客，遇见几位都是极难得的有道德的人。他们谈到一个生活端正的人究竟应该操心些什么事的时候，便将话锋引到了你的身上。在那里，你的一心向道和你在虔诚方面的表现都没有被认作是十分良好的模范；你那种做作出来的严肃外表，你那滔滔不绝关于道德与荣誉的议论，你对于一个好像秽亵而实际无所谓的字眼的那种神气和狂叫，你那份自尊自大，你端详别人时那种悲天悯人的眼光，你动不动就要给人的那些教训，你对那些本来是清白纯洁的东西所下的那种尖酸刻薄的批评，所有这一切，夫人，假如你允许我实说的话，那一天受到了大家一致的谴责。他们说："她这副谦逊的神气和这种表面上的贤惠是没有丝毫用处的，因为她的其他各方面都在

否定这一切；她对于祷告上帝的功课倒是严守时刻一分不差，但是她的仆人，她是要打的并且不给他们工钱。在所有敬天信主的场所，她都表示出一种极大的虔诚；但是她也面上涂抹脂粉妄想混充美人。她叫人把画上人物的赤裸部分用东西遮盖起来，可是她却喜爱精赤的真的人体。"我呢，我在各人面前也曾替你辩护，切切实实地对他们说那是诬蔑诽谤，可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击败了我的意见，他们的结论是：你最好少管一点旁人的事，而对自己的事多操一点心；谴责旁人以前必须先长时期地查看查看自己；要矫正别人的错误，必须自己先有一种可为模范的生活，那末说起话来才有力量足以服人。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勾当也还是在必要的时候留给上帝所委托的专门办理此事的人们来办更为妥当。我也相信，夫人，你是顶明白事理的人，不会不善意地接受我这番良言劝告，并且相信我这是完全由于内心十分关切你的利益才有这种举动。

阿尔细诺艾 批评别人原是可以惹出种种麻烦来的，但我却没想到你竟回敬了我这么一下，夫人，你回敬的话是这么尖酸刻薄，我很明白我的忠告是伤了你的心了。

色里曼纳 正相反，夫人，我们彼此果真都是明白人的话，正是应该这样来互相规劝。双方这样开诚布公地互相告诫，自然而然可以消除各人盲目的自满。只要你愿意，我们很可以照现在这样热心热意地来继续这个互相效忠的任务：私下里彼此留心告诉外边听来的话，你告诉我议论我的话，我告诉你议论你的话。

阿尔细诺艾 哎哟，夫人，议论你的话我是一点儿也听不到的。只是在我身上他们才找得出许多可责难的短处。

色里曼纳 夫人，我以为任何事都可以夸奖，同时也可以责备；按照各人的年龄和兴趣，各有各的理由。有一个季节宜于卖弄

风流，也有一个季节宜于虔诚向主。等到我们青春的丰采已经消磨净尽的时候，就手腕来说，是可以采取虔诚向主的一面，借此可以掩饰那种被人轻视忽略的凄凉。我并不是说将来我没有步你后尘的一天；什么都会跟着年龄来到的；但是，夫人，你也知道，20岁总还不是讲虔诚的时候吧。

阿尔细诺艾 无疑你是在炫耀一种微不足道的对你有利的条件，你对于你的青春妙龄也未免太自鸣得意了。比你更年轻的人可有的是呢，这原不是值得那么骄傲的一件了不起的事。并且我不明白，夫人，为什么你老是那样急于排挤我。

色里曼纳 我，我也不知道，夫人，你为什么到处把忿怒都发泄在我身上。你的烦恼应该老归罪于我吗？旁人不向你献殷勤，那能怪我吗？倘使我的人品能激起旁人的爱，倘使他们不顾你的意思仍旧继续每天把爱情贡献给我，我有什么办法呢？再说那也不是我的错处呀：你有完全的自由，我并不阻挡你长得花容月貌去吸引他们。

阿尔细诺艾 哎哟，你自鸣得意的那一群求爱者，你以为我看着心里难受了？一看这儿的一切是怎样地进行着，你能叫人相信仅仅是你的才德吸引住这群人的吗？他们只是怀抱了满腔的纯正爱情对待你吗？只是为了你的美德才这样追求你吗？一些空泛的理由是蒙不住人的眼睛的；世界上的人并不那么容易受骗；我认识一些妇人天生来是能引起男子的柔情的，但是千种柔情并不能把那些求爱者稳稳地拴在他们家里；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就是不预先给他们极大的甜头，这些求爱者的心是得不到手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专为我们美丽的眼睛而来向我们求爱的，他们对于我们所献的种种殷勤都是要用代价去买来的。为了这样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的荧荧之光，你很不必因此就得意洋洋。稍微压压你倚仗了姿色所生的那

股骄气，也不要因为这个就居高临下地看人。倘使我们看了你的眼睛勾引来的许多人真觉得眼馋，我想我们也可以跟你一样不惜工本地来做，也可以让你看看我们也是哪时要找求爱者哪时都可以有几个的。

色里曼纳 那末你就去找几个吧，夫人，也让我们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你就用这个稀世的秘诀努力去讨人喜欢吧，并且不要——

阿尔细诺艾 夫人，我们不必再这样谈下去了。双方都越说越深了。若不是我的车还没来，不能不让我再等片刻，我早就应该向你告辞了。

色里曼纳 你爱多坐坐也不妨，对于这一节，夫人，你一点也不用忙。不过，我不再用我的繁文缛礼惹你厌倦了，我去请一位比我好的伴侣来陪你。这位先生凑巧到这儿来了，来得正好，他可以替我更好地来招待你。

第 六 场

色里曼纳 阿尔赛斯特，我得去写一封信，再耽搁不写就不合适了。请你陪陪这位夫人；她一定可以原谅我的失礼的。

第 七 场

阿尔细诺艾 你看，她要我在等车的这一会儿功夫陪你谈谈话；陪你谈话在我是最有趣的事，她无论贡献我什么东西都抵不上这个事。说实话，有大才德的人是人人尊敬，人人爱慕的。你的才德无疑是有许许多多藏而不露的风趣，使我的心十分关切你的利益。我深愿朝廷把你另眼看待，按照你的才德多主

持一点公道。也难怪你抱怨，我每天看着他们一点好处都不给你，我也是忿怒不平。

阿尔赛斯特 给我好处吗，夫人？凭着什么我可以这样希望？你们看见我替国家出过什么力了？请问我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而至于怨恨朝廷没有好处给我？

阿尔细诺艾 所有朝廷另眼看待的那些人不见得都立过什么特殊功勋。那无非是碰上了机会，同时又有人情势力；你在我们眼前表现出来的才德实在应该——

阿尔赛斯特 我的天！不必谈我的才德，饶了我吧：你这是叫朝廷白添多少麻烦呀！如果必须这样去挖掘才德，朝廷的事可就太多了，可就太操心了。

阿尔细诺艾 灿烂的才德不用挖掘自己会出土的。在好些地方都有人特别重视你的才德；让我告诉你吧，昨天在两处很有名气的地方，几位很有势力的人都在赞扬你。

阿尔赛斯特 喂！夫人，如今他们什么人不赞扬啊！就这一点来看，现在世界上的事是没有一样不被人弄得混淆不清的。人人都成了天生的奇才；受人赞扬简直说不上是一种光荣了；人们嗓子里永远堵着恭维赞扬的话，见了面就迎头投送过来，连我的仆人的名字都登在政府公报上了。

阿尔细诺艾 我呢，为的叫人更清楚地知道你的才德，我很希望朝廷里某一个职位会引起你的注意。那时只要你对我们稍稍示意想要这个职位，我们就可以替你效劳去竭力运动，我手下有一些人，我可以为你去使用他们，无论对什么事情总可以叫他们替你打出一条康庄大道。

阿尔赛斯特 夫人，这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的脾气，我自己知道，是叫我摆脱这一切的。上帝生我的时候并没有赐给我一个可以与宫廷气氛水乳相溶的灵魂。在宫里能够求到功名、百事

顺利所必须有的那些美德，我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诚实爽直是我最大的长处；我不懂得怎样用话耍弄人；在这王国里没有本事掩藏心里的念头的人是不大站得住脚的。离开了朝廷当然得不到靠山，也得不到朝廷赐予的那些显赫头衔，可是失去了这些利益，当然也不会有扮演荒唐糊涂角色的苦闷：用不着去碰千百次的硬钉子，用不着去赞扬某些先生的诗词，用不着去恭维某夫人，更用不着去忍受那些达官贵人的古怪脾气。

阿尔细诺艾 既是这样，我们就不提朝廷这个问题吧：可是关于你的爱情问题我也不能不替你叫苦连天。在这一点上也让我把我的想法对你明说了吧，我很希望你能把你的热情安置在别一个更适宜的人身上。无疑你应该享受一个更甜美的命运，现在你所迷恋的那个女人实在不配你这样爱她。

阿尔赛斯特 不过，对不住，当你说这话的时候，夫人，你是否想到这位女子正是你的朋友？

阿尔细诺艾 想到的，不过我心里实在太难受，再不能容忍别人继续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看了你的境况我心里太悲苦，所以要告诉你，对方实在辜负了你的爱情。

阿尔赛斯特 夫人，你对我表示的真是一种盛情美意；这样的忠告，在一个正在求爱的人听来真应感激不尽。

阿尔细诺艾 是的，尽管她是我的朋友，我简直说了吧，她实在不配承受一个多情男子的爱恋，再说她的心对你也只不过是一些虚假温情。

阿尔赛斯特 这也许是可能的，夫人，人的心，我们是看不见的；不过你既是慈悲心肠，又何必将这样一个想法硬塞进我的心里呢。

阿尔细诺艾 你一定要执迷不悟，那末什么话也不用和你说了，这

是很容易的事。

阿尔赛斯特 不是的。不过对于这种问题，不管你对我说些什么，怀疑不安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叫人不好受；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够清清楚楚地只把能使我亲眼看到的事告诉我。

阿尔细诺艾 好，说也说够了；关于这个问题，你不久就可以一目了然。是的，我要你自己的两只眼去看个心服口服，你只须陪了我到我家去，就在那儿，我可以让你看到一个证明你那美人的心有多么不可靠的确凿证据；那时为了另一女子的美丽的眼睛，如果你的心还能燃起爱情的火焰，我们这儿可预备着可以安慰你的东西，要贡献给你呢。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费南特 真没见过这样难对付的人，也没见过这样难调停的事：种种道理都讲给他听了，都没有用，总也不能让他放弃原来的主张；那几位审判官老爷大概也从没有处理过这样稀奇古怪的纠纷。阿尔赛斯特是这样说的："不成，诸位先生，我决不撤回我的话，什么都可以同意，惟有这点是不可能的。他因为什么这样发怒？他还有什么话可对我说？写作不佳能牵涉到他的荣誉问题吗？他是误会了我的意见，其实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呢？一个人尽管诗做得不好，仍然是可以做他的贵族绅士的，这些事原无关于他的名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都拿他当作漂亮人物；我承认他有品德，有才能，有心胸，什么都可以，然而提到作家，他却是一个十分要不得的作家。你们若愿意，我可以赞扬他的排场，他的挥霍，赞扬他善于骑马、击剑、跳舞；可是让我赞扬他的诗句吗，那末实在对不起。一个人若

没有福气，不能把诗做得更好，那末就不该硬要做诗，不会做诗是不会判处死刑的。”最后，拗不过大家的面子和调解，他的主张总算勉勉强强屈服了，才肯说这样几句话，并且自以为语调已非常客气。他说：“先生，我很抱歉我是这样地爱挑剔；为表示对你的敬爱，我很愿意当时能够看出你那首十四行诗并不是那么太坏的诗。”双方抱吻之后，大家就让他们赶紧把诉讼抛开，结束了这段公案。

爱丽央特 就他的举动说，他是很古怪的；但是，老实说我却特别器重他；他心里那份诚实直爽本身颇有点高贵和英雄的意味；现在这年头儿，这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我很愿意到处都看见像他这样的品德。

费南特 我呢，我越看他，我越奇怪他的心怎么会整个沉溺在那样的爱情里面。有了上天愿意赐给他的那宗气质，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也会想起搞恋爱来；我尤其不明白的是你的表姊怎么会竟是他所倾心爱慕的人。

爱丽央特 从这儿很可以看出在人心里，爱情并不一定是由气味相投而产生的；“爱情必须从甜蜜的情投意合生出来”那种说法遇到了这个例子就全不对头了。

费南特 不过从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情形去看，你以为她真爱他吗？

爱丽央特 这一点是不很容易知道的。怎能断定她果然是爱他呢？自己究竟有什么感觉，自己的心也是不大清楚的；有时候自己的心已经爱上了人，而自己却不知道，有时候自己以为是爱上了人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费南特 我认为咱们的朋友在你的表姊身旁将来总要得到意外的烦恼：倘使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决不撒谎，他必将把他的爱情移到另一个绝不相同的方向，而享受你的心对他所表示的

那番美意；小姐，那就算他作了更合理的选择了。

爱丽央特 既说到我，我也不用客气，我以为一个人在这种问题上是应该老老实实的。我并不反对他现有的恋爱，相反地，我的心还十分加以关怀，因此假使这事是可以由我一人作主的话，你必能看见由我来把他与他心爱的人撮合在一起，可是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倘使在这样一个选择里，他的爱情遭遇到某一种逆运，让另外一个男人的爱情得到了最后胜利，那时我可以答应接受他的爱情；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决不因为他的爱曾遭受过别人的拒绝而感觉到任何嫌恶。

费南特 至于我呢，在我这方面，小姐，我也并不反对你对他所有的各种美意；他自己，倘使他愿意，也很可以把我在这方面跟他说过的一些话对你讲一讲。然而假使婚姻竟把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使你无从再接受他的爱情；到了那个时候，你现在这样慈悲地要赐给他的那种灿烂的恩泽，便成了我一心希望得到的恩泽了。假使他的心不再需要的这个恩惠竟能落到我的身上，小姐，那我可真快活极了。

爱丽央特 你是说着玩吧，费南特。

费南特 不，小姐，我对你说的话完全出于至诚。我在这儿等候可以把我自己正式奉献给你的机会，并且一心盼望这个时候早早降临。

第 二 场

阿尔赛斯特 小姐，我遭遇了一种侮辱，我尽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了，请你帮助我来雪这个耻。

爱丽央特 什么事？你倒是遇见什么事了，竟会使你如此激动？

阿尔赛斯特 这个事是我死也想象不到的；整个世界瓦解崩溃也

不会比这宗意外事给我的打击更沉重。全毁了——我的爱情——我简直说不上话来了。

爱丽央特 让你的神志稍微镇静一些吧。

阿尔赛斯特 公正的天呀！这样美貌多姿的人竟跟最卑鄙的人的那些丑陋的恶习联系在一起了！

爱丽央特 可是谁能——

阿尔赛斯特 哎哟，全完了；我是，我是受了骗了，我被人暗算了。色里曼纳——谁能相信这种新鲜事？色里曼纳竟欺骗了我，她原来只是一个不可靠的妇人。

爱丽央特 你竟相信这事，你有确实的根据吗？

费南特 这也许是轻率臆测出来的一种怀疑；你的醋心有时候会造出种种幻想来的——

阿尔赛斯特 呸！你管你自己的事吧，先生。（向爱丽央特）她的欺骗行为是千真万确的了，在我口袋里现放着她亲笔写的东西——是的，小姐，她给奥龙特的一封信把我的恶运和她的耻辱都摊开在我的眼前了，那个奥龙特，我原以为她一向是躲避他的殷勤的，他是在许多情敌之中我最用不着在意的人。

费南特 一封信由外表看去是很可以把人蒙混住的，有时候却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罪不可赦。

阿尔赛斯特 先生，我再说一次，请不要管我，你只照顾你自己的利益好了。

爱丽央特 你应该稍微抑制一点你的忿怒；并且那种侮辱——

阿尔赛斯特 小姐，要想抑制我的忿怒只好仰仗你了。今天我的心是来向你求援的，求你帮助我的心摆脱那剧烈的烦恼。你要替我报仇，来惩罚你那位忘恩负义的、阴险的亲戚，她无耻地欺骗了一种如此经久不渝的热情；请你替我报仇，替我惩罚这种你也应该痛恨的行为。

爱丽央特 我，替你报仇？怎样报仇？

阿尔赛斯特 就是接受我这颗心。小姐，代替了这个不贞女子接受了这颗心吧。这样我就可以对她报仇；这颗心将贡献给你的是真诚的誓愿、深切的爱情、恭敬而有礼的殷勤、真挚的礼节、经常的照拂；我愿意这样地来惩罚她。

爱丽央特 当然我是同情于你的痛苦，并且丝毫不蔑视你贡献给我的那颗心；不过这事也许还没有坏到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厉害，你也许还可以丢开这种报复的念头。受到的侮辱如果是来自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那末计划尽管订得很多，也都是不能实行的：虽然已经看到一种可以决裂的有力的理由，也是徒然的；有罪的如果是心上所爱的人，那末用不了好久她就变成清白无罪了；要想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坏处很容易地就消逝了，一个情人的忿怒是怎么回事，我是知道的。

阿尔赛斯特 不，不，小姐，不，这次的侮辱实在太厉害了：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我决定跟她决裂；任什么也不能再改变我已定的计划，以后我若再敬爱她，我自己也要惩罚我自己了。你看她来了。她走近我的身边，我的忿怒就增加一倍，我这就要狠狠地责备她那种阴险行为，大大地羞辱她一番，然后拿一颗完全摆脱了她的欺人的诱惑力的心来献给你。

第 三 场

阿尔赛斯特 天啊！我能压制住我的热烈的爱情吗？

色里曼纳 哎唷！你这样张皇为的是什么？这样唉声叹气，并且用这种阴沉的目光看我，是什么意思？

阿尔赛斯特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所能干出来的一切丑行都抵不上你那些不忠实的行为；造化、魔鬼以及赫然震怒的上帝从来也

没产生过像你这样凶狠的东西。

色里曼纳 当然这都是我所最爱听的绵绵情话。

阿尔赛斯特 喂，不要开玩笑，这不是笑的时候：你还是害羞脸红吧，这倒是有理由的；对于你的欺骗行为我已有了确凿的证据。我所以显得心绪烦乱也就是为此；我的爱情所以一向惶恐不安原来并不是无的放矢；我一再地犯疑心，惹得人们嫌恶，原是为察访这桩不幸的事件，现在我的两只眼睛真的遇见了；无论你遮掩得怎样小心，怎样巧妙，可是冥冥中我的星宿已告诉了我应该提防的那件事。但是你不要认为我能忍下被人侮辱的忿怒而不求报复。我原知道有关情感的事别人是不能强逼的，爱情是要在无拘无束之下发生的，谁也不能用强力攻入一个人的内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指明他所爱的人。所以假使你的嘴当初说话不弄丝毫玄虚，一开始就拒绝了我的爱情，那末我今天就找不着丝毫抱怨的理由，我这颗心惟有埋怨自己命运不佳就是了。但是我的爱情曾由你亲口承认予以赞许，那末今天的事就是一种卖友的行为，是一种阴险的行为，无论多大的惩罚都不算过分，我可以尽情让我的忿怒发泄出来。是的，是的，在你这样侮辱了我之后，你应该提防一切的报复；我已经不能控制我自己了，我的狂怒已达极点。中了你暗算我的这一下致命伤，我的情感已不再受理性的支配；我从此就听凭一种正当忿怒的推动，简直不能担保将会作出什么事来。

色里曼纳 对不住，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告诉我，你神经错乱了吗？

阿尔赛斯特 是，是，当我活该倒霉从你的眼里吸取了要我性命的毒剂，当我相信在使我心醉的阴险害人的姿色里，多少总该有一点真诚的时候，我早就神经错乱了。

色里曼纳 你在那里抱怨的欺骗行为究竟是什么行为啊？

阿尔赛斯特 哎哟，你这颗心可真不简单，可真会装假呀！但是我这儿已经准备下方法让它无从逃遁。你往这儿看，你认识这是你的笔迹吧。这个字条一发现便足以使你惊慌失措，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你不能再有什么可说的了。

色里曼纳 这就是让你神情张皇的原由吗？

阿尔赛斯特 你看了这字条脸都不红？

色里曼纳 我凭什么要脸红？

阿尔赛斯特 你不但是虚伪，并且还大胆！因为上面没盖章你还想不承认吗？

色里曼纳 我亲手写的字条，为什么不承认？

阿尔赛斯特 条子上的字句证实了你曾犯了侮辱我的罪行，你看了竟不觉得羞愧？

色里曼纳 不说谎话，你真是个古怪极顶的人。

阿尔赛斯特 什么！你竟如此蔑视这样确凿的证据！我在上面所看见的你对奥龙特的那种柔情蜜语难道都不算是侮辱我，都不足以使你羞愧？

色里曼纳 奥龙特！谁告诉你这封信是写给他的？

阿尔赛斯特 就是今天把这封信交在我手里的人说的。然而我倒是可以同意它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不过我的心因此就可以减少对你的心的怨恨了吗？你对我所犯的罪过就减轻了吗？

色里曼纳 不过倘使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妇人的呢，那又怎么会伤犯了你，又会有什么罪过？

阿尔赛斯特 哎哟！这个弯儿可转得好，这个理由可真叫人钦佩。老实说，我真没想到这么一手儿。你以为我就死心塌地信服你的话了！你竟敢玩起这种粗野的狡猾手段！你以为人们就真这么糊涂吗？让我们来看看，让我们来稍微看看你倒想用什么

遁词，装什么神气来弥缝一个这样明显的弥天大谎；看你怎么能把一封表示这么多热情的信的种种词句转到一个妇人身上。你若还要掩饰这个不顾信义的行动，那末我这就把它念出来，让你来解释解释——

色里曼纳 我才不高兴解释呢，我。我看你这人倒真可笑，竟这样专权蛮横起来，并且竟敢当面对我说出你方才所说的话来！

阿尔赛斯特 不，不，不用生气，请你先费些心思把这些词句解释一下。

色里曼纳 不，我什么也不愿意做；在这桩意外的事情里，你爱怎样设想就怎样设想，根本跟我没有多大关系。

阿尔赛斯特 请你开恩，给我指出怎样可以说明这封信是给一个妇人的。

色里曼纳 不，它是给奥龙特的；并且我愿意大家也这样相信。我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他的一切殷勤，我佩服他说的话，我尊敬他的为人，不管你爱怎么办，我都同意。你放手做下去吧，拿定主意吧；别让什么拦阻着你，可是别再闹得我头痛了。

阿尔赛斯特 （自白）天啊！还能想出比这更残酷的主意吗？从来一个人的心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吗？什么！我对她原是抱着一腔正当的气忿来发泄怨气的，而现在她倒跟我吵起嘴来了！她把我的苦痛、我的猜疑都逼到尽头了，她任凭我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她对于一切还是那么洋洋得意；可是我这颗心还是这样的卑怯，还不能击碎系住它的锁链，对于我过分钟爱的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还不能抱一种大大方方的鄙视的态度！（向色里曼纳）喂！万恶的妇人，对付我的时候，你是真会利用我的极大的弱点；替你自己打算的时候，你是真会利用你那双阴险的眼睛激发出来的那种不祥的爱情，它是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啊！至少你先把你那个让我难以忍受的罪恶自己辩解一下，不要再故

意地在我面前装作有罪的人。这个字条，若是可能的话，你尽管把它洗刷清白；我的柔情还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现在你应该尽你的一切力量作出贞洁妇人的样子，我呢，我也尽我所能来相信你是一个贞洁妇人。

色里曼纳 算了吧，你的醋心这样大，你简直是疯了，你实在不配我爱你。我很愿意知道究竟有什么事能强迫我为了你竟自贬身份，做出遮遮掩掩的下贱举动；倘使我的心果然别有所欢，为什么我不可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怎么！我已对你切切实实地表示过我的情意了，却仍不能解除你的猜疑？经过我这样一种保证之后，你的猜疑还值得重视吗？你还听信自己的狐疑，这不简直是侮辱我吗？当我们女子的心肯于把它的爱表示出来，这实在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妇人的名誉与妇人的情爱是互不相容的，名誉是十分反对作这种性质的自白的；一个男子既经看见人家为他克服了这样的一层困难，而他对于这种决心还要有所怀疑，你说他的罪过还可以原恕吗？别人要经过多少苦痛与烦恼才听得到的这种话，他听到了还不肯放心相信，你说这不是罪过吗？算了吧，你这样多疑，我原应该生气；你真不配我尊敬你：我实在糊涂，我自恨太老实，到现在对你还保留着好意；我原应该另外去爱敬一个人，让你的悲忿成为有理由。

阿尔赛斯特 嗳，阴险女人！我对你的迷恋真有点出奇了；无疑地你是在用一些十分甜蜜的话哄骗我；然而没有关系，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的心灵全部都已寄托在你以前的誓言上面；我愿意看个水落石出，看看你的心究竟是怎么样，是否真的卑鄙龌龊到欺骗我的地步。

色里曼纳 不，你并没有像一个人真正爱一个人那样爱我。

阿尔赛斯特 唉！任什么也不能与我的极高度的爱情相比；由于

迫切地想要大家都看明白我的爱情，我甚至于祝颂一些于你不利的事。是的，我愿意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可爱，愿意你陷在一步很坏的命运里；愿上天生你的时候，任什么都没赐给你；愿意你既没有地位，也没有门第，也没有财产；以便我的心能做出光辉灿烂的牺牲来弥补你这种命运方面的缺陷；以便今日之下，你的一切东西都必须仗着我的爱情来供给，这个时候我该多么快乐，多么荣耀！

色里曼纳 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护我，可真透着奇怪！幸亏上帝保佑，没给你这种机会——你看杜巴来了，你看他这宗神气多好笑！

第 四 场

阿尔赛斯特 这副打扮与这慌张的神色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了？

杜巴 先生——

阿尔赛斯特 怎么样？

杜巴 怪事可真多。

阿尔赛斯特 什么事？

杜巴 先生，咱们的事可不大妙呀。

阿尔赛斯特 什么事？

杜巴 我可以高声说吗？

阿尔赛斯特 是的，说吧，并且快快地说。

杜巴 那边没有外人吗？

阿尔赛斯特 哎哟，你怎么这样罗唆！你倒是说不说呀？

杜巴 先生，得赶紧拔营退却。

阿尔赛斯特 怎么？

杜巴 应该偃旗息鼓离开这里。

阿尔赛斯特 为什么？

杜巴 我告诉您说应该离开这个地方。

阿尔赛斯特 什么理由？

杜巴 先生，应该马上走，并且不用向任何人告别了。

阿尔赛斯特 可是究竟因为什么理由你对我说这一套话？

杜巴 理由就是，先生，得卷铺盖。

阿尔赛斯特 哎哟，糊涂虫，你再不换个样子解说清楚，我一定要打碎你的脑袋。

杜巴 先生，一个人，衣服跟脸色全是黑的，一直溜到厨下，给我们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得那么乱七八糟，要想认出来，非得比魔鬼还坏不可。决没有错儿，一定是关乎您的官司的；但是我相信就是地狱里的魔鬼也认不出一个字来。

阿尔赛斯特 怎么，到底什么事？这个纸条，混帐东西，与你刚才说的马上离开有什么关系？

杜巴 那就是为的告诉您，先生，一点钟之前，一个常来拜访您的人急急忙忙跑来找您，因为没找着您，就很和气地委托我，知道我是很忠心侍候您的人，委托我告诉您说——等一等，他叫什么呀？

阿尔赛斯特 不用管他的名字，混帐东西，你就说他是怎样对你说的就行了。

杜巴 他是您的一个朋友，光对您说这个，也就够了。他说您大难临头，非离开这儿不可，不然就不免要有被捕的危险。

阿尔赛斯特 可是，怎么？他一点也没更仔细地讲一讲吗？

杜巴 没有，他跟我要了纸和墨水，给您写了一个字帖儿，看了这张字帖儿，我想，您就可以知道这件怪事的底细啦。

阿尔赛斯特 那末拿给我看呀！

色里曼纳 葫芦里不知装着什么药呢？

阿尔赛斯特 我不知道，但我真希望能弄个明白。你倒是拿得出拿不出呀？你真把人气死了。

杜巴 （寻找了半天那个字条）说真的，先生，我把字条忘在您的桌子上了。

阿尔赛斯特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拦住我不叫我打——

色里曼纳 不用生气，赶快去把这样一桩麻烦事弄清楚吧。

阿尔赛斯特 无论我怎么留神，命运仿佛是已经发下誓愿不准我和你谈话；但是我偏要战胜命运，夫人，请你准许我在天黑以前再来向你表示我的爱情。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阿尔赛斯特 我告诉你，我的主意已经定了。

费南特 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打击，莫非就逼得你——

阿尔赛斯特 不，不管你怎么办，不管你对我讲什么道理，全都没有用，任什么也不能使我违反我所说过的话；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阴险诡诈太盛行了，所以我要洁身隐退不与世人来往。怎么！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无论在荣誉、操守、廉洁以及在法律方面，我的对方都是站不住脚的，大家到处都宣扬我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我也相信了我的合法权利而高枕无忧，可是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正义是在我这方面的，我却败了诉！一个恶棍，谁都知道他的丑史的人，却仗了一种卑污的手段得胜而去！忠义正气竟在这个人的弃信背义举动面前低了头！他掐死了我，还找出掐死我的理由！他那种诡计多端的假仁假义竟有推翻正当权利和歪曲法律的威力！他竟弄到了一纸批示完成了他的盗贼行为！他这样害了我之后，还不满足，现在社会

上流行着一本极丑恶的书，——就是阅读一下都应该是有罪的，那简直是一本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书——这个奸贼竟敢老着面皮硬说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于是奥龙特振振有词了，他怀着恶意千方百计地要证实这含沙射影的谣言！奥龙特在宫廷里原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对于他，我并没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只不过是过于诚恳爽直而已。我并没有请他，是他自己硬跑了来装出满腔热诚的样子要我对他所作的诗句提意见；正因为我当时是用一种正直的态度对待他，不愿意欺骗他，也不愿意欺骗真理，于是他帮助别人把一种假想的罪名强派在我的身上！你看他竟变成我的最坚决的敌人了。只因为我不曾觉得他那首十四行诗做得好，他就怀恨在心，永远不能饶我了！天呀！所有的人天生都是这样的！狂傲虚荣竟逼得他们干出这样的事来！这就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所能看见的所谓正气、美德、公正和荣誉！算了吧！他们叫我忍受的这些忧忿，我实在受不下去了：让我们离开这座森林，这个崎岖的险境吧。既然你们都和真正的豺狼似的在人群里生活着，你们这群混帐东西啊，这一辈子也休想我跟你们在一起了。

费南特 你现在就决定了这种计划，我觉得未免太轻率了一点，整个说来，事情并没糟得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厉害。你那对方敢于加在你身上的罪名并没有被人重视到要把你逮捕。我们谁都看出他那捏造的报告已经有点不攻自破，并且这种行为反足以害他自己。

阿尔赛斯特 他？使用这样的手段是一点也不怕舆论指摘的；他是经过批准，来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匪徒的；这次意外的变故不但丝毫不能损害他的声望，并且明天还可以看见他高升到更好的职位上去呢。

费南特 总而言之，大家并没有十分听信他运用狡计对你虚构出

来的谣言，这是没有疑义的：在这方面，你已经不必有所忧惧；至于你的官司，你心中如不服气，就诉讼手续来说，你是很可以请求复审的，对于这个判决——

阿尔赛斯特 不，我宁愿维持原判。不管这样的判决给了我如何显著的损害，我决不愿他们把它撤销，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正当权利如何受到了蹂躏，我愿它世世代代永远存留下去，作为我们这个时代里人心险诈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一个特出的凭证。它无非使我费掉两万法郎：但是破费了这两万法郎，我便有权声讨人类的不公平，并有权对人类永远怀着一种无穷尽的愤恨。

费南特 然而归根结蒂——

阿尔赛斯特 然而归根结蒂，你这番用心实在是多余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先生，你还有什么可对我说的话？你还有脸当着我的面对所验过的一切丑恶加以宽恕吗？

费南特 不，随便你怎样想，我都同意：无论办什么事现在都得结党营私，都是唯利是图；今日的世界上只有狡猾奸诈才能占上风，人类确实应该另换一个样子。然而尽管人类有欠公正，难道就能以此为理由竟脱离社会不与人类相往来了吗？正是这些人类的缺陷供给我们许许多多方法，让我们在生活方面去考验我们的哲理，这正是道德最妙的应用，倘使世界上一切都是公正无私，倘使人人的心原都诚实、公正而温良，那末就要有一大部分的美德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既然道德的运用就是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有权利上而能够毫不烦恼地容忍别人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正如有高深道德的人——

阿尔赛斯特 我知道，先生，你是世界上最善于说话的人，你总有层出不穷的精彩议论，不过你这是徒耗光阴，枉费唇舌。理智命令我，为了我的切身利益，赶紧退隐；因为我不善于控制我

自己的嘴，保不住要乱说乱道，我会惹起一百桩麻烦弄到自己的身上。还是不要再争辩下去吧，让我在这儿等候色里曼纳。必须让她同意我的计划，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要看看她心里对我到底还有情义没有，这正是可以考验这个的好机会。

费南特 我们上去到爱丽央特房里等她吧。

阿尔赛斯特 不，我实在觉得心烦意乱。你上去看她好了，让我留在这黑暗的小角落里跟我阴郁的烦恼作伴吧。

费南特 要这样一个伴侣陪着等人，可真透着新鲜！我上去请爱丽央特下来吧。

第 二 场

奥龙特 夫人，你究竟愿意不愿意利用这样甜蜜的关系将我这个人整个儿紧系在你的身旁，这是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你的心倒是对我怎么样，我需要一个确切的消息。在这点上，一个求爱者是不喜欢对方老摇摆不定的。倘使我热烈的爱情已打动了你的心，那末你就不应该再掩掩饰饰地不让我看个明白；其实我向你要求的证据也无非是求你不要再允许阿尔赛斯特向你求爱；为我的爱情，夫人，牺牲了他，从今天起不准他再登你的门。

色里曼纳 你恼怒他倒是为了什么大事情？你不是一向老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才德吗？

奥龙特 这事用不着再细讲了，夫人，现在要知道的是你的心情究竟怎么样。请你挑选吧，是留他还是留我？我就等你的决定来决定我自己的主意了。

阿尔赛斯特 （从他隐藏的角落里走出）是的，这位先生的话说得不错；夫人，你应该选择一下；这一回他的要求跟我的意思正

相符合。我着急的也正是这个事，我到这儿来也正是为这个事；我的爱情愿意得到你的爱情的一个明确表示：事情不能再长久拖延下去，现在是你表明心迹的时候了。

奥龙特 先生，我的爱情如果在这里是令人厌烦的，那末我就决不再来扰乱你的好运。

阿尔赛斯特 先生，不管我是不是拈酸弄醋，我决不肯和你分享她心里的任何东西。

奥龙特 倘使她觉得你的爱情比我的更可喜爱——

阿尔赛斯特 倘使她对你会有最小的那么一点点偏爱——

奥龙特 我立誓以后对她不作丝毫希望。

阿尔赛斯特 我高声发誓从此不再见她。

奥龙特 夫人，该你说了，不用拘束。

阿尔赛斯特 夫人，你可以解说明白，不用担心。

奥龙特 你只要告诉我们你的心倒是留恋哪一面。

阿尔赛斯特 你只需决断一下，在我们两人之间挑选一人。

奥龙特 怎么！对于这种选择，你仿佛很觉为难！

阿尔赛斯特 怎么！你的心摇摆不定，仿佛拿不定主意！

色里曼纳 天啊！这样咄咄逼人，未免太不合时宜了！这就看出你们两个人是多么不讲道理了！究竟爱谁，我当然自己会决定的，现在并非是我的心在这里摇摆不定：毫无疑义的是我的心并没有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悬而不决，我的爱情的对象原是老早就选定了的；但是说真的，真要叫我面对面地宣布这样的话，可真未免有点难以为情：我以为这些难免得罪人的话是绝不应该在本人面前说出来的；一颗心的倾向原是极容易看出，用不着当面揭穿；用一些比较柔和的表示让一个求爱者心里明白他的殷勤是徒劳无益的，我以为这也就够了。

奥龙特 不，不，一个率直的声明没有一点叫我可怕的地方，我这

方面，我同意这样做。

阿尔赛斯特 我，我不但同意，并且要求这样做；我尤其认为必要的是这个声明应该明白痛快，我希望你不要再保留任何余地。把人人都笼络在身边，这原是于你最有利益的事；不过，不能再拖延，再游移不定了。你应该干干脆脆把这事解释明白，不然我就把你拒绝说话当作了一种否定的表示；我自能理解这种缄默的意义，把我对这事所有的一切不好的想法都当作是你亲口所说。

奥龙特 先生，我感谢你这样发怒，并且我也正要对她说跟你一样的话。

色里曼纳 你们这样任性儿胡闹真让我腻烦死了！你们所要求的都合乎情理吗？我没告诉你们我所以不肯明白表示的缘故吗？你们看爱丽央特来了，我让她来评评理。

第 三 场

色里曼纳 表妹，这两位好像是商量好了在这儿折磨我。他们两人都一样急着要我宣布我的心在他们两人当中倒是选中了哪一个，并且要我当面下道命令禁止两个当中的一个再来对我献任何的殷勤。你倒说说，从来有这样行事的没有？

爱丽央特 关于这个事你可不要征询我的意见；恐怕你找错人了，我是赞成心口如一的人的。

奥龙特 夫人，你怎样辩护也没有用。

阿尔赛斯特 你怎么施展巧计也没人帮助你。

奥龙特 你应该，应该说个明白，别让这个天平老这么平衡不动。

阿尔赛斯特 你只需继续保持你的缄默就行了。

奥龙特 我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可以结束这场争论。

阿尔赛斯特 我呢，只要你老不开口，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第 四 场

委加斯特 （向色里曼纳）夫人，对你不起，我们两个到这儿来是因为有一桩小公案要和你一起把它弄清楚。

格里党德 （向奥龙特及阿尔赛斯特）正好，先生们，你们两位也在这里，这桩小公案里面也有你们的份儿。

阿尔细诺艾 （向色里曼纳）夫人，看见我来你一定觉得诧异：然而是这两位先生拉我来的；他们两位都跑来找我，都向我抱怨一桩我心里不敢凭信的举动。我对你的心地有那末崇高的敬意，实在不能相信你会干出那样一桩罪恶；所以我的眼睛曾拒绝相信他们拿出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意见上一点小参差原是不应该耽误我们的交情的，因此我很愿陪了他们到你这儿来，看着你自己洗刷这些流言蜚语。

委加斯特 是的，夫人，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一看你将怎样辩解这个东西。这封信是你写给格里党德的吗？

格里党德 这封情书是你写给委加斯特的吗？

委加斯特 （向奥龙特及阿尔赛斯特）先生们，你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谁的笔迹，我确信，只要想一想她平常为人是多么有礼貌，就会帮助你们认出这确是她的手笔。然而把信读一读，还是值得的。

你真是一个古怪的人，竟责备我不该有愉快心情，怪我只是在不和你一起的时候才那么快乐。再没有比这更冤枉人的了；你这样欺负我，若不赶快来求我宽恕，我是一辈子也不能饶恕你的。我们这位细长条子的子爵——

他应该来啦，怎么没在此地呢？

我们这位细长条子的子爵，你首先抱怨的那个人，他是不会再来找我的了；自从我看见他足有三刻钟之久老是对着一口井里吐粘痰，让水面上生起一个一个的小圆圈儿，我就总也不能尊敬他了。至于那位小侯爵——

诸位先生，我不用自豪，这是指的我。

至于那位小侯爵，他昨天握住我的手有好大半天，我觉得他从头到脚都是那么庸俗，他是穷得只剩下风衣和宝剑的那些才子中的一个人物。说到那位身上系绿绸带的人——

（向阿尔赛斯特）轮到你了，先生。

说到那位身上系绿绸带的人，他的倔强和他那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有时候也能替我解闷；可是总有一百次之多，我觉得他是世上最讨厌的人。至于那位做十四行诗的朋友——

（向奥龙特）该你了。

至于那位做十四行诗的朋友，他混进了文坛，无论谁劝也不听，一心要当作家，我真不耐烦听他说的话；他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令我疲倦。你要好好记着，我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永远能够寻欢作乐，不管他们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玩，我总不免感觉缺少你这个人，心里就不痛快；心爱的人在身旁，对我们所享受的乐趣来说，是一种最美妙的调味作料。

格里党德 现在该我了。（接过信来念）

你那天对我谈起的你那位格里党德，他是那样假小心假

殷勤，他是人类当中我可以与他发生情爱的最末一个人。他会相信我爱他，他真是荒谬绝伦。你如果还有理性，你应该把你的感觉跟他掉换一下；尽可能常来看我，好帮助我忍受时刻被他纠缠的烦恼。

这可是一个最优良的性格的标本了，夫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名堂吗？够了，不用再多说了。我们两个人要把你心术的这副光荣小照拿到各处去给人看看。

委加斯特 我原本有许多话要对你说，材料是很可观的；但我觉得犯不着再跟你呕气；我会让你看看小侯爵们原有许多最高尚的人心在爱着他们，也就足以自慰了。

第 五 场

奥龙特 怎么！在你给我写了那么些好听话之后，最后你竟把我糟践到这个样子！而你的心，披着一件爱情的美丽外衣，竟挨着次序许给了全人类！算了吧，我当初受骗太厉害了，现在我可不再上当了；你让我认识了你的为人，这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处：你把我的心退还了我，这就是我的收获，看见你有所损失，我的仇就算报了。（向阿尔赛斯特）先生，我不再作你爱情的绊脚石，你可以和夫人完成你们的好事了。

第 六 场

阿尔细诺艾 （向色里曼纳）当然这一手是世上最阴险的一手；我不能再缄默了，我心里觉得很激动。像你这样的手段谁又看见过呢？别人的利害我不管；（指阿尔赛斯特）不过这位先生，

你的福气够多大，他老是呆在你家里，像他这样的人，又有才学，又有声望，并且爱你爱到了极点，他难道就应该——

阿尔赛斯特 夫人，请你让我自己来处理我的事吧，你用不着多余操这份心。我尽管看见你帮着我的心跟人争吵，可也无力酬报你这种高度的热心；倘使我想报仇而别寻所爱，我也决不会想到你的身上。

阿尔细诺艾 哎唷！你以为，先生，我有这个念头吗？你以为我真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你这个人吗？如果你竟这样设想，而在那里自鸣得意，我觉得你可实在太妄自尊大了。被这位夫人所唾弃的货物，别人还会那么爱恋！那可太不成事体了，醒醒吧，饶了我吧，不要这样趾高气扬吧。你所需要的不是像我这一类的人，你还是追求她好，我衷心盼望这样美满的姻缘早日完成。

第 七 场

阿尔赛斯特 （向色里曼纳）喂，虽然我已经看见了这一切，我可始终未发一言，并且还让大家都在我之先说了话。我克制自己的时间不算不长久了吧！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色里曼纳 是的，你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如果要喊冤，你如果要责备我，无论责备什么，你都有权利那样做。本是我没理，我承认我错了；我的万分羞愧的心灵也不想再用什么无谓的话语来敷衍你了。别人的忿怒我都没放在心上；但是对你，我却要承认我的罪过。你的忿怒当然是合理的；我深深知道在你的眼里我是何等有罪的人，我也知道种种一切都在说明我可能欺骗了你，总之你是有恨我的理由的。你恨就是了，我允许你恨我。

阿尔赛斯特 唉，我办得到吗，你这没良心的妇人？我能就这样克制住我的千缕柔情吗？纵然我竭力想恨你，但是我的心肯听从我的话吗？（向爱丽央特及费南特）你们看看一个没骨头的柔情究竟能够行出些什么事来，我让你们两位亲眼看一看我是多么软弱。但是，老实说，这还没有到头呢，你们这就要看见我把这软弱推到尽头，让你们明白人家称呼我们圣贤是不对头的，在所有的人心里永远是有人的成分的。（向色里曼纳）是的，你这刁妇，我可以忘掉你的种种天大的罪行；我可以从心里原恕你这些罪行的刻毒，只把它当作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年纪轻轻抵抗不住时下恶习的熏染；但是必须你的心肯把我已经决定好远避人类的计划答应下来，并且毫不迟延地决定跟随我到我已许下心愿要在那里度日的隐遁地方去，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大家心目中补救过来你在文字上给人的伤害；并且虽然经过这次一个高尚心胸应该深恶痛绝的丑事之后，我还可以继续爱你。

色里曼纳 我，不等衰老就摒弃了人间，跑去把自己埋葬在你那个沙漠里！

阿尔赛斯特 唉！只要你的爱情跟我爱情的烈火彼此心心相印，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在你还有什么要紧？能同我在一起你还不能心满意足吗？

色里曼纳 冷静凄凉的生活是20岁的心灵所畏惧的。我并不觉得我的心灵已是那么伟大、那么坚强能叫我决意实行这样一个计划。如果只要我答应把我的终身许给你就可以让你心满意足，那末我可以决意缔结这段姻缘；并且婚礼……

阿尔赛斯特 不，现在我的心恨你透顶了。仅仅你这一次的拒绝，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来得厉害。既然在如此甜蜜的结合里，你不能够在我身上找到你需要的一切，正如我不能在你身上找

到我需要的一切，那末，完了，我不要你了；你这种尖锐的侮辱帮助我从此挣脱了你的卑污的束缚。

第 八 场

阿尔赛斯特 （向爱丽央特）一百种美德点缀着你的美丽，我只是在你身上看见了真诚；好久以来我就对你敬慕万分；不过让我永远这样敬慕下去吧，请你原谅我这颗心，在各种烦扰之中不再来希望被你所爱的那个光荣了；我自觉实在不配享受你的爱情，并且开始觉悟，上天生我根本不是叫我来结人间的姻缘的；把一个曾被价值远不如你的心灵所拒绝的回头货来贡献给你，这种贡献未免太不高贵了；总之……

爱丽央特 你这样想法很对；至于我嫁谁，我并不为难；你看这不是你的朋友吗！我若是要求他娶我，他是决不罗唆，立刻可以应允的。

费南特 哎哟，这个光荣，小姐，正是我的平生夙愿，要我贡献出我的血，我的性命，我也是情愿的。

阿尔赛斯特 我祝你们两人彼此永远保持住这种情感，以便享受真正的快乐。我是处处遭人欺弄，处处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我马上就要跳出这个人欲横流的深渊，在大地上去寻觅一个偏僻的穷乡！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正人君子。

费南特 喂，小姐，咱们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打破他心里准备好的这个计划。

英译本由H.贝克和J.米勒译出。

（赵少侯 译）

身不由己的医生

剧中人物

热隆特　吕散德的父亲。

吕散德　热隆特的女儿。

莱昂德尔　吕散德的情人。

斯加纳雷尔　马蒂娜的丈夫，
热隆特的佣人。

马蒂娜　斯加纳雷尔的妻子。

罗伯特先生　斯加纳雷尔的邻居。

瓦莱尔　热隆特的家仆。

吕卡　雅克琳娜的丈夫。

雅克琳娜　热隆特家的奶妈，
吕卡的妻子。

蒂博　佩兰的父亲(农民)。

佩兰　蒂博的儿子(农民)。

场景：乡下。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斯加纳雷尔 不，我告诉你，说话的是我，当家的也是我。

马蒂娜 我也告诉你，我要你按照我的意思生活，我和你结婚不是为了忍受你那放荡不羁的行为。

斯加纳雷尔 噢，有一个女人是多么劳神啊！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他说，女人比魔鬼更坏！

马蒂娜 你们看看这个能人，还有他那个傻瓜亚里士多德。

斯加纳雷尔 对，能人。你去找一个打柴的来，和我一样，懂得议论各种事情，为一位著名的医生服务了6年，小的时候就背下了拉丁文的初级语法。

马蒂娜 该死的头号疯子。

斯加纳雷尔 该死的贱女人。

马蒂娜 真该诅咒我答应嫁给你的那天和那个钟点！

斯加纳雷尔 真该诅咒那个让我签了使我破产的婚约的、像个长犄角的公羊似的公证人！

马蒂娜 你真的应该抱怨这桩婚事。娶我做老婆，你还不应该时时刻刻感谢老天爷吗？你配娶我这样的人当老婆吗？

斯加纳雷尔 你给我的荣誉确实太多了，我有理由对新婚第一夜感到满意！哎！该死的！别让我说这些事情啦：我说出来的一些事情——

马蒂娜 什么？你要说什么？

斯加纳雷尔 算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咱们知道的事情心

里明白就行了，碰到我是你的福份。

马蒂娜 碰到你是我的福份，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把我逼进医院的男人，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把我的财产全都吃光的人？

斯加纳雷尔 你胡说，我就是喝酒喝掉了一部分。

马蒂娜 你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全给我卖光了。

斯加纳雷尔 这就叫靠家里的东西生活嘛。

马蒂娜 你把我的床都搬走了。

斯加纳雷尔 那你起得更早了。

马蒂娜 后来，你一件家具也没有给家里剩下。

斯加纳雷尔 那搬起家来就更方便啦。

马蒂娜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赌钱和喝酒。

斯加纳雷尔 为的是不让我感到无聊。

马蒂娜 这段时间里，你让我跟家里的人怎么办？

斯加纳雷尔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马蒂娜 我怀里有4个可怜的孩子。

斯加纳雷尔 放在地上不就行了。

马蒂娜 孩子们每时每刻向我要面包吃。

斯加纳雷尔 那就让他们吃鞭子。当我吃饱了，喝足了，我也要让全家的人酒足饭饱。

马蒂娜 酒鬼，你以为事情总会这样继续下去吗？

斯加纳雷尔 我的老婆，请你小点声儿。

马蒂娜 让我永远忍受你的无礼和堕落吗？

斯加纳雷尔 我的老婆，咱们别发火啊。

马蒂娜 难道我就找不到办法，让你来尽你的责任吗？

斯加纳雷尔 老婆，您知道我的耐心有限，我的胳膊却相当有劲儿。

马蒂娜 对你的恐吓，我嗤之以鼻。

斯加纳雷尔 小媳妇，心肝儿，像往常一样，你的皮肤又痒痒了吧。

马蒂娜 我要向你声明：我丝毫也不怕你。

斯加纳雷尔 我亲爱的另一半，您是想挨揍吧？

马蒂娜 你以为你说的话会使我害怕吗？

斯加纳雷尔 我心中的宝贝儿，我会赏你耳光子的。

马蒂娜 你这个醉鬼！

斯加纳雷尔 我要打你。

马蒂娜 酒囊饭袋！

斯加纳雷尔 我要揍你。

马蒂娜 无耻的东西！

斯加纳雷尔 我要用刷马的铁刷子刷你。

马蒂娜 背信弃义、蛮横无礼、骗子、懦夫、流氓、该死的、叫化子、要饭的、无赖、坏蛋、小偷——

斯加纳雷尔 （拿起一根棍子打她）啊！您是要这个吧？

马蒂娜 啊！啊！啊！啊！

斯加纳雷尔 这才是让您安静的办法。

第 二 场

罗伯特先生 喂！喂！喂！呸！怎么啦？多丢人啊！该死的流氓，这样打老婆。

马蒂娜 （对罗伯特先生）我呀，我愿意让他打。

罗伯特先生 啊！我完全同意。

马蒂娜 您管什么闲事？

罗伯特先生 我错了。

马蒂娜 这是您的事情吗？

罗伯特先生 您说得对。

马蒂娜 看看这个莽撞的家伙，竟想阻止丈夫打老婆。

罗伯特先生 算我没说好了。

马蒂娜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先生 一点关系也没有。

马蒂娜 这用得着您管吗？

罗伯特先生 用不着。

马蒂娜 还是管管您自己的事吧。

罗伯特先生 我再也不多嘴啦。

马蒂娜 我喜欢挨打。

罗伯特先生 同意。

马蒂娜 和您没关系。

罗伯特先生 确实如此。

马蒂娜 您多管闲事，真是个傻瓜。（给他一个耳光）

罗伯特先生 （对斯加纳雷尔）伙计，我真心诚意地请您原谅．打吧，好好地打您的老婆，揍您的老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帮您打。

斯加纳雷尔 我不喜欢这样。

罗伯特先生 啊！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斯加纳雷尔 我想打她就打她，不想打她就不打她。

罗伯特先生 很好。

斯加纳雷尔 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罗伯特先生 毫无疑问。

斯加纳雷尔 用不着您来指挥我。

罗伯特先生 同意。

斯加纳雷尔 我用不着您的帮助。

罗伯特先生 完全同意。

斯加纳雷尔 您管别人的事情，真是太鲁莽了。要知道，西塞罗①说过：在树和指头之间，千万不要放上树皮。②（打罗伯特先生，并把他赶走。）

第 三 场

斯加纳雷尔 噢！好啦，咱俩和好吧。握手言和。

马蒂娜 好哇，你这样打了我就算啦！

斯加纳雷尔 这没有什么，拉拉手。

马蒂娜 我不愿意。

斯加纳雷尔 唉！

马蒂娜 不。

斯加纳雷尔 我的小媳妇。

马蒂娜 不成。

斯加纳雷尔 来吧，我说。

马蒂娜 我不干。

斯加纳雷尔 来，来，来。

马蒂娜 不，我偏要生气。

斯加纳雷尔 呸！这是小事一桩。来吧，来吧。

马蒂娜 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

斯加纳雷尔 握握手，我说。

马蒂娜 你对我太不好了。

斯加纳雷尔 那么，算了吧，我请你原谅；握握手吧。

马蒂娜 我原谅你。（旁白）不过，你要付出代价。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译者

② 这个民间谚语应为：在树与树皮之间，千万不要放进指头。并且，这也不是西塞罗说的。——译者

斯加纳雷尔 你这也介意，真是个疯子。这些小事对友情来说有时是必要的。相爱的人之间打上五六棍子只能增进感情。好啦，我到林子里去了，我答应你，今天多砍 100 捆柴禾。

第 四 场

马蒂娜 （独自一人）好啦，不管我作出什么样子，我也忘不了这份怨恨。你打我，我急得火烧火燎，要找到惩罚你的方法。我知道，女人手里总有报复丈夫的办法，不过，对我的这个死鬼来说，这种惩罚太微妙了；我要让他更好地感觉到这种报复，对于我受到的侮辱，不是让我高兴就算完了。

第 五 场

吕卡 （对瓦莱尔说，没有看马蒂娜）妈的！咱们俩揽上这么一份鬼差事，我还不知道咱们能找到谁呢。

瓦莱尔 （对吕卡说，没有看马蒂娜）我可怜的奶妈的男人，你要怎么着？我们必须服从主人，况且，咱们的女主人、他女儿的健康和咱俩都有关系；她因病推迟的婚礼一定会给咱们带来点外快。奥拉斯手头大方，在求亲的人里名列前茅；尽管她表示对一个叫莱昂德尔的人有好感，你很清楚，她父亲从来就没有同意认他做女婿。

马蒂娜 （在一旁沉思，独白）我难道就找不到报复的办法吗？

吕卡 既然大夫们把他们的拉丁文都忘了，他脑袋里还会有什么奇思遐想呢？

瓦莱尔 一开始找不到，使劲找，有时就找到了，还往往在很平常的地方——

马蒂娜 对，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仇；棍棒相加，我忘不了，咽不下去，并且——（她一面说这番话，一面想心事，没有注意这两个男人，一转身撞上了瓦莱尔和吕卡）啊！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在想使我为难的事情，没有看见你们。

瓦莱尔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们也正在找我们要找的人。

马蒂娜 这件事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瓦莱尔 可以帮忙。我们试图碰到一个能人，特别是一位医生，能减轻我们主人女儿的痛苦。她得了一种病，突然丧失了舌头的功能。好几位大夫在她身上使尽了招数；不过，有时会找到身怀绝技的人，有偏方儿，往往能做旁人干不了的事情。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人。

马蒂娜 （旁白）啊！上帝给我出了个绝妙的主意，让我来报复我那个该死的东西！（对他们）找你们要找的人，问谁也不如问我。我们这儿就有一个人，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专治绝症。

瓦莱尔 好哇！求求您，我们在什么地方能见到他呢？

马蒂娜 现在你们在那边的那个小地方就可以找到他，他正在砍柴玩呢。

吕卡 一个医生砍柴！

瓦莱尔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采集草药玩吧？

马蒂娜 不。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就喜欢砍柴。古怪、邪门儿、任性，你们永远也猜不透他是什么人；他的穿着稀奇古怪，有时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把他的学问藏得严严实实的，他每天都是躲来躲去，就怕施展上天赋予他的神奇的医学才华。

瓦莱尔 这真是件奇妙的事情，大人物们总有些任性，他们的学问掺杂着那么一点儿疯劲儿。

马蒂娜 这个人的疯劲儿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有时他甚至情愿挨打，才承认他的能耐；并且，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不会达到目的，因为他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医生，如果他这么任性的话，你们就每个人抄起一根棍子，一直打得他向你们承认了他起初隐瞒的事情为止。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

瓦莱尔 这种疯病可真够怪的啊！

马蒂娜 是这么回事儿。不过，过后你们就会看到，他会做出奇迹的。

瓦莱尔 他叫什么名字？

马蒂娜 他叫斯加纳雷尔；不过，很容易认出他来。这个人留着一大把黑胡子，戴着一个皱领，穿一件黄绿相间的上衣。

吕卡 黄绿相间的上衣！那么，他是鹦鹉的医生啰？

瓦莱尔 他真的像您说的那么灵吗？

马蒂娜 什么？他是一个能做出奇迹的人。6个月前，所有的医生都认为一个女人没救了。大家都认为她已经死了6个小时，准备用尸布把她裹起来，这时，有人硬把咱们说的这个人带来了。他看过病人之后，往她嘴里滴了一滴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顷刻之间，病人就从床上起来了，马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吕卡 啊！

瓦莱尔 一定是几滴可以喝的金水。

马蒂娜 可能是吧。大约三个星期之前，一个12岁的孩子从钟楼上掉了下来，摔在石头铺的地上，脑袋破了，两条胳膊和双腿也断了。人们很快就把这个人找来了。他用他自己配制的一种膏药涂抹在孩子的全身，孩子立刻就站了起来，去玩向地洞里丢石子的游戏去了。

吕卡 啊！

瓦莱尔 这个人的医术一定是万能的。

马蒂娜 谁能不信啊？

吕卡 妈的，咱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快去找他吧。

马蒂娜 不过，你们至少要记住我提前告诉你们的话。

吕卡 哎！妈的！让我们去办好了。如果他只要求挨打的话，那就不成问题了。

瓦莱尔 幸好咱们碰见了这个女人。我抱着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

第 六 场

斯加纳雷尔 （拿着酒瓶走上舞台，没有看瓦莱尔或吕卡）啦，啦，啦。

瓦莱尔 我听见有人在唱歌和砍柴。

斯加纳雷尔 啦，啦，啦——真的，干得够多的了，该喝一口了。喘口气儿。（他喝酒）这些木头咸得厉害。①

（唱） 它们真动听，漂亮的酒瓶，
它们真动听，你的咕嘟声！
若你永装满，我命有人妒。
啊！酒瓶，我的心肝儿，
你干嘛空了？

算啦，他妈的！别自寻烦恼了。

瓦莱尔 （低声对吕卡）就是那个人。

---

① 砍木头使人口渴，像是吃了太咸的菜一样。——译者

吕卡 （低声对瓦莱尔）我看你说得对，正好让咱们撞上啦。

瓦莱尔 走近点儿看看。

斯加纳雷尔 （抱着酒瓶）啊！我的小坏蛋，我多么爱你呀，我的小宝贝！（看着瓦莱尔，吕卡看着他，他压低声音）我命——有——人——妒，若——见鬼！这些人要找谁的麻烦？

瓦莱尔 肯定是他。

吕卡 他和人家描述的一模一样。

斯加纳雷尔把酒瓶放在地上，瓦莱尔弯腰向他致意，他以为人家要拿他的酒瓶，就把酒瓶放到另一边。然后，吕卡做同样的动作，他又拿起酒瓶，紧紧揣在怀里，他做出各种姿势，构成舞台上重要的表演。

斯加纳雷尔 他们看着我，还在商量。他们在打什么主意？

瓦莱尔 先生，您叫斯加纳雷尔吧？

斯加纳雷尔 喂！什么？

瓦莱尔 我问您是不是叫斯加纳雷尔？

斯加纳雷尔 （转向瓦莱尔，然后又转向吕卡）也是，也不是，看你们找他干什么。

瓦莱尔 我们只是向他表示我们最大的敬意。

斯加纳雷尔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叫斯加纳雷尔。

瓦莱尔 先生，见到您我们真是太高兴了；为了我们要找的东西，有人让我们来找您；我们来求您帮忙，我们需要这种帮助。

斯加纳雷尔 先生们，如果这件事和我的小买卖有关的话，我愿意为你们效劳。

瓦莱尔 先生，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不过，先生，请您戴上帽子。太阳会使您不舒服的。

吕卡 先生，戴上吧。

斯加纳雷尔 （旁白）这两个人真懂礼貌。（戴上帽子）

瓦莱尔 先生，我们到您这儿来，请不要感到奇怪。有能耐的人总是深受欢迎的，我们已经得知您的能耐了。

斯加纳雷尔 不错，先生们，论起捆柴禾，我是世界第一。

瓦莱尔 啊！先生——

斯加纳雷尔 我不会掉下任何东西，捆柴禾的方法也无可挑剔。

瓦莱尔 先生，我们问的不是这个。

斯加纳雷尔 100 捆柴禾我卖 110 个苏。

瓦莱尔 请别谈这个了。

斯加纳雷尔 我告诉你们：低于这个价我绝对不卖。

瓦莱尔 先生，这个我们懂。

斯加纳雷尔 既然你们懂，你们知道我这是卖的啦。

瓦莱尔 先生，这是开玩笑，不过——

斯加纳雷尔 我不开玩笑，价钱不能再低了。

瓦莱尔 咱们换个方式谈谈吧，求求您。

斯加纳雷尔 你们到别处可以找到价钱便宜的，柴禾各有不同；至于我的柴禾——

瓦莱尔 哎！先生，这些话就到此为止了吧。

斯加纳雷尔 我向你们发誓，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

瓦莱尔 呸！

斯加纳雷尔 不，说良心话，这个价儿你们得出。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不是漫天要价的人。

瓦莱尔 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一定要以这些粗俗的弄虚作假为乐吗？一定要降低身份，这样说话吗？像您这样一个这么有学问、远近闻名的医生也想瞒哄世人，把自己的才华永远埋没掉吗？

斯加纳雷尔 （旁白）他疯了。

瓦莱尔 求求您，先生，别再瞒着我们了。

斯加纳雷尔 什么？

吕卡 这番花招毫无用处；我们知道了，就是知道了。

斯加纳雷尔 知道什么？你们要对我说什么？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瓦莱尔 你本人啊，一位伟大的医生。

斯加纳雷尔 你们才是医生呢，我不是，从来也不是。

瓦莱尔 （旁白）他的疯病发作了。（高声）先生，请不要再否认这些事情了。请不要让我们走令人不愉快的极端。

斯加纳雷尔 走什么？

瓦莱尔 就是做些令我们难过的事情。

斯加纳雷尔 当然啦！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是医生，也不知道你们要对我说什么。

瓦莱尔 （旁白）看来，得使用那个药方了。（高声）先生，我再求您一次，请您是什么人就承认是什么人。

吕卡 妈的，别再拖延时间了，老老实实承认您是医生吧。

斯加纳雷尔 （旁白）我生气了——

瓦莱尔 我们已经知道了，否认又有什么用呢？

吕卡 干嘛弄这些名堂呢？这对您有什么用处呢？

斯加纳雷尔 先生们，说一句也罢，说两千句也罢，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医生。

瓦莱尔 您不是医生？

斯加纳雷尔 不是。

吕卡 您不是医生？

斯加纳雷尔 我说过了，不是。

瓦莱尔 既然您愿意，就只有这样下决心啰。（他们拿起棍子揍他）

斯加纳雷尔 啊！啊！啊！先生们，你们高兴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瓦莱尔 为什么，先生，您非逼我们动手不可呢？

吕卡 干嘛非让我们打您不可呢？

瓦莱尔 我向您保证，全世界的遗憾都在我身上。

吕卡 说实在的，我真的生自己的气了。

斯加纳雷尔 先生们，这是怎么回事？求求你们，你们让我当医生，是开玩笑呢，还是你们俩全疯了？

瓦莱尔 什么？您还不认账，不承认自己是医生？

斯加纳雷尔 如果我是医生，就让魔鬼把我抓了去。

吕卡 您是医生，这不是真的？

斯加纳雷尔 不是，如果我是，就让我得瘟病死了。（这时，他们又开始打他）啊，啊，好吧，先生们，对，既然你们愿意，我就是医生，我是医生；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我还是药剂师呢。只要不挨打，我什么都同意。

瓦莱尔 啊，这样就好了，先生；看到您变得理智了，我很高兴。

吕卡 看到您这样说话，我心里充满了欢乐。

瓦莱尔 我真心实意地请您原谅。

吕卡 我请您原谅我采取的冒昧态度。

斯加纳雷尔 （旁白）唷！是我搞错了吗？我变成了医生，自己竟然没有察觉？

瓦莱尔 先生，您向我们表露真实身份是不会后悔的，您肯定会感到满意。

斯加纳雷尔 不过，先生们，请告诉我，你们真的没有搞错吗？我确实是医生？

吕卡 是的，毫无疑问。

斯加纳雷尔 真的吗？

瓦莱尔 错不了。

斯加纳雷尔 活见鬼，我怎么不知道。

瓦莱尔 什么！您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医生。

斯加纳雷尔 啊！啊！

吕卡 一位治好了不知多少个病人的医生。

斯加纳雷尔 噢，上帝！

瓦莱尔 一个被认为已经死了6个小时的女人，正准备被埋掉，您用一滴什么东西就使她苏醒了过来，立刻开始在房间里走动。

斯加纳雷尔 他妈的！

吕卡 一个12岁的孩子从钟楼上摔下来，脑袋、双腿和胳膊都摔坏了。不知道您用了什么膏药，使他立刻就站了起来，去玩丢石子的游戏。

斯加纳雷尔 见鬼了！

瓦莱尔 先生，总而言之，您和我们在一起会满意的；只要您跟着我们到我们带您去的地方，您想挣多少钱就可以挣多少钱。

斯加纳雷尔 想挣多少就挣多少？

瓦莱尔 对。

斯加纳雷尔 啊！我是医生，无可非议。我倒忘记了，不过，我想起来了。看什么病？到什么地方去？

瓦莱尔 我们领您去，去看一位丧失说话能力的姑娘。

斯加纳雷尔 说实在的，这种能力我还没找到呢。

瓦莱尔 （对吕卡）他喜欢说笑话。（对斯加纳雷尔）走吧，先生。

斯加纳雷尔 连一件医生穿的长袍都没有吗？

瓦莱尔 我们去给你找一件。

斯加纳雷尔 （把酒瓶递给瓦莱尔）您拿着这个。我的糖浆就放在这里面。（随后吐痰，并转向吕卡）您听医生的吩咐，从痰上踩过去。

吕卡 妈的！这个医生我喜欢；我想，他会成功的，因为他很滑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瓦莱尔 是的，老爷，我认为您会满意的；我们为您请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医生。

吕卡 噢！妈的！再也没有比他更行的了；其他的医生给他脱鞋都不够资格。

瓦莱尔 这个人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吕卡 还能起死回生。

瓦莱尔 对您说，他这个人有点儿古怪；有时，他会走神儿，看上去就不像他本人了。

吕卡 对，他喜欢开玩笑，您别介意，有人有时会说，他有点疯疯癫癫的。

瓦莱尔 不过，归根结底，他医术高超；常常说一些十分高雅的话。

吕卡 当他专心致志的时候，说起话来完全和念书一样。

瓦莱尔 他的名声在这儿已经传开了；所有的人都来找他。

热隆特 快把他请来，我急不可待地要见他。

瓦莱尔 我去请他。

第 二 场

雅克琳娜 可以肯定，先生，这个人和其他的医生做的事情完全一样。我认为这将是不好也不坏；照我的意思，给您的女儿最好的治疗，就是为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英俊的丈夫。

热隆特 哦！奶妈，我的好人，您管的事情太多了。

吕卡 闭嘴，我们家的老婆子雅克琳娜，这件事用不着你来过问。

雅克琳娜 我对你说，你也说，所有这些医生只会给她喝白开水；您的女儿需要的并不是大黄和番泻叶；一个丈夫是治好年轻姑娘们一切病症的万灵膏药。

热隆特 她现在得了这样的病，谁愿意找这个负担呢？我以前打算把她嫁出去，她不是反对我的意愿吗？

雅克琳娜 是这么回事儿，您打算把她嫁给她不爱的男人。您为什么不选她钟情的莱昂德尔先生呢？这样，她就会很听话，如果您把女儿嫁给他，我可以担保，他一定娶她为妻。

热隆特 这个莱昂德尔不是她所要的人；他不像那个人那么有家产。

雅克琳娜 他有个叔叔非常富有，他是他的继承人。

热隆特 所有这些将来的财产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动听的歌曲。不握在手里就和没有一个样；如果相信别人为你保管的财产，就有极大的上当受骗的危险。死神的耳朵并非总是聆听继承人先生们的愿望和请求的，倘若为了生活而等着一个人死亡，那我们早就饿得两眼发黑了。

雅克琳娜 总之，我总是听人家说，婚姻和其他事情一样，首先要心满意足，然后才论及财产。做父母的有那种可恶的坏习惯，总是问："男方有什么？""女方有什么？"皮埃尔老爹把他的女儿西莫内特嫁给了胖子托马斯，就因为他比年轻的罗宾多了一块葡萄地；可他女儿爱的是罗宾。结果这个可怜的人脸黄得和木瓜一样，打那以后也没受用这些财产。先生，这对您来说是个很好的例子。人活在世上，只图快乐。我宁愿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她称心如意的丈夫，也不要博斯地区的全部收成。

热隆特 他妈的！奶妈太太，您说得太多了！请您闭上嘴，您操心过多，乳汁会变热的。

吕卡 （边说边捶打热隆特的肩膀）他妈的，住口，你这个莽撞的女人。老爷用不着听你这番议论。他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你还是去奶你的孩子去吧，少发议论。老爷是他女儿的父亲，既仁慈和善、又通情达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热隆特 噢！轻点，轻点。

吕卡 （又开始捶打热隆特的肩膀）老爷，我要打她打得稍微重一点儿，让她知道应该尊重您。

热隆特 好吧，不过，这些动作就没有必要了。

第 三 场

瓦莱尔 老爷，请准备一下，医生就要进来了。

热隆特 （对斯加纳雷尔）先生，在家里见到您很高兴，我们非常需要您。

斯加纳雷尔 （穿着医生的长袍子，戴着一顶最尖的帽子）希波克拉底[1]说——我们两人都戴上了帽子。

热隆特 希波克拉底这么说？

斯加纳雷尔 是的。

热隆特 请问在哪一章？

斯加纳雷尔 在帽子那一章。

热隆特 既然希波克拉底说过，就得照着做。

斯加纳雷尔 大夫先生，我听说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热隆特 请问，您在跟谁说话？

---

① 希波克拉底（大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译者

斯加纳雷尔　跟您说话。

热隆特　我不是大夫。

斯加纳雷尔　您不是医生？

热隆特　不是，真的不是。（斯加纳雷尔抄起一根棍子，像别人打他那样打热隆特）啊！啊！啊！

斯加纳雷尔　您现在是医生了。我从来没得过别的文凭。

热隆特　你们给我领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瓦莱尔　我已经对您说过，他是一位爱开玩笑的医生。

热隆特　好哇，让他和他的玩笑一起滚蛋吧。

吕卡　请不要在意，老爷，这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热隆特　我可不喜欢这种玩笑。

斯加纳雷尔　先生，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态度。

热隆特　先生，愿意为您效劳。

斯加纳雷尔　很遗憾——

热隆特　这没有什么关系。

斯加纳雷尔　用棍子打——

热隆特　不疼。

斯加纳雷尔　打您使我感到荣幸。

热隆特　别谈这些事，先生。我有个女儿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斯加纳雷尔　先生，您的女儿需要我，我很高兴。我真心实意地希望您和您的全家也需要我，以便向您证明我要为您服务的愿望。

热隆特　对这些感情，我向您表示感谢。

斯加纳雷尔　我向您保证，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

热隆特　我真是太荣幸了。

斯加纳雷尔　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热隆特　吕散德。

斯加纳雷尔 吕散德！啊！用药的漂亮名字！吕散德！

热隆特 我去看看她在干什么呢。

斯加纳雷尔 这个高大的女人是谁？

热隆特 这是我的一个幼子的奶妈。

第 四 场

斯加纳雷尔 （旁白）妈的！这可是一件漂亮的家具！奶妈！可爱的奶妈，我的医术是您哺乳的最卑微的奴隶。我希望做一个幸运婴孩，吸吮您（他把手放在她的一只乳房上）美丽乳房的乳汁。我所有的药品、学问和能耐都为您效劳，并且——

吕卡 医生先生，请您允许，放开我老婆。

斯加纳雷尔 什么？她是你的老婆？

吕卡 对。

斯加纳雷尔 啊！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为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而感到高兴。（他装作吻吕卡，却转向奶妈，吻了她。）

吕卡 （把斯加纳雷尔拉开，站在他和他老婆中间）请您轻一点儿。

斯加纳雷尔 我向您保证，你们结合在一起使我非常高兴。我祝贺她有您这样的丈夫；我祝贺您有这么漂亮、这么老实、身材这么完美的老婆。（他又装作吻吕卡，从后者的胳膊下面钻过去，扑向他妻子的脖子）

吕卡 （又把他拉开）哎！他妈的！我求您别说这么多好听的了。

斯加纳雷尔 您不想让我与您共同为这个完美的结合而感到高兴吗？

吕卡 和我嘛，随您的便；和我的老婆嘛，您就免了这份礼仪吧。

斯加纳雷尔 我同样分享你们两人的幸福，并且如果我吻您是为了向您表示我的高兴的话，我吻她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他

继续同样的把戏）

吕卡 （第三次把他拉开）啊！他妈的，这位医生先生这么罗嗦。

第 五 场

热隆特 先生，一会儿就会有人把我女儿领来了。

斯加纳雷尔 先生，我带着我的全部医学知识等她。

热隆特 您的知识在什么地方？

斯加纳雷尔 （指着前额）在这里面。

热隆特 很好。

斯加纳雷尔 不过，既然我对您的整个家庭都感兴趣，我必须试一试您奶妈的乳汁，检查一下她的乳房。

吕卡 （把他拉开，让他转了一个圈儿）不行，不行，我们用不着这个。

斯加纳雷尔 检查奶妈们的乳房是医生的职责。

吕卡 对不起，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检查。

斯加纳雷尔 你胆敢反对医生？滚出去！

吕卡 我不在乎。

斯加纳雷尔 （斜眼看着吕卡）我让你发烧。

雅克琳娜 （拉住吕卡的一支胳膊，也让他转了一个圈儿）你也走吧；如果他对我不规矩，我这么大的人了，还不能保护自己吗？

吕卡 我不想让他摸你。

斯加纳雷尔 呸，土老帽儿，还嫉妒起他老婆来了。

热隆特 我女儿来了。

第 六 场

斯加纳雷尔 她就是病人？

热隆特 是的，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死了，我将万分遗憾。

斯加纳雷尔 让她千万小心；医生还没开药方，她可不能死。

热隆特 喂，给他拿把椅子来。

斯加纳雷尔 （坐在热隆特和吕散德的中间）这个病人可不令人讨厌，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男人是可以适应她的。

热隆特 您把她逗笑了，先生。

斯加纳雷尔 太好了。医生把病人逗笑，这是世上最好的征兆。（对吕散德）那么，是什么病？您怎么啦？您感到哪儿不舒服？

吕散德 （把手放在嘴上、头上和下巴下面）杭、伊、洪、杭。

斯加纳雷尔 哎！您说什么？

吕散德 （继续同样的动作）杭、伊、洪、杭、杭、伊、洪。

斯加纳雷尔 什么？

吕散德 杭、伊、洪。

斯加纳雷尔 杭、伊、洪、杭，哈。我一点也听不懂。这是什么鬼语言？

热隆特 先生，这就是她的病。她变成了哑巴，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事故使她的婚期也推迟了。

斯加纳雷尔 为什么？

热隆特 要娶她的那个人打算等她好了之后再作定夺。

斯加纳雷尔 不想让他老婆变成哑巴的那个傻瓜是谁？感谢上帝让我老婆也得这种病吧。我根本不给她治。

热隆特 总之，先生，我们请您竭尽全力减轻她的痛苦。

斯加纳雷尔 啊！您不必难过。不过请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使她感到非常压抑？

热隆特 是的，先生。

斯加纳雷尔 很好。她感到巨大的疼痛吗？

热隆特 非常巨大。

斯加纳雷尔 这太好了。她到什么地方去，您知道吗？

热隆特 知道。

斯加纳雷尔 常去吗？

热隆特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斯加纳雷尔 排泄物值得称赞吗？

热隆特 我不了解这些事情。

斯加纳雷尔 （对病人）把您的胳膊递给我。（对热隆特）有一根脉表明，您的女儿是哑巴。

热隆特 对啦，先生，她正是这个病。您一下子就诊断出来了。

斯加纳雷尔 啊，啊！

雅克琳娜 看看，他猜到了她的病！

斯加纳雷尔 我们这些伟大的医生，第一眼就可以看出病来。外行就会为难，会对您说："是这种病，是那种病"。我嘛，我一下子就击中目标，我告诉您，您的女儿是个哑巴。

热隆特 是的；但是，我想请您告诉我这病是怎么来的。

斯加纳雷尔 这太容易了。因为她不会说话了。

热隆特 完全正确。但是，请问是什么原因使她不会说话的呢？

斯加纳雷尔 我们所有最好的作家都会告诉您：这是因为她的舌头的活动受到障碍。

热隆特 那么，您对这种舌头活动障碍的看法呢？

斯加纳雷尔 关于这个，亚里士多德说过——十分美好的话。

热隆特 我完全相信。

斯加纳雷尔 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热隆特 毫无疑问。

斯加纳雷尔 完全是一位伟人：比我大这么一块（从肘部抬起胳膊）。现在回到咱们的推理上来吧。我认为这种舌头活动障碍是某些体液引起的，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称之为恶性体液；恶性，就是说——恶性体液；因为从患病的部位升起的有影响的气味形成的恶气；来——就是说——把——您懂拉丁文吗？

热隆特 一点儿也不懂。

斯加纳雷尔 （表示惊讶）您不懂拉丁文！

热隆特 不懂。

斯加纳雷尔 （做出各种滑稽动作）Cabricias arci thuram, *catalamus, singulariter, nominativo hæc Musa*（缪斯）, *bonus, bona, bonum, Deus sanctus, est ne oratio latinas? etiam.*（是）*Quare,*（为什么？）*quia substantivo*（和）*adjectivum, concordat in generi, numerum,*（和）*casus.*①

热隆特 啊！我怎么就没有学呢？

雅克琳娜 真是个有能耐的人。

吕卡 不错，真有学问，我一点也不懂。

斯加纳雷尔 我对您说的这些恶气从左侧来，那儿有肝脏，向右侧去，那里有心脏；拉丁文叫作 *Armyan* 的肺部通过希伯来文称作 *Cubile* 的凹静脉血管与希腊文叫作 *Nasmus* 的大脑相通，在路上遇到这些恶气，恶气充满了肩胛骨的空腔：因为所说的恶气——请您听明白这个推理，因为所说的恶气有某种不良的作用——我请您好好听着这个。

热隆特 是。

---

① 前3个单词看起来像拉丁文，其实是斯杜撰的。后面的词汇来自拉丁语基础语法，互不连贯。整句话无任何意思。——译者

斯加纳雷尔 有某种不良的作用，原因是——请专心点儿。

热隆特 我很专心。

斯加纳雷尔 原因是横膈膜空腔中产生的气味的刺激性，所以这些恶气——正是这些原因使您的女儿变成了哑巴。

雅克琳娜 啊！咱们的大夫说得太好了！

吕卡 咱的舌头怎么就不这么灵光呢？

热隆特 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推理了。只有一件事件使我感到奇怪，就是肝脏和心脏的位置。我觉得您把它们的位置弄错了。心脏在左边，肝脏在右边。

斯加纳雷尔 是的，从前是这样。不过，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我们现在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搞医学。

热隆特 这个我不知道，我请您原谅我的无知。

斯加纳雷尔 没有关系，您不必非和我们一样有能耐不可。

热隆特 当然啦。不过，先生，您认为对这种病应该怎么办呢？

斯加纳雷尔 我认为应该怎么办？

热隆特 是的。

斯加纳雷尔 我的意见是让她躺在床上；让她服用大量的用酒泡过的面包，作为药品。

热隆特 先生，为什么这么做呢？

斯加纳雷尔 因为在混合在一起的酒与面包之中，存在着一种使人说话的良好功效。您没有见过，人们为了让鹦鹉说话，只给它们吃这个吗？

热隆特 是这么回事。啊！伟大的人物！快，大量的面包和酒。

斯加纳雷尔 傍晚的时候，我再来看看她的情况。

第 七 场

斯加纳雷尔 （对雅克琳娜）轻点，你。（对热隆特）先生，这位奶妈我也要给她开一点药。

雅克琳娜 是我吗？我的身体好得很。

斯加纳雷尔 那就更糟了，奶妈，那就更糟了。这个了不起的健康令人担忧；给您稍微放点儿血，服用一点甜的灌肠药，对您没有坏处。

热隆特 可是，先生，这个方式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人家没有病，还要放血呢？

斯加纳雷尔 没关系，这种方法对健康有益。既然人们喝水为了预防口渴，那么，为了预防疾病，也应该放血。

雅克琳娜 （欲走开）呸！我才不在乎呢；我不想让我的身体成为药剂师的铺子。

斯加纳雷尔 您拒绝吃药；我们以后会让您明白的。

第 八 场

斯加纳雷尔 我向您告别。

热隆特 请等一下，先生。

斯加纳雷尔 什么事？

热隆特 给您钱，先生。

斯加纳雷尔 （将手伸向背后，与此同时，热隆特打开钱袋）我不要钱，先生。

热隆特 先生。

斯加纳雷尔 一点也不要。

热隆特 等一下。

斯加纳雷尔 说什么也不要。

热隆特 求您啦。

斯加纳雷尔 您开玩笑。

热隆特 就这么定了。

斯加纳雷尔 我什么也不定。

热隆特 哎!

斯加纳雷尔 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

热隆特 我知道。

斯加纳雷尔 (拿过钱之后)份量准吗?

热隆特 准,先生。

斯加纳雷尔 我不是为了挣钱。

热隆特 这我清楚。

斯加纳雷尔 我不受利益的支配。

热隆特 我没有这种想法。

斯加纳雷尔 (看着他的钱)说真的,这可不坏,只要——

第 九 场

莱昂德尔 先生,我等您好长时间了,我来请您帮帮忙儿。

斯加纳雷尔 (抓住他的手腕)您的脉很不好。

莱昂德尔 我没有病,先生,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斯加纳雷尔 既然您没有生病,您干嘛不说呢?

莱昂德尔 不,简单点儿说吧。我叫莱昂德尔,深深地爱着您刚才看过的吕散德;因为她父亲对我的态度不好,把我接近她的门路全堵死了。我斗胆请您为我的爱情出把力,给我造成一个实施我的计谋的机会;让我和她讲几句话,这绝对关系到我的

幸福和生命。

斯加纳雷尔 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您怎么胆敢让我为您的爱情出力呢？为了这个而降低医生的尊严呢？

莱昂德尔 先生，您别大声嚷嚷。

斯加纳雷尔 （迫使他后退）我偏要嚷嚷；您太莽撞了。

莱昂德尔 哎！先生，轻一点儿。

斯加纳雷尔 一个冒冒失失的人。

莱昂德尔 求求您。

斯加纳雷尔 我要让您知道，我不是干这种事的人，这是极端的放肆——

莱昂德尔 （拿出一个钱袋递给他）先生。

斯加纳雷尔 （接过钱袋）打算用我——我不是说您，因为您是一位诚实的人，能为您出力我感到高兴。但是，世界上有一些无礼的人，他们错看别人。我实话告诉您，这让我生气。

莱昂德尔 先生，我请您原谅我的莽撞——

斯加纳雷尔 您开玩笑。是什么事情？

莱昂德尔 您要知道，先生，您要治的这个病是装出来的。医生们得体地进行了推理，总忘不了发表意见，有的说是脑子引起的，有的说是肠子引起的，有的说是脾的毛病，有的说是肝的毛病。不过，可以肯定，爱情是真正的原因。吕散德害病只是为了摆脱她所讨厌的婚姻。我担心别人看见咱们俩在一起，让我们离开此地，咱们一边走，我一边告诉您我希望您做的事情。

斯加纳雷尔 好吧，先生。您使我对您的爱情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好感，我竭尽我的全部医术，要么病人死了，要么她就属于您了。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莱昂德尔 我觉得我这样作为一个药剂师并不坏，她的父亲没有见过我，我认为改变一下服装和假发就能够在他眼前把我伪装起来了。

斯加纳雷尔 大概是吧。

莱昂德尔 我的全部希望就是知道医学上的五六个响当当的词汇，用来装装门面，使我能有点能人的样子。

斯加纳雷尔 算啦，算啦，没有这个必要，有服装就够了。我知道的并不比您多。

莱昂德尔 什么！

斯加纳雷尔 如果我懂医学，那才见鬼了呢！您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愿意对您说实话，就像您对我说实话一样。

莱昂德尔 什么？您实际上不是——

斯加纳雷尔 我告诉您，不是医生。他们强迫我做医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有这样的学问，我上学只上到初中一年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不过，当我看到他们竭尽全力迫使我成为医生时，我就决定当医生，责任自然在他们。可是您难以相信这个错误如何传开了，人人都像着了魔似地以为我是个大能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找我，如果事情总是这么下去的话，我就打算一辈子行医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职业，因为不管治好还是治坏，一样给钱。倒霉的事儿永远不会落在我们头上。我们用一块布料，爱怎么裁剪就怎么裁剪。鞋匠做鞋的时候不能浪费一块皮子，因为他要承担损失。但是

我们可以损害一个人，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错误不是我们的，而总是那些要死的人的。总之，这个职业的好处在于死人是规矩的，是世上最伟大的保密者；从来没有见过死人抱怨治死他的医生。

莱昂德尔 在这方面，死人确实是非常规矩的。

斯加纳雷尔 （看见有些人向他走来）那边有些人像是来找我看病的。（对莱昂德尔）到您的情人房间的附近等我。

第 二 场

蒂博 先生，我的儿子佩兰和我，我们来找您。

斯加纳雷尔 什么事？

蒂博 他可怜的母亲，名叫皮埃雷特，躺在床上，已经病了6个月了。

斯加纳雷尔 （伸出手，像是收钱的样子）您想让我做什么呢？

蒂博 先生，我想请您给我们说几个小笑话，把她的病治好。

斯加纳雷尔 那要看她得的是什么病。

蒂博 她得的是虚伪病①，先生。

斯加纳雷尔 虚伪病？

蒂博 是的，就是说她全身浮肿。有人说她身体里有太多的水，他的肝脏、肚子或者脾脏，像你们称呼的那样，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水。她两天里就有一天发烧，腿部的鼻尖②又酸又疼。可以听到她嗓子里有粘痰，要把她憋死。她有时昏厥和抽搐，我还以为她死了。我们村里有一个药剂师，恕我冒昧，不知给她吃了多少药；我花费了不止12个艾居，用于灌肠；请不要见怪，

① 法文虚伪 hypocrisie 与水肿hydropisie 近似，蒂博搞错了。——译者

② 法文鼻尖 murle 与肌肉 muscle 近似，蒂博弄错了。——译者

买给她吃的脓肿①，打风信子传染②，吃活血的药。但是，所有这一切，像人家说的那样，成了不凉不热的膏药。他想给她服一种叫作催吐酒的药品。但是，我真的害怕这会让她去见我们的祖先。有人说，这些肥肥胖胖的医生们用这种方法不知害了多少人命。

斯加纳雷尔 （一直伸着手，摇晃着，作出要钱的手势）咱们谈正题吧，我的朋友，谈正题吧。

蒂博 先生，正题就是我请您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斯加纳雷尔 您说的话我一点也没有听懂。

佩兰 先生，我母亲病了。我给您两个艾居，您给我们开点儿药。

斯加纳雷尔 啊！您的话我懂。这个小伙子说话清楚，表达恰当。您说您的母亲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还发烧，腿疼，有时晕厥和痉挛，就是昏过去了，是吗？

佩兰 哎！对了，先生。正是这么回事儿。

斯加纳雷尔 您的话我立刻就听懂了。您的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现在，您让我开点儿药？

佩兰 是的，先生。

斯加纳雷尔 一种能治好她的病的药？

佩兰 正是这个意思。

斯加纳雷尔 拿着，这儿有块奶酪，一定让她吃了。

佩兰 奶酪，先生？

斯加纳雷尔 对，这是特别制作的奶酪，里面有黄金、珊瑚和珍珠，还有许多其他珍贵的东西。

佩兰 先生，我们太感谢您了。我一会儿就让她把这个吃下去。

斯加纳雷尔 去吧，如果她死了，你们要尽可能把她安葬好。

---

① 法文脓肿 apostume 与浓浸剂 apozème 近似。——译者

② 法文传染infection与针剂injection近似。——译者

第 三 场

斯加纳雷尔 这不是漂亮的奶妈吗？啊！我心中的奶妈，碰见您我真是太高兴了。看见您，我就像服了大黄、山扁豆和番泻叶，把我心中的烦恼全都冲洗干净了。

雅克琳娜 说真话，先生，这过奖了，您的拉丁文我一点也听不懂。

斯加纳雷尔 请您生病吧，奶妈，我求您了；为了我的爱情，请得病吧；治好您的病，我会万分高兴的。

雅克琳娜 愿为您效劳，我倒希望没人给我治病。

斯加纳雷尔 漂亮的奶妈，您有那么一个爱吃醋、讨人嫌的丈夫，我真为您难过。

雅克琳娜 有什么法子呢？先生，这是对我的错误的惩罚。羊拴在哪儿，就得在哪里吃草。

斯加纳雷尔 什么？一个像他那样的乡下人？一个总在监视您、不让任何人和您说话的男人？

雅克琳娜 遗憾的是，您看见得太少了，这只是他坏脾气的一小部分。

斯加纳雷尔 这可能吗？一个男人的灵魂如此低下，竟然虐待像您这样的女人？啊！我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人，只要能吻吻您的脚指头尖儿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这么漂亮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落在这样的人手中呢？他简直是个禽兽、野蛮人、笨蛋、傻瓜——奶妈，请原谅我这样说您的丈夫。

雅克琳娜 哎！先生，我知道这些名称是他应得的。

斯加纳雷尔 是，毫无疑问，是他应得的，他还应该让您在他脑袋上放点东西，以惩罚他的怀疑。

雅克琳娜 的确，如果我只看到他的利益，他可能迫使我做出某种

奇怪的事情来。

斯加纳雷尔 说实在的，您和某个人一起报复报复他，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告诉您，他这个人就该这样对待他。漂亮的奶妈，如果我有幸被您选中——（这时，两个人都看见了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谈话的吕卡，各自向各自的方向退去；不过，“医生”作出非常滑稽的动作。）

第 四 场

热隆特 喂！吕卡，你在这儿看见咱们的医生了吗？

吕卡 是的，真他妈的见鬼，看见了他，还看见了我老婆。

热隆特 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呢？

吕卡 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他见鬼去。

热隆特 去看看我女儿干什么呢。

第 五 场

热隆特 啊！先生，我一直在询问您在什么地方。

斯加纳雷尔 我在您的院子里玩呢，以排除多余的饮料。病人怎么样了？

热隆特 吃了您的药后，病情有些加重。

斯加纳雷尔 太好了，这是药起作用的征兆。

热隆特 是的，不过，我害怕药起作用会把她憋死。

斯加纳雷尔 不要担心，我有万能的灵丹妙药，等到她快死的时候再用。

热隆特 您领来的这个人是谁？

斯加纳雷尔 （用手比划，意思是药剂师）是——

热隆特 是什么人？

斯加纳雷尔 他是——

热隆特 嗯！

斯加纳雷尔 是——

热隆特 我听着呢。

斯加纳雷尔 您女儿需要的人。

第 六 场

雅克琳娜 老爷，您女儿来了，她想走一走。

斯加纳雷尔 走走对她有好处。（对莱昂德尔）药剂师先生，您去给她号号脉，一会儿咱俩研究一下她的病情。（这时，他把热隆特拉到舞台的一头，用一支胳膊搂住后者的肩膀，把手放在他的下巴下面，让他面向自己，不让他看女儿和药剂师在一起干什么）先生，要知道女人是否比男人更容易治疗，这对医生们来说是一个细致的大问题。我请您听一听下面的话。一些人说不容易，另一些人说容易。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因为与女人们的自然气质相遇的不透明的体液的不配合，就造成了野蛮的部分总想战胜敏感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们观点的不同取决于月球圆圈的倾斜运动，如同太阳把光线照射在地球的凹地里，发现——

吕敏德 （对莱昂德尔）不，我不能改变自己的感情。

热隆特 看，我女儿说话了！噢，药物的巨大效果！噢，令人赞赏的医生！先生，这次你治好了我女儿的病，真是神了，我多么感激您啊！这样的帮助之后，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斯加纳雷尔 （在舞台上走动，用帽子擦着额头）这个病可让我费了不少劲儿！

吕散德 是的，父亲，我恢复了语言功能；不过，我恢复它是为了告诉您，除了莱昂德尔，我永远不会有其他的丈夫，您想让我嫁给奥拉奇奥是徒劳的。

热隆特 可是——

吕散德 我的决心任何东西也无法动摇。

热隆特 什么？

吕散德 您用漂亮的理由来反驳我也是白搭。

热隆特 如果——

吕散德 您的所有讲话都毫无用处。

热隆特 我——

吕散德 这件事儿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热隆特 但是——

吕散德 父亲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强迫我违背自己的意愿而结婚。

热隆特 我已经——

吕散德 您的一切努力全是白费力气。

热隆特 他——

吕散德 我的心决不服从这种专制。

热隆特 这样——

吕散德 我宁可去修道院，也不嫁给我不爱的男人。

热隆特 可是——

吕散德 不，怎么也不行。说什么也没用，您白浪费时间。我就是不嫁，铁了心了。

热隆特 啊！多么激烈的言语啊！简直无法抗拒。（对斯加纳雷尔）先生，我请您再让她变成哑巴。

斯加纳雷尔 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了。我能为您做的一切，就是把您变成聋子，如果您愿意的话。

热隆特 我谢谢您。(对吕敏德)那么,你认为——

吕敏德 不,您的全部理由也说服不了我。

热隆特 你今天晚上就嫁给奥拉奇奥。

吕敏德 我宁愿嫁给死神。

斯加纳雷尔 (对热隆特)我的上帝啊!你们都别说了,让我用药来处理这件事情。她病了,我知道用什么药。

热隆特 先生,这种思想上的病您也能治吗?

斯加纳雷尔 能治,让我来干吧,治什么病的药我都有,在这一治疗中,药剂师将帮助我们。(对莱昂德尔)一句话,您看见了,她对这位莱昂德尔的热情完全与她父亲的意志相抵触,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了;体液已经变得很酸了,必须马上找到治这种病的药品,晚了病情还会加重。我嘛,我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服一剂下泻的药,您再适当地加入两德拉克马①结婚②丸药。也许她不愿意吃这个药,不过,既然您是职业上的能手,就由您来说服她尽可能周到地让她吞下这种药。您去请她在花园里转一转,做些体液上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我在这里和她父亲谈话;尤其不要浪费时间:赶快用药,用特殊的药!

第 七 场

热隆特 先生,您刚才说的是什么药?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斯加纳雷尔 这是些在急需的时候使用的药品。

热隆特 您见过像她这样蛮不讲理的吗?

斯加纳雷尔 姑娘们有时是有些固执。

---

① 古希腊重量单位,合3.24克。——译者

② 原文为拉丁文matrimonium。——译者

热隆特　您难以相信，她对这个莱昂德尔爱得发狂。

斯加纳雷尔　血热使年轻人的思想变成这个样子。

热隆特　我嘛，一旦发现这种疯狂的爱情，我就把我的女儿关了起来。

斯加纳雷尔　您的作法很聪明。

热隆特　完全不让他们交往。

斯加纳雷尔　很好。

热隆特　如果容忍他们见面的话，就会发生荒唐的事情。

斯加纳雷尔　毫无疑问。

热隆特　我认为，她会和他私奔。

斯加纳雷尔　这是谨慎的考虑。

热隆特　有人预先告诉我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见我的女儿。

斯加纳雷尔　太可笑了。

热隆特　他是白白浪费时间。

斯加纳雷尔　啊！啊！

热隆特　我将阻止他们见面。

斯加纳雷尔　他的对手不是傻瓜；您有他不知道的诀窍。比您聪明的人就不是笨蛋。

第　八　场

吕卡　啊！他妈的，老爷，那边吵吵闹闹的；您女儿和她的莱昂德尔逃跑了。那个药剂师就是莱昂德尔。是这位医生先生一手制造了这个漂亮的行动。

热隆特　什么？要这样害死我？快去叫警察来！别让他出去。啊！背信弃义的家伙！我要让法庭来惩罚你。

吕卡　啊！说实话！医生先生，您将被绞死；别离开那儿。

第 九 场

马蒂娜 （对吕卡）啊！我的上帝！这所房子可真难找啊！请告诉我一点儿我给你们介绍的医生的消息。

吕卡 他在这儿呢，要被绞死了。

马蒂娜 什么？我的丈夫被绞死！唉！要吊死他，他干了什么事了？

吕卡 他让人绑架了我们主人的女儿。

马蒂娜 唉！我亲爱的丈夫，人家要吊死你是不是真的？

斯加纳雷尔 你看吧。啊！

马蒂娜 你必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死吗？

斯加纳雷尔 你让我怎么办呢？

马蒂娜 如果你的柴砍完了，我也会得到某种安慰。

斯加纳雷尔 赶快离开这儿；你让我的心都碎了。

马蒂娜 不；我要留在这儿给你增加死的勇气；在看到你被吊死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斯加纳雷尔 啊！

第 十 场

热隆特 （对斯加纳雷尔）警察马上就要来了，把您带到一个对我负责的地方去。

斯加纳雷尔 （跪下）唉！能不能改成打几棍子呢？

热隆特 不行，不行。这要由法庭来决定。我看见什么啦？

第十一场

莱昂德尔 先生，我来让莱昂德尔出现在您的眼前，并且把吕散德交还给您。我们两个人打算逃走，并且结婚；不过，这一举动有了更体面的方式。我不打算抢您的女儿，只能由您亲手把她交给我。先生，我要告诉您，我刚刚收到几封信，得知我的叔叔去世了，我是他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热隆特 先生，您的价值在我看起来真是太大了，把女儿嫁给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斯加纳雷尔 （旁白）医道得救了！

马蒂娜 既然你不会被绞死了，那么你当医生就得感谢我，因为是我给了你这个荣誉。

斯加纳雷尔 对，你让我挨了不知道多少棍子。

莱昂德尔 （对斯加纳雷尔）效果太好了，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斯加纳雷尔 好吧。（对马蒂娜）你提高了我的地位，挨棍子的事我就原谅你了。不过，你要作好准备，今后和我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生活，要对我毕恭毕敬；想一想，一位医生发起火来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

英译本由H.贝克和J.米勒译出。

（朱延生 译）

理查德·谢里丹

1751—1861

理查德·伯林斯利·伯特勒·谢里丹1751年10月30日生于都柏林。他父亲托玛斯是一位演员。理查德11岁进入哈罗公学，就学6年。1771年谢里丹一家迁到巴斯。在那里，谢里丹结识了一位作曲家的女儿伊丽莎白·安·林莉。林莉那年才16岁，长得非常漂亮。两人经过一段浪漫的恋爱于1773年结婚，并到伦敦居住。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高级住宅区租了一间房屋。由于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入不敷出，谢里丹曾与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此时为谋生计，他开始认真写作。1775年1月17日《情敌》上演，旋即取得成功。

1776年6月，谢里丹购买了德鲁里街剧院的股份。翌年，《造谣学校》在该剧院上演，极受欢迎，吸引了众多观众。谢里丹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批评家》于1779年上演。此后他便投身政治。1780年谢里丹入选下院议员，不久就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他的妻子于1792年逝世，1795年他再度结婚。

谢里丹晚年命运多舛，总是负债累累。1812年他未能再度当选议员。德鲁里街剧院也在3年前毁于大火。1816年7月7日谢里丹逝世。虽然他死时非常贫苦，但得以入葬西敏寺，葬仪十分隆重。

《造谣学校》是英语风俗喜剧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许是最优秀的。共和时期克伦威尔父子奉行严峻刻板的清教主义。但物极必反，王政复辟后英国社会嬉戏享乐成风，而风俗喜剧得以流行自有其原因。当英国人欢迎查理二世自法国归来时，他们还迎来了法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戏剧上的影响。莫里哀是当时文学界的楷模。

在重新开放的英国剧院里，首批出现的戏剧嘲笑了清教道德观的方方面面。这些戏剧的题材都是上层社会的风流韵事和阴谋诡计。男主角是些能言善辩的花花公子；而女主角则是轻佻卖俏的美人。虽然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作家不能加深人们对人性的理解，但他们通过一些充满乐趣的剧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气氛与习俗。

英国戏剧从 1660 年的王政复辟开始，渐渐变得多愁善感，轻薄肤浅。但在 18 世纪末，谢里丹的《情敌》和《造谣学校》给英国留下了复辟时期喜剧的最后杰作。

谢里丹剧中的"学校"是指时髦的社交圈子里那些有小聪明但见识、思想又相当狭隘的人物，他们以造谣为莫大的乐事。谢里丹的主旨大概可以这样表述："魔鬼使游手好闲者的长舌忙个不停"。

由于谢里丹描写的是一个社交圈子，而非个人，他满足于使用当时英国戏迷相当熟悉的人物。查尔斯·瑟菲斯是个遇事不考虑后果但秉性大致善良的青年。约瑟夫处处摆出道学家姿态，阴谋败露后为人所不齿。蒂热尔夫人是心怀不满的为金钱而结婚的年轻女子。彼得·蒂热尔爵士则是那类执迷不悟的老人，自以为受人敬重全靠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财物。

以常见的人物类型、离奇的情节和像旁白这样传统的表现手法为原材料，谢里丹写就了一部令人喷饭捧腹但又富有讽喻性质的剧本。他最为有效的工具就是妙趣横生的对话。在当时的客厅

里，这样的对话最出风头。谢里丹能自然地把双关语和俏皮话掺合起来，道出事物的真相。如此技巧，非一般戏剧家能比。我“又知道是坎多尔太太在为他们辩护，我就晓得我的朋友的危险更大了。”这就是一例。

《造谣学校》里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场景：祖先肖像的拍卖和遮掩谣诼的帷屏。文采略逊的就会把它们写成粗俗的滑稽剧。而在谢里丹笔下，两个场景取得了极好的效果。180多年以来它们盛名不衰是理所当然的。

《造谣学校》暴露了上流社会的两个缺点：造谣生事和奢侈浪费，谢里丹以此集中体现他亲眼所见的上流社会的本质。这些缺点的根源即是上流社会的虚伪——这正是剧本无情鞭挞的罪恶。

（陆建德 译）

造谣学校

1777年5月在德鲁里街剧院上演时

剧中人物	演员
彼得·蒂热尔爵士	金先生
奥利弗·瑟菲斯爵士	耶茨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帕尔默先生
查尔斯·瑟菲斯	史密斯先生
克拉布特里	帕森斯先生
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	多德先生
罗利	拉马什先生
摩西	巴德利先生
斯纳克	帕克先生
凯尔利斯	法伦先生
蒂热尔夫人	阿宾登夫人
玛丽亚	P.霍普金斯小姐
斯尼尔韦尔夫人	谢里小姐
坎多尔太太	波普小姐

查尔斯(瑟菲斯)的其他一些朋友、仆人等。

场景：伦敦

第 一 幕

第一场——斯尼尔韦尔夫人家

斯尼尔韦尔夫人坐在梳妆台旁。斯纳克喝着巧克力饮料。

斯尼尔韦尔夫人 斯纳克先生，你说，那些个新闻现在全都见报了吗？

斯纳克 夫人，都见报了；我是用假笔迹亲手抄的，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新闻是打哪儿来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你到处散布谣言，说布里特尔夫人和卡普廷·博斯特尔私通了吗？

斯纳克 一切我都布置好了，能如夫人的愿。如不出现意外，24小时之内，风儿总要吹到克拉克基特太太的耳朵眼里，这你是知道的，夫人，什么事儿只要让克拉克基特太太听到了，随后人人就都会知道。

斯尼尔韦尔夫人 可不是吗，克拉克基特太太是个挺有本事的人，干起事儿来很勤勉。

斯纳克 是的，夫人，她可算得上是造谣的老手，造起谣来颇见功力。让我算算，她曾拆散过六次婚姻，让三个人不能继承家产，令四位小姐被迫私奔，四位小姐被软禁在家里，使九对夫妇分居，两对夫妇离婚；我还不止一次地打听到，她在《城镇和乡村杂志》上登过男女两人面对面密谈的事儿，其实这两个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面儿。

斯尼尔韦尔夫人 她可真有本事，只是方法有些太粗俗了些。

斯纳克 确是如此——她很会策划，既好摇舌又有胆子捏造；可

惜她做得太过分，过于失实。她所欠缺的，是微妙的暗示和老练讥讽的功夫，诬蔑人吗，要诬蔑得有滋有味儿，比如夫人造起谣来，就有这种上乘功夫。

斯尼尔韦尔夫人 斯纳克，你这是在奉承我。

斯纳克 一点儿也不是奉承；人人都说斯尼尔韦尔夫人诬蔑起人来毫不费劲儿，只消说上一句话，或看上一眼就足够了。别人造谣，多少还有点事实作根据，要费劲儿造出许多详情细节来，可也赶不上夫人那一板一眼的力量。

斯尼尔韦尔夫人 是的，斯纳克先生；我不瞒你，我出点儿力就会有效果，这使我高兴，我承认这点。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谣言的害，实话对你说，从那儿以后，我专以造谣为乐，我要把别人也拖下水，让他们和我一样被人诬蔑，受损失名誉的害。

斯纳克 这是很自然的事儿。不过，斯尼尔韦尔夫人，近来你要我做的一件事，我承认我不知道夫人是何用意。

斯尼尔韦尔夫人 我猜，你指的是我的邻居彼得·蒂热尔爵士和他家的事儿，对不对？

斯纳克 这家有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父亲死后由彼得爵士做他们的监护人；老大的人品极好，人人都夸他；老二是个浪子，家中就数他最好挥霍，既无人品，又无朋友——老大公开承认爱慕夫人，夫人显然也最喜欢他；老二爱恋的是玛丽亚，彼得爵士也是玛丽亚的监护人，老二承认，玛丽亚也在爱他。从事情的表面上看，我真弄不明白，你既身为爵士遗孀，又有钱，为什么不和有人品、有前程的瑟菲斯先生成其好事；让我更迷惑不解的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熬费苦心地设法破坏他的兄弟查尔斯和玛丽亚之间的爱情。

斯尼尔韦尔夫人 你还不明白吗？我马上给你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我和瑟菲斯先生相好，但我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

斯纳克 没有爱情！

斯尼尔韦尔夫人 其实，瑟菲斯先生爱的是玛丽亚，或者说是爱她的财产；但瑟菲斯先生发现，自己的亲兄弟是他的情敌。于是就不得不把真情隐藏起来，乐得我帮他的忙。

斯纳克 话虽是这么说，可夫人你为什么对他的胜利，那么感兴趣，这倒使我更迷惑不解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你怎么还这么糊涂！我有个毛病，说出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连你，我也不好意思说出口，你还猜不出来？查尔斯——那个浪荡子，那个挥霍无度的、那个破了产的、名声扫地的查尔斯——恰恰是我最爱恋的人，我费尽心机地造谣中伤，还不是为了得到他，只要能得到他，我什么都不在乎，这，你还不明白，一定要让我承认吗？

斯纳克 你这么一说，对你的所作所为我倒是明白些了；不过，你和瑟菲斯先生之间的来往为什么这样密切？

斯尼尔韦尔夫人 这是对我们俩都有利的事。他这个人我早就看透了——我知道他是个惯于欺世盗名的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是个心怀叵测的人——总而言之，是个多情的坏蛋。

斯纳克 对，彼得爵士说他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还特别称赞他是个有情操的人。

斯尼尔韦尔夫人 确是如此——他玩弄他的感情和虚伪，居然使彼得爵士完全站在了他一边儿，在玛丽亚面前尽为他说好话。

仆人上。

仆人 瑟菲斯先生来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有请。（仆人下）

他大约总是在这个时刻拜访我，怪不得人家说他是我的情人。

约瑟夫·瑟菲斯上。

约瑟夫·瑟菲斯 亲爱的斯尼尔韦尔夫人，你今天好吗？斯纳克先生，你好。

斯尼尔韦尔夫人 斯纳克正在这儿为我们彼此相爱而指责我，不过，我把实情和盘托出了；你知道，他为我们干过不少事儿，我们可以相信他，没错儿。

约瑟夫·瑟菲斯 夫人，斯纳克先生是个有感情的人，是个善观时事的人，我不会怀疑他。

斯尼尔韦尔夫人 得了，得了，别再恭维他了；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玛丽亚的——或更要紧的，你是几时见到你的兄弟查尔斯的。

约瑟夫·瑟菲斯 自从我见过夫人后，他们俩我都没见着；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俩再没见过面儿，你造的谣已使玛丽亚很难受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啊，我亲爱的斯纳克！这功劳归你。但是，你兄弟的痛苦增加了吗？

约瑟夫·瑟菲斯 他的痛苦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有人告诉我说，昨天他又拿屋里的什么东西作抵押了；总而言之，他的奢侈和浪费真是闻所未闻。

斯尼尔韦尔夫人 可怜的查尔斯！

约瑟夫·瑟菲斯 夫人，他的确可怜；虽然他没有种种恶习，可我还是禁不住怜悯他。可怜的查尔斯！我真愿意我有能力帮他一个大忙。虽说他的种种痛苦是咎由自取，但毕竟是手足情深，我这当哥哥的若是不替弟弟分忧，就该——

斯尼尔韦尔夫人 算了吧！你又要假正经了，你忘记了，我们都是好朋友。

约瑟夫·瑟菲斯 喔唷，可不是！我还是把这些假仁假义的话留着，对彼得爵士说吧。不过，我们应该救救玛丽亚，别让她受那个浪子的害，这可是件好事；若是说到救那个浪荡子，那么只有像夫人那样有较高才力和知识的人，才能办得到。

斯纳克 斯尼尔韦尔夫人，你有客人来——我先告辞了，我回去抄刚才我对夫人说过的那封信。——瑟菲斯先生，告辞了。

（斯纳克下）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再见。——斯尼尔韦尔夫人，我很难过，你还在相信斯纳克这个人。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为什么？

约瑟夫·瑟菲斯 最近我得知，他近来常常同老罗利在一块儿商量，老罗利从前是我父亲的管家，你知道，他这个人向来跟我不对付。

斯尼尔韦尔夫人 那么，照你看，斯纳克会出卖我们？

约瑟夫·瑟菲斯 这是必然的；斯尼尔韦尔夫人，你记住我的话，斯纳克这个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他即使干坏事，也不能干到底，他这个人根本靠不住。——哟，玛丽亚来了！

玛丽亚上。

斯尼尔韦尔夫人 玛丽亚，我的宝贝儿，你好吗？你这是怎么啦？

玛丽亚 唉！有个我最讨厌的求婚人，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和他的享有恶名的叔叔克拉布特里刚刚去拜访我的监护人；我只好溜了出来，跑到你们这儿躲一躲。

斯尼尔韦尔夫人 就为这件事儿？

约瑟夫·瑟菲斯 要是我的兄弟查尔斯去找你，小姐，想必你就不会这样惊慌失措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你对人太尖酸刻薄了；我敢发誓，其实是因为玛丽亚听说你在我这儿；不过，宝贝儿，本杰明爵士到底干了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避他？

玛丽亚 唉，他并没有干什么事儿——只为他说的话——他把他所有的朋友都诬蔑遍了。

约瑟夫·瑟菲斯 最不好的就是连他不认识的人也得不着便宜；他不认识的人也好，他最好的朋友也罢，他是一样糟蹋——他叔叔和他一样坏。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我们应该原谅他；本杰明爵士是个说起话来满有风趣的人，又是位诗人。

玛丽亚 夫人，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俏皮话儿里藏有恶意，那么，这种俏皮话儿是不足敬的。——你认为如何，瑟菲斯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当然不足敬，小姐；凡是伤人的笑话儿，我们若是还觉得好笑，那么，我们自己也成为伤害别人心的人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哼！是笑话儿就要有点伤人心的意思；一句好俏皮话儿里的恶意就是扎在别人身上的刺儿。——瑟菲斯先生，对不对？

约瑟夫·瑟菲斯 夫人，这可是千真万确，说起话来要是不带点冷嘲热讽，那就太没味儿了。

玛丽亚 好啦，我不和你们辩论造谣可以造到什么程度；不过，造谣的人总是可鄙的。我们骄傲、妒忌、争强好胜，我们有一千个理由相互贬低；不过，男人造谣伤人，必定是先有女人的怯懦，而后才诬蔑别人。

仆人上。

仆人 夫人，坎多尔太太在楼下等着，夫人如果有空儿见她，她就下车。

斯尼尔韦尔夫人 请她上来。（仆人下）

玛丽亚，这位坎多尔太太倒是正合你的脾气；坎多尔太太虽说有点饶舌，但人人都说她是好脾气，是一个顶好的女人。

玛丽亚 不错，她假装好脾气，假装善良，她的间接伤人，比起克拉布特里先生的直接伤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约瑟夫·瑟菲斯 斯尼尔韦尔夫人，我相信，事情的确是如此；只要我听见谈话的话头对我的朋友们不利，并且又知道是坎多尔太太在为他们辩护，我就晓得我的朋友的危险更大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嘘！——她进来了！

坎多尔太太上。

坎多尔太太 我亲爱的斯尼尔韦尔夫人，这些日子你还好吗？——瑟菲斯先生，你听到什么新闻啦？——即使有什么新闻，也无关紧要，因为我想，人们听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些谣言而已。

约瑟夫·瑟菲斯 可不是吗，太太。

坎多尔太太 唉，玛丽亚！孩子——你和查尔斯的事儿怎么着啦？你们俩吹了吗？我猜，是因为他过于挥霍了——城里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儿。

玛丽亚 城里人无所事事，成天里只知道飞短流长，我真替他们难过，太太。

坎多尔太太 孩子，你说得对，说得对！不过，我们又怎么能堵住别人的嘴呢？说实在的，听到这些，我很难过，我还听说你的监护人彼得爵士近来同蒂热尔夫人不和，我听了，心里也很难受。

玛丽亚 世上的人这样好管闲事儿，真是太无礼了。

坎多尔太太 可不是吗，孩子，不过，我们又有什么法子呢？人总是要说话的——又没法子不让他们说。昨天我听说卡达伯特小

姐同斐利格里·弗勒特爵士私奔了。道听途说的话本不足信——不过，我可是从靠得住的人那儿听说的。

玛丽亚 这种话全是无稽之谈。

坎多尔太太 孩子，那些话确实是谣言——那些造谣的家伙太不知羞耻了，太不知羞耻！不过，世上的人是最好说长道短的，无论什么人，都免不了要被他们说三道四。——譬如说，谁会怀疑你的朋友普勒姆小姐会作出言行不检的事儿呢？不过，世人的心眼儿是坏透了的，他们硬说上星期普勒姆小姐正要和教她跳舞的先生踏上去约克城的公共马车逃走的时候，被她的叔叔给拦住了。

玛丽亚 我敢保证，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坎多尔太太 我也敢赌咒，这是些丝毫不足信的谣言；同上个月流传的费斯蒂诺太太和卡西诺上校的事儿一样毫无根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件事并未予以澄清。

约瑟夫·瑟非斯 一些人随意造谣，确实是可恶。

玛丽亚 确实太可恶。不过，我看那些传谣的人同样也该受到惩罚。

坎多尔太太 是呀，造谣的和传谣的是一样的坏——这是古训，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又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不让人说话。今天，克拉基特太太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霍尼穆恩先生和霍尼穆恩太太居然成了夫妻，和别人一样了。克拉基特太太还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地向我透露，说邻街有个寡妇，把积水病治好了，肚子恢复得跟原先一样。那个时候，塔特尔小姐就站在旁边儿，说巴法洛爵士在一个颇不名誉的地方找着了他的夫人——又说哈里·布凯爵士和汤姆·桑特先生，因为类似的呕气事儿而决斗。天呀，你以为我愿意散布这种谣言吗！不是的，不是的，我刚才不

是已经说过了吗，传谣的同造谣的一样不好。

约瑟夫·瑟菲斯 哎哟！坎多尔太太，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宽容，有你这样的好脾气，多好！

坎多尔太太 瑟菲斯先生，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就是容不得有人背后造别人的谣，如果有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出现，对我们的朋友不利，我向来都往好处想。顺便问一句，令弟是不是全完了？我希望，这消息不是真的。

约瑟夫·瑟菲斯 太太，恐怕他的情况确实不大好。

坎多尔太太 哎哟！——我也这么听说——不过，你务必要告诉他，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倒霉的人又不止他一个！我听说斯平德尔勋爵，托马斯·斯普林特爵士，昆齐上尉，尼基特先生，这星期都倒霉了；如果查尔斯要是也完了，他看见他的朋友多半都完蛋了，也可以聊以自慰，这你是知道的。

约瑟夫·瑟菲斯 太太，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可以聊以自慰的。

仆人上。

仆人 克拉布特里先生和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到。（仆人下）

斯尼尔韦尔夫人 哦，玛丽亚，你看，向你求婚的人追到我这儿来了；看来你是跑不掉了。

克拉布特里先生和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上。

克拉布特里 斯尼尔韦尔夫人，我吻你的手。坎多尔太太，我猜，你不认识我的外甥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吧？太太，他是一个善说俏皮话的人，又是个杰出的诗人；斯尼尔韦尔夫人，你说呢？

本杰明爵士 别说了，舅舅！

克拉布特里 哎哟，这可是真的，而且——论到说画谜或字谜，国内没人比得上他。上礼拜弗里泽尔夫人帽子上的羽毛着了火，他就写了几句讽刺诗，夫人听见过吗？——本杰明，你不妨念给夫人听听——或者把你昨晚在德劳齐太太家聚会时编的字谜，再表演一遍，来，第一个是条鱼的名字，第二个是位著名的海军军官的名字，而且——

本杰明爵士 舅舅，行啦——求求你啦——

克拉布特里 夫人，你要是知道他不加思索就编了出来，你也要吃惊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本杰明爵士，你从未出版过你的大作，对此我倒是感到吃惊。

本杰明爵士 夫人，说老实话，出版著作原本是件俗事；而且我的作品，不过是些挖苦人的话，我私下里分送给朋友们，可嘱他们切勿外传，以免广为传播——不过，我倒是有几首写爱情的挽诗，倘若能博得这位太太一笑，我的意思却是要出版发行的。

克拉布特里 夫人，这几首诗可以让你流芳百世！——你能像彼得拉克的劳拉或沃勒的萨克丽莎① 一样，名垂千古。

本杰明爵士 是的，夫人，我想你一定喜欢这几首诗，当你看见这些诗印在美丽的四开书的纸页上，诗句宛如一条清清小溪蜿蜒流过纸的草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世上最雅的事了。

克拉布特里 这话一点不假，不过，夫人们——你们可听见什么新闻了？

坎多尔太太 什么，先生，你说的是某——

克拉布特里 不，太太，不是。我说的是奈斯利小姐就要嫁给她自

---

① 埃德蒙·沃勒为多罗西·西德妮夫人所取的富有诗意的名字。——译者

己的男仆了。

坎多尔太太 根本不可能！

克拉布特里 这事儿你可以问本杰明爵士。

本杰明爵士 太太，这事儿是真的——什么都准备好了，办喜事穿的结婚礼服都预定了。

克拉布特里 没错儿——他们一再说，有紧急的原因非马上办不可。

斯尼尔韦尔夫人 呃，我以前已听说过这件事儿。

坎多尔太太 这事儿根本不可能——奈斯利小姐是位谨言慎行的淑女，谁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本杰明爵士 这就是别人听到这事儿立刻就会相信的原因所在。因为她向来十分小心和拘谨，所以谁都相信这其中必有缘故。

坎多尔太太 可不是吗，像她这种谨小慎微的女人，一旦起了谣言，也是要受致命之伤的，就好像身体最强健的人得了热病，也会送命一样；不过，世上倒是有那么一种人，名声向来不佳，就好像一个人时常得点小病，然而这种人却站得住脚，名声好过一百个言行谨慎的女人。

本杰明爵士 太太，你说的一点不错。名声也有虚弱的，就好像身体有虚弱的一样；大凡体弱多病之人，知道自己体虚，便尽量避免受风，小心翼翼，以补不足。

坎多尔太太 得了，不过，这可能完全是个误传。本杰明爵士，你知道，一丁点大的芝麻小事儿，常常会引起置人于死地的谣言。

克拉布特里 太太，我敢发誓，是有这种事儿。去年夏天，派珀小姐在坦布里奇避暑，把名声丢了，把情人也丢了，这事儿你听说了吗？——本杰明爵士，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本杰明爵士 呃，记得！——是件挺离奇的事儿。

斯尼尔韦尔夫人 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克拉布特里 一天晚上，几个人在庞托太太家聚会，说话之间，偶然谈到在英国养新斯科舍绵羊不容易。其中在坐的一位年轻小姐说，“我知道这种羊不好养，因为我的表姐，利蒂西亚·派珀小姐就有一只新斯科舍绵羊，一胎生了两个。”在坐的有位叫多瓦格的老太太，耳背得要命，没听清楚，就问，“什么？派珀小姐一胎生了两个？”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原本是说错了，所以引得众人一阵大笑。谁知第二天早晨，到处都在传说，过了几天，闹得全市的人都以为利蒂西亚·派珀小姐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可以指出谁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孩子又寄养在什么人家！

斯尼尔韦尔夫人 真是太奇怪了！

克拉布特里 我发誓，事实确实如此。——哦，瑟菲斯先生，听说你伯父奥利弗·瑟菲斯爵士快回来了，是不是？

约瑟夫·瑟菲斯 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儿。

克拉布特里 令伯父在东印度多年，我想，你大概不认得他了。他回来后看见你兄弟那样挥霍，心里会很难过的。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查尔斯固然是不谨慎，但我不希望好事之人在奥利弗爵士耳旁说他的闲话——我的兄弟可以翻然改过。

本杰明爵士 或许他可以改过——在我看来，他决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一点没有原则——况且，虽然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但有人告诉我说，犹太人就很说他的好话。

克拉布特里 外甥，你说得对。如果老的犹太人聚居区成为一个选区，我相信，查尔斯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一名高级市政官；在那儿，没有人会比他更受到欢迎；我听说，他每年交纳的年金

保险像爱尔兰的汤廷①一样多；无论什么时候查尔斯病了，这些犹太人都会在他们的教堂里为他的病痊愈而祈祷。

本杰明爵士 可是没有人比他更讲排场的了。他们告诉我，他请客的时候，座位中总有十几个他自己的担保人；另外还有20多个讨债的商人在客厅里等着，每个客人的椅子后面都站着一位帮着讨债的官员。

约瑟夫·瑟菲斯 诸位先生，你们这么说，觉着挺开心、挺好玩的，却不管我这当哥哥的听了脸上难为情。

玛丽亚 他们故意糟蹋人，真让我难以忍受！——斯尼尔韦尔夫人，我不得不向你告辞了——我感觉不舒服。（玛丽亚下）

坎多尔太太 啊呀！她脸色都变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坎多尔太太，你跟着她——或许她需要你帮忙。

坎多尔太太 夫人，我就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可怜的姑娘！谁知道她会怎么样！（坎多尔太太下）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为别的，她受不了别人说查尔斯的坏话，虽然她和查尔斯不和，但她不愿听这种闲话。

本杰明爵士 这位小姐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克拉布特里 不过，本杰明，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放弃你的追求；赶快跟着她，想些法子让她高兴起来。你不妨念几首你的诗给她听。来，我帮助你。

本杰明爵士 瑟菲斯先生，我不是有意伤害你；不过，你的兄弟算是彻底完了。（作欲走状）

克拉布特里 可不是完了！——一个几尼也借不着了。（作欲走状）

本杰明爵士 听说凡是搬得动的东西，都卖了。（作欲走状）

---

① 从1773年开始，爱尔兰议会通过向捐款人出售终生年金等得大笔收入。"汤廷"计划以其创始人、意大利银行家汤廷命名。

克拉布特里 我见过一个他从前的家人——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就剩下了几个空酒瓶子，忘记拿走，还有几幅家族画像，我想，大概是镶嵌在护墙板上的。（作欲走状）

本杰明爵士 很遗憾，我还听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事儿。（作欲走状）

克拉布特里 噢，毫无疑问，他作过不少卑鄙的事儿。（作欲走状）

本杰明爵士 不过，他毕竟是你的兄弟——（作欲走状）

克拉布特里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全告诉你吧。（克拉布特里和本杰明爵士下）

斯尼尔韦尔夫人 哈！哈！哈！他们不把人糟蹋够了，是舍不得走的。

约瑟夫·瑟菲斯 我看，他们这么糟蹋人，不仅玛丽亚不爱听，夫人你也不愿意听。

斯尼尔韦尔夫人 依我看，玛丽亚对查尔斯的感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不过，他们一家今晚都要到我这儿来，你不如就在这儿吃晚饭，我们还可以有机会进一步观察观察；这会儿功夫，我去策划个恶作剧，你在这儿研究研究感情。（下）

第二场——彼得·蒂热尔爵士家

彼得爵士上

彼得爵士 一个老单身汉，娶一位年轻的妻子，他还能盼望些什么？自从蒂热尔夫人使我成了最幸福的人，已6个月了——这6个月，我简直还不如一条狗！我们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彼此间言语就有些冲突了，教堂的钟声还没敲完，我们就已经大吵了起来。我们还在度蜜月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地气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朋友们还没向我道完喜，我就已经完全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可我当初择偶时，却是谨慎小心的——我挑选

的是个女孩子，一个完全生长在乡下的女孩子，她除了一件缎子长袍，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奢华，除了每年一次盛大舞会，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吃喝玩乐。现在却不然了，在城里和上流社会中，无论什么奢侈的事儿，无论什么出风头的事儿，都少不了她，还要充作行家，好像她这辈子从未见过格罗斯维纳广场外面的田野！我的老朋友们都在讥笑我——报纸上也免不了挖苦我几句。她挥霍我的家财，专门和我作对；最糟糕的是，我怀疑，我爱上她了，要不然，对这一切我怎么忍受得下去。虽是如此，我别没出息，把这供出来。

罗利上。

罗利 哦！彼得爵士，是我——你好啊，爵士？

彼得爵士 不好，罗利，我觉得很不好。我碰上的净是些使我烦恼的事儿，净是些不如意的事儿。

罗利 从昨天到这会儿，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啦？

彼得爵士 对一个有妻室的人，问这话，问得好！

罗利 不，彼得爵士，我肯定，你夫人并不是使你烦恼的原因。

彼得爵士 这么说，是有人告诉你她死了？

罗利 得了，得了，彼得爵士，你们俩脾气虽然合不来，不过，你还是爱她的。

彼得爵士 罗利，这全怪她。我自己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人，我恨的就是那种招惹麻烦的脾气——我一天要告诉她一百遍。

罗利 是吗！

彼得爵士 是；最奇怪的就是我们俩每次发生争执，总是她的不对！但是，斯尼尔韦尔夫人，还有经常在她家聚会的那些人，都怂恿她发脾气。这儿的被监护人玛丽亚，对她我是有权管教的，可是她也拿定了主意造反。我为她找了个人家，叫她嫁给

那个人，可她死活不愿意；我猜，她是想嫁给他的行为放荡的兄弟。

罗利 彼得爵士，你知道，对于这俩兄弟，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我只希望你不要为那个年长的所欺。我敢拿我的性命担保！我看那个年轻的查尔斯，将来总有迷途知返的那一天。他们的父亲，曾是我的老主人，他年轻的时候，几乎也是这样胡作非为；可老主人去世的时候，却没有一个较为慈善的人追悼他。

彼得爵士 罗利，这你就错了。你知道，他们的父亲过世后，我是他们俩的监护人，后来他们的伯父奥利弗爵士给了他们很多钱，我才不再照管他们；当然，我比别人更有资格判断他们两个人的心地，我这辈子还从没看错过人。约瑟夫确实是当今青年的模范。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说到做到；至于他的兄弟，你记住我的话，假如他还继承了点德行，那么，也早和他继承的其余家产一样，全花光了。唉！我的老朋友奥利弗爵士要是知道他给他的钱是怎么花光了的，非活活气死不可。

罗利 看到你这么坚定地反对他，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因为这会儿正是他命运最为关键的时刻。我告诉你条新闻，你听了非大吃一惊不可。

彼得爵士 什么新闻！快告诉我。

罗利 奥利弗已经回来了，这会儿就在城里。

彼得爵士 什么！你真让我吃惊。我还以为你预计他这个月回不来。

罗利 我原来预计他这个月回不来；谁知道船走得非常快。

彼得爵士 好啊，又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啦，太高兴啦——我们有16年没见面儿了——从前我们常在一块儿；不过，他还是叮嘱我们别告诉他的两个侄子他回来了吗？

罗利 他嘱咐我们千万别告诉他俩。他的意思是想在他们俩知道

他回来之前，检验一下这两个侄子的心地。

彼得爵士 哎呀！根本没有必要用什么法子检验他们俩的短和长——叫他去检验吧；我问你，他知道我结婚了吗？

罗利 知道，一会儿他就要向你道喜啦。

彼得爵士 什么，这不是举杯向得了肺结核的朋友祝贺健康吗？唉！奥利弗爵士该嘲笑我了——当初，我们俩一起嘲笑那些结了婚的人——不过，他倒是一直笃守宗旨，始终如一。想必他就要到我家来了——我马上吩咐下去准备迎接他。罗利，我和蒂热尔夫人不和的事儿，你千万不要吐露一个字儿。

罗利 我一定闭口不谈。

彼得爵士 如果他知道我结婚了，不知道会怎样的嘲笑我，让我难以忍受；上帝，饶恕我吧！我不能让他看出来，我要让他以为我们是很幸福的一对儿。

罗利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千万要小心，他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俩可不要发生口角。

彼得爵士 哦，我们必须这样——可这事儿办不到。唉！罗利，一个老单身汉娶了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他应该受到——不——他所受到的惩罚与他所犯的罪同在一起。（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彼得·蒂热尔爵士家

彼得爵士和蒂热尔夫人上

彼得爵士 蒂热尔夫人，蒂热尔夫人，我是再也受不了啦！

蒂热尔夫人 彼得爵士，彼得爵士，你愿意受或不愿意受，悉听尊便；不过，我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非干不可。什么！我

虽然受的是乡下教育，可我很清楚，伦敦的那些时髦女人，结婚以后，没有人能约束她们。

彼得爵士 好，好——这么说，当丈夫的是既无权、又无势的了？

蒂热尔夫人 权！当然是无权——如果你想有权来管我，你就应该收养我，而不应该娶我：你的年纪太大了，完全可以当我的父亲。

彼得爵士 我年纪太大了！哎，原来如此！好，好，蒂热尔夫人，虽然你的脾气可以让我生活得不幸福，可我决不能让你乱花钱而毁了我。

蒂热尔夫人 你说我乱花钱！我相信，我花的钱不比一个时髦女人应该花的更多。

彼得爵士 不，不，夫人，你不该花那么多的钱买那些毫无意义的奢侈品。你在冬天花那么多的钱买花儿，来装饰梳妆房，那花儿足够把巴特农堂① 变成温室了，也够在圣诞节举行户外庆祝活动用了。

蒂热尔夫人 彼得爵士，天冷花贵，你怨得着我吗？你该找老天爷算账，不该跟我发火。我发誓，我愿意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玫瑰花就开在脚下！

彼得彼士 哼！夫人——如果你从小生长在富贵人家，享受惯了这种奢侈的生活，我也就不会怪你说出这种话了。可你忘记了我娶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光景吗？

蒂热尔夫人 不，不，我没有忘记；我那时候日子过得很不愉快，要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

彼得爵士 对，对，夫人，那时候，你的日子很有点不如现在，很寒酸——你不过是个小乡绅的女儿。蒂热尔夫人，记得我第一

---

① 伦敦牛津街一时髦的音乐厅。

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正坐在你的圆形绷架[1]旁绣花儿，穿一件漂亮的亚麻花布袍，身上还挂着一串儿钥匙，头发又黑又亮，在脑后绾成一个髻，你的闺房里挂着许多用毛线编的水果，都是你亲手编的。

蒂热尔夫人 哦，没错儿！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过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日子——每天都要检查牛棚，照顾鸡鸭，抄食谱儿，还要给德博拉伯母的叭儿狗梳理身上的长毛儿。

彼得爵士 没错儿，没错儿，那时候你就是那样儿。

蒂热尔夫人 那时，我晚上的消遣，你是知道的！描了花边的花样儿，又有材料做；和牧师玩教皇琼纸牌戏；给伯母读小说听；有时候我父亲打狐狸回来，我还要坐在那架破风琴前面，没完没了地弹曲子，让父亲入睡。

彼得爵士 我真高兴，你能有这样好的记性。夫人，对，正是从这种消遣中，我把你娶到家的；可现在，你非得有你专用的四轮大马车——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前面还要有三个搽了粉的仆人，到了夏天，还要用一对儿小白猫[2]把你拉到甘辛顿花园。我想，你是忘了，从前你是两个人合骑一匹马的，你坐在男管家的后面，那匹马还是匹剪了尾巴的拉车用的马。

蒂热尔夫人 不——我发誓，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儿——我否认男管家和拉车的马这回事儿。

彼得爵士 夫人，当时你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嫁给我之后，又是什么样啊？我让你成为一位时髦女人，一位阔太太，一位贵夫人——总而言之，成为我的妻子。

蒂热尔夫人 好啦，除了这些，还有一件事儿，你可以作到——就是——

---

① 刺绣用的架子。——译者

② 指白色的矮种马。——译者

彼得爵士 我猜，你是要我让你作我的寡妇，对不对？

蒂热尔夫人 哼！哼！

彼得爵士 谢谢你，夫人——不过，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你的恶行虽然扰乱了我的安宁，却伤不了我的心，我保证：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暗示。

蒂热尔夫人 你为什么竭尽全力地让我讨厌你，我想体面地花几个闲钱，你为什么要阻拦我呢？

彼得爵士 我说，夫人，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你有闲钱花吗？

蒂热尔夫人 哎呀，彼得爵士！你不愿意我时髦点吗？

彼得爵士 时髦！你没嫁给我之前，有什么时髦可言？

蒂热尔夫人 我还以为你愿意别人说你的夫人高雅呢。

彼得爵士 嗨——又来了——高雅！哎！夫人，你嫁给我的时候可不高雅！

蒂热尔夫人 彼得爵士，这话不错；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承认，我再也不能自称高雅了，如果我们每天例行的吵嘴结束了的话，我想，你可以让我到斯尼尔韦尔夫人家赴约了。

彼得爵士 嗨——还有件可贵的事儿！——你在那儿认识了一群宝贝儿！

蒂热尔夫人 不，彼得爵士，他们都是些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最顾及名声的。

彼得爵士 是，他们是很顾及名声的；只不过他们顾及的是自己的名声，却不顾别人的名声！这群宝贝儿！唉！这群人专门造谣，毁人名誉，真该问罪。

蒂热尔夫人 什么！你要禁止言论自由？

彼得爵士 哦！他们也教你造谣，你糟蹋起人来也和他们一样坏。

蒂热尔夫人 唷，我自信，我造起谣来，也还造得不错。不过，我糟

踢人，不是有意伤害人；当我说别人一句不中听的话的时候，只是开句玩笑而已，完全是出自好意——因此，别人说我闲话，我也把它当成是好意。可是，彼得爵士，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我也到斯尼尔韦尔夫人家去的。

彼得爵士 好，好，我就到她那儿去看看，以便保护我自己的名声。

蒂热尔夫人 既然如此，随后你赶快来，要不，可就太晚了。我们一会儿见。（蒂热尔夫人下）

彼得爵士 我有意规劝她，我的收获也不少！她和我拌嘴的时候，她的神情是那么可爱，她对我的权威表示轻蔑的时候，又是多么招我喜欢！唉，我虽然不能让她爱我，和她吵嘴倒也能使我满足；依我看来，她尽其所能烦扰我的时候，她的姿态最美。（下）

第二场——斯尼尔韦尔夫人家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我们一定要听。

约瑟夫·瑟菲斯 对，对，我们就是要听俏皮话。

本杰明爵士 哦，别闹了，舅舅！不过是几句胡话。

克拉布特里 不对，不对，是即兴发挥，说得很巧妙。

本杰明爵士 不过，夫人们，你们有必要先了解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想必你们是知道的，上礼拜的一天，贝蒂·柯里克尔夫人坐着一辆极小的四轮轻便敞篷马车，在海德公园兜风的时候，希望我为她的小马写几句诗；我立刻把笔记本拿出来，一挥而就，写了几句诗：

有谁见过两匹小马这样好！

别人的马是小五，这两匹马是面条！
不，这样说这两匹马并不错——
它们的腿那样细，它们的尾巴那样长。

克拉布特里 诸位夫人——要知道，这是马鞭一挥而写就的，而且还是在马背上吟成的。

约瑟夫·瑟菲斯 本杰明爵士真是福玻斯①，而且是骑着马的福玻斯！

本杰明爵士 哦，亲爱的先生——这算不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

蒂热尔夫人和玛丽亚上。

坎多尔太太 我一定要抄下来。

斯尼尔韦尔夫人 蒂热尔夫人，我希望，我们能见到彼得爵士。

蒂热尔夫人 我想，他一会儿就会来拜见夫人。

斯尼尔韦尔夫人 玛丽亚，我亲爱的，你怎么老是板着个脸。来，来，你坐下来和瑟菲斯先生一块儿打牌。

玛丽亚 我对打牌不感兴趣——不过，既然夫人喜欢，我就坐下来玩吧。

蒂热尔夫人 （旁白）瑟菲斯先生坐下来和她一块儿打牌，真让我吃惊。我还以为，他应该趁彼得爵士没来之前，和我说会儿话。

坎多尔太太 你专门造谣，我发誓，再也不和你交往了。

蒂热尔夫人 怎么啦，坎多尔太太？

坎多尔太太 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朋友弗米莉恩小姐长得漂亮。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诗歌音乐之神。——译者

斯尼尔韦尔夫人 噢，她当然是位才貌出众的小姐。

克拉布特里 夫人，你夸她漂亮，我真高兴。

坎多尔太太 她脸上有一种娇媚和鲜艳的色彩。

蒂热尔夫人 那仅仅是在她浓妆艳抹的时候。

坎多尔太太 呸！你说什么？我敢发誓，她脸上的颜色是天生的——我看见过她脸上的颜色时隐时现。

蒂热尔夫人 太太，我也发誓，你是看见过——到了晚上，颜色就褪了，到了早上，颜色又有了。

坎多尔太太 哈！哈！哈！我最讨厌你这么说话。不过，她姐姐现在或从前确实都很漂亮。

克拉布特里 谁？你是说埃弗格里太太？——噢，天呀！她今年至少也有 56 岁了！

坎多尔太太 你真是太糟蹋她了；她最多不过52或53岁——她看起来不比52或53岁的人更老。

本杰明爵士 哎哟！光看她的脸色可是看不出她的岁数，除非能看到她的脸，才能判断她的岁数。

斯尼尔韦尔夫人 好啦，好啦，要是埃弗格里太太确实费了许多心思来掩盖岁月留下的痕迹，你们得承认，她补救的手法是很巧妙的；当然，比起奥克寡妇来，她是强多啦，奥克寡妇漫不经心地往脸上乱搽粉。

本杰明爵士 不，不，斯尼尔韦尔夫人，你对这位寡妇过于苛刻了。得了，得了，她不是粉抹得不好——只是抹完脸，又抹脖子，脖子和脸的交接处抹得不自然，让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修补过的雕像，鉴赏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头是现代的，可身子却是古代的。

克拉布特里 哈！哈！哈！说得好，外甥！

坎多尔太太 哈！哈！哈！你真让我好笑；不过，说老实话，我真恨

你。你看辛珀小姐怎么样？

本杰明爵士 唷，她可是皓齿如玉。

蒂热尔夫人 是的，正因为她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因此，当她既不说话也不笑的时候（她难得一笑），她也决不闭拢她的嘴，总要留下那么一条缝儿。

坎多尔太太 你怎么这样糟蹋人？

蒂热尔夫人 不，我得承认，她比普丽姆太太可是强多了，普丽姆太太的门牙都掉光了，她很费劲地想把这个缺口遮掩起来，极力想闭拢她的嘴，就像教堂里接济穷人的募捐箱[1]上的开口，她说起话来，话就像是从旁边溜出来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蒂热尔夫人，好啦；我看，你说话有点太刻薄了。

蒂热尔夫人 要为朋友辩护，我只能说点公道话——彼得爵士来了，太煞风景了。

彼得爵士上。

彼得爵士 诸位夫人，我来向你们请安了——哎呀！都到齐了！我想，又有什么人被糟蹋够了。

坎多尔太太 很高兴你来，彼得爵士。他们一向是那样吹毛求疵，无论对什么人，他们都难得说几句好话——连我们的朋友，珀西太太，他们都不说好。

蒂热尔夫人 什么，你说的是昨晚在科迪尔太太家见到的那位胖老太太吗？

坎多尔太太 她长得那么胖，就够不幸的了；她为了除掉那身肉，受了那么多的罪，你就别再说她了。

---

① 这里指的是教堂为本堂区的穷人设立的捐款箱，箱子顶部有一狭长的口子。

斯尼尔韦尔夫人 对，说得对。

蒂热尔夫人 是的，我知道她几乎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吃点酸的东西和稀牛奶；用许多皮带轮束紧身体，常常在夏天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骑在小矮马上，头发盘起来绾在脑后，在海德公园的林恩① 马场边绕着圈儿快跑，边哼哧哼哧喘着粗气。

坎多尔太太 蒂热尔夫人，谢谢你为她辩护。

彼得爵士 对，辩护得好，太好了！

坎多尔太太 可是本杰明爵士太爱挑剔了，就像萨洛小姐一样。

克拉布特里 是呀，她是个古怪的东西，还要挑剔别人！——她又粗又笨拙，没有一点可取之处。

坎多尔太太 你不该这么苛刻。萨洛小姐是我的姻亲，至于说到她的身材，你得原谅她；告诉你吧，一个36岁的女人，硬要装成小姑娘的模样儿，也真是太难为她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可她仍然漂亮——她的眼睛有点毛病，因为她在烛光下读了好多书，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坎多尔太太 确实是这样；至于她的举止，我想，我们该原谅她，她从未受过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教育，这就够难为她的了；你知道，她母亲是个威尔士女裁缝，她父亲在布里斯托尔熬糖。

本杰明爵士 哈！你们两个，都不爱说别人的坏话！

彼得爵士 对，真是一对儿不爱说别人坏话的人！她们就这么糟蹋她们自己的亲戚！天啊！

本杰明爵士 坎多尔太太还是有道德的，她能够坐下来听斯塔科夫人讲上一个钟头的感情。

蒂热尔夫人 不，岂但如此，我发誓，当饭后要吃甜点心的时候，斯塔科夫人是极为出色的；因为她正像人们为求格言而打开的

---

① 这种时髦的运动最初由查理二世在海德公园开始倡导。

法国果子——里面全是胭脂和格言。

坎多尔太太 好啦，我最不喜欢和别人一起嘲笑朋友啦；我经常对我的表姐奥格尔太太这么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她自以为她自己最善于审美。

克拉布特里 哦，是呀！她自己的容貌就是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容貌了；她的容貌简直就是拼凑起来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的特征她都具备。

本杰明爵士 她确实有——一幅爱尔兰人的脸！

克拉布特里 苏格兰人的头发！

本杰明爵士 荷兰人的鼻子！

克拉布特里 奥地利人的嘴唇！

本杰明爵士 西班牙人的脸色！

克拉布特里 中国人的牙！

本杰明爵士 总之，她的脸就像在斯巴的饭馆吃列菜① ——在那儿，吃饭的客人中没有两个人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

克拉布特里 她也像大战后召开的和会——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就像她的两只眼睛，似乎是各人有各人的关注点，只有她的鼻子和下巴，似乎是参加争论的同一方。

坎多尔太太 哈！哈！哈！

彼得爵士 天啊！他们一个星期要和她吃两次饭，居然还这样挖苦她！（旁白）

斯尼尔韦尔夫人 说——说——你们俩就接着说吧，你们这一对儿招人讨厌的家伙。

坎多尔太太 不，不过，我发誓，你们别再这样惹人笑了——因为我要说，奥格尔太太——

---

① 指饭馆当天列出的固定饭菜，不是按菜单进行挑选。——译者

彼得爵士 太太，太太，请原谅——我不能让这几位先生不讲话。不过，我告诉你，坎多尔太太，他们糟蹋的这位夫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听到我这么说，能帮她说几句好话。

斯尼尔韦尔夫人 彼得爵士，说得好！不过你是一个残忍的人——你自己太冷漠无情，不会说笑话儿，性子又这么急，还不准别人说笑话。

彼得爵士 哎呀，夫人不知道，真正的俏皮话儿和好脾气是很相似的。

蒂热尔夫人 是呀，彼得爵士；我看，真正的俏皮话和好脾气几乎是同类，它们决不会结合起来。

本杰明爵士 太太，倒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夫妻，因为我们很少看见它们在一块儿。

蒂热尔夫人 不过，彼得爵士最痛恨人家造谣伤人，我相信，他要吁请议会立法禁止造谣。

彼得爵士 夫人，我对天发誓，如果他们认为拿别人的名誉开玩笑，如同在庄园里偷猎野味一样重要，那么，议会通过一项维护名誉法，我相信，许多人会感谢议会制定这项法律。

斯尼尔韦尔夫人 哎呀！彼得爵士，难道你要剥夺我们造谣的特权吗？

彼得爵士 是的，夫人，法律制定以后，无论什么人都不得诽谤他人名誉，只有老姑娘和失意的寡妇才有此资格。

斯尼尔韦尔夫人 你这个丑八怪，走你的吧！

坎多尔太太 不过，对那些转述别人话的人，你可不能这么严厉。

彼得爵士 是的，太太，我要用商法来惩治他们；对传谣者，在没有找到造谣者之前，受害人有进一步追究的权利。

克拉布特里 行啦，在我看来，没有一种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夫人们，来，来，我们到隔壁房间打牌去吧？

仆人上，和彼得爵士耳语。

彼得爵士 我马上去见他们。——（仆人下）我离开这儿，不能让他们觉察到。（旁白）

斯尼尔韦尔夫人 彼得爵士，你不打算离开吧？

彼得爵士 夫人，请原谅；我有要紧的事要离开这儿——不过，我把我的好名声可留在这儿了。（彼得爵士下）

本杰明爵士 蒂热尔夫人，你丈夫实在是个怪人；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我可以把他的笑话儿讲几段让你开开心，你听了准会大笑的。

蒂热尔夫人 请不必介意——来，说给我们听听。

他们加入到其余人中去，当他们走进隔壁房间时，屋里的所有人正在谈话。

约瑟夫·瑟菲斯 （和玛丽亚一块儿起来）玛丽亚，我看你在这种社交圈子里，是不会高兴起来的。

玛丽亚 我怎么会高兴呢？对那些从未伤害过我们的人，揭揭他们的短儿，嘲讽他们的不幸，以博得众人一笑，如果这也算是俏皮话、诙谐话，那么，上天还是加倍地给我愚蠢吧！

约瑟夫·瑟菲斯 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居心不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并非心存恶意。

玛丽亚 既然如此，他们的行为就更加可鄙了；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根本就不该信口雌黄地乱说，既然要胡言乱讲，他们的心里就有自然而然的和难以抑制的恶意。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玛丽亚，你能够这样地为别人着想，为什么唯独对我不能表示点亲切呢？难道我就不能够希望得到你

的温情吗？

玛丽亚 你为什么要旧事重提，让我难过呢？

约瑟夫·瑟菲斯 唉！玛丽亚！如果你不是仍然喜欢那个浪荡子查尔斯的话，你当然不会这样对待我，这样违背你的监护人彼得爵士的意愿。

玛丽亚 你这么逼我，太有失大度了！不论我对那位不幸的年轻人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你都要明白，不能因为他目前的为难处境使他的哥哥都不愿理他，就认为我也一定会抛弃他。

蒂热尔夫人返回。

约瑟夫·瑟菲斯 不，玛丽亚，你别这么皱着眉就离开我——说老实话，我发誓——哎呀，蒂热尔夫人来了——（旁白）你一定不能——不，你不能——因为，虽然我极为尊敬蒂热尔夫人——

玛丽亚 蒂热尔夫人！

约瑟夫·瑟菲斯 如果彼得爵士怀疑——

蒂热尔夫人 （走上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你拿她当我吗？——孩子，隔壁房间叫你去。——（玛丽亚下）我问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约瑟夫·瑟菲斯 唉，真是倒霉透了！玛丽亚已经多少有点怀疑我在爱你，她威胁我，要把她的怀疑告诉彼得爵士，我正竭力劝她，恰好你就来了。

蒂热尔夫人 是吗！不过，你的苦劝的神情似乎却很温柔——平常你劝人的时候，都是下跪的吗？

约瑟夫·瑟菲斯 唉，她还是个孩子——我只不过想用点过火的方法——不过，蒂热尔夫人，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到我的书房看看我的藏书吗？什么时候大驾光临呀？

蒂热尔夫人 不，不看了，我开始想，这件事儿有点欠斟酌，你知

道，我让你作我的情人，但我们不能越过时尚允许的限度。

约瑟夫·瑟菲斯 是这样——我只不过是精神上的情夫[1]——这是伦敦每一位已婚女子都有权享有的。

蒂热尔夫人 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能不时髦；不过，乡下人的许多偏见我还是摆脱不了，虽然彼得爵士的坏脾气让我难以接受，但这绝不能使我——

约瑟夫·瑟菲斯 这是你唯一的报复权利。好啦，我赞赏你这种不为己甚的态度。

蒂热尔夫人 你走吧——你这个善于献媚的坏种！——他们会找我们的——我们进去，和他们在一起吧。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别一起进去。

蒂热尔夫人 也好，别多耽搁了——我保证，玛丽亚不会再回来听你讲道理了。（蒂热尔夫人下）

约瑟夫·瑟菲斯 我的这套把戏使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两难窘境！起初，我只不过想博得蒂热尔夫人的欢心，免得她帮助玛丽亚和我作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她的情人。现在，我真好后悔，我不该费尽心机处心积虑地得到这样的好名声，为这件事儿，我作了许多招人诅咒的坏事儿，恐怕终是要败露的。（下）

第三场——彼得爵士家

奥利弗·瑟菲斯和罗利上。

奥利弗爵士 哈！哈！哈！原来我的老朋友结婚了，嗯？——一个乡

---

[1] 已婚女子的情人。

下来的年轻夫人。哈！哈！哈！他应该坚持独身，到了这把年纪，到底还是陷入了为人夫的坑里。

罗利 奥利弗爵士，你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挖苦他；我向你保证，这是他不愿别人谈及的问题，虽然他结婚刚7个月。

奥利弗爵士 这么说，他刚后悔了半年！可怜的彼得！不过，你说，他已经完全不管查尔斯了——拒绝见他，嗯？

罗利 彼得爵士对他抱有成见，真让人吃惊，但这事儿我看得一清二楚，彼得爵士是因为蒂热尔夫人的缘故妒忌他，因而这种成见很深，附近有个聚会的地方，最爱造谣伤人，使查尔斯蒙上了恶名，这就让彼得爵士更不喜欢查尔斯了。我相信，如果那位新夫人对他们兄弟俩有所偏爱的话，实际上，她喜欢的还是查尔斯的哥哥。

奥利弗爵士 唉，我知道有那么一群专说别人坏话的人，男男女女都有，专以诋毁别人名誉消遣；年轻人不知道名誉的可贵，往往被这帮人糟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不会因此就对我的侄子心存成见，我向你保证！不，不会；如果查尔斯并未作什么欺诈和卑劣之事，即使他挥霍糜费，我也会对此看开些的。

罗利 既然如此，将来你仍会认他的。嗨！爵士！我看你对他并无反感，我真好像是重获生命了，我老主人的儿子，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好朋友，这我就放心了。

奥利弗爵士 什么！罗利，你说什么，难道我能忘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了吗？哎呀，我的兄弟和我谁也不是什么稳重的人——不过，我相信，你未必见过有多少人比你的老主人更好。

罗利 爵士，你这几句话让我的心放下来了。查尔斯还可以为他的家庭增光。彼得爵士来了。

奥利弗爵士 哎唷，可不是！天啊，他全变了，让人一看，就知道他结了婚！他脸上就好像贴上了“丈夫”这两个字！

彼得爵士上。

彼得爵士 哈！奥利弗爵士——我的老朋友！欢迎你回到英国，一千次的欢迎！

奥利弗爵士 谢谢，谢谢你，彼得爵士！看到你精神很好，我真高兴。

彼得爵士 啊，我们多年不见了——怕是有16年没见了，奥利弗爵士，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儿。

奥利弗爵士 对，我就遇上了不少事儿。——不过，怎么说呢？听说你结婚了，嗯，老伙计？好啊，好啊，这可是无可奈何的事儿——我诚心诚意地向你道喜！

彼得爵士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奥利弗爵士。不错，我已经很幸福了——不过，我们暂且先不谈这个。

奥利弗爵士 好，好，彼得爵士，老朋友见面，不该一开始就谈些不如意的事儿。不，不，不该谈。

罗利 （对奥利弗爵士）爵士，你可要小心呀。

奥利弗爵士 我的一个侄子是浪荡子，是吗？

彼得爵士 浪荡子！嗨！我的老朋友，这个孩子让你失望了，我真替你担心——这个孩子真是无可救药了，不过，他哥哥倒是可以让你感到欣慰；约瑟夫确实可以说得上是青年的表率——人人都说他好。

奥利弗爵士 我听了却很难过——他的名声太好了，恐怕其中有诈。人人都说他好！呸！只怕他是低首下心敷衍好人或聪明人，同敷衍坏人和蠢人一样。

彼得爵士 你说什么，奥利弗爵士！他不得罪人，你倒要说他不好吗？

奥利弗爵士 对，如果他品德高尚，他就会树敌。

彼得爵士 好啦，好啦——等你明白了他的为人，自然就会相信我的话了。和他谈话，可以使人进德——他讲的都是些仁义道德的话。

奥利弗爵士 什么仁义道德！别再烦我了！他如果用满嘴仁义道德的话来欢迎我，我立刻就要恶心。不过，彼得爵士，你不要误会我；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为查尔斯的过错辩解——不过，在我还没有对他们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作出判断之前，我打算试验一下，看他们俩的心地究竟如何——我的朋友罗利和我已为此作了安排。

罗利 彼得爵士快要承认他错了。

彼得爵士 噢！我敢拿性命担保，约瑟夫是个顾体面的人！

奥利弗爵士 好啊！来，请我们俩喝瓶好酒，为这两个孩子的健康干杯，然后我就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你。

彼得爵士 那么，请！

奥利弗爵士 彼得爵士，对你老朋友的儿子，不可太过严厉。老实说，他有点越轨行为，我并不会难过；就我而言，我不喜欢看见年轻人过于谨慎；年轻人若被谨慎所累，就如同一棵幼树被常青藤缠住，是会影响幼树生长的。（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彼得爵士家

彼得爵士 好，那么——我们就先见见这个人，然后喝我们的酒。罗利，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看不出你的妙计的关键所在。

罗利 爵士，你听我说，这位斯坦利先生，我刚才说过，原来是他们母亲那边儿的近亲；他曾经在都柏林做生意，由于连遭厄运而

破产。自从他被监禁以后，他曾向瑟菲斯先生和查尔斯先生写信求援——从瑟菲斯先生那儿，他除了得到答应将来想想办法的推托之词外，一无所获，查尔斯则不然，他挥霍所余能有多少，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帮忙；此时，他正设法筹集一笔款子，我知道，这笔款子的一部分是专为可怜的斯坦利先生筹集的，而他自己目前正陷于困顿之中。

奥利弗爵士 哈！这才是我哥哥的儿子。

彼得爵士 也好，不过，奥利弗爵士准备亲自干什么——

罗利 呃，爵士，我将告诉查尔斯和他哥哥，说斯坦利先生已得到允许亲自向他的朋友们借钱，由于他们俩谁也没见过斯坦利先生，就请奥利弗爵士冒充斯坦利先生，这样，奥利弗爵士就有一个公正的机会判断他们俩的善心；爵士，请相信我，你将看见你的小侄子，虽然一味胡闹，一味挥霍，正如我们不朽的诗人所说，却还有——

怜人之心，帮人之手。①

彼得爵士 呸！他一个子儿都没有，还假装什么大方，还谈什么解囊相助？好，好，如果你们乐意，就去试试；你说你带了一个人来，奥利弗爵士准备向他查问有关查尔斯的情形，这个人现在哪儿？

罗利 他正在楼下候传，这个人对查尔斯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奥利弗爵士，这是位极讲交情的犹太人，说句公道话，他曾竭力地劝说你的侄子，让他知晓浪费的危害。

彼得爵士 请他上来。

罗利 请摩西先生上楼。

---

① 参见《西方世界名著》第26卷，第493页。

彼得爵士 不过，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摩西先生讲的是真话？

罗利 噢，他借过很多钱给查尔斯，可查尔斯已无力偿还，我曾经使他相信，现在只有靠奥利弗爵士的慷慨大度，他才有希望收回那笔钱，摩西先生也知道爵士到了；他为他自己的私利，也会说实话的。另外，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斯纳克，现在也在我的手中，我曾当场发现他干坏事儿，同欺诈钱财差不多，不久，他也会帮你破除偏见。

彼得爵士 这些话我都听腻了。

罗利 那位诚实的犹太人来了。

摩西上。

——这位就是奥利弗爵士

奥利弗爵士 先生，听说你最近同我的侄子查尔斯有很多交往。

摩西 是，爵士——我已经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但在他向我寻求帮助之前，他已经破产了。

奥利弗爵士 真是件不幸的事儿——因为你没有机会显示你的才能了。

摩西 一点没有机会了——直到他欠了好几千镑的债，我才知道他的难处。

奥利弗爵士 真是不幸！诚实的摩西，我猜，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摩西 是的，我已经尽我之所能了，这，他是知道的。今天晚上，我原本打算带一位城里人去见他，这个人不认得查尔斯，我相信这个人会借钱给查尔斯的。

彼得爵士 什么，是查尔斯以前从未向人家借过钱的人吗？

摩西 是；普雷米昂先生住在克拉奇德修士街①，——从前是个经

---

① 街名，离伦敦塔不远，从克罗斯或克劳奇德街的古老的女修道院得名。

纪人。

彼得爵士 嗨，奥利弗爵士，我倒想出个主意！——你说查尔斯不认识普雷米昂先生？

摩西 从未见过面。

彼得爵士 既然如此，奥利弗爵士，这倒是一个更能使你满意的好机会，你不必再冒充穷亲戚去借钱；你和我的朋友摩西先生一起去，你就代表普雷米昂先生，我敢保证，你将会看见你侄子全部的阔举动了。

奥利弗爵士 我倒是喜欢你这个主意，这比冒充穷亲戚要好多了，过后，我还可以冒充斯坦利先生去见约瑟夫。

彼得爵士 当然——你当然可以这么做。

罗利 哎呀，用这个办法，查尔斯不免要吃亏了；虽是如此，摩西——你是了解彼得爵士的，而且靠得住。

摩西 放心好了——时候快到了，我该走了。

奥利弗爵士 摩西，你什么时候去，我就什么时候和你一块儿走。不过，且慢！我倒是忘了一件事儿——我该怎么样冒充犹太人呢？

摩西 没有必要——放债的人是基督教徒。

奥利弗爵士 是吗？——我听了很难过——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穿得太好，不像个放债人，是不是？

彼得爵士 不是这样；如果你坐自己的马车去，那么，你的衣着和你的身份倒也没有什么不相称的——摩西，对不对？

摩西 丝毫没有什么不相称之处。

奥利弗爵士 好吧，不过，我该如何讲话呢？作为高利盘剥的债主，总少不了一些行话，待人处事也有一些特定的方式，我总该知道点呀。

彼得爵士 噢，这有什么好学的——我看，最重要的是漫天要

价——摩西，对不对？

摩西 是，这是最要紧的。

奥利弗爵士 这个我倒会，我至少也得要他 8 厘或 1 分的利。

摩西 你要是不多要，马上就会被识破。

奥利弗爵士 唷！那么我该要多少合适？

摩西 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他不十分急着用钱，那么，你只应要 4 分或 5 分的利；但如果你看出来他是急等着用钱，那就可以狠宰他一刀，利息就可以加倍地要。

彼得爵士 奥利弗爵士，你在这儿学的可是诚实无欺的买卖！

奥利弗爵士 我也这么想——这个买卖，不是无利可图。

摩西 你要说，你自己没有钱，不得不向一位老朋友转借。

奥利弗爵士 噢！我向一位朋友借钱，对吗？

摩西 对，你还要说，你那位朋友是一条昧了良心的狗，可你不得不向他借。

奥利弗爵士 我那位朋友是一条没良心的狗，是吗？

摩西 是，他自己手头上也没有现钱——不得不亏着大本儿把股票抛出去。

奥利弗爵士 他不得不抛售股票，是吗？还亏了大本儿，是吗？好吗！这个人真够朋友！

彼得爵士 奥利弗爵士，说错了——普雷米昂先生，我相信，不久你就会做买卖了。可是，摩西！你不想叫他对年金法① 发几句牢骚吗？我认为这样才符合放债人的身份。

摩西 很有必要。

罗利 真是遗憾，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等到他达到责任年龄的时候，才能任由他毁了自己？

---

① 年金法于 1777 年 4 月 29 日提交下院讨论，并于同年 5 月通过。年金法旨在防止终身年金的授予人损害未成年人的正当利益。

摩西 嗯，真可惜！

彼得爵士 还要斥责公众，为什么要恭维这条法律，这条法律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从高利贷者的手中，夺去不幸和不谨慎罢了，不过是给未成年人一个继承遗产的机会，让他不至于在未得遗产前把自己全毁了。

奥利弗爵士 原来如此——我们一块走的时候，摩西还可以再指教我。

彼得爵士 你没有多少时间学了，你侄子住得离这儿很近。

奥利弗爵士 这你不用担心！我的这位私人教师很能干，哪怕查尔斯就住在最近的街上，在我转弯之前，如果我不能完完全全地变成一个坏蛋，那就是我自己的过错。（奥利弗爵士和摩西下）

彼得爵士 我看奥利弗爵士就要被说服了；罗利，你偏袒查尔斯，你想叫查尔斯对那条计策有所准备。

罗利 彼得爵士，说老实话，我并没有那么想。

彼得爵士 也好，你把斯纳克叫进来，一会儿我要听听他有什么话要说——我看见了玛丽亚，我要和她说几句话。（罗利下）如果能够证明我怀疑蒂热尔夫人和查尔斯有瓜葛是不公平的话，我会很高兴。我还始终没和我的朋友约瑟夫说起这事儿——我打定主意要和他说这事儿——他会很诚实地把他的意见告诉我。

玛丽亚上。

孩子，瑟菲斯先生和你一起回来的吗？

玛丽亚 不，先生——他还有事儿。

彼得爵士 噢，玛丽亚，你同那个可爱的青年谈得越来越多，他那么偏袒你，你不考虑他应该得到你的报答吗？

玛丽亚 彼得爵士，你在这件事情上屡屡苦逼我，已经使我很难过了——我不得不明白地告诉你，已经有几个人向我表示了特别的关心，我宁可在其中随便挑选一个人，也不会选择瑟菲斯先生。

彼得爵士 你怎么这样执拗乖戾！不，不，玛丽亚，你只喜欢查尔斯——显然，他的种种邪恶和愚蠢的行为赢得了你的芳心。

玛丽亚 爵士，你这话未免太刻薄了些——你知道，你不让我和他见面，不许我和他通信，这些我都无一不依从了你；你的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这些话使我相信他不值得我关心。尽管我的理智在严厉地谴责他的堕落，可是同时我的心对他的为难处境，却多少表示了怜悯，这不能说就是一种过错。

彼得爵士 好啦，好啦，你尽管可怜他吧，不过，你应该嫁给比他更好的人才对。

玛丽亚 我决不嫁给他的哥哥！

彼得爵士 你真是个执拗乖戾的人，你走吧！不过，小姐，你可要小心；你还从来不知道监护人有什么权力——你不要逼我告诉你这种权力是什么。

玛丽亚 我只能说，你一定没有正当的理由行使你作为监护人的权力。诚然，根据我父亲的遗嘱，我在短期内要把你看作我父亲的化身；但如果你逼我受苦，我就不把你当作我父亲的化身。（玛丽亚下）

彼得爵士 他们串通一气儿，每件事都让我烦恼！没有人像我这样处处遭到反对的了！我结婚还不到两个星期，她的父亲，一向身体都好好的，却死了——我相信，他是故意死的，留下女儿来烦我。哈，我的帮手来了！她的心境似乎非常好。如果我能打搅她，使她爱我，哪怕只爱我一点儿，我也会感到快乐！

蒂热尔夫人上。

蒂热尔夫人 哎呀！彼得爵士，我希望，你没有和玛丽亚吵起来——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生气，可是有点儿对不起我。

彼得爵士 唉，蒂热尔夫人，你本有能力可以常使我快乐。

蒂热尔夫人 但愿我有这样的能力——这会儿，我正要你高高兴兴，甜甜蜜蜜。此刻，我请你好好的，给我 200 镑，好吗？

彼得爵士 200 镑！你要我脾气好，非花钱不可吗？只要你这样和我说话，那么，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不会拒绝，我一定给你；不过，你得给我一个还帐的凭据。

蒂热尔夫人 嗽，不必——那——我给你亲笔签字就够了。

彼得爵士 （亲吻她的手）从此以后，不能再责备我不给你一笔钱让你自由使用了。我打算不久让你大吃一惊；不过，我们是不是永远这样过日子，嗯？

蒂热尔夫人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就永远过此时此刻这样的日子。只要你先承认，是你先讨厌我的，我保证，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和你吵了。

彼得爵士 好啊——那么让我们以后互相比赛，看谁最体贴。

蒂热尔夫人 彼得爵士，老实说，你脾气好的时候，还是很好看的——你现在的举止神态，和我们没结婚以前一样！那时，你经常和我在榆树下散步，告诉我许多你年轻时候的故事，你如何向女人献殷勤，轻轻抚摸我的脸颊；你还问我能爱一个老头子吗，你要什么，这个老头子就给你什么——你当初是不是这样？

彼得爵士 是，是，那个时候，你待我很好，体贴入微。

蒂热尔夫人 对，从前我是这样，当我的朋友们糟蹋你，嘲笑你的时候，我总是护着你。

彼得爵士 哦！

蒂热尔夫人 是呀，当我的表妹索菲说你是一个严厉的、脾气不好的老单身汉，取笑我想嫁给一个可以做我父亲的老头子时，我总是替你辩护——我说，无论如何你的相貌也不算丑，那时候，我敢说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丈夫。

彼得爵士 你的预言并没有错——以后，以后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一对儿了。

蒂热尔夫人 以后再不吵嘴了！

彼得爵士 不吵，永远不吵了！——可是，我亲爱的蒂热尔夫人，你必须留神你的脾气；我的宝贝儿，如果你能记得，我们所有的争吵没有一次不是你首先挑起的。

蒂热尔夫人 对不起，我亲爱的彼得爵士；其实都是你首先使人难堪的。

彼得爵士 你看，我的安琪尔！你要小心——语言冲突，可不是保持友谊的方法。

蒂热尔夫人 既然如此，我的宝贝儿，你为什么还要挑起冲突呢！

彼得爵士 你看！——你又要吵了——我的天啊，你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儿，就是经常让我生气的事吗？

蒂热尔夫人 不，你知道，你生起气来常常是毫无理由的——

彼得爵士 得啦，得啦！你又要吵啦。

蒂热尔夫人 不，我发誓，我不——可是，如果你的脾气还是那么不好——

彼得爵士 你看！到底是谁首先开始的？

蒂热尔夫人 唷，当然是你啦。我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你的脾气真叫人难以忍受。

彼得爵士 不，不，夫人，错在你的脾气不好。

蒂热尔夫人 是呀，我的表妹索菲早就说你是这样的人，你果然不

出她的所料。

彼得爵士 你的表妹索菲是一个既不懂礼貌又傲慢的吉卜赛人。

蒂热尔夫人 你诽谤我的亲戚，我看你自己就是个粗人。

彼得爵士 如果我还要设法和你成为朋友，就罚我加倍受结婚的罪！

蒂热尔夫人 这样更好。

彼得爵士 不，不，夫人，显然你一点也不关心我，我真是疯子，娶了你——你是一个骄横的、卖弄风情的乡下女人，你们家附近有好几个憨厚老实的乡绅，你一个都不肯嫁给他们！

蒂热尔夫人 我知道，我是个傻瓜，竟然嫁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你是个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的老光棍儿，到了50岁，还在打光棍儿，仅仅是因为没有人肯嫁给你。

彼得爵士 是呀，夫人，不过你倒是很愿意听我的话——以前并没有什么好人家儿向你求婚。

蒂热尔夫人 不！特威维·塔里克爵士就向我求过婚，我还不肯呐！别人都说他比你和我更般配——他的产业也和你一样多——我们结婚以后，他把脖子摔断了。

彼得爵士 夫人，我和你一刀两断！你是个麻木不仁、忘恩负义的人——凡事总有个头儿。我相信你什么坏事儿都干得出来。夫人，对，我现在算是相信别人传说的你和查尔斯的谣言啦，夫人——哼，夫人，你和查尔斯——不是凭空捏造的——

蒂热尔夫人 你说这种话可要负责呀，彼得爵士！对这种事儿，你可不能含沙射影呀！我告诉你，我不会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怀疑。

彼得爵士 太好啦，夫人！太好啦！你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分开过。对啦，夫人，要离婚也可以！我就作个榜样，让所有的老光棍儿引以为戒。夫人，我们分手吧。

蒂热尔夫人 同意！我同意！我亲爱的彼得爵士，我们又一次想到一块啦，我们还可以成为最幸福的一对儿，永远不再吵嘴。哈！哈！哈！我看出来了，你是一心要生气，我在这儿不过是打扰你发怒罢了——我走了，再见！（下）

彼得爵士 我真是活受罪！我不能让她生气！咳！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不能让她不生气，这，我受不了——她可以让我伤心，但她不能不生气。（下）

第二场——查尔斯家

特里普、摩西、奥利弗·瑟菲斯上。

特里普 喂，老摩西！如果你稍等一会儿，我试试看能不能——这位先生贵姓？

奥利弗爵士 摩西先生，我姓什么？

摩西 普雷米昂。

特里普 普雷米昂——很好。（特里普下，吸鼻烟。）

奥利弗爵士 看他仆人的这股排场劲儿，真不能相信，他们的主人已经破产了。这是什么！——这不是我哥哥的宅子吗？

摩西 是，先生；是查尔斯从约瑟夫手中买过来的，连同家具、画像等一起买下来的，同老先生在世时一样——为这，彼得爵士还说查尔斯太过浪费了。

奥利弗爵士 我看，他哥哥出卖这所宅子牟利更应该受到指责。

特里普又上。

特里普 两位先生，我家主人说请你们稍候；主人正在陪客，现在还不能见你们。

奥利弗爵士 如果他知道是谁要见他，或许，他不会叫你这么回话。

特里普 先生，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你们来了——我没有忘记这位个子小的普雷米昂先生——没忘记，没忘记，没忘记。

奥利弗爵士 很好——先生，请问贵姓？

特里普 特里普，先生——我叫特里普，愿为你效劳。

奥利弗爵士 好呀，特里普先生，我猜，你在这儿的这份差事不错吧。

特里普 呃，还好——这儿有三四个仆人，我们在这儿过得还挺惬意；就是有时候领不着工钱——工钱也不多——一年也不过50镑，袋儿① 和花球还得自备。

奥利弗爵士 （旁白）什么袋儿和花球！应该捆起来打板子！

特里普 摩西，我那张小额期票，你能够替我贴现吗？

奥利弗爵士 （旁白）他也要借债！——天啊！我敢说，他也了不得，像一个贵族一样，喜欢和债主、讨债人来往。

摩西 特里普先生，这事儿我实在办不到。（交还期票）

特里普 你这话倒是让我吃惊不小！我的朋友布拉什已经签字担保了，我以为他在期票背后签过字这期票就如同现金一样。

摩西 不，这办不到。

特里普 一笔小钱——也不过20镑。摩西，你看，我用年金的办法，分期付款行不行？

奥利弗爵士 年金！哈！哈！哈！一个仆人也想用年金的办法借钱花！奢侈害人呀！天哪！

摩西 也好，不过，你先要为你的地位保险。

特里普 我愿意上保险！不仅保地位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保

---

① 男仆用的装饰品，丝囊假发后部的头发要用此种装饰性的袋子包起来。

人寿险。

奥利弗爵士 （旁白）我不保你的头。

特里普 不过，摩西，要赶在这见鬼的登记[1] 开始之前——你知道，我不愿自己的姓名公之于众。

摩西 不，当然不。不过，你有抵押品吗？

特里普 我家主人的衣橱里最近没剩下什么衣服了；不过，我可以拿他的冬装作抵押，11 月前赎回——要不就拿法国天鹅绒 作抵押，或拿蓝色和银色的花衣服作抵押，等主人死后再赎回；再拿些零碎东西作抵押品——喂，小个子朋友，好不好？

摩西 好，好。（铃响）

特里普 哎哟，我听见铃响了！两位先生，现在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我家主人了。小摩西，别忘记年金的办法！先生，这边走，你知道，我保地位险。

奥利弗爵士 如果这个人就是他主人的影子，那么，这里真是个吃喝玩乐的所在。（下）

第三场——查尔斯·瑟菲斯、凯尔利斯等在桌旁喝酒

查尔斯·瑟菲斯 真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倒退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中，有的兴趣高雅，有的神采飘逸，有的温文尔雅，可是，该死的，他们都不会喝酒。

凯尔利斯 确实是如此，查尔斯！他们好吃，宴席上什么珍馐美味都吃不够，就是不喝酒，不说俏皮话。

查尔斯·瑟菲斯 上流社会为此而受的损失太大了！以前，人们喝

---

① 再一次提到年金法，该法于 4 月 29 日提交议会，5 月通过。该法规定："终生年金的转让要进行登记"。

几口清澈晶莹的勃艮第葡萄酒，说上几句俏皮话，座上就满是欢声笑语，可现在酒席上的谈话淡而无味，同斯巴的矿泉水一样，虽有香槟酒的气儿和刺激作用，却没有香槟酒的神韵和滋味。

第一位先生 他们好赌不好酒，有什么法子呢？

凯尔利斯 是呀！哈里爵士为赌博而戒酒，现在正在进行常规训练。①

查尔斯·瑟菲斯 那么，他就要失败了。什么！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喔唷，我喝醉酒的时候最快乐——我要是喝下一瓶香槟酒，赌起钱来是绝不会输的——起码，喝醉了就不觉得输，这同不会输是一回事儿。

第二位先生 没错儿，你这话我信。

查尔斯·瑟菲斯 一个赌咒戒酒的人，能够自称他相信爱情吗？一个情人，拿这个作试验，才能明白自己的心。你对着12位佳丽，干下12杯酒以后，你心里还想着她的，就是迷你的美人了。

凯尔利斯 查尔斯，那么，你老老实实地坦白，你最爱的是谁？

查尔斯·瑟菲斯 我之所以不说出来，原只为可怜你。如果我举杯为她祝酒，你一定要为可以和她相比的女人干杯——可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和她相比了。

凯尔利斯 嗬！我敢说，那么我们只好找几位已经封为神的贞女或是无宗教信仰时代的女神，才能和她相提并论了！

查尔斯·瑟菲斯 好吧，你们这群淘气鬼，每人干一杯！干！玛丽亚！玛丽亚！

---

① 为赌博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位先生 玛丽亚！她姓什么？

查尔斯·瑟菲斯 哦，说不得——说出来，就太俗气了；托比·邦珀爵士，你要当心，我们要最美的美人。

凯尔利斯 嘿，你不必多想了，托比·邦珀爵士：即使你的情人只有一只眼，我们也一样举杯祝酒——况且你还有一首歌，唱出来也可以算数。

托比爵士 唷，我是有一首歌！我唱给他听，就可以抵得过说美人的名字了。（唱）

独唱和合唱

让我们举杯，为15岁的羞怯少女干杯；
　让我们举杯，为50岁的老寡妇干杯；
让我们举杯，为好出风头的轻佻奢华的女人干杯，
　让我们举杯，为节俭的主妇干杯。

合唱 让我们举杯——
　让我们为这少女干杯——
我保证，她值得我们干一杯。

让我们举杯，为这位迷人的女人干杯；
　我们赞美她的酒窝；
先生们，让我们举杯，为这位姑娘干杯，虽然她没有酒窝；
　让我们举杯，为这位女孩儿干杯，她有一双蓝眼睛；
先生们，让我们举杯，为这位仙女干杯，虽然她只有一只眼睛。

合唱 让我们举杯，等等。

让我们举杯，为这位姑娘干杯，她胸白如雪；

让我们举杯，为这位姑娘干杯，她皮肤黝黑似浆果：

让我们举杯，为这位太太干杯，她满脸愁容，

让我们干杯，为这位姑娘干杯，她满面春风。

合唱 让我们举杯，等等。

她们蠢笨也好，苗条也好，

年轻也好，年老也好，我一概不管：

我们斟满一大杯，

——让我们一起为她们干杯。

合唱 让我们举杯，等等。

众人 好啊！好啊！

特里普上，和查尔斯·瑟菲斯低声耳语。

查尔斯·瑟菲斯 先生们，请允许我出去一会儿。——凯尔利斯，你暂作东，好吗？

凯尔利斯 不，查尔斯，请问，你去干什么？我猜，一位绝色美人翩然而至，是不是？

查尔斯·瑟菲斯 不是，老实告诉你，来了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经纪人，是我约他们来的。

凯尔利斯 嘿，该死！让犹太人进来——

第一位先生 哎，干脆让经纪人也进来。

第二位先生 对，对，让犹太人和经纪人都进来。

查尔斯·瑟菲斯 好，我很高兴请他们都进来！——特里普，请两位先生进来。（特里普下）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其中有一位是生人。

凯尔利斯 查尔斯，我们请他们喝几杯烈性的勃艮第酒，他们的良

心或许会变得善良些。

查尔斯·瑟菲斯 噢，不必了！酒只会使他们露出本性；如果把他们灌醉了，只会促使他们更加狡诈。

特里普、奥利弗·瑟菲斯爵士和摩西上

查尔斯·瑟菲斯 摩西，请进；普雷米昂先生，请进——这位先生姓普雷米昂，对不对，摩西？

摩西 对，他姓普雷米昂。

查尔斯·瑟菲斯 特里普，摆椅子——普雷米昂先生，请坐。——特里普，拿杯子来。——摩西，请坐。——普雷米昂先生，来，我对你说几句吉利话："我祝你高利盘剥成功！"——摩西，你为这位先生斟一杯。

摩西 高利盘剥成功！

凯尔利斯 说得好，摩西——高利盘剥就是谨慎，就是勤劳，应该得到成功。

奥利弗爵士 好吧，我祝——它得到所有它应该得到的成功！

凯尔利斯 不成，不成！普雷米昂先生，你不愿祝酒，要罚饮一大杯。

第一位先生 最少喝半斤。

摩西 噢，先生，请原谅——普雷米昂先生是一位绅士。

凯尔利斯 既然是绅士，自然是喜欢喝好酒啦。

第二位先生 给摩西一个一斤的酒杯——这是反了，是对主席的蔑视。

凯尔利斯 喝呀！我主持公道，我先喝干我这瓶儿，点滴不剩。

奥利弗爵士 不，求求你们了，诸位先生——我真没预料到这么一种习惯。

查尔斯·瑟菲斯 别闹了，真该死，凯尔利斯，别闹了；普雷米昂是

陌生人。

奥利弗爵士 （旁白）奇怪！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开。

凯尔利斯 该死的！他们要是不喝酒，我们就不和他们坐在一块儿。来，哈里，隔壁房间有骰子。——查尔斯，你一会儿和我们一块儿赌——你先和这两位先生办事儿？

查尔斯·瑟菲斯 一定！一定！（众客人下）

凯尔利斯！

凯尔利斯 （返回）嗳！

查尔斯·瑟菲斯 或许我要你帮点忙。

凯尔利斯 噢，你知道，我是时刻准备好了的——说话，立字据，写保单，对我来说都一样。（下）

摩西 先生，这位就是普雷米昂先生，是位极讲信用、严守秘密的人；言必信，行必果。普雷米昂先生，这是——

查尔斯·瑟菲斯 哼！不必了！先生，我的朋友摩西是个顶老实的人，可惜，表达意思迟钝；他要一个钟头才能把我们各自的头衔说清楚。普雷米昂先生，痛快点说吧——我是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人，我需要借钱；我看，你是个谨慎的老头儿，有钱出借。我是个大傻瓜，宁可出五分的利借钱花；我想，你是一个大坏种，只要办得到，十分的利也敢要。先生，你看，我们立刻就互相了解了，不必再经过什么客套了，现在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奥利弗爵士 说实话，你真坦率——先生，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一个爱听恭维话的人。

查尔斯·瑟菲斯 不，不，先生！我一直认为办事儿最好坦率点。

奥利弗爵士 既然你这么坦率，我就更喜欢你了。话虽这么说，但有一件事儿你是误会了，我自己并无钱可借，但我相信我可以向一位朋友转借；可这位朋友是条没有良心的狗——摩西，对

不对？他必须把股票抛出去才能借给你钱——摩西，对不对？

摩西 对，确实如此！你知道，我从来都讲真话，决不说谎！

查尔斯·瑟菲斯 对！凡是说真话的人都看不起说谎的人。不过，普雷米昂先生，这些都不过是些小事儿。我都说了些什么呀！我知道，不出利是借不到钱的！

奥利弗爵士 好呀，不过你拿什么作抵押呢？我猜，你没有地产吧？

查尔斯·瑟菲斯 我寸土没有，连根小树枝也没有，窗户外边那几个漂亮的花盆① 就是我的土地！

奥利弗爵士 我猜，你也没有股票？

查尔斯·瑟菲斯 除了活的牲畜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条猎犬和几匹矮种马。请问，普雷米昂先生，你认不认识我的亲戚？

奥利弗爵士 呃，实话对你说，我认识。

查尔斯·瑟菲斯 那么，你一定知道，我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叔叔在东印度，就是奥利弗爵士，将来，我从他那儿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奥利弗爵士 过去我也听说过你有一位阔叔叔——你期望他给你许多财产，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把财产分给你？

查尔斯·瑟菲斯 噢，不！——关于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别人都告诉我，说我那位叔叔非常喜欢我——我那位叔叔对人说，他把全部财产都留给我。

奥利弗爵士 哦！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查尔斯·瑟菲斯 没错儿，没错儿，是这么回事儿——摩西知道这是真的；摩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摩西 噢，是这么回事儿，我肯定是这样！

---

① 大的装饰用花盆。

② 牲畜和股票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译者

奥利弗爵士 （旁白）天哪，他们就是要使我相信，我在孟加拉。

查尔斯·瑟菲斯 普雷米昂先生，我提议，如果你同意我向你借款，等奥利弗爵士死了，我再还你；不过他老人家对我那么慷慨，如果他有什么意外，我会十分难过。

奥利弗爵士 我向你保证，我也不愿意他有什么意外。不过，你说的契约恰好是最没有把握的——我也许活到一百岁也收不回我的本钱了。

查尔斯·瑟菲斯 噢，一定收得回！——只要奥利弗一死，你就来向我要钱。

奥利弗爵士 既是如此，我相信，我一定是你一生中最不受欢迎的讨债人了。

查尔斯·瑟菲斯 什么！我猜，你是怕奥利弗爵士活得太长吧？

奥利弗爵士 不，我一点也不怕——虽然我听说奥利弗爵士身体非常健康，就像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同龄人一样。

查尔斯·瑟菲斯 关于这件事儿，你听到的消息又不确切了。不，不，印度的天气很糟糕，我可怜的奥利弗叔叔，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对了，有人说，他的健康状况在急遽恶化——他最近病得不像样了，连他的至亲都不认得他了。

奥利弗爵士 不！哈！哈！哈！最近病得不像样了，连他的至亲都不认得他了！哈！哈！哈！真是荒唐透顶，唉——哈！哈！哈！

查尔斯·瑟菲斯 哈！哈！——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你喜欢听这句话。

奥利弗爵士 不，我不喜欢听。

查尔斯·瑟菲斯 不对，不对，你喜欢听——哈！哈！哈！——你知道这是个补救的机会。

奥利弗爵士 不过，我听别人说，奥利弗爵士正在回国——而且，还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查尔斯·瑟菲斯 哼！他回来没有，我总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他没回来，没有回来，相信我的话吧，他这会儿正在加尔各答呢，摩西，对不对？

摩西 噢，对，一定还在加尔各答。

奥利弗爵士 对极了，正像你说的，你肯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不过，我的消息也很确实——摩西，对不对？

摩西 对，绝对准确！

奥利弗爵士 先生，听说现在你就急需几百镑，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东西吗？

查尔斯·瑟菲斯 此话怎么讲？

奥利弗爵士 比方说——我听说——你父亲死后，留下了许多贵重的金银器皿，有这么回事吗？

查尔斯·瑟菲斯 唉！早就卖光了——摩西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卖光的，他可以说得比我还详细。

奥利弗爵士 祖传的银杯和公司送的银碗都卖了！（旁白）——我还听说，他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是最全的，还有许多珍贵的书。

查尔斯·瑟菲斯 是呀，是呀，本来是很全的——但个人却用不着这么多的书——就我自己而言，我原本是个天生的好传播知识的人，所以，我认为把这么多知识据为己有是一种耻辱。

奥利弗爵士 （旁白） 天哪！这许多知识本是祖传的至宝！——（大声说）请问，那些书都到哪儿去啦？

查尔斯·瑟菲斯 普雷米昂先生，你最好去问拍卖商吧。我想，怕是摩西也说不清楚。

摩西 我从不乱动那些书。

奥利弗爵士 我看，全部家产都光了，没剩下什么东西了？

查尔斯·瑟菲斯 确实没剩下什么东西了；除非你想买我家历代列祖列宗的画像。楼上有间屋子，挂满了历代的祖宗画像——

如果你对古油画儿感兴趣，喔唷，我倒可以廉价处理给你！

奥利弗爵士 嘿！这话是怎么讲的！你才不肯卖你的祖宗呢，你当真要卖吗？

查尔斯·瑟菲斯 哪个祖宗我都卖，谁出的价高，我就卖给谁。

奥利弗爵士 什么！你的伯祖、叔祖、伯祖母、叔祖母都卖？

查尔斯·瑟弗斯 对，我的曾祖父、外曾祖父、曾祖母、外曾祖母也卖。

奥利弗爵士 他这个人是没指望了！（旁白）——真作孽，难道你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吗？难道你把我当作戏里的夏洛克[1]了吗？你会拿你自己的骨肉换钱？

查尔斯·瑟菲斯 不，我的小个子经纪人，请不要生气：你只管花钱买画儿，又不吃亏，我们各得其所，骨肉不骨肉，与你有何相干？

奥利弗爵士 也罢，我就当买主——我想，我可以买你祖宗的画像。（旁白）唉，我决不会饶恕他！决不！

凯尔利斯上。

凯尔利斯 来呀，查尔斯，你怎么还不来呀？

查尔斯·瑟菲斯 我还去不了。我们正在楼上做交易——这位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要把我所有的祖宗买下来。

凯尔利斯 呀，要把你的祖宗烧了吧！

查尔斯·瑟菲斯 不，如果他高兴的话，买回去再烧也不迟。凯尔利斯，你别走，我们要你帮忙；哎，你当拍卖人——你跟我们来。

凯尔利斯 如果要拍卖，我就跟你们去。拿木槌，掷骰子筒，我都会。

---

① 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狠毒的高利贷者。——译者

奥利弗爵士 唉，这群败家子！（旁白）

查尔斯·瑟菲斯 摩西，来，如果需要的话，你当估价人。——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你好像不喜欢这宗买卖。

奥利弗爵士 唉，喜欢，太喜欢了！哈！哈！对，对，拍卖自己的祖宗，真是个少有的笑话——哈！哈！——（旁白）唉，这个败家子！

查尔斯·瑟菲斯 可不是吗！一个人落到了没钱用的地步，如果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亲人，到哪儿去求助呀？（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查尔斯的画像室

查尔斯·瑟菲斯、奥利弗·瑟菲斯爵士、摩西和凯尔利斯上。

查尔斯·瑟菲斯 进来，先生们，请进！——从威廉征服英国直到现在，瑟菲斯家族的祖先，都在这儿啦。

奥利弗爵士 我看，都是些极好的收藏品。

查尔斯·瑟菲斯 是呀，是呀，都是按写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不是随便拓的——不像现代的拉斐尔的作品，似乎很像，可实际上与本人毫不相干；你可以把这些画像拿下来，但不要碰坏了。不，不，这些画像的优点是与本人极为相似——持重拘谨，一如本人，与常人不同。

奥利弗爵士 唉！我们再也看不见这样的人了！

查尔斯·瑟菲斯 我不希望再见到。好啦，普雷米昂先生，你看，我这个人多恋家——晚上我坐在这儿，我的祖先四面环绕着我。——来，来，拍卖人先生，你上台吧——这儿有把破椅子，是我父亲的，你就权当拍卖台吧。

凯尔利斯 好，好，就用这把椅子。——不过，查尔斯，我没有槌子；没槌子怎么当拍卖人呢？

查尔斯·瑟菲斯 天啊，这倒是真的。这卷儿羊皮纸画的是什么？（取下一卷儿羊皮纸）理查德·托玛斯的继承人——原来是我们的宗谱全图。凯尔利斯，这不是普通的桃花心木做的拍卖槌——对你来说，这是张世系图，你这个坏种——这就是你的槌子，现在你就用他们自己的家谱来拍卖我的祖宗。

奥利弗爵士 （旁白）这是个丧尽良知的败类！——简直是个弑尊长的罪人！

凯尔利斯 没错儿，没错儿，这确实是你的世系图；千真万确，查尔斯，你找出这件东西当拍卖槌，真是太便当了，它不仅可以当槌子用，而且还可以作为目录。——来，开始——卖啦，卖啦，卖啦！

查尔斯·瑟菲斯 喊得好，凯尔利斯！哟，这是我的叔祖理查德·莱恩爵士，我向你保证，当时他是位极为出色的将军。他跟随马尔伯勒公爵出征，参加过所有的战斗。在马尔普拉开战役①中受伤，他腿上的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普雷米昂先生，你看仔细了，你肯出多少钱？——对你来说，这是位英雄！你看看这身服装，它和今天军官的装束不同，从前的将军是戴假发，全身披挂的。你出多少钱？

摩西 普雷米昂先生，你开个价儿。

查尔斯·瑟菲斯 既然这样，你出10镑，我看，10镑就买一位参谋，不贵。

奥利弗爵士 天哪！他那著名的叔祖就值10镑！（旁白）好吧，我就出10镑。

---

① 该战役发生于1709年9月11日。

查尔斯·瑟菲斯 凯尔利斯，我的叔祖理查德成交了。——这是他的未出嫁的妹妹，我的姑祖母，是尼莱尔① 画的，这画像被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画得极为酷似本人。你看，她扮作牧羊女，正在牧羊。我要 5 镑半——那几只羊就值这些钱。

奥利弗爵士 唉！可怜这位德博拉！她是位很自重的女人！（旁白）——5 镑半——我买了。

查尔斯·瑟菲斯 我的姑祖母德博拉成交了！——这儿的这两位，是他们的两个表兄弟。——摩西，你看，这些画儿是以前画的，那时候时髦男人戴假发，女士们则把自己的头发盘起来。

奥利弗爵士 对，是那样，那时的发式梳得似乎有点低。

查尔斯·瑟菲斯 好啊！这两位也是 5 镑半。

摩　西 便宜

查尔斯·瑟菲斯 凯尔利斯！——这是我母亲的祖父，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官，在西巡回审判区颇有名气——摩西，你估个价儿？

摩西 4 镑 4 先令。

查尔斯·瑟菲斯 4 镑 4 先令！哎哟，你估的价还不够买他的假发呐。——普雷米昂先生，你是很尊重羊毛垫② 的；你出15镑15先令，就可以买下来了。

奥利弗爵士 我就出这个数。

凯尔利斯 卖了！

查尔斯·瑟菲斯 这是他的两个兄弟，威廉·布伦特先生和沃尔沃·布伦特先生，都是议员，有名的演说家；议员可以用钱买卖，这是第一次，我相信，这是最不寻常的了。

奥利弗爵士 这确实是件不寻常的事儿！我照你开的价买，这关系

---

① 戈弗雷·尼莱尔爵士（1648—1723 年），曾为不少的英国君主和贵族作肖像画。

② 即指很尊重“律师”。这里提到上院大法官坐在铺有羊毛垫的位子上，这里把它比作法律界的象征。

到议员的体面。

凯尔利斯 说得好，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40 镑成交。

查尔斯·瑟菲斯 这位乐呵呵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我什么亲戚，但他是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卖 8 镑。

奥利弗爵士 不，不——市长不值这么多，我出 6 镑。

查尔斯·瑟菲斯 得了，得了，就给 6 镑 6 先令吧，这两位郡长搭上，算白送的。

奥利弗爵士 都是我的了。

查尔斯·瑟菲斯 凯尔利斯，市长、郡长都成交了。可是，该死了！这么逐件的拍卖，要卖上一天了；我们不如一块卖吧——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怎么样？你出 300 镑，其余的画像，我一块儿卖给你。

凯尔利斯 对，对，这个办法最好。

奥利弗爵士 好啦，好啦，我什么都将就你；这些都是我的了。不过，有一幅画像，你始终没有注意到。

凯尔利斯 哪一幅？是挂在长靠椅上面的那个很难看的小个子吗？

奥利弗爵士 对，先生，我说的就是那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认为他是那么难看的一个小个子。

查尔斯·瑟菲斯 什么，那幅？哦，那是我叔叔奥利弗！这是他去印度以前画的。

凯尔利斯 你叔叔奥利弗！——天呐，这么说，你们成不了好朋友了，查尔斯。我看，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模样最严峻的一个恶棍——眼睛那么不饶人，一副十足的不肯给遗产的样子！一个顽固不化的恶棍，没错儿。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你看是不是？

奥利弗爵士 先生，凭良心说，我看不是；我看他的模样挺忠厚，比得上这屋子里的所有人，活的死的都算上；——不过，我看你

这位奥利弗叔叔要和那堆画像一块卖，对不对？

查尔斯·瑟菲斯 不，真该死！这位叔叔我不卖。这个老头儿一向待我不薄，唉，只要有地方挂它，我就留着他的画像。

奥利弗爵士 这个恶棍毕竟还是我的侄子！（旁白）——不过，先生，不知怎么搞的，我喜欢上了这幅画像。

查尔斯·瑟菲斯 那么，我只好对不起了；我是一定不卖的。你还不够吗？

奥利弗爵士 我完全饶恕他了！（旁白）——不过，先生，我要是喜欢上了什么东西，花多少钱我也不计较。我愿意用买其余所有画的钱，买这一幅画。

查尔斯·瑟菲斯 经纪人先生，你别再缠着我了；告诉你，这幅画我不卖，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奥利弗爵士 这小子倒真像他父亲！（旁白）好吧，好吧，我买完了。——我从前倒没觉得，不过，我想我从未看出来这么相似——噢，先生——这是那笔钱的支票。

查尔斯·瑟菲斯 唷，这是800镑的支票！

奥利弗爵士 你真的不卖奥利弗爵士吗？

查尔斯·瑟菲斯 哎呀！不卖！——我再说一遍。

奥利弗爵士 那么，余款就不必算了，我们以后再算。不过，我要和你拉手；查尔斯，你是个诚实的人——先生，请原谅，我称呼你的名字，太放肆了。——摩西，来呀。

查尔斯·瑟菲斯 哎，真是个怪老头子！不过，普雷米昂先生，你得准备好地方挂这些画像啊。

奥利弗爵士 好，好，我一两天之内来拿这些画像。

查尔斯·瑟菲斯 不过，且慢——你可要派一辆气派不凡的车来接他们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坐惯了自己的车的。

奥利弗爵士 一定，一定，我一块取走——奥利弗除外。

查尔斯·瑟菲斯 哎，这个老实的小个子财主不算在内。

奥利弗爵士 你拿定主意了吗？

查尔斯·瑟菲斯 拿定了，决不改变。

奥利弗爵士 一个可爱的无赖！（旁白）——再见了——摩西，来呀——我看哪个再敢说他是败家子儿！（奥利弗爵士和摩西下）

凯尔利斯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人！

查尔斯·瑟菲斯 喔哟，我看他是个经纪大王。不知道摩西怎么会认识这样的老实人。——哈！罗利来了——凯尔利斯，告诉你，一会儿我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儿赌。

凯尔利斯 我就去——不过，你可别听那个老傻瓜的话，拿钱去还那些陈年老帐，这不过是糟蹋钱；查尔斯，你要明白，做买卖的人要钱要得是最狠的！

查尔斯·瑟菲斯 真是这样，还他们的帐，不过是鼓励他们。

凯尔利斯 没错儿。

查尔斯·瑟菲斯 对，你尽管放心。（凯尔利斯下）哦，真是个奇怪的老古董。让我想想，这笔钱有三分之二是我该得的——530多镑。哎呀！我今天才发现，我的祖宗们比我以前想的更值钱！——太太们，先生们，小子向诸位请安啦。

罗利上。

哈，老罗利！喔嗬，你这会儿来，正好和你的老朋友告别。

罗利 是呀，我听说他们要走了。不过，我不明白，现在你有那么多的难处，你的兴致居然还那么高。

查尔斯·瑟菲斯 嗨，就是为这个缘故——我的难处太多了，我不能不高兴点；不过，我发了财倒要发脾气了，别急，这就快发财

了。虽是这么说，我想，你会感到奇怪，我和这么多的祖宗分手，怎么就不感到难过；说老实话，这件事儿使我很动情；不过，你看，我的祖宗们的脸上也没有一丁点儿的表情，我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罗利 你是没有片刻的庄重的。

查尔斯·瑟菲斯 不，我现在就很庄重。喂，我忠实的罗利，喂，你去取现款，取来之后，立刻拿 100 镑送给老斯坦利。

罗利 100 镑！你要想想——

查尔斯·瑟菲斯 你不必多讲啦！——可怜的斯坦利先生，他很困难，急等着钱用，你如果不赶快送去，更有理由要钱的人就要来了。

罗利 嗨！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又要对你说那句格言了——

查尔斯·瑟菲斯 你要说"先公平后慷慨"了，嘿！唉，我要是办得到，何尝不愿意按那句格言办；不过，老实说，"公平"就像是一个跛脚的老太婆，一瘸一拐地走，要带她赶上"慷慨"，怕是不可能了。

罗利 可查尔斯，相信我的话，你再考虑一个钟头——

查尔斯·瑟菲斯 好啦，好啦，你的话一点儿都不错；不过，罗利，你听我说，我有钱的时候，我愿意送钱给人——你不必对我奢谈什么节俭了！现在我要冒险了。（下）

第二场——客厅

奥利弗·瑟菲斯爵士和摩西上。

摩西 爵士，这下可好了，我想，正如彼得爵士所说的那样，你这下算是看到了查尔斯的热闹了；真可惜，他过于浪费了。

奥利弗爵士 他确是过于浪费，可是，他不出卖我的画像。

摩西 查尔斯太沉溺于酒色了。

奥利弗爵士 可是，他不出卖我的画像！

摩西 他嗜赌成性。

奥利弗爵士 可是，他不出卖我的画像。噢，罗利来了。

罗利上。

罗利 奥利弗爵士，我知道你买了——

奥利弗爵士 没错儿，没错儿，我们这个年轻的败家子把祖宗都卖了，就像卖旧挂毯一样。

罗利 他还委托我把一部分货款交给你——他把你当成是处于困境的老斯坦利先生了。

摩西 唉！最可惜的就是这一点；他这个人太好行善了。

罗利 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客厅里还有一个袜商和两个裁缝在那儿讨债，我知道他们是讨不出债来的，这100镑要是还给他们，他们准满意。

奥利弗爵士 好吧，我来替他还这笔债——和替他行善吧；不过，我现在不再是经纪人了，请你们带我去见他哥哥，此时，我就是斯坦利先生。

罗利 请稍等片刻；我知道彼得爵士这会儿要来。

特里普上。

特里普 哦，诸位先生们，请原谅，我不把你们送出门了；这边走。——摩西，我和你说句话。（特里普和摩西下）

奥利弗爵士 你看这个人！你相信吗，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小崽子拦住了这个犹太人，张口就要借钱，那时候他还没有见到他家主人。

罗利 真是的！

奥利弗爵士 是呀！他们此刻正在那儿商量年金的事儿。唉，罗利先生，我年轻的时候，仆人们能穿主人的旧衣服，就很知足了；现在，他们都沾上恶习了，喜欢穿他们华丽的生日礼服① 了。

第三场——约瑟夫·瑟菲斯的藏书楼

约瑟夫·瑟菲斯和仆人。

约瑟夫·瑟菲斯 蒂热尔夫人没信给我吗？

仆人 没有，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真奇怪，如果她不能来，为什么不给我来个信儿。彼得爵士一定不会怀疑我。我还希望，我和他夫人好，不至于失掉那位女继承人；好在查尔斯的不谨慎和他的坏名声都对我有利。（敲门声）

仆人 先生，我相信，一定是蒂热尔夫人在敲门。

约瑟夫·瑟菲斯 慢着！——你先看看是不是，然后再开门——如果是我的兄弟，我有话嘱咐你。

仆人 先生，是蒂热尔夫人；她总是在邻街的女服店下轿的。

约瑟夫·瑟菲斯 等等，等等——你先把屏风拉过来，挡住窗子——就这样吧；——我们对面的那位邻居，是个没结过婚的小姐，是个很循规蹈矩的人。（仆人拉过屏风，下）这件事倒很棘手。近来蒂热尔夫人怀疑我对玛丽亚有意思；但我决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秘密——至少也要等到她已在我的掌握中，才能让她知道。

---

① 国王生日庆典时穿的礼服。

蒂热尔夫人上。

蒂热尔夫人 怎么啦?在自言自语吗!你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哎呀!别装得那么严肃,我发誓,我实在是早来不了。

约瑟夫·瑟菲斯 噢,夫人,遵守时间就是始终如一,是女士们的一种极不时髦的品德。

蒂热尔夫人 说实在话,你该可怜我呀。你不知道,最近彼得爵士越来越爱和我发脾气了吗,对查尔斯也很妒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是不是?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我真高兴,我的那些爱造谣的朋友们还在起劲地造他们俩的谣。

蒂热尔夫人 我发誓,我愿意让玛丽亚嫁给查尔斯,那时他就知错了;约瑟夫先生,是不是这样?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我真不愿意。——噢,我愿意!因为这么一来,我亲爱的蒂热尔夫人也可以确信,她怀疑我想娶那个傻姑娘,真是怀疑错了。

蒂热尔夫人 好啦,好啦,我倾向于相信你啦。但是一个人让别人说了那么多最难听的话,能不生气吗?我的朋友斯尼尔韦尔夫人不知道造了我多少谣!一点儿根据也没有——真让我难过。

约瑟夫·瑟菲斯 唉,夫人,毫无疑问,这实在是让人烦恼的事儿——毫无根据!对,对,真让人丢面子;别人造谣,我们若确有其事,倒也可以聊以自慰。

蒂热尔夫人 若确有其事——他们说坏话,我倒还可以饶恕他们;我实在是毫无过错,从来不说朋友的坏话;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本无他,可他们却造我的谣,让彼得爵士生气,让他无端地怀疑我——真是太不像话了!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我亲爱的蒂热尔夫人,如果你任由他们造

谣，这就是你的错儿了。当丈夫的无端怀疑他的夫人，不再相信她了，当初的婚约就算是解除了，她就该骗他，这才是作女人的道理。

蒂热尔夫人 哦！——如此说来，他若无缘无故地怀疑我，倒不如让他有理由怀疑我，这才是治他妒忌病的最好法子了？

约瑟夫·瑟菲斯 毫无疑问，是该如此——因为你丈夫决不应对你失望；既是失望了，你就该以不守节来回报他。

蒂热尔夫人 我发誓，你说的话很有道理，当我自知我自己是清白的——

约瑟夫·瑟菲斯 唉，我亲爱的夫人，错就错在这儿；对你最不利的，就是你自觉清白。是什么使你忽视礼节，不顾世人的批评？嗨，就是你自以为清白。是什么使你对自己的行为不加考虑，是什么使你容易作一千种欠谨慎之事？嗨，也是你自以为清白。是什么使你不能忍受彼得爵士的坏脾气，并且他怀疑你，你觉得受不了？嗨，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蒂热尔夫人 确实如此！

约瑟夫·瑟菲斯 我亲爱的蒂热尔夫人，如果你肯犯一次小小的过错，你就想象不出你会变得多么小心——多么愿意敷衍你丈夫了。

蒂热尔夫人 你真这么想吗？

约瑟夫·瑟菲斯 噢，我相信我的看法没错儿；你如果照办，你会发现，所有的谣言将立刻停止——总而言之，你的名誉现在就像患多血症的病人，绝对会因太过强壮而死亡。

蒂热尔夫人 噢，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你的药方就是，我为了自卫起见，必须犯点过错，牺牲我的道德，以保全我的名誉，对不对？

约瑟夫·瑟菲斯 夫人，我以我的名誉保证，的确如此。

蒂热尔夫人 啊，这无疑是最奇怪的道理，是避免恶语中伤的最新药方？

约瑟夫·瑟菲斯 相信我，这是屡试屡验的良方。谨慎，如同经验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

蒂热尔夫人 呃，如果你的话能让我相信——

约瑟夫·瑟菲斯 噢，夫人，当然，你会相信的。没错儿，没错儿——我要是劝你作任何你认为是不对的事儿，天地不容。不，不，我是个顾廉耻的人，决不希望你作那种事儿。

蒂热尔夫人 我们撇开廉耻不说，不是更好吗？

约瑟夫·瑟菲斯 唉！我看你仍未摆脱你所受的乡下教育的不良影响。

蒂热尔夫人 我也怀疑我确实没摆脱这种影响；我坦白地向你承认，如果我可以受劝，去干坏事，那么，终究还是彼得爵士的坏脾气力量大，大过你论廉耻的逻辑。

约瑟夫·瑟菲斯 既是如此，这只手，他不配——（抓蒂热尔夫人的手）

仆人又上。

你这个笨蛋——你进来干什么？

仆人 先生，请原谅，不过，我认为你不愿意我不告诉你一声，就让彼得爵士进来。

约瑟夫·瑟菲斯 彼得爵士？——怪了！

蒂热尔夫人 彼得爵士！哎呀！这下我可完了！这下我可完了！

仆人 先生，不是我让他进来的。

蒂热尔夫人 唉！这下我算是丢脸了！我怎么办才好，逻辑先生？——哎呀，他上楼来了——我躲在屏风后面——我再也不敢放肆了——（躲在屏风后面）

约瑟夫·瑟菲斯 把那本书给我。（约瑟夫坐下。仆人装作为他梳理头发。）

彼得爵士上。

彼得爵士 呀！永远在修身养性！——瑟菲斯先生，瑟菲斯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哦，原来是彼得爵士，恕我失礼了。（张着嘴，扔样书）我正在读一本无聊透顶的书，这样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噢，谢谢你来看我。我想，自从我把藏书楼布置好以后，你还未曾来过。你知道，我对别的什么都不讲究，只有对书是讲究的。

彼得爵士 这间书房收拾得的确很雅致。——好啊，好啊，这是应该的；你甚至把屏风也利用起来，当成知识的来源——你看，你把地图都挂在了屏风上。

约瑟夫·瑟菲斯 噢，对，我发现那座屏风很有用处。

彼得爵士 我敢说，你一定——当然——如果你急于找什么东西。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对，或者急于藏什么东西。

彼得爵士 噢，我有点私事——

约瑟夫·瑟菲斯 你不必在这儿待着啦。（对仆人说）

仆人 是，先生。（仆人下）

约瑟夫·瑟菲斯 请坐，彼得爵士——我求——

彼得爵士 好啦，这儿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亲爱的朋友，我心里有件事儿想和你说说——和我的心情大有关系；我的好朋友，这么对你说吧，最近蒂热尔夫人的所作所为，让我很不高兴。

约瑟夫·瑟菲斯 是这样吗！我听了很难过。

彼得爵士 是呀，她对我没有起码的尊重，这是明摆着的；不过，更糟糕的是，我有充分的证据，怀疑她在爱着什么人。

约瑟夫·瑟菲斯 是吗？你真让我吃惊！

彼得爵士 没错儿！你我私下说说，我以为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约瑟夫·瑟菲斯 你怎么知道的！你让我太吃惊了。

彼得爵士 唉，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同情我！

约瑟夫·瑟菲斯 是的，请相信我，彼得爵士。这件事儿泄露出去，伤害你就像伤害我一样。

彼得爵士 我相信你这句话。唉！能交一个朋友，能信任他，甚至能和他说说家里的私事儿，真是一种幸福。不过，你猜不着我说的是谁吗？

约瑟夫·瑟菲斯 我简直一点儿也猜不着。总不会是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吧！

彼得爵士 噢，不是他！你看查尔斯怎么样？

约瑟夫·瑟菲斯 我的兄弟！不可能！

彼得爵士 唉，我亲爱的朋友，你自己的好心使你想错了——你是将己心比人心。

约瑟夫·瑟菲斯 的确是这样，彼得爵士，我的心知道我自己是正直的，因此，总是难以相信别人背信弃义。

彼得爵士 真是这样；不过，你的兄弟就毫无道德可言——你从来就听不见他谈什么道德。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话虽是这样说，但我认为蒂热尔夫人自己是很有原则的。

彼得爵士 是呀——不过，什么原则又能抵得过一个英俊而又活泼的青年的献媚和恭维呢？

约瑟夫·瑟菲斯 这倒是不错。

彼得爵士 再说，你也知道，我们俩年纪相差太远，她根本不可能对我有很深的感情；如果她抵不住诱惑，如果我把它宣扬出去，城里的人只会讥笑我，这个愚蠢的老光棍为什么要娶个少

妻。

约瑟夫·瑟菲斯 这倒也是；当然——别人会笑话你。

彼得爵士 笑！嗨，还要编排曲子，还会写报道，鬼才知道还有什么把戏呢。

约瑟夫·瑟菲斯 你可决不能宣扬出去。

彼得爵士 还有一层——偏偏是我的老朋友奥利弗爵士的侄子企图干这种坏事儿，这就更让我伤心了。

约瑟夫·瑟菲斯 是呀，这正是关键所在。忘恩负义再加上伤人的刻薄话，这种伤口，是加倍的危险。

彼得爵士 是呀，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他的监护人——我常在家里款待他——在我的一生中，他从未拒绝过我的忠告！

约瑟夫·瑟菲斯 唉！简直谁都难以相信！毫无疑问，世上可能就有这样卑鄙的人；不过，就我来说，除非你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否则，我不能相信你的话。话虽这么说，如果证明他真有其事，他就不再是我的兄弟了！我就不认他是兄弟——一个不顾殷勤待客之道而自行其事，并且引诱朋友妻室的人，应该被谴责为社会的败类。

彼得爵士 想不到你们兄弟之间，竟有天壤之别！多么高尚的情操！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你不能对蒂热尔夫人的名誉有任何怀疑。

彼得爵士 我发誓，我很愿意把她往好处想，消除我们之间争吵的所有原因。最近，她不止一次地责怪我，怪我不给她一笔钱，在最近的一次争吵中，她几乎流露出那样的意思，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伤心。唉，因为我们在开销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我打定主意，以后关于花钱的事儿，她可以自己作主；我要是死了，她就会明白，我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不管她。我的朋友，我这儿有两份契约的底稿，我愿意听听你的高见——一份是

证明，在我活着的时候，她每年将独自享受800镑；另一份是证明我死后，我的大部分财产都归她所有。

约瑟夫·瑟菲斯 彼得爵士，你的这种举动，确是慷慨大度——（旁白）我希望，别教坏我的学生。

彼得爵士 对，我决定不让她有任何理由抱怨我，虽然我暂时不想让她知道我对她的一番好意。

约瑟夫·瑟菲斯 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如果办得到的话。（旁白）

彼得爵士 好啦，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你和玛丽亚的事儿。

约瑟夫·瑟菲斯 （低声说）不，不，彼得爵士，不必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再聊吧。

彼得爵士 你和她之间的感情，没有什么进展，真让我懊恼。

约瑟夫·瑟菲斯 请你别再谈这件事了。我们现在正在谈及你的幸福，我的那些不如意的事儿又算得了什么！该死，无论如何我算是完了！（旁白）

彼得爵士 虽然你不愿意我让蒂热尔夫人知道你对玛丽亚的感情，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她不是你的敌人。

约瑟夫·瑟菲斯 彼得爵士，求求你啦，别再提这件事儿了。我实在是被我们刚才谈的事儿深深地感动了，无心再谈论我自己的事了。一个人既然知道了朋友的难处，绝不能——

仆人上。

喔，你来干什么？

仆人 先生，你的兄弟正在街上和一位先生谈话，说他知道你在屋里。

约瑟夫·瑟菲斯 真该死，你这个笨蛋——我不在家——我今天出门了。

彼得爵士 等一下——且慢——我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就说你在家。

约瑟夫·瑟菲斯 好啦，好啦，让他上楼。（仆人下）他来了会把彼得爵士的话题岔开——不过——

彼得爵士 我的好朋友，求求你帮个忙儿。查尔斯上楼之前，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刚才所说的事儿指责他，他的回答立刻就能使我满意。

约瑟夫·瑟菲斯 噢，去你的，彼得爵士！你让我和你串通一气儿干这种卑鄙的勾当吗？——去陷害我自己的兄弟吗？

彼得爵士 不，你和我说，你肯定查尔斯是清白无辜的；既然是这样，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洗刷自己，就等于给他帮了个大忙儿，而且也可以使我心安。行啦，答应我吧；我就躲在屏风后面（向屏风走去）——嘿！这是怎么回事！屏风后面好像有人在偷听——我敢发誓，我看见了一条裙子！

约瑟夫·瑟菲斯 哈！哈！哈！好啦，说起来真是好笑。彼得爵士，我来告诉你，虽然我最看不起那些搞阴谋的人，可是，你知道，也不见得我就绝对是一个约瑟夫！你听着，屏风后面是一位法国小裁缝，一个常来麻烦我的傻瓜蛋——你进来的时候，她怕丢脸，躲到屏风后面去了。

彼得爵士 嗨！你这个无赖！哎呀，我说我夫人的话，她都偷听到了。

约瑟夫·瑟菲斯 噢，她决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这你放心好了！

彼得爵士 是么！那么索性就让她听完了。这儿有个壁橱，也可以躲一躲。

约瑟夫·瑟菲斯 好，那你就藏在那儿。

彼得爵士 你这个狡猾的无赖！你这个狡猾的无赖！（进壁橱）

约瑟夫·瑟菲斯 真险呐，差点儿出事！我真是处在一种奇怪的地

位，把丈夫和妻子这么分开。

蒂热尔夫人 （从屏风后向外窥视）我不能溜走吗？

约瑟夫·瑟菲斯 别动，我的安琪尔！

彼得爵士 （向外窥视）约瑟夫，你要好好指责他。

约瑟夫·瑟菲斯 缩进去，我亲爱的朋友！

蒂热尔夫人 （窥视）你不能把彼得爵士锁在里面吗？

约瑟夫·瑟菲斯 安静，我的命根子！

彼得爵士 （窥视）你敢肯定，那个小裁缝不会乱说吗？

约瑟夫·瑟菲斯 缩回去，把头缩回去，我亲爱的彼得爵士！——天哪，我真想找把钥匙，把这门锁上。

查尔斯·瑟菲斯上。

查尔斯·瑟菲斯 喂，哥哥，你在这儿干什么？开始，你的家人不让我上来。什么！你是在和一个犹太人或女人在一块吧？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我向你保证，此处既无犹太人，也无女人。

查尔斯·瑟菲斯 可彼得爵士为什么溜走了？我想，他一直和你在一起来着。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他刚才倒是在这儿；不过，听说你要来，他就走了。

查尔斯·瑟菲斯 什么呀！这位老先生害怕我向他借钱，才躲开的！

约瑟夫·瑟菲斯 不是，查尔斯；不过，我发现你最近让那位值得尊敬的先生心神不安，对此，我感到很难过。

查尔斯·瑟菲斯 不错，许多人都告诉我，说我令不少值得尊敬的人心神不安。不过，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明白告诉你吧，彼得爵士认为你在试图赢得蒂热尔夫人的感情，使她不爱他，爱你。

查尔斯·瑟菲斯 谁，我？哎呀！确实不是我。哈！哈！哈！这个老头子才知道他娶了位少妻，是吗？——或者，更为糟糕的是，蒂热尔夫人才明白她有位老夫？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别人可以笑他——

查尔斯·瑟菲斯 对，对，正如你所说的——既然这样，我认认真真地对你讲，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对你指控我的罪名，我真是莫名其妙。

约瑟夫·瑟菲斯 行啦，彼得爵士听了这话一定会感到很满意的。（大声说）

查尔斯·瑟菲斯 必须承认，我曾经以为这位夫人似乎喜欢上我了；不过，说良心话，我决没有半点儿怂恿她的意思。况且，你也知道，我还爱着玛丽亚。

约瑟夫·瑟菲斯 不过，兄弟，如果蒂热尔夫人确实流露出她喜欢你——

查尔斯·瑟菲斯 嗨，约瑟夫，你听着，我希望这辈子决不有意做不知廉耻的事儿——不过，假如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有意勾引我——而且这个女人又嫁给了一个年纪大的足可以作她父亲的丈夫——

约瑟夫·瑟菲斯 怎么样！

查尔斯·瑟菲斯 那么，我相信，我将被迫向你借点道德，就是这个办法。不过，哥哥，你知道吗，你把我和蒂热尔夫人相提并论，真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说实在的，我一向认为她最喜欢的是你。

约瑟夫·瑟菲斯 哎唷，真不像话，查尔斯！你这样反驳太愚蠢了！

查尔斯·瑟菲斯 不，我敢发誓，我看见你们俩眉来眼去——

约瑟夫·瑟菲斯 不，根本没有那回事儿，先生，这可不是开玩笑

的事儿——

查尔斯·瑟菲斯 哎哟，我说的可是正经话！你不记得了吗？——有一天，我到这儿来找你——

约瑟夫·瑟菲斯 没有的事儿，求求你啦，查尔斯——

查尔斯·瑟菲斯 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约瑟夫·瑟菲斯 哎呀，先生，我要你——

查尔斯·瑟菲斯 还有一次，你的仆人——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兄弟，我和你说句话！——（旁白）哎呀，我必须堵住他的嘴。

查尔斯·瑟菲斯 你的仆人告诉我，我说——

约瑟夫·瑟菲斯 嘘，别作声！请原谅，不过，彼得爵士已经听见了我们刚才的谈话——我知道，你可以洗刷干净你自己，要不，我不会答应这种办法。

查尔斯·瑟菲斯 什么，彼得爵士！他在哪儿？

约瑟夫·瑟菲斯 小声点；就在那儿！（指壁橱）

查尔斯·瑟菲斯 哎呀，我叫他出来。——彼得爵士，出来！

约瑟夫·瑟菲斯 别，别——

查尔斯·瑟菲斯 我说，彼得爵士——（把彼得爵士拉出来）——什么！原来是我的老监护人！——怎么——你成了调查人，你在暗中收集证据？

彼得爵士 查尔斯，把手伸出来——我相信，我是错怪你了——不过，你不必和约瑟夫生气——这是我的主意！

查尔斯·瑟菲斯 哦！

彼得爵士 不过，我恕你无罪。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把你看作从前那样坏了。我亲耳听到的那些话使我非常满意。

查尔斯·瑟菲斯 哎呀，那么，幸亏你没听我往下说——是不是，约瑟夫？（走开对约瑟夫说）

彼得爵士 哼，你应该反驳他。

查尔斯·瑟菲斯 是呀，是呀，那不过是开个玩笑。

彼得爵士 对，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是很顾廉耻的。

查尔斯·瑟菲斯 不过，尽管如此，在这件事情上，你也可以像怀疑我一样地怀疑他——约瑟夫，对不对？——（走开对约瑟夫说）

彼得爵士 好啦，好啦，我相信你。

约瑟夫·瑟菲斯 但愿他们俩都走！（旁白）

彼得爵士 将来，我们或许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形同路人了。

仆人上，同约瑟夫·瑟菲斯耳语。

约瑟夫·瑟菲斯 斯尼尔韦尔夫人！——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她——（仆人下）先生们——请原谅——我到楼下去一下——楼下有人有要紧事儿要和我商量。

查尔斯·瑟菲斯 好啊，你可以在别的房间和他见面。我和彼得爵士好久不见了，我有话要和他说。

约瑟夫·瑟菲斯 决不能让他们俩在一块儿。我赶快把斯尼尔韦尔夫人打发走了，马上就回来。——（旁白）彼得爵士，那个法国女裁缝的事儿，你只字别提。（约瑟夫·瑟菲斯下）

彼得爵士 哎！我只字不提！——唉！查尔斯，如果你和你的哥哥有更多的交往，人们就可以对你的改过自新抱有希望了。你哥哥是个道德先生。——世界上最高尚的莫过于道德先生了！

查尔斯·瑟菲斯 呸！他的道德太过分了，而且，他太顾及自己的好名声了，当他在那儿高声谈论道德的时候，我想，他愿意让一位姑娘进入他的房间，就好像愿意一位牧师进来一样。

彼得爵士 不，不，——得啦，得啦，你这是冤枉他了，不，不，约瑟夫不是一个浪荡子，不过，他在那方面也不是一个圣人——

我真想告诉他——我们该大笑一场。（旁白）

查尔斯·瑟菲斯 见他的鬼去吧！他是个十足的隐居修道者，地道的年轻隐士！

彼得爵士 听我说——你不必骂他；我向你保证，他会有机会再听你说这些话的。

查尔斯·瑟菲斯 呃，你不告诉他？

彼得爵士 我不告诉他——不过——过来点——（旁白）哎呀，我告诉他吧。——你听我说，你想拿约瑟夫好好地开开心吗？

查尔斯·瑟菲斯 我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拿他开心。

彼得爵士 那么，我们就拿他开开心——他让我暴露了，我要报复报复他（旁白）——我来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和一位姑娘在一块儿。

查尔斯·瑟菲斯 什么！约瑟夫？你在开玩笑吧。

彼得爵士 嘘，别作声！——是一位——法国小裁缝——而且，最好笑的是——她现在还在这间屋子里。

查尔斯·瑟菲斯 她在屋子里才怪呢！

彼得爵士 嘘，别作声，我告诉你。（指指屏风）

查尔斯·瑟菲斯 在屏风后面！我们让她出来！

彼得爵士 不行，不行，约瑟夫快回来了；你千万不可鲁莽行事！

查尔斯·瑟菲斯 嗨，我们看一下小裁缝又有什么关系！

彼得爵士 说什么也不能看！约瑟夫决不会原谅我的。

查尔斯·瑟菲斯 他要说你，我帮你——

彼得爵士 （同查尔斯扭扭在一起）约瑟夫来了！

约瑟夫·瑟菲斯进来的时候，查尔斯恰巧把屏风推倒了。

查尔斯·瑟菲斯 蒂热尔夫人，怪了！

彼得爵士 蒂热尔夫人，糟了！

查尔斯·瑟菲斯 彼得爵士，这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漂亮的法国女裁缝。天啊，你们好像是在这儿捉迷藏玩——我看不出来，是谁被欺骗了。夫人，你告诉我，好不好？——一句不谈！——哥哥，你愿意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吗？什么！道德先生也哑巴了吗？——彼得爵士，虽然是我把你从暗处拖出来的，但是，现在你或许看明白了！你们三个都一言不发！好——虽然我对这件事儿还弄不明白，不过，我猜你们之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这么说，各位只好悉听尊便了。（*要走*）哥哥，我很难过，你让这位好人心神不安。彼得爵士！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像道德先生一样高尚！（*查尔斯下*）

好一会儿，三个人站在那儿面面相觑。

约瑟夫·瑟菲斯 彼得爵士，尽管我承认，从表面上看是我的不对——如果你耐心听我解释——我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彼得爵士 如果你愿意的话——

约瑟夫·瑟菲斯 爵士，事实是，蒂热尔夫人知道我爱着你的被监护人玛丽亚——我说，爵士，蒂热尔夫人担心你的脾气，怕你妒忌——又知道我同你们家的交情——她，爵士，我说——到这儿来——以便——我可以解释我对玛丽亚的感情——不过，她看见你来了——她担心——像我说过的那样——你的妒忌——她就躲开了——这些，你可以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彼得爵士 你解释得的确很清楚；我敢保证，这位夫人可以证明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蒂热尔夫人 （上前）他说的没有一句是实话，彼得爵士！

彼得爵士 好哇！你以为替他圆谎不值得吗？

蒂热尔夫人 那位先生对你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彼得爵士 我相信你，真的，夫人！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夫人，你要出卖我吗？

蒂热尔夫人 伪君子先生，请允许我为自己说几句话。

彼得爵士 对，让她自己说，先生；你会看到，她编出来的故事比你的好，不用你教她。

蒂热尔夫人 听我说，彼得爵士！——我到这儿来，同你的被监护人玛丽亚无关，甚至我也不知道他爱着玛丽亚——我为他的邪言所惑，被引诱到这儿来，如果不是牺牲你的名誉，至少也是听他说他的假爱情。

彼得爵士 此时我相信这话里确实有点实情！

约瑟夫·瑟菲斯 这个女人疯了！

蒂热尔夫人 不，先生；她的良知已经苏醒，是你的阴谋诡计使她的良知苏醒的。——彼得爵士，我并不企盼着你相信我——不过，不过，你表示了你对我的一片柔情，那时，我相信你不会想到我躲在这儿亲耳听到了你说的话，你的柔情渗入我的心中，如果我不被发现、不这样丢人现眼地离开这个房间，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也要表达我真挚的感激之情。至于这位甜言蜜语的伪君子，他一方面诱奸他那过于相信他的朋友的妻子，一方面又假装真诚地向他的被监护人求婚——现在，我算是看清楚了，他是一个最卑鄙无耻的小人，由于我听到过他的一番谈话，因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够自尊自爱了。（下）

约瑟夫·瑟菲斯 彼得爵士，尽管这样，天知道——

彼得爵士 你这个流氓！——你去扪心自问吧。

约瑟夫·瑟菲斯 你太急躁了，彼得爵士；你一定得听我说。一个不愿听——

彼得爵士 唉！（约瑟夫·瑟菲斯边跟着走，边唠叨）

第 五 幕

第一场——约瑟夫·瑟菲斯家

约瑟夫·瑟菲斯和仆人上。

约瑟夫·瑟菲斯 斯坦利先生！你为什么认为我要见他？你谅必知道，他是来向我要东西的。

仆人 先生，要不是罗利先生把他送到门口，我是不会让他进来的。

约瑟夫·瑟菲斯 呸！笨蛋！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愿意见穷亲戚吗！好啦，你怎么还不带他上楼来？

仆人 先生，我去叫他。唉，先生，彼得爵士发现了蒂热尔夫人，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

约瑟夫·瑟菲斯 滚吧，笨蛋！（仆人下）我的运气不好，我的妙计被人识破了！一眨眼的工夫，我的名誉就毁在彼得爵士的手里了，我想娶玛丽亚的希望也完蛋了！我心里正不高兴，哪儿还有心思去听别人诉苦！对斯坦利先生，我连一句慈善的客套话也不会给他——哦！他来了，罗利也来了。我必须尽力保持镇静，不管怎么样，要装出副慈眉善目来。（下）

奥利弗·瑟菲斯爵士和罗利上。

奥利弗爵士 什么！他不愿见我们？——这是他的意思，是吗？

罗利 是，爵士——不过，我想你来得有点突然——他的神经太脆弱，见穷亲戚会让他受不了。我应该先去通报一声。

奥利弗爵士 什么神经脆弱，他就是这样的人——彼得爵士还称

赞他，说他最有慈善心肠！

罗利 对他的慈善心肠，我不敢妄下结论；说句公道话，他的那些空洞的慈善，似乎可以同国内任何一位隐士相比，可惜他不愿尽力行善。

奥利弗爵士 我想，他手头上总有一串儿的慈善话，可以随时拈出来！

罗利 奥利弗爵士，确切点说，他舌尖上总有一串儿的慈善话，可以随时说出来；我确信，他最相信的话就是："慈善自家庭始"。

奥利弗爵士 我猜，他的慈善是属于家庭型的，那种慈善是决不走出家门的。

罗利 我看你未必能看见他在家里行善；他来了——似乎我不必打扰你；你要记住，你一出来，我就马上进去说你本人回来了。

奥利弗爵士 就这么办；然后你到彼得爵士家找我。

罗利 一点儿都不要耽搁。（罗利下）

奥利弗爵士 我不喜欢他那副谦卑相儿。

约瑟夫·瑟菲斯又上。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让你久等了，太对不起了——我猜，你就是斯坦利先生。

奥利弗爵士 愿为你效劳。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请坐，这会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恳请你坐下，先生。

奥利弗爵士 亲爱的先生——不必了。——太客气了！（旁白）

约瑟夫·瑟菲斯 斯坦利先生，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但见你的气色那么好，我非常高兴。我想，你和我母亲是近亲，对吗？

奥利弗爵士 是的，先生——本是近亲，但我担心，我现在这副寒酸相儿会使她的那些富有的儿女脸上无光——要不然我是不

敢冒然来打扰你的。

约瑟夫·瑟菲斯 亲爱的先生，不必说客气话了：穷困潦倒之人，虽然素昧平生，也有权和富人攀亲；我发誓，我希望我是富有阶级中的一员，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有能力，可以帮你点小忙。

奥利弗爵士 如果你叔叔奥利弗爵士在这儿，我就有朋友了。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我真希望他在这儿：那样的话，你就不必找人替你说话了，请相信我，先生。

奥利弗爵士 我不必找人——我目前的困境就替我说话了；不过，我以为他给过你许多钱，你应该替他行善。

约瑟夫·瑟菲斯 我亲爱的先生，你听到的消息不太准确。奥利弗爵士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大好人；不过——贪婪是这个时代的不良风气。我的好先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奥利弗爵士给我的，极为有限；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以为他给了我很多钱，但我却从不否认这种说法儿。

奥利弗爵士 什么！他从来没有给你寄过金银！卢比！[1] 金币！

约瑟夫·瑟菲斯 噢，亲爱的先生，哪有这种事儿！没有，没有，偶尔送我几件礼物——瓷器，披巾，工夫茶，梅花雀[2]和印度炮仗——不过仅此而已。

奥利弗爵士 （旁白）这就是他对我给他1万2千镑的报答！——梅花雀和印度炮仗！

约瑟夫·瑟菲斯 亲爱的先生，对我兄弟的挥霍，你总该有所耳闻吧：我不知道帮过那个不幸的年轻人多少忙，说出来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奥利弗爵士 我也不信！（旁白）

---

① 印度银币，当时1个卢比值2先令。

② 产于印度的一种鸟，体小，叫声悦耳，羽毛为红色和黑色。——译者

约瑟夫·瑟菲斯 我不知道借给了他多少钱！——其实都是我的过错——我太好帮忙，这是我的弱点；然而，我却不肯为我自己辩护——现在我加倍地知错儿，因为我帮了他，就不能再帮你，斯坦利先生，我心里是很愿意帮助你的。

奥利弗爵士 （旁白）满嘴的谎言！——这么说，先生，你不帮我了？

约瑟夫·瑟菲斯 现在，我只好伤心地说，我帮不了你；不过，无论什么时候我有能力了，我一定给你个信儿。

奥利弗爵士 我很难过——

约瑟夫·瑟菲斯 请相信我，我心里也很难过；无奈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比你有求无应还要难受。

奥利弗爵士 好心的先生，我告辞了。

约瑟夫·瑟菲斯 斯坦利先生，太抱歉了——威廉，准备送客。

奥利弗爵士 哦，亲爱的先生，不必客气。

约瑟夫·瑟菲斯 请。

奥利弗爵士 请。

约瑟夫·瑟菲斯 无论什么时候我能帮你的忙，我一定给你个信儿。

奥利弗爵士 亲爱的先生，你太好啦。

约瑟夫·瑟菲斯 祝你在此间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奥利弗爵士 多谢了。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我是一番诚意。

奥利弗爵士 我是满意了！（下）

约瑟夫·瑟菲斯 （旁白）一个人名声太好，就会招麻烦；不幸的人就会闻名而至，就要向你借钱，你就要费许多口舌，才能一毛不拔，同时坐享慈善的美名。真慈善好像是真金子，价钱是很贵的；假慈善如同法国的假金器，一样好看，却不要纳税。

罗利上。

罗利 瑟菲斯先生——我担心打扰你——不过，我有急事立刻要见你——你看看这封信就知道了。

约瑟夫·瑟菲斯 看见你总是让人很高兴。(读信)好哇！奥利弗——瑟菲斯！——我叔叔回来啦！

罗利 他真的回来了——我们刚分手——他身体很好，船走得快，他急着要见他的好侄子。

约瑟夫·瑟菲斯 真让我吃惊！——威廉！斯坦利先生如果还没走，你拦住他。

罗利 唉！我相信，这会儿他已经走远了，追不上了！

约瑟夫·瑟菲斯 你和他一起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罗利 我以为你有特别要紧的事儿。况且，我还要去告诉你的兄弟，约他在这儿见他的叔叔。他15分钟以后就到。

约瑟夫·瑟菲斯 他这样说。他来，我太高兴了。——(旁白)真的，我从来没这样不走运！

罗利 你叔叔看上去气色很好，你看见必定会很高兴的。

约瑟夫·瑟菲斯 哎！听到这句话我很高兴。——(旁白)刚好在这时候！

罗利 我会告诉他，你渴望着急切见到他。

约瑟夫·瑟菲斯 快去，快去；就说我很孝敬他。我确实表达不出我渴望见到他的心情。(罗利下)——当然，他刚好这个时候来，这是最不幸的事儿。(下)

第二场——彼得爵士家

坎多尔太太和女仆上。

女仆 太太，蒂热尔夫人现在谁也不见。

坎多尔太太 你是回报她，说是她的好朋友坎多尔太太要见她吗？

女仆 太太，我是这么回报的；不过，她请你原谅。

坎多尔太太 你再进去回报一声；我很想见她，哪怕待一会儿也好，我知道她这会儿正难过。（女仆下）心肝宝贝儿，真叫我恼火！事情的原委，我知道的还不到一半！不久我们就会在报上了解到全部情况了，还有牵涉到的所有人，这下我可是落后了，来不及告诉许多人家了。

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上。

哎呀，亲爱的本杰明爵士！我想，你已经听说了——

本杰明爵士 蒂热尔夫人和瑟菲斯先生——

坎多尔太太 还有彼得爵士的发现——

本杰明爵士 唉，怪极了，真想不到！

坎多尔太太 喔，我这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怪事儿，我真替他们难过，真的，我真很难过。

本杰明爵士 得了，我可一点儿不可怜彼得爵士——他过于偏袒瑟菲斯先生了。

坎多尔太太 瑟菲斯先生！嗨，听说发现蒂热尔夫人和查尔斯在一起。

本杰明爵士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瑟菲斯先生是情夫。

坎多尔太太 不对，不对——查尔斯是情夫。是瑟菲斯先生特意把彼得爵士叫去揭露他们的。

本杰明爵士 告诉你，我是听——

坎多尔太太 我是听——

本杰明爵士 这个人是听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又是听——

坎多尔太太 我那个人是直接听——斯尼尔韦尔夫人来了；她或许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

斯尼尔韦尔夫人上。

斯尼尔韦尔夫人 哦，我亲爱的坎多尔太太，我们的朋友蒂热尔夫人出事儿了。

坎多尔太太 嗨，我亲爱的朋友，可不是吗，谁想得到——

斯尼尔韦尔夫人 嗯！人可不能光看外表；其实我早就看出她太活泼了。

坎多尔太太 可不是吗，她的举止也太不检点了——也难怪，她还年轻着哪！

斯尼尔韦尔夫人 其实她这个人也有好的地方。

坎多尔太太 她确实有好的地方。不过，详细的情况你听说了吗？

斯尼尔韦尔夫人 没听说；不过，大家都说瑟菲斯先生——

本杰明爵士 你看，是不是，告诉你——瑟菲斯先生是情夫。

坎多尔太太 不对，不对，真的不对——是和查尔斯幽会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和查尔斯幽会！你真让我吃惊，坎多尔太太。

坎多尔太太 没错，没错，查尔斯是她的情人。瑟菲斯先生——说句公道话——只不过是个报信儿的人。

本杰明爵士 得啦，坎多尔太太，我不和你争啦；不过，不管那个人是谁，我希望彼得爵士的伤不至于——

坎多尔太太 彼得爵士受伤了！唉，天哪！他们决斗的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没听说。

斯尼尔韦尔夫人 我也一点儿没听说。

本杰明爵士 一点没听说！什么，他们决斗的事儿，你们一点儿都没听说？

坎多尔太太 一点儿也没听说。

本杰明爵士 噢——对了，对了——他们是在离开房间之前决斗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快告诉我们。

坎多尔太太 对，对，快把决斗的情况讲一讲。

本杰明爵士 彼得爵士说，"先生"——他一发现就说——"你是个最忘恩负义的小人"。

坎多尔太太 对，是对查尔斯说的——

本杰明爵士 不对，不对——是对瑟菲斯先生说的——"你是个最忘恩负义的小人；我虽然年纪大了，先生，"他说，"我要你马上和我决斗"。

坎多尔太太 对，一定是对查尔斯说的；瑟菲斯先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决斗。

本杰明爵士 哎呀，太太，全弄拧啦——"我同意马上决斗"。这时，蒂热尔夫人看到彼得爵士很危险，突然神经错乱，就向屋外跑。查尔斯跟在后面，急忙喊人拿鹿角精和水！太太，然后他们才在屋里用剑决斗——

克拉布特里上。

克拉布特里 用的是手枪，外甥——我的消息的来源是很确实的。

坎多尔太太 唷，克拉布特里先生，这么说，这些都是真的了！

克拉布特里 太太，的的确确是真的，彼得爵士受了重伤，很危险——

本杰明爵士 一个防右刺①，刺穿了他的左边——

克拉布特里 胸部中了一枪。

坎多尔太太 天哪！可怜的彼得爵士！

克拉布特里 是呀，太太——如果查尔斯能够避免这场决斗，彼得爵士是不会决斗的。

坎多尔太太 我就知道那个人是查尔斯。

本杰明爵士 噢，我看出来了，我舅舅对这件事儿是一无所知。

克拉布特里 不过彼得爵士骂他是卑鄙无耻、忘恩负义的小人。

本杰明爵士 你知道，这是我告诉你的。

克拉布特里 外甥，让我说吧！——彼得爵士立刻要求——

本杰明爵士 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克拉布特里 外甥，这事儿就你一个人知道吗？我多少也知道点儿！有两把手枪放在衣柜上（好像瑟菲斯先生前一天晚上从萨尔特-希尔回来，他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在伊顿公学上学，他和朋友一起到萨尔特-希尔去看公学学生的庆典），不幸的是，这两把手枪都上了子弹。

本杰明爵士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儿。

克拉布特里 彼得爵士逼着查尔斯拿起一把手枪，两个人好像是同时开的枪。正如我告诉你的，查尔斯的子弹打中了，而彼得爵士的子弹没有打中；不过，最奇怪的是，那颗子弹打中了放在壁炉台上的普林尼的小青铜像，然后转了个 90 度的弯儿，直飞出窗外，恰好击中了一个邮递员，这个邮递员刚到门口，送一封寄自北安普敦郡的要付双倍邮资的信。

---

① 击剑术语。——译者

本杰明爵士 我不得不承认，我舅舅描述得更详细；不过，我相信，我说的全都是实情。

斯尼尔韦尔夫人 （旁白）我比他们想象的对这件事儿更感兴趣，我必须设法打听出更多的消息。（斯尼尔韦尔夫人下）

本杰明爵士 （在短暂的互视之后）哎呀！斯尼尔韦尔夫人这么惊慌，其中必有缘故，这不难解释。

克拉布特里 没错儿，没错儿，确实他们都说——不过，与这不相干。

坎多尔太太 可是，请问，彼得爵士现在在哪儿？

克拉布特里 噢！他们把他送回家，这会儿他正在家里，吩咐仆人们说他不在家。

坎多尔太太 我相信，他这会儿就在家里，我想，蒂热尔夫人正在家伺候着他。

克拉布特里 对，对；我看见一位医生刚好在我之前进去。

本杰明爵士 嘿！谁来啦？

克拉布特里 噢，就是他——医生，没错儿。

坎多尔太太 噢，没错儿！一定是医生；现在我们就能知道全部情况了。

奥利弗·瑟菲斯爵士上。

克拉布特里 哟，医生，还有希望吗？

坎多尔太太 对，医生，你的病人怎么样啦？

本杰明爵士 哎，医生，病人受的是剑伤，对不对？

克拉布特里 我敢打赌，是子弹打中了胸部！

奥利弗爵士 医生！剑伤！子弹打中了胸部？你们都说些什么！好心的人们，你们都疯了吗？

本杰明爵士 先生，或许你不是医生？

奥利弗爵士 如果我是医学博士，我真要感谢你们授予我这个学位。

克拉布特里 那么，我猜，你只不过是彼得爵士的一位朋友。不过，先生，你一定已经听说他出事了？

奥利弗爵士 我一点儿也没听说！

克拉布特里 你没听说他受了重伤？

奥利弗爵士 他受伤才怪了！

本杰明爵士 身上被刺了一剑——

克拉布特里 胸口中了一枪——

本杰明爵士 听说是瑟菲斯先生——

克拉布特里 嗨，是他弟弟。

奥利弗爵士 嘿！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各自说的好像完全不一样——不过，你们一口咬定彼得爵士受了重伤。

本杰明爵士 唉，对，我们都认为他受了重伤。

克拉布特里 没错儿，没错儿，我相信，这是明白无误、无可置疑的事实。

奥利弗爵士 既然他受了重伤，这么说，他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不谨慎的人了——你们看，他来了，走起路来就跟没受过伤似的。

彼得·蒂热尔爵士上。

彼得爵士，我保证，你来得正好；我们刚才正谈到你。

本杰明爵士 喔唷，叔叔，你的伤好得真快！

奥利弗爵士 哎，你怎么搞的！你被刺了一剑，胸部又中了一枪，你不在床上躺着养伤，跑出来干什么？

彼得爵士 什么剑和子弹？

奥利弗爵士 嗨，这些先生们不用法律，也不用药，就要把你杀死，

还管我叫医生——要我当共犯。

彼得爵士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本杰明爵士 彼得爵士，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关于你决斗的谣传纯属凭空捏造，不过，对于你的其他不幸，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难过。

彼得爵士 啊，啊，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旁白）

克拉布特里 彼得爵士，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结婚，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彼得爵士 先生，这事儿和你有什么相干？

坎多尔太太 其实彼得爵士倒确实是个好丈夫，我们真该可怜可怜他。

彼得爵士 太太，用不着可怜！我不希望别人可怜我。

本杰明爵士 彼得爵士，不过别人在这个时候讥笑你，挖苦你，你大可不必介意。

彼得爵士 先生，这儿是我的家，我希望成为我自己家的主人。

克拉布特里 行啦，好在这种事儿并不少见，这你倒可以聊以自慰。

彼得爵士 你们别再烦我了；我可不客气了，请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坎多尔太太 行啦，行啦，我们这就走；请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为你解释。

彼得爵士 走！

克拉布特里 我们还要告诉别人，你一直受的什么罪。

彼得爵士 走！

本杰明爵士 你付出了多大的耐心。

彼得爵士 魔鬼！毒蛇！恶鬼！咳！我希望他们自己的毒液能把他们自己毒死！（坎多尔太太、本杰明·巴克拜特爵士、克拉布特里

等下。）

奥利弗爵士 他们真让人生气，彼得爵士。

罗利上。

罗利 我听见吵吵嚷嚷的声音——什么事儿让你生气啦，彼得爵士？

彼得爵士 呸，还问什么？哪一天我不生气？

奥利弗爵士 好啦——我不问了——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按照我们的安排，我已经见过我的两个侄子了。

彼得爵士 那是一对儿宝贝儿！

罗利 没错儿，没错儿，彼得爵士，奥利弗爵士确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奥利弗爵士 不错，我发现到底还是约瑟夫是好人。

罗利 对呀，正像彼得爵士说的，他是位道德先生。

奥利弗爵士 他怎么说，就怎么做。

罗利 听他谈话，无疑会使人受到教诲。

奥利弗爵士 噢，对对，他是当今青年的模范！彼得爵士，你这是怎么啦？你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和我们一起恭维你的朋友约瑟夫。

彼得爵士 奥利弗爵士，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恶的、邪恶的世界里，恭维还是越少越好。

罗利 什么！彼得爵士，你怎么说出了这种话？你可是平生从未上过当的呀。

彼得爵士 呸！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明白了，你们在嘲笑我，你们一定都知道了。我要疯了！

罗利 既是如此，彼得爵士，我们就不再拿你开玩笑了，我们确实

都知道了。蒂热尔夫人从瑟菲斯先生家出来的时候，我碰见了她，她是那么低声下气地求我替她和你说话。

彼得爵士 奥利弗爵士也知道这件事儿了吗？

奥利弗爵士 我都知道了。

彼得爵士 壁橱和屏风——你也知道，嗯？

奥利弗爵士 知道，我都知道了，我还知道那个法国小裁缝。听到这事儿，实在是让我好笑！哈！哈！

彼得爵士 真是好笑。

奥利弗爵士 说实在话，我平生还从未这么开怀大笑过，哈！哈！哈！

彼得爵士 哦，太可笑了！哈！哈！

罗利 哎呀，真想不到，平时约瑟夫满嘴的仁义道德！哈！哈！

彼得爵士 是呀！是呀！满嘴的仁义道德！哈！哈！哈！真是一个伪君子！

奥利弗爵士 是呀，查尔斯那个坏小子把彼得爵士从壁橱里拖出来！哈！哈！

彼得爵士 哈！哈！真是可笑！

奥利弗爵士 哈！哈！喔唷，彼得爵士，当那扇屏风被推倒的时候，我真想看看你的脸，哈！哈！

彼得爵士 是呀，是呀，看看屏风被推倒时我的脸，哈！哈！唉，从此我再不能公开露面了！

奥利弗爵士 得了，得了，我的老朋友，我们嘲笑你也欠公平——不过，我实在是忍不住。

彼得爵士 你们也不必为我而不笑——这一点儿也不会伤害我！我自己也笑这件事儿。是呀，是呀，我以为经常被朋友们取笑，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噢，对了，早上起来看到报纸上登出S——先生，T——夫人，和P——爵士如何，如何，也是件趣

事！

罗利 彼得爵士，直说了吧，你可能根本不把我们这群傻瓜的嘲笑当回事儿。不过，我看见蒂热尔夫人朝隔壁房间走去；我敢肯定，你渴望着和他重归于好，就像她渴望着和你重归于好一样。

奥利弗爵士 或许因为我在这儿，蒂热尔夫人不便过来见你。好，我把诚实憨厚的罗利留在这儿，为你们俩说和，说和；不过，一会儿他一定要把你们夫妇俩带到瑟菲斯家去，我这就到他家去，如果我不能劝说这个浪荡子回头，起码也要揭露他的虚伪。

彼得爵士 啊！我一定去，我很高兴看你在那儿公开自己的身份——不过，在那儿公开自己的身份可不是个好地方。

罗利 我们随后就到。（奥利弗·瑟菲斯爵士下）

彼得爵士 罗利，你看，她不过来。

罗利 不，你看见没有，她没把那个房间的门关上。你看，她哭了！

彼得爵士 作妻子的，有点羞愧感，对她也是很合适的！让她痛苦一会儿，对她会有好处，你说不是吗？

罗利 唉，你太不大度了！

彼得爵士 好啦，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罗利，你记得吗，我找到了她的一封显然是打算寄给查尔斯的信？

罗利 那不过是封伪造的信，彼得爵士！是特地要让你发现的。这点正是我要向你指出的，斯纳克会让你相信的。

彼得爵士 我希望，我马上就能弄清楚这件事儿。她朝这边看啦，你看她转身的姿势多优美！罗利，我这就去找她。

罗利 好。

彼得爵士 我就准知道，等我们俩和好以后，那些人将会更嘲笑

我！

罗利 随他们嘲笑去吧，你只要让他们看看，尽管出了这件事儿，你们两口子还是很幸福的，这就足以回答他们那些恶意的嘲笑了。

彼得爵士 你这话我相信，我会这么做的！如果我没有错儿的话，我们还可以成为国内最幸福的一对儿。

罗利 不仅如此，彼得爵士——人们只要把疑忌放在一边——

彼得爵士 罗利，别往下说了，我亲爱的罗利！如果你还尊敬我，那么，请你以后永远不要让我再听到你在谈论什么道德——我已经听够了，够我一辈子受用了。（下）

第三场——约瑟夫·瑟菲斯的书房

约瑟夫·瑟菲斯和斯尼尔韦尔夫人上。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可能！彼得爵士会立刻和查尔斯言归于好的，当然不会再反对查尔斯和玛丽亚结婚，不对吗？我想起这事儿就烦得慌！

约瑟夫·瑟菲斯 爱情难道不能提供一种弥补办法吗？

斯尼尔韦尔夫人 不能，狡诈也没用。哎，我是个傻子，白痴，同这种笨蛋联盟！

约瑟夫·瑟菲斯 斯尼尔韦尔夫人，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过，你看，我还能沉着镇静地应付这件事儿。

斯尼尔韦尔夫人 那是因为这件失意事儿并没有伤到你的心；你之所以喜欢玛丽亚，不过是出于私利。如果你像我爱那个忘恩负义的浪荡子那样爱她，那么，你的脾气或你的虚伪，都无法使你不流露出你内心剧烈的痛苦。

约瑟夫·瑟菲斯 可是，夫人，你为什么为你自己的失意来责怪我？

斯尼尔韦尔夫人 这件事儿还不是因你而起的？你蒙骗彼得爵士，排挤你的兄弟，这些还不够你施展你的欺诈手段吗？你为什么还要追求玛丽亚，勾引蒂热尔夫人？我恨你太贪于作恶；你垄断作恶，太不公道了，决不会成功的。

约瑟夫·瑟菲斯 好啦，我承认，我应该受到谴责。作恶本应该走直路，我承认，我绕了个弯子，不过，我看我们也并非彻底失败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没有完全失败！

约瑟夫·瑟菲斯 你跟我说过，自从我们见面之后，你曾经试探过斯纳克，你相信他仍然忠于我们。

斯尼尔韦尔夫人 我确实这么看。

约瑟夫·瑟菲斯 你还告诉我，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发誓，证明查尔斯此时与你有约——有几封他以前写给你的信可以作为证据。

斯尼尔韦尔夫人 这个倒对我们有利。

约瑟夫·瑟菲斯 别忙，别忙；还来得及——（敲门声）听，有人敲门！可能是我的叔叔奥利弗爵士：你躲到里间屋子里；等他走了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斯尼尔韦尔夫人 好吧，不过，如果他也把你看透了——

约瑟夫·瑟菲斯 噢，这我不怕。彼得爵士要顾及自己的脸面，不会声张的——你尽管放心，我一会儿就会发现奥利弗爵士的弱点！

斯尼尔韦尔夫人 对于你的欺诈手段，我倒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一次只能干一件欺诈的事儿，这不能变。（下）

约瑟夫·瑟菲斯 一定，一定照办！原来如此！那件不走运的事之

后，我已经够倒霉的了，偏偏又被作恶的同谋人奚落。算了，不管怎么说，我的名誉总比查尔斯的好，我一定——嘿！——怎么！——不是奥利弗爵士，又是斯坦利先生！该死的！他刚好在这个当口回来取笑我！一会儿奥利弗爵士来看见他在这儿——又——

奥利弗·瑟菲斯爵士上。

斯坦利先生，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给我添乱？说句老实话，你不该待在这儿。

奥利弗爵士 先生，我听说令叔奥利弗爵士就要来了，虽然他对你一直那么吝啬，但是，我还要试试他对我怎么样。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这会儿你不能待在我这儿，求求你啦——我答应你，以后你不论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帮助你。

奥利弗爵士 不，我一定要和奥利弗爵士见见面儿。

约瑟夫·瑟菲斯 嗨，先生！那么，我只好请你立刻离开。

奥利弗爵士 不，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你必须离开这儿！——威廉！带这位先生出去。既然你逼我，先生——我就一会儿也不留你了——太无耻了！（要推他出去）

查尔斯·瑟菲斯上。

查尔斯·瑟菲斯 嘿！怎么回事儿？你抓住我的小个子经纪人到底要干什么？哎，哥哥，你别伤害这个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我的小个子，到底怎么了？

约瑟夫·瑟菲斯 哦，他已经见过你了，是吗？

查尔斯·瑟菲斯 他当然见过我！他是个老实人——不过，约瑟夫，你肯定是从来也没借过钱，对吗？

约瑟夫·瑟菲斯 借钱！没有！不过，兄弟，你知道，我们在等奥利弗爵士——

查尔斯·瑟菲斯 哎呀，可不是！我们当然不能让叔叔看见这个小个子经纪人在这儿。

约瑟夫·瑟菲斯 可斯坦利先生一定要——

查尔斯·瑟菲斯 斯坦利！唷！他姓普雷米昂。

约瑟夫·瑟菲斯 不对，不对，他姓斯坦利。

查尔斯·瑟菲斯 不对，不对，他姓普雷米昂。

约瑟夫·瑟菲斯 好啦，先别管他姓什么——不过——

查尔斯·瑟菲斯 对，对，他姓斯坦利也好，普雷米昂也好，正像你说的，反正都一样；我猜他有50个姓，还不包括在咖啡馆里用的假名。

约瑟夫·瑟菲斯 该死！奥利弗爵士来了！（敲门声又起）斯坦利先生，我求求你啦——

查尔斯·瑟菲斯 对，求求你，普雷米昂先生——

奥利弗爵士 两位先生——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哎呀，你一定得走！

查尔斯·瑟菲斯 对，一定让他走。

奥利弗爵士 你们这么凶——

约瑟夫·瑟菲斯 这全怪你自己。

查尔斯·瑟菲斯 一定哄他走。（两人逼奥利弗爵士出去）

彼得爵士和蒂热尔夫人、玛丽亚及罗利上。

彼得爵士 我的老朋友，奥利弗爵士——嘿！你们兄弟俩在闹什么呐！——

真是孝顺侄子！——你们的叔叔初次登门，你们就围攻他！

蒂热尔夫人 哦，奥利弗爵士，幸亏我们来救你。

罗利 真是这样；奥利弗爵士，我看，你扮作他们的至亲斯坦利先生，也保护不了你。

奥利弗爵士 扮作普雷米昂先生，也不能保护我；斯坦利先生穷到了那种份上，也不能从那位仁慈的先生那儿讨出一个先令；唉，我刚才所处的境遇，还不如我的祖先，还没有被出价竞买，就被拍卖了。

约瑟夫和查尔斯一怔，面面相觑。

约瑟夫·瑟菲斯 查尔斯！

查尔斯·瑟菲斯 约瑟夫！

约瑟夫·瑟菲斯 这下完了！

查尔斯·瑟菲斯 全完了！

奥利弗爵士 我的朋友，彼得爵士，罗利——你们看看我的大侄子。你们知道，他得过我多少钱；你们也知道，我是多么情愿地把我半数的财产看作是替他保存的——当我发现他这个人是既无实话，又缺慈善之德和感恩图报之心，那么，你们就知道我是多么的失望！

彼得爵士 如果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见他那样自私、奸诈和虚伪，我当然更会对你的这番话感到吃惊！

蒂热尔夫人 如果这位先生听了这些话还坚持说自己无罪，那么，请他叫我来说说他的为人。

彼得爵士 既然如此，我看，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再说什么了。如果他还知道他自己，那么，他会认为他已为世人所共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了。

查尔斯·瑟菲斯 （旁白）如果他们对正人君子说出这种话来，那么，一会儿对我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来呢？

奥利弗爵士 至于那个败家子儿，他的兄弟——

查尔斯·瑟菲斯 这回轮到我了；那几幅该死的祖宗画像，要把我毁了！

约瑟夫·瑟菲斯 奥利弗爵士！——叔叔！——你还愿意听我解释吗？

查尔斯·瑟菲斯 如果约瑟夫要发表长篇演说，我倒能有点时间想想了。

彼得爵士 （对约瑟夫·瑟菲斯）你想，你能把自己完全洗刷干净？

约瑟夫·瑟菲斯 我相信，我办得到。

奥利弗爵士 呸！——得了，先生！你呢（对查尔斯），我猜，你也能把自己洗刷干净？

查尔斯·瑟菲斯 奥利弗爵士，我知道，我不能把自己洗刷干净。

奥利弗爵士 什么！我想，是不是小个子普雷米昂先生知道得太多了？

查尔斯·瑟菲斯 确实是如此，先生；不过，你知道，那些都属于家庭秘密，不应再提起。

罗利 得啦，奥利弗爵士，我知道你不会生着气数落查尔斯的过失。

奥利弗爵士 我真的不会——我也不会很严肃地说。彼得爵士，你知道，这个恶棍跟我讨价还价要把他所有的祖宗都卖掉——法官和将军论尺寸卖——没结过婚的姑妈卖得和破瓷器一样贱。

查尔斯·瑟菲斯 奥利弗爵士，对于祖宗的画像我确实太随便了，这是实情。我的祖宗当然会显现出来反对我，我无可抵赖，不能不招认；不过，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的那些罪孽已经暴露了，这个时候我之所以还不觉得难过得要死，实在是因为此时我看见了你，我的大恩人，心里感到亲切，感

到心满意足。

奥利弗爵士 查尔斯，我相信你，把你的手再次伸过来；挂在长靠椅上方的那个难看的小个子，同你和好了。

查尔斯·瑟菲斯 先生，那么我对于画像本人，更是加倍感激。

蒂热尔夫人 （指着玛丽亚）奥利弗爵士，不过，我相信有一个人查尔斯是更急着和解的。

奥利弗爵士 哦，我在国外就听说他们俩在相爱；请这位年轻小姐原谅，如果我猜对了——脸红了——

彼得爵士 好啦，孩子，说说你的意思吧。

玛丽亚 爵士，我没有什么说的，但看见他快乐，我就高兴；至于我——不论我多么希望得到他的爱情，我更愿意把它让给更有资格得到它的人。

查尔斯·瑟菲斯 玛丽亚，你这是怎么啦！

彼得爵士 嘿！这里有什么秘密呀？当查尔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怙恶不悛的浪子时，你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嫁；现在，他很可能改过自新了，我敢说，你又不嫁他了。

玛丽亚 他自己的心——我想，斯尼尔韦尔夫人知道其中的原因。

查尔斯·瑟菲斯 斯尼尔韦尔夫人！

约瑟夫·瑟菲斯 兄弟，出于对你的关心，我不得不在这儿说两句，不过，为公道起见，并且考虑到斯尼尔韦尔夫人所受到的伤害，我不能再隐瞒了。（走向门口）

斯尼尔韦尔夫人上。

彼得爵士 哦！又是一位法国女裁缝！天啊，我猜，这屋子里他每个房间都藏着一个！

斯尼尔韦尔夫人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查尔斯！你负心践约，使我处

于这种窘迫的地位，你也该吃惊，也该为我难过了。

查尔斯·瑟菲斯 叔叔，请问，这也是你的另一个计谋吗？我简直糊涂了。

约瑟夫·瑟菲斯 先生，我相信再有一个人证，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彼得爵士 我猜，那个人就是斯纳克——罗利，你把斯纳克带来太对了，请他出来吧。

罗利 斯纳克先生，进来吧。

斯纳克上。

我本想，他的证词可能用得着，不幸的是，他来是和斯尼尔韦尔夫人当面对质的，不是来帮助她的。

斯尼尔韦尔夫人 恶棍！你到底背叛了我！（*旁白*）——说呀，你也阴谋反对我吗？

斯纳克 请夫人千万原谅我。你给了我不少钱，让我说谎；可惜有人加倍付给我钱，让我说真话。

彼得爵士 喔唷，阴谋和反阴谋——我希望夫人为协商成功而高兴。

斯尼尔韦尔夫人 愿你们都受到羞辱和失望的痛苦！

蒂热尔夫人 斯尼尔韦尔夫人，且慢走——在你走之前，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和那位先生费了许多劲儿，替查尔斯写信给我，还替我回信，让我也请求你，向你作校长的造谣学校表示我的敬意，并请你告诉他们，蒂热尔夫人学士请求将他们授予她的学位证书送还给他们，因为她不再搞阴谋诡计了，也不再毁他人名誉了。

斯尼尔韦尔夫人 夫人！你也——太讨厌了——太无耻了！我希望

你的丈夫再活 50 年！（下）

彼得爵士 好厉害的一位凶神！

蒂热尔夫人 真是个恶人！

彼得爵士 嘿！不是为她最后的希望吧？

蒂热尔夫人 噢，不是！

奥利弗爵士 先生，那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约瑟夫·瑟菲斯 爵士，斯尼尔韦尔夫人以这种方式收买斯纳克先生，欺骗我们，我感到很难堪，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她是有仇必报的，我真怕她去加害我的兄弟，当然，我最好马上跟着她。（下）

彼得爵士 他是假道德假到底了！

奥利弗爵士 嘿，约瑟夫，如果可能的话，你不如娶了她。——油和醋，喔唷，你们俩肯定和得来。

罗利 我看，我们现在用不着斯纳克了。

斯纳克 在我走之前，我再一次请求你们诸位原谅，我作过种种坏事，令诸位不安。

彼得爵士 好啦，好啦，你总算做了件好事，可以赎罪了。

斯纳克 不过，我务必求在座诸位，切勿让别人知道。

彼得爵士 嘿！斯纳克，你一辈子就做这么一件好事，难道还害臊吗？

斯纳克 唉，先生——你想想看，我这个人是靠坏名声吃饭的——我无所依靠，只能靠臭名声混日子；如果别人知道我为了钱做了件诚实的事儿，那么，四海之内，我就再找不到一个朋友了。

奥利弗爵士 好啦，好啦——我们以后再不说你一句好话害你就是了，你不必害怕。（斯纳克下）

彼得爵士 好一个恶棍！那家伙居然还是个作家、批评家！

蒂热尔夫人 奥利弗爵士，你看，用不着什么相劝，你侄子和玛丽亚就和好啦。（查尔斯和玛丽亚分开）

奥利弗爵士 好，好，早该这样，喔唷，明天我们就办喜事。

查尔斯·瑟菲斯 谢谢你，我亲爱的叔叔。

彼得爵士 什么，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不先去问问姑娘同意不同意？

查尔斯·瑟菲斯 噢，我早问过了——大约一分钟之前问的——她的神色表明她答应了。

玛丽亚 真不害羞，查尔斯！彼得爵士，我要抗议，我一个字也没说——

奥利弗爵士 嗯，这么说，话越少越好——我祝你们之间的爱情与日俱增！

彼得爵士 我祝你们生活幸福，就像蒂热尔夫人和我——想做的那样！

查尔斯·瑟菲斯 罗利，我的老朋友，我知道你会向我道喜；我也知道，我欠你的太多。

奥利弗爵士 你确实欠他不少情儿，查尔斯。

罗利 如果我为你作的努力没有成功，就为这种尝试，你也欠我的情——不过，你应该得到幸福——你还债还过头了。

彼得爵士 是呀，罗利总是在说你会改过。

查尔斯·瑟菲斯 彼得爵士，说到改过，我不敢保证，不过，我决心开始改——幸而有监督我的人在——我温柔的向导——啊！有那双美目所照亮的为善的道路，我能放弃不走吗？

亲爱的姑娘，虽然你不运用美人的权力，
你仍然统治着我，因为我愿意服从。
我从罪过中逃出，是一个卑贱的人，

只有爱情和——你可以使我安身；

（对观众）

你们诸位不必害怕，

只要你行得正，谣言必自消。

（张胜纪 译）

亨利·易卜生

1828—1906

挪威诗人和剧作家亨利·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希恩。他的父亲克努特·易卜生是个商人，易卜生8岁的时候他父亲的生意破产了。

1844年，年少的易卜生背井离家到格里姆斯塔小镇的一家药房当学徒。他讨厌这份工作，便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和博览群书。1848年冬，他的处女剧作《卡塔琳》问世。1850年他离开格里姆斯塔前往奥斯陆，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曾经做过记者，后来受聘担任卑尔根一家剧院的助理舞台监督。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857年，这一年他被聘为奥斯陆国家剧院的编导。

易卜生在剧院的这些年里积累了经验，在此期间他还对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继续创作剧本，并在剧本中注入了心理分析的方法。他的剧作有许多是取材于挪威古代英雄史诗"萨迦"和民间传说。

易卜生迫于生活曾向当局申请作家津贴，但遭到拒绝。1864年，他离开挪威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写出了杰出的诗剧《布朗德》(1866年)和《彼尔·金特》(1867年)。此后，他在文坛上确立了名声，挪威政府也授给他一笔诗人津贴，使他免受清贫之苦。后来，他在德国旅居了一段时间，1891年他又返回奥斯陆，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06年5月23日逝世为止。

易卜生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他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于舞台之上，并触及了颇多争议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他的剧作使他赢得了“现代戏剧之父”的声誉。易卜生逝世以后，欧洲各地的剧院与以前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例如，萧伯纳便是深受易卜生影响的一位剧作家。

通观易卜生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贯穿其全部作品主线的是一个伟大思想：个人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个人受到五花八门的专制暴政的压迫和威胁，于是他便运用戏剧的力量抗议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然而，他并没有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政府才能消除暴政提出什么建议。这就表明，他只是一个艺术家而并不是政客。他那为民请命的大声疾呼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如同在19世纪的挪威一样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因为他的观点至今依然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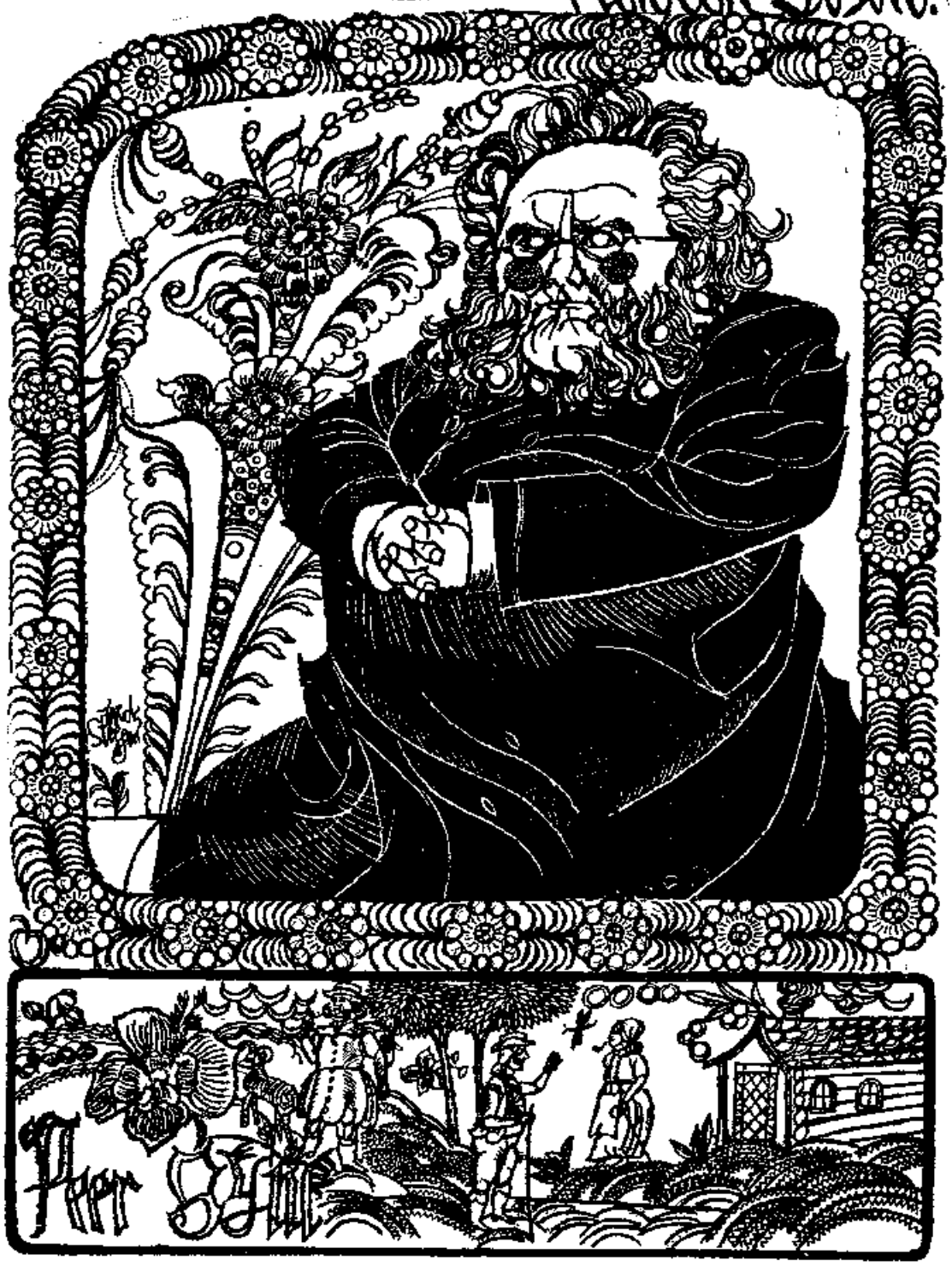
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易卜生所说的暴政是邪恶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暴政乃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们通常以为暴政是独裁者使用暴力手段来对不愿臣服的平民百姓进行统治。可易卜生却看出了另一种叫人深恶痛绝的暴政形式——多数人施行的暴政。

在《人民公敌》一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医生奋力同那个“坚实的多数派”周旋拼搏，因为他们非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不可。斯托克曼居住的那个城市里的多数人宁愿靠谎言来生活，而不肯牺牲一点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剧本结尾时，斯托克曼医生的所有支持者都众叛亲离，而他

插图作者注：易卜生画像是受16世纪北欧日尔曼民间艺术的启发，以一种装饰性技巧描绘的。下面的场面取自易卜生早期戏剧中的一个民间故事“皮尔·莫特”。

Henrik Ibsen.



所有的为了把那个受到致病细菌污染的公共浴场打入冷宫的奔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更甚于此，易卜生看来是要把斯托克曼医生描绘成现代生活中的堂吉诃德。斯托克曼医生冗长而沉闷的长篇大论是苍白无力和荒谬可笑的，而他幼稚无知的一厢情愿，确信自己断绝了全城的生计来源便可被全城欢呼拥戴成为一位英雄，也不啻是痴人说梦。在剧终，他口口声声要把街上那些痴呆顽劣的野孩子教育培养成一代新人的决定也显得愚蠢可笑。

或许这一决心并不见得会成为笑柄，因为它反正不大有可能成功。正如易卜生所说，理想主义单兵独马几乎没有机会打败群氓的专制暴政。

易卜生没有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何况，寻找解决办法其实也并不是他的份内之事，不过，他倒是指出了对付形形色色的专制暴政的防身之道。斯托克曼医生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最强而有力者乃是最孤立无援的人”。主人公虽然公理在握，却不得不孤独一人面对强暴，这在戏剧中是司空见惯、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形象。然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他常常遭受个人的失败挫折，以至死于非命。不过他的英雄业绩却并不随着他的死而烟消云散。他的业绩会持久存在下去，使我们的生活增添几分正义、也更美好一些。因此，理想主义并不是愚蠢可笑和不切实际的，到头来将会是唯一行得通的出路。

（石琴娥 译）

人民公敌

剧中人物

托马斯·斯托克曼医生 市立公共浴场医生。

斯托克曼夫人 斯托克曼的妻子。

佩特拉 他们的女儿，教员。

艾利夫 13岁，他们的儿子。

莫尔顿 10岁，他们的儿子。

彼得·斯托克曼 医生的哥哥，市长兼警察署长、市立公共浴场董事会主席。

莫尔顿·基尔 皮革厂厂主，斯托克曼夫人的养父。

霍夫斯塔 《人民信使报》编辑。

贝林 报纸记者。

霍斯特尔船长。

阿斯莱克逊 印刷商。

市民大会的参加者——各种社会身份的男人，几个女人和一群小学生。

剧情发生在挪威南部的一个沿海城市里。

第 一 幕

场景。傍晚。医生家的起居室。室内家具简单朴素，然而布置得整齐大方。右墙有两扇门，较后面的一扇通到门厅，较前面的一扇通到医生的工作室。左墙，正对着那扇通往门厅的门的地方也有一扇门，它直通其余几个房间。左墙正中有一座瓷砖砌的壁炉。靠近台前的地方靠墙放着一张长沙发，沙发上面是一面镜子。沙发前面是一张铺着桌布的椭圆形小桌。桌上一灯粲然，灯带有灯罩。后墙一扇敞开的门通到餐厅，餐厅的餐桌上点着灯，摆着晚餐用的餐具。餐厅里，贝林下巴底下围着餐巾端坐在餐桌旁。斯托克曼夫人站在餐桌旁，把盛在盆子里的一大块烤牛肉递到贝林面前。餐桌旁的其余座位都空着，桌上杯盘凌乱，似乎已经吃完了饭。

斯托克曼夫人 唉，谁叫你晚来了一个钟头，贝林先生，你只好吃凉的啦。

贝林 （边吃边说）味道好极啦，噢，烹调非常出色。

斯托克曼夫人 你知道斯托克曼向来讲究一定要按时吃饭——

贝林 这一点都不碍事。其实我倒觉得独自一人不受打扰地细细品尝，这饭菜吃起来倒也更有滋味。

斯托克曼夫人 好呀，好呀，这饭菜合你的口味就好——（转身侧耳细听门厅里的动静）大概是霍夫斯塔先生也来了。

贝林 也许是的。

斯托克曼市长走了进来，他身穿大衣，头戴官员制帽，握着手杖。

市长 晚上过得好哇，凯瑟琳妹妹。

斯托克曼夫人 （走进起居室）哦，原来是大哥来了。晚上好，大哥。你这么晚来看我们，真叫人过意不去。

市长 我恰好路过这里，所以就来——（扫视了一下餐厅）哦，好像已经有人在你家作客了。

斯托克曼夫人 （稍有点发窘）不是，不是，碰巧有个人来。（急忙地）你也请进去吃一点好吗？

市长 我！谢谢，免了吧。天哪，晚上再吃热菜，我的胃受不了。

斯托克曼夫人 哦，就这一次不要紧的——

市长 不，不，多谢你的好意。晚上我还是只吃三明治和喝点茶。天长日久有益于健康……况且也更节省一点花销嘛。

斯托克曼夫人 （冷笑）嘿，你可千万不要把托玛斯和我当成大手大脚的败家子。

市长 不，不，没有说你们，凯瑟琳，我没有这个意思。（指指医生的工作室）他大概没在家吧？

斯托克曼夫人 没在家，他晚饭后到外面去散一会儿步，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的。

市长 天晓得，这样就对健康有好处啦？（作倾听状）大概他回来了。

斯托克曼夫人 不，不见得是他。（传来了敲门声）请进。（霍夫斯塔从门厅进来。）

斯托克曼夫人 哦，原来是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是呀，请原谅我来晚了，我有点事在印刷厂呆得太久了。晚上好，市长先生。

市长 （点头招呼，样子有点不大自然）编辑先生，你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霍夫斯塔 也不尽然。不过有篇文章要在报上发表。

市长 我可以想得出来。我听说我弟弟是《人民信使报》的非常卖力的投稿者。

霍夫斯塔 不错，他对一些事情有话要讲，不吐不快，便向《人民信使报》投稿。

斯托克曼夫人 （对着霍夫斯塔）可是，难道你不去——？（用手指指餐厅）

市长 天哪，我毫不在乎他为那些最能够接受他的看法的读者写点文章。再说我个人对贵报没有任何理由要抱有成见，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是吗，我也不这么想。

市长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城市有着一种宽容大度的美德——一种真正优秀的市民精神。这当然是因为建设一个大型公共工程把我们联系到一起来了。所有正直的市民都同样对它关切备至——

霍夫斯塔 那个公共浴场，对吧！

市长 一点不错。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豪华大浴场。请记住我的话，霍夫斯塔先生，这个浴场将成为本市最杰出的生活来源。这是毫无疑问的。

斯托克曼夫人 托马斯也说过这样的话。

市长 这两年来，这个城市蓬勃发展，迅速起飞。人们手里有了钱，市面活跃而富有生气。房地产天天都在增值。

霍夫斯塔 还有失业人数下降了。

市长 是呀，一点不错。这一来使得有产阶级负担的贫民救济税也有了令人欣慰的减少，而且还会减少得更多，只要我们有一

个天气好极了的夏天，游客蜂拥而来，养病的人多得数不胜数，就可以使浴场的名声广为传播。

霍夫斯塔 我听说这已经好景在望了。

市长 是大有指望的。每天都有不少信件询问浴场的膳食供应，住宿条件等等。

霍夫斯塔 这么说来，斯托克曼医生的那篇文章正合时宜。

市长 他现在又在写文章啦？

霍夫斯塔 那篇文章是他去年冬天写的，文章大力推荐了浴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不过我一直压着没有发表。

市长 哦，是不是有不妥之处？

霍夫斯塔 不，不是这样。我认为今年春天再发表更好一些，因为这时候人们会想到要找个避暑的地方了。

市长 非常正确，绝对正确，霍夫斯塔先生。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凡是同浴场有关的事情，托马斯总是尽力操劳的。

市长 是呀，他是浴场的工作人员，本当克尽职守嘛。

霍夫斯塔 是的，再说他又是最初想出这个主意的人。

市长 是他吗？果真如此吗？不错，某些人有这种看法，我也时有耳闻。不过我仍然以为为了这项工程我确实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托马斯也总是这么说。

霍夫斯塔 有谁否认这一点呢，市长先生？你促成这件事，并终于把它变成了现实。这是人人皆知的。不过，我方才说的是，这个主意是医生最初提出来的。

市长 是呀，恐怕我弟弟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胡思乱想得太多。要真正做成点事情就非靠另外一种人不可，霍夫斯塔先

生。我确实认为这幢房子里最缺少的就是这种身体力行的人——

斯托克曼夫人 可别这么说，亲爱的彼得。

霍夫斯塔 市长先生，你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斯托克曼夫人 霍夫斯塔先生，请到里面去随意用点什么，我丈夫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霍夫斯塔 谢谢，那就吃一点吧。（走进餐厅）

市长 （压低声音）这些农民阶层出身的人真是古怪，讲话从不得体。

斯托克曼夫人 你又何必上心呢？难道你和托马斯不能像兄弟俩那样分享这份荣誉吗？

市长 是呀，按理说本该如此。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仅仅满足于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荣誉。

斯托克曼夫人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和托马斯一直是兄弟和睦的呀。（侧耳细听）我想是他回来了。（她走过去打开通往门厅的门。）

斯托克曼医生 （在门外高声说笑，并发出一些碰碰声）看看，凯瑟琳，又带了一位客人回来。难道不更热闹一些吗？请进，霍斯特尔船长，请把大衣挂在那边的衣钩上。哦，你没有穿大衣来，对吧？想想看，凯瑟琳，我是在街上碰见他的，他起初还不肯来哪！（霍斯特尔船长走了进来，向斯托克曼夫人点头问好。）

斯托克曼医生 （站在门口转过身去）进来吧，孩子们。现在他们又觉得肚子饿啦。来吧，霍斯特尔船长，你务必来尝尝烤牛肉——（他把霍斯特尔推进餐厅，艾利夫和莫尔顿也跟了进去）

斯托克曼夫人 不过，托马斯，难道你没有看见——

斯托克曼医生 （在餐厅门口转过身来）哦，原来是你，彼得！（朝他走过去，伸出手来）嘿呀，这下可更热闹了。

市长 我恐怕过一会儿就要走的——

斯托克曼医生 哪儿的话！热托弟酒马上就要端上桌来了。凯瑟琳，你没忘准备吧？

斯托克曼夫人 当然没有。水已经煮开了。（她走进餐厅）

市长 还喝托弟酒！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坐下吧，我们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

市长 多谢啦，我向来不参加这种痛饮托弟酒的酗酒聚会。

斯托克曼医生 这哪是什么酗酒聚会！

市长 在我看来这就是——（朝餐厅张望了一下）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肚子怎么填得下那么多饭菜！

斯托克曼医生 （搓搓双手）难道看年轻人狼吞虎咽不是绝妙的享受？他们食欲总是那么旺盛，吃饭本来就应该是那副样子！他们多吃一点才能长力气，将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彼得。

市长 我倒想请教，照你的说法这里究竟有什么事业可以干得轰轰烈烈的呢？

斯托克曼医生 你不妨去问问那些年轻人，时候一到，他们会大展鸿图的。我们当然看不出来，我和你都成了老掉牙的守旧落伍者啦。

市长 又来啦，真是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

斯托克曼医生 哦，你千万不要在意我随口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彼得。因为我一直感觉到轻松和快乐，看到四周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生活，我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是叫人惊异，仿佛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从我们身边浮现出来。

市长 你当真是这样想的？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我想，我看见的那些东西你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你一直置身在其中，也就往往不识它的真面目。可是我这么多年来困居在北边被人忘却的穷乡僻壤，经年累月几乎见不到一个可以醍醐灌顶使我豁然顿悟的外人。所以我搬到这座城市里来住，就仿佛来到了一个喧嚣嘈杂的大都会一般。

市长 嗯——大都会——

斯托克曼医生 哦，我很明白，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这个城市规模很小。可是这儿有生命活力，前途大有希望，而且有非常多的事情等着要做，等着要去奋斗。这恰恰是最主要的。（叫喊道）凯瑟琳，邮递员来过没有？

斯托克曼夫人 （从餐厅里）没有，今天没来过。

斯托克曼医生 再说还有舒适的生活，彼得！像我们这样过去收入菲薄，过惯艰苦日子的人应该学会珍惜。

市长 嗨，得啦，得啦。

斯托克曼医生 哦，是这样的，你只消想想看，我们在北边穷乡僻壤的生活有多么艰苦，有许多次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现在我们生活过得像贵族一样，就拿今天来说吧，我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对啦；我们还剩下了一些晚上吃。难道你不愿意尝一块吗？或者起码让我拿给你瞧瞧——来吧！

市长 不，不，一定不要。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那么到这边来。你瞧，我们买了一块桌布。

市长 是呀，我已经看见了。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还买了灯罩。你看到了吗？所有这些都是凯瑟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使得屋里显得非常舒服，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不妨再到那边去一下，不，不，

不是那边，对，从这边看过去，你看，灯罩把灯光聚拢了照下来，我觉得十分优雅。

市长 是呀，倘若舍得花钱享受奢侈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哦，真是这样，现在我舍得了。凯瑟琳说我挣的钱几乎跟花销差不多。

市长 几乎同花销差不多！——

斯托克曼医生 不过一个科学家的生活上理应过得讲究一些，我敢肯定，地区法官每年的平均花费要比我多得多。

市长 不错，我想是如此，地区法官是那个地方的最高行政官员嘛。

斯托克曼医生 再看看那些手头阔绰的商人们，他们那种人花起钱来可比我要多好几倍。

市长 是呀，各人境况不同嘛。

斯托克曼医生 不管怎么说，我根本不想大手大脚追求奢侈，彼得。可我觉得我不能连在家里招待客人的乐趣都享受不到。你知道，我需要这样的乐趣。在穷乡僻壤离群索居了那么多年，对我来说花点时间结交一些年轻人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因为他们精神饱满、雄心勃勃、思想开阔而且有用不完的精力。而现在坐在餐厅里吃得正起劲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我真希望你和霍夫斯塔先生能熟起来。

市长 哦，霍夫斯塔，对啦，他方才告诉我，说他又要刊登你的一篇文章。

斯托克曼医生 我的一篇文章？

市长 是的，一篇关于浴场的文章，是你去年冬天写成的。

斯托克曼医生 哦，那篇文章！不行，现在我不打算马上发表。

市长 为什么？我倒觉得现在正是时候。

斯托克曼医生 在平常情况下，你大概是对的。——（*他开始在房*

间里踱来踱去。）

市长 （眼睛盯住了他）那么现在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了吗？

斯托克曼医生 （站定下来）彼得，我此时此刻实在无法告诉你——起码今天晚上不行。也许真的有些异常情况，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而已。

市长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故弄玄虚。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要瞒着不让我知道？我身兼公共浴场董事会主席，难道就不可以过问？——

斯托克曼医生 我身为——唉，算啦，算啦，彼得，我们何必一见面就彼此怒气冲冲的呢？

市长 上帝不容！我决不像你那样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我毫不含糊地要求，凡是必须采取的步骤和必须实施的措施都应该由合法组成的当局来处理，应该公事公办。我决不姑息迁就任何鬼鬼祟祟或者欺上瞒下的行为。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什么时候干过鬼鬼祟祟或者欺上瞒下的事情？

市长 不管怎么说，你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总是在想走自己的路。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宽恕的。每个个人必须学会服从整体，或者我应该说，个人必须服从于为公众谋利益的政府当局。

斯托克曼医生 也许应该如此。可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市长 因为你似乎从来就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亲爱的托马斯。可是千万要当心，你这样我行我素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的。我已经有言在先了，再见吧。

斯托克曼医生 你是不是气糊涂啦？你的想法根本不对，不是一回事呀。

市长 我是向来不会看错事情的。现在我同他们告个别——（朝餐厅鞠躬）晚安，凯瑟琳。晚安，诸位先生。（出去）

斯托克曼夫人 （走进起居室）他走啦？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火冒三丈拂袖而去。

斯托克曼夫人 哦，亲爱的托马斯，这一次你又怎么得罪他啦？

斯托克曼医生 一点没有。反正他不能要求我不到时候就一五一十向他和盘托出。

斯托克曼夫人 你要向他和盘托出什么呢？

斯托克曼医生 嗯，别再问我了，凯瑟琳。邮递员没有来，真奇怪。

霍夫斯塔、贝林和霍斯特尔陆续从餐桌旁站起身来，走进起居室。稍后，艾利夫和莫尔顿亦跟了进来。

贝林 （伸了个懒腰）噢，上帝开恩，美美地吃了这么一顿好饭，真是叫人觉得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霍夫斯塔 市长今天晚上情绪不佳。

斯托克曼医生 那是因为他胃有毛病，消化能力太弱。

霍夫斯塔 我敢肯定，主要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民信使报》的家伙在这儿，他才什么都消化不了的。

斯托克曼夫人 我本来以为，你刚才同他谈得挺融洽。

霍夫斯塔 哦，是的，那只不过是暂时休战而已。

贝林 说得好，暂时休战这个词可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千万别忘了，彼得是个孤独的人。他享受不到一点家庭乐趣，也挺可怜的，一天到晚除了忙于公事，还是忙于公事。还有他每天往肚子里灌那么多淡而无味的茶，也真够他受的。好啦，不说啦。小伙子们，把你们的椅子都往桌子旁边拉近点。凯瑟琳，我们难道不是该喝托第酒了吗？

斯托克曼夫人 （朝厨房走去）我正要去端呢！

斯托克曼医生 霍斯特尔船长，你坐到沙发上来，坐在我旁边。像

你这样的稀客，理应坐上座。请吧，大家快坐下。

男人们围着桌子坐定。斯托克曼夫人端了一个托盘进来，盘里放着一个小炭炉、几个酒杯、盛水的细颈瓶等。

斯托克曼夫人 酒来啦。这是阿勒克烧酒，这是朗姆甜烧酒，这是白兰地。请自便吧，不要客气。

斯托克曼医生 （拿起一只酒杯）好，我想我们斟吧！（动手调托第酒）艾利夫，去把雪茄拿来，我敢肯定你知道雪茄烟盒放在什么地方。莫尔顿，你去把我的烟斗拿来。（两个孩子走进右边屋里）我总是疑心艾利夫有时偷偷拿走一支雪茄，可是我眼开眼闭装作不知道。（高声）莫尔顿，顺手把我的软帽也带来，凯瑟琳，你告诉他我把软帽撂在什么地方了，好吗？哦，他拿到啦！（孩子们拿着那些东西进来）请吧，大家自己斟酒吧。我先抽会儿烟斗。这只烟斗曾跟着我在北部穷乡僻壤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啊！（碰杯）干杯！唉，到底还是坐在这里舒服呀，既惬意又暖和。

斯托克曼夫人 （坐下来织毛线）你很快又要出海远航了吧，霍斯特尔船长？

霍斯特尔 我想下星期就准备停当了。

斯托克曼夫人 这次你就要去美国啦？

霍斯特尔 是呀，是打算去那儿的。

贝林 那么你就参加不了市里的选举了。

霍斯特尔 又要选举了吗？

贝林 难道你还不知道？

霍斯特尔 不知道，我不太为这些事情操心。

贝林 不过，你毕竟该关心关心公共事务，对不对呀？

霍斯特尔 才不哪，我对那些事情一窍不通。

贝林 即便如此，至少也该去投票选举。

霍斯特尔 难道一点都不懂的人也非去不可吗？

贝林 一点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社会就像一艘船，需要人人伸出手来掌住舵把子。

霍斯特尔 在陆地上也许这样做还可以。不过在海上可行不通，要出事的。

霍夫斯塔 真是奇怪，水手们多半不大关心岸上发生什么事情。

贝林 非常奇怪。

斯托克曼医生 水手就像候鸟一样，走南闯北，萍踪不定，四海为家。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人更要多出一把力。霍夫斯塔先生，明天的《人民信使报》有没有公众感兴趣的东西。

霍夫斯塔 本地没有什么新闻。可是我打算刊登你的那篇大作。

斯托克曼医生 哦，真要命，那篇文章！不行，听着，你先等一等再说。

霍夫斯塔 咦，现在我们报纸版面正好有空地方，况且目前时机似乎也很合适。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也许你是对的。不过你还是先等一等再说。我以后再向你解释——

佩特拉头戴帽子，身着大衣，腋下夹着一摞练习本。

佩特拉 晚安。

斯托克曼医生 你回来啦，佩特拉，你好。

大家互相打招呼。佩特拉把大衣、帽子和练习本统统放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

佩特拉 好呵，你们坐在这里低斟浅酌其乐无穷，而我却在外面像牛马一样拚死累活。

斯托克曼医生 行呀，现在也轮到你一块儿来享受享受了。

贝林 我可以给你调一小杯酒吗？

佩特拉 （走到桌子旁）谢谢。我自己动手吧。每一次你都把烈酒倒得太多水兑得太少。唔，想起来了，爸爸，我这儿有你一封信。（走到放东西的椅子边）

斯托克曼医生 一封信！谁写来的？

佩特拉 （在大衣口袋里摸来找去）刚才我出去的时候，邮递员交给我的。

斯托克曼医生 （站起身来朝她走过去）而你直到现在才想起来交给我。

佩特拉 刚才我实在来不及再回来了。信在这儿。

斯托克曼医生 （一把抓过信来）快给我看，快给我看，孩子。（浏览了一下信封）对，一点不错！

斯托克曼夫人 这几天你迫不及待的是盼这封信吧？

斯托克曼医生 正是这封信。我必须把信拿到书房仔细读读。灯在哪儿呢？凯瑟琳，我的书房是不是又没灯啦？

斯托克曼夫人 灯已经给你点好放在书桌上啦。

斯托克曼医生 那好，那好，对不起，失陪，失陪。（走进右边的书房。）

佩特拉 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斯托克曼夫人 我一点也不知道。反正最近这几天他老是追着问邮递员来过没有。

贝林 也许是外地的哪个病人？

佩特拉 可怜的父亲，他忙得快喘不过气来啦。（动手调酒）唔，这杯酒的味道一定错不了。

霍夫斯塔 你今天又到夜校教课啦？

佩特拉 （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讲了两个钟头课。

贝林 每天早上还要在学校教四个钟头的课——

佩特拉 是五个钟头。

斯托克曼夫人 看样子今天晚上你还要批改作业。

佩特拉 是呀，一大摞哪！

霍斯特尔 我看你忙得简直没有喘气的功夫啦。

佩特拉 是呀，那倒也好，做完工作累得要命，可心里真痛快。

贝林 你喜欢这样？

佩特拉 是呀，白天干得累晚上睡得香。

莫尔顿 你谅必是罪过深重的人，佩特拉。

佩特拉 罪过深重？

莫尔顿 是呀，因为你那么拼命地工作。罗伦老师[1]曾经说过：工作是对我们犯下罪过的惩罚。

艾利夫 （鼻子里哼了一声）哇，你真是傻透了，居然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斯托克曼夫人 行啦，行啦，艾利夫。

贝林 （大笑）好极了，真是妙语惊人。

霍夫斯塔 莫尔顿，你难道不愿意勤奋工作？

莫尔顿 不，我不愿意。

霍夫斯塔 那么，你长大了想干点什么呢？

莫尔顿 我最想当个海盗。

艾利夫 那一来你岂不是成了异教徒啦。

莫尔顿 当上海盗，就是成了异教徒也没啥了不起。

贝林 我赞成你这句话，莫尔顿。这恰恰是我要说的话。

斯托克曼夫人 （朝贝林做个手势）不见得你真是这个意思吧，贝林先生。

---

① 易卜生的《社会支柱》（1877年）中的一个人物，也是教师。——译者

贝林 天哪，是真的——我就是个异教徒，并且还以此自豪。等着瞧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大家都会变成异教徒。

莫尔顿 到那时候，是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呢？

贝林 唔，你要知道，莫尔顿——

斯托克曼夫人 现在回到你们的屋里去吧，孩子们，你们两个都回去。我想你们该把明天的功课准备好了。

艾利夫 我可以再呆一会吗？

斯托克曼夫人 不可以，你们两个都快出去。

孩子们道了晚安后进到左边的房间。

霍夫斯塔 难道你真的认为这些话对孩子有很大害处吗？

斯托克曼夫人 嗯，我不知道，可我不喜欢他们听这样的话。

佩特拉 哦，妈妈，我觉得你好糊涂。

斯托克曼夫人 也许是吧，可我就是不愿意他们听到这些话，起码不要在家里听到。

佩特拉 学校里和家里都有那么多伪善的卫道士。在家里我们必须闭紧嘴巴什么都不说，而在学校里我们又不得不在讲台上对孩子们讲一大通假话。

霍斯特尔 你也不得不说假话？

佩特拉 是呀，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非要把各种各样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教给孩子们？

贝林 这倒一点不假。

佩特拉 可惜我力不从心，否则的话，我一定自己办个学校，完全采用另外的做法。

贝林 哇，这要一大笔钱哪——

霍斯特尔 倘若你真有这个念头的话，斯托克曼小姐，我倒乐意尽力，学校的校舍包在我身上啦。先父遗留给我的那幢古宅现

在几乎都空着。楼下有间大极了的餐厅——

佩特拉 （咯咯大笑）哦，多谢，可我现在还只是空口说白话而已。

霍夫斯塔 照我看来，佩特拉小姐恐怕更适合改行从事新闻事业。顺便问一句，你答应为我们翻译的那篇英国小说是不是已经动笔了？

佩特拉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会准时交稿的。

斯托克曼医生从书房里出来，手上拿着那封已拆开的信。

斯托克曼医生 （晃动着那封信）唉，现在你们可以相信，本市就要有轰动的新闻啦。

贝林 轰动的新闻？

斯托克曼夫人 究竟是什么新闻？

斯托克曼医生 一个重大的发现，凯瑟琳。

霍夫斯塔 真的吗？

斯托克曼夫人 是你发现的？

斯托克曼医生 是我把这件事弄得水落石出的。（踱来踱去）现在随他们的便吧，怎么骂我都可以，说我胡思乱想，说我癫狂发痴。不过他们最好要当心点！（大笑一声）我想，他们是会更加当心点的。

佩特拉 可是，爸爸，快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不要着急，我会把每桩事情都给你们讲清楚的。可惜现在彼得偏偏不在这儿。从这件事儿可以看出来，有时候我们竟会像土拨鼠那样盲目作出判断，并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

霍夫斯塔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在桌子旁边站住）人们都公认我们这个城市是个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是不是？

霍夫斯塔 是呀，那是不消说的。

斯托克曼医生 一个非常少有的有益于健康的好地方，是这么说的吧！——而且还是一个值得热诚推荐的城市，它对有病的患者和健康的人全都相宜——

斯托克曼夫人 可是，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而且我们都曾经推荐过它，把它捧上了天。我在《人民信使报》上，在小册子里长篇累牍地写呀，写呀——

霍夫斯塔 是呀，怎么啦？

斯托克曼医生 这个公共浴场被称为本市的命脉，当地的神经中枢，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叫人肉麻的称呼——

贝林 记得在一次庆祝宴会上，我还热情洋溢地把它誉为"本市的跳动不息的活心脏"哪——

斯托克曼医生 哦，还有这样的美称。可是花了那么多钱建造起来的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和人人称赞的公共浴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霍夫斯塔 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呢？

斯托克曼夫人 是什么呢？

斯托克曼医生 是个传染病的渊薮。

佩特拉 那个公共浴场，爸爸！

斯托克曼夫人 （几乎同时地）我们的浴场！

霍夫斯塔 （同时地）可是，斯托克曼大夫——

贝林 简直不可思议！

斯托克曼医生 我告诉你们，整个公共浴场就像一座刷得雪白的坟墓，而里面却腐尸恶臭，它会对公众健康造成极大危害。从莫勒达尔峡谷流过来的水都是被严重污染的，峡谷上游工厂里排出的废水把那一带弄得臭气薰天。这些污水又渗进了向水库供水的管道中去。这样一来，有毒的污水就被排放到

了浴场周围的海滩。

霍夫斯塔 你是说就在海滨浴场区里？

斯托克曼医生 一点不错。

霍夫斯塔 你怎么确信这件事情呢，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一直在仔细地调查这桩事。我很早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因为去年在去浴场的游客中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病症——斑疹伤寒带胃炎等等。

斯托克曼夫人 对，有过这样的病人。

斯托克曼医生 起初我们还假设，那些来疗养的病人是在别处被传染上这些病的。可是去冬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我就设法采用各种办法分析化验公共浴场的水质。

斯托克曼夫人 原来你一天到晚忙碌不停就是为了这个！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我全力以赴忙碌不停，凯瑟琳，你可以这么说。可惜我缺少最必要的仪器和设备，我只好采集了饮用水和海水的样品，把它们送到大学进行严格的化验。

霍夫斯塔 现在你收到了化验报告？

斯托克曼医生 （把信递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化验报告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水里含有腐烂的有机物质，细菌多得不可胜数。这种被严重污染的水，无论是饮用或者沐浴都是绝对有害于健康的。

斯托克曼夫人 天赐拯救，幸亏你发现得及时。

斯托克曼医生 你可以这么说。

霍夫斯塔 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不消说，当然要矫正缺陷喽。

霍夫斯塔 这能做得到吗？

斯托克曼医生 非这样做不可，否则这个公共浴场就报废了，就完蛋了。然而不必弄到这种地步，我明白，知道下一步该从何处

着手。

斯托克曼夫人 亲爱的托马斯，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

斯托克曼医生 连确凿的证据都没有，难道我就可以逢人便说，闹得满城风雨吗？不行，我才不那么傻。

佩特拉 可是跟自己家里人打个招呼——

斯托克曼医生 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可是你明天不妨告诉那个老狗獾①，莫尔顿·基尔。

斯托克曼夫人 别乱说，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好啦，好啦，告诉你的外祖父去吧。那个老家伙听说后一定会吓一大跳，他非把我当作疯子不可。唉，不仅是他，还有许多人也会把我当作疯子，我早就心知肚明了。可是现在让那些大好人都来开开眼界，（*走来走去，边走边搓手*）城里将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凯瑟琳！你根本想象不出来。所有的水管统统都必须重新安装。

霍夫斯塔 （*站起身来*）所有的水管？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水管的入水口太低，务必拆掉，入水口要安装得更高一些。

佩特拉 你果然不幸言中啊，爸爸！

斯托克曼医生 哦，你回忆起当初的事来啦，是不是，佩特拉？那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动工兴建，我写文章抗议他们草率从事，可是没有人愿听我的逆耳忠言。这一次我要狠狠地训斥训斥他们。——我理所当然地给公共浴场的董事会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不过为了等这张化验单，那份报告压在我抽屉里一个来星期还没有交出去。（*晃晃信件*）可是现在我可以把那份书面报告马上送出去了。（*走进书房，拿着几张稿纸出来*）瞧，密密麻

---

① 斯托克曼医生给莫尔顿·基尔起的绰号，即"老顽固"之意。——译者

麻写了四大张纸，再附上一封详细说明的信。给我一张报纸，凯瑟琳，给我点纸把它们包起来。好——行啦！把这包东西交给——交给，（跺脚）唉，我们家的女仆叫什么来着？唉，不管她叫什么，反正交给她，叫她马上送给市长。

斯托克曼夫人拿过小包，穿过饭厅走了出去。

佩特拉 爸爸，你看彼得伯伯会说些什么呢？

斯托克曼医生 他会说些什么？照我看，他高兴都来不及，因为这样重要的大事终于真相大白了。

霍夫斯塔 我可以在《人民信使报》上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一下你的发现吗？

斯托克曼医生 可以，我很高兴你这样做。

霍夫斯塔 这条消息理应让公众越早知道越好。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理当如此。

斯托克曼夫人 （从外面回来）她送去了。

贝林 愿上帝切莫降罪于我！斯托克曼大夫，你将是本市第一号风头出得最足的人物哪！

斯托克曼医生 （兴高采烈地踱来踱去）哦，算了吧，我只不过尽了自己应尽的天职，而且是瞎猫逮住了个死耗子。仅此而已——

贝林 霍夫斯塔，难道不该为斯托克曼大夫举行一次庆祝游行吗？

霍夫斯塔 无论如何，我是非常赞成的。

贝林 我要向阿斯莱克逊先生谈谈这个主意。

斯托克曼医生 不行，亲爱的朋友们，请把这些信口乱说的话统统忘掉吧。我不要什么庆功典礼。倘若公共浴场董事会决定给我增加薪水的话，我也不会接受的。凯瑟琳，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斯托克曼夫人 你做得再对不过了，托马斯。

佩特拉 干杯，爸爸！

霍夫斯塔和贝林 干杯，干杯，斯托克曼大夫！

霍斯特尔 （同医生碰杯）但愿这桩事不会给你添麻烦，只会给你带来乐趣！

斯托克曼医生 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能为本乡本土，能为父老桑梓办点事真是极大的乐趣。真痛快呀，凯瑟琳。

他搂着她在房间里旋转起来。她尖声高叫，并想挣脱身。大家又是欢笑又是鼓掌，并为医生而欢呼。两个孩子在门口伸进头来张望。

第 二 幕

早晨，斯托克曼医生家的起居室，通向餐厅的那扇门已关上。斯托克曼夫人手里拿着一封封好的信从餐厅进来，走到医生的书房门口，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斯托克曼夫人 托马斯，你在屋里吗？

斯托克曼医生 （在房间里说话）在，我刚回来。（走进来）什么事？

斯托克曼夫人 你哥哥来了一封信。（把信递给他）

斯托克曼医生 哦，我念一下。（拆开信，开始念信）“原稿璧还——”（接着往下念，声音低得听不清楚）唉——

斯托克曼夫人 他说了些什么？

斯托克曼医生 （把信塞到口袋里）只说他今天中午路过这儿会进

来待一会儿。

斯托克曼夫人 那么，你要记着不要外出。

斯托克曼医生 哦，那没有问题，反正今天上午的病人都出诊完了。

斯托克曼夫人 我真想知道他究竟怎样看待这件事儿。

斯托克曼医生 你要知道，他不会高兴的，因为这事是我发现的，不是他发现的。

斯托克曼夫人 难道这不使你感到担心？

斯托克曼医生 唉，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的，这你可以想象得到。不过，尽管如此，彼得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不会情愿看到除了他自己居然还有别的人也在为这个城市做好事。

斯托克曼夫人 可见，托马斯，你既然心里明白，那么你能不能表示出好意，让他也分享这份荣誉。难道不可以使大家以为他在为你出谋划策——

斯托克曼医生 可以哇，我倒不在乎。我一心只想把事情办好。

老莫尔顿·基尔从门厅的那扇门探头张望，窥测动静，他暗暗自喜，强忍着不笑出声来。

莫尔顿·基尔 （狡黠地）那是——那是真的吗？

斯托克曼夫人 （迎上前去）爸爸——你来啦！

斯托克曼医生 哦，岳父，您好，您好。

斯托克曼夫人 快进来坐吧。

莫尔顿·基尔 喂，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多呆了。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是不是真的？

莫尔顿·基尔 就是那些讲公共浴场水管的不着边际的话呗。是真的吗？

斯托克曼医生 当然是真的啰！你从哪儿听说的？

莫尔顿·基尔 （走进来）佩特拉到学校去路过我那儿——

斯托克曼医生 哦，是吗？

莫尔顿·基尔 是呀，她告诉我的。起初我还以为她想要愚弄我一下，可是佩特拉向来不是那样为人的——

斯托克曼医生 你怎么会认为她是在愚弄你！

莫尔顿·基尔 唉，你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否则的话，你还没明白过来就已经上了当。那么，真的是确有其事啦？

斯托克曼医生 是真的，千真万确。岳父，请坐吧！（硬拉他在沙发上坐下）总算还是本市不幸之中的大幸！

莫尔顿·基尔 （险些忍俊不禁）本市的大幸？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幸亏我发现得刚巧是时候——

莫尔顿·基尔 （仍旧忍住笑）好呀，好呀，好呀，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同自己的哥哥过不去！

斯托克曼医生 过不去？

斯托克曼夫人 爸爸，你怎么——

莫尔顿·基尔 （把双手和下巴抵在手杖柄上，狡黠地朝医生眨着眼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一口咬定有些活的小东西钻到水管里去了，是不是？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钻进去了细菌。

莫尔顿·基尔 佩特拉说钻进去的小东西多得不得了，数不清。

斯托克曼医生 是这样，千千万万的细菌。

莫尔顿·基尔 可是没有人能够看见它们，难道不是这样说的吗？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谁都看不见。

莫尔顿·基尔 （暗自窃笑）鬼知道，这恐怕是我这一生中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了。

斯托克曼医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尔顿·基尔 反正你绝不会有法子让市长也相信这些话的。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等着瞧吧。

莫尔顿·基尔 你真以为他那么蠢吗？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希望全市的人都那么蠢，那就好喽！

莫尔顿·基尔 全市的人！是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咎由自取，应该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他们自以为比我们这些老家伙高明得多。他们把我从市议会里轰了出来，真的，他们把我像丧家犬那样地轰了出来。可是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尝尝这种滋味了。你再这么放手干下去，拆他们的台，斯托克曼！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

莫尔顿·基尔 我说，就是要搞得他们下不来台！（*站起身来*）你要真有本事能够让市长和他那帮狐群狗党在这件事上栽个大筋斗，摔得鼻青脸肿，我愿意马上掏出100克朗来捐献给穷人。

斯托克曼医生 你倒挺慷慨大方！

莫尔顿·基尔 喔，花这么点钱算不了什么，你很明白，这是挺划算的。倘若你大功告成，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再捐50克朗给穷人。

霍夫斯塔从门厅走进来。

霍夫斯塔 你早！（*站住*）哦，对不起——

斯托克曼医生 没关系，请进。

莫尔顿·基尔 （*咯咯枭笑数声*）嘻嘻，他也插了一手？

霍夫斯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他当然要参与其事的。

莫尔顿·基尔 我早就应该猜到！这桩事儿要捅到报上去。你真有两下子，斯托克曼。好吧，你们两位好好商量吧，我走啦。

斯托克曼医生 不忙走嘛，再呆一会儿，岳父。

莫尔顿·基尔 不，我要走了。你们多想出点计策来整治整治他们。反正你一点亏都不会吃的。

他走出去，斯托克曼夫人送他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哈哈大笑）你只消想想，这个老头子对水管的事儿连一句都不相信。

霍夫斯塔 噢，他就是为这桩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方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件事。你大概也是为此事而来？

霍夫斯塔 正是如此。你抽得出一两分钟空暇时间来吗，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多久时间都可以，亲爱的老朋友。

霍夫斯塔 你听到市长的回应了吗？

斯托克曼医生 还没有。他要过一会儿才到这儿来。

霍夫斯塔 从昨天晚上起，我就一直在盘算考虑这桩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哦，怎么样？

霍夫斯塔 你是个医生，也是个科学家。在你看来，水管受到污染这件事儿本身是一件单独的事情，同其他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你根本没有想到过它同别的一大堆事情还有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斯托克曼医生 怎么会呢？亲爱的老朋友，我们不妨坐下来细谈一下。不是坐在那边儿，请坐在沙发上。（霍夫斯塔坐在沙发上，斯托克曼医生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扶手椅上。）

斯托克曼医生 说吧！你的意思是——

霍夫斯塔 你昨天说的是，泥土里的不干净的东西渗进水里，把水污染了。

斯托克曼医生 毫无疑问，那些污水是从莫勒达尔峡谷那个臭水塘流过来的，那里是祸根子。

霍夫斯塔 请原谅，我有话直说，斯托克曼大夫，我觉得所有的祸

水都来自另外一个渊薮。

斯托克曼医生 那是什么呢?

霍夫斯塔 就是那把我们整个社会泡得腐烂发臭的臭水塘。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活见鬼,这到底作何指吧,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本市所有的活动,事无巨细统统落入一小撮官僚的掌握之中——

斯托克曼医生 未必见得,他们并不个个都是官僚。

霍夫斯塔 是这样,不过那些本人虽然不是官僚的人也起码是官僚的亲朋至爱或者是狐群狗党。还有那些万贯家财的巨富阔佬,正是这些昔日的豪门望族至今仍旧骑在我们头上,发号施令。

斯托克曼医生 话倒不错,可是他们有聪明才智,而且很有远大目光。

霍夫斯塔 他们能干也有眼力?!那么当初安装水管的时候他们的才干和眼力都到哪里去了呢?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他们那时候干了一桩大蠢事。不过这是可以纠正的嘛。

霍夫斯塔 你真以为事情会那么顺当吗?

斯托克曼医生 不管顺当不顺当,反正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

霍夫斯塔 是呀,如果报馆大力干预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这决计用不着,亲爱的老朋友。我敢肯定我哥哥——

霍夫斯塔 对不起,斯托克曼大夫,我正计划把这桩事情公布于世。

斯托克曼医生 在报纸上?

霍夫斯塔 不错。在我接手办《人民信使报》的时候,我的初衷就是要打破那些冥顽不化又大权在握的老顽固的圈子。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你曾亲口告诉我说，那样做的结果是差一点把那份报纸断送在你手上。

霍夫斯塔 不错，那一次以后我们不得不偃旗息鼓，收敛锋芒，因为要是那批人统统被拉下马，公共浴场就有修造不起来的危险。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浴场，那些位高权重的家伙就可以被一脚踢开了。

斯托克曼医生 一脚踢开！可是他们曾经为我们立下过汗马功劳！

霍夫斯塔 我们承认他们有过功劳，这要平心而论嘛。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而又有激进倾向的新闻记者，决不能白白错过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那种统治阶级一贯正确、毫无过失的神话必须打破，要像其他迷信一样连根铲除掉。

斯托克曼医生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霍夫斯塔先生。既然是一种迷信，就应该消除掉。

霍夫斯塔 我不得不把市长先生也牵扯进去，虽然我十分讨厌这样做，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哥哥。不过你会同意我的观点，真理高于一切。

斯托克曼医生 那是毫无疑问的。（突然声调激昂起来）不过——虽然——

霍夫斯塔 你千万不要把我往坏处想。我这个人并不比别的大多数人更注重谋求私利或者追逐权力。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亲爱的朋友，谁这样说过你呢？

霍夫斯塔 我出身贫贱，这你是知道的。所以，这使我有足够的机会了解社会下层阶级最迫切的需要，那就是他们抱有想要参与指导我们的公共生活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学问，才能体现他们的自尊心。

斯托克曼医生 我完全能够理解。

霍夫斯塔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所负的责任重大，要是

忽略了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有助于无权无势、遭受压迫的广大小人物争取解放的机会，那就是极大的失职行为。噢，我知道，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要把我说成从事蛊惑人心的煽动。他们爱怎么说随他们的便吧，反正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斯托克曼医生 正是，正是，霍夫斯塔先生。话虽这么说——真见鬼！（有人敲门）请进！

印刷商阿斯莱克逊出现在通往门厅的那扇门的门口。他衣着虽平常，但却讲究体面，身着黑色常礼服，打了一条有点皱巴巴的白领带，手里拿着手套和高顶丝质大礼帽。

阿斯莱克逊 （鞠躬）恕我冒昧，斯托克曼大夫，擅自登门打扰。

斯托克曼医生 （站起身来）哦，真是稀客，阿斯莱克逊先生。

阿斯莱克逊 正是鄙人，斯托克曼大夫。

霍夫斯塔 你是来找我的吧，阿斯莱克逊先生？

阿斯莱克逊 不，不是的，我不知道会在这儿遇到你。我是来专门拜访斯托克曼大夫的。

斯托克曼医生 哦，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事情呢？

阿斯莱克逊 听贝林先生说，大夫你打算要为我们设计一套更好的供水管系统，是不是？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是用于那个公共浴场的。

阿斯莱克逊 不错，我也是如此听说。我特来登门奉告，本人将为这一事业尽绵薄之力。

霍夫斯塔 （对着医生说）你瞧瞧！

斯托克曼医生 我向你表示衷心感谢，不过——

阿斯莱克逊 有我们这批中小市民在背后给你撑腰，这对你是大有用处的。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多数派，也就是说，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的话。而得到多数派支持是

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无可争辩确实如此。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还看不出来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非要采取这样非同寻常的防范措施不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清二楚、光明正大的——

阿斯莱克逊 不过有备无患总还是好一些。我对本市当局是再了解不过了，当权者总是不那么情愿听取别人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搞点示威是在所难免的。

霍夫斯塔 对，就是应该搞。

斯托克曼医生 示威，你是这么说的吗？你们口口声声要搞示威，究竟怎么个搞法呢？

阿斯莱克逊 当然是十分温和的示威，斯托克曼大夫，我历来主张温和稳健，因为温和稳健是公民最大的美德，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斯托克曼医生 久仰阿斯莱克逊先生是以为人持重稳健著称的。

阿斯莱克逊 是呀，我想我是当之无愧的。浴场供水问题对我们中小市民阶层来说是至关重大的事情。那个公共浴场可以说是本市的摇钱树，我们大家都是靠浴场过日子的，尤其对我们这些房东来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竭尽全力支持那个浴场不可。再说我现在又担任了房东协会主席——

斯托克曼医生 是吗？——

阿斯莱克逊 再说我身为戒酒协会的理事，我想斯托克曼大夫你是知道的，我一向致力于节制酗酒事业。

斯托克曼医生 当然，当然。

阿斯莱克逊 所以，这就很可以理解，我接触的人很多。既然我享有节制稳重和奉公守法公民的美誉，就像大夫你一样，我在本市当然有一定影响力，也有几分实力，要是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阿斯莱克逊先生。

阿斯莱克逊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需要的话，要搞出几份表扬信，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表扬信！

阿斯莱克逊 是呀，本市居民写给你的公开表扬信，感谢你为社会公益做了这样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不消说，这封信务必写得极其委婉含蓄，分寸要掌握得十分稳健，这样才不至于得罪市政当局和那些权势者。只要我们认真注意做得周到，我想决计不会冒犯任何人！

霍夫斯塔 是呀，就算他们心里不乐意，嘴上也不好——

阿斯莱克逊 不，不，不，千万不可以对市政当局有任何失礼顶撞，霍夫斯塔先生。千万不要去反对那些掌握我们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我早先吃亏吃得够多的了，一点点好处都得不到。不过，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市民通情达理而又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斯托克曼医生 （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爱的阿斯莱克逊先生，本市市民这样衷心地支持我，我真太高兴了。我真痛快，心里痛快极了。现在，你先喝杯雪利酒好吗？

阿斯莱克逊 不，谢谢你，我滴酒不沾。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那么来杯啤酒怎么样？

阿斯莱克逊 谢谢大夫，请不必费心。时间还太早，白天我是滴酒不沾的。现在我要到市里各处走动一下，找几个房东谈谈，告诉他们这桩事情，先来造点气氛。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你真是太急公好义啦，阿斯莱克逊先生。不过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必要采取这些防范措施。照我看来这是件功到自然成的事情。

阿斯莱克逊 市政当局办起事儿来总是拖拖拉拉，慢得不得了，斯

托克曼大夫，我这么说倒不是有意责怪他们。

霍夫斯塔 明天我在报上捅他们一下，阿斯莱克逊。

阿斯莱克逊 不过别太激烈了，霍夫斯塔先生。行事要温和稳健，否则难于拉得动他们。你不妨听我这句忠告。这是我在人生大学中积累的经验之谈。好吧，现在我务必向大夫告辞了。总而言之，我们中小市民像一座城墙在背后支持你。坚实的多数派和你站在一边。

斯托克曼医生 谢谢，谢谢，亲爱的阿斯莱克逊先生。（伸出手来）再见。

阿斯莱克逊 你和我一道去印刷厂吗，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我随后就来，我还有点小事情要料理一下。

阿斯莱克逊 好吧，好吧。（鞠躬而出，斯托克曼医生把他送到门厅。）

霍夫斯塔 （在斯托克曼医生回来以后）嗯，你有何高见呢，斯托克曼大夫？难道你不觉得现在正好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地抨击本市那些颟顸畏缩、踌躇不决、胆小怕事的家伙吗？

斯托克曼医生 噢，你说的是阿斯莱克逊先生？

霍夫斯塔 是呀，我说的正是他。他是那些身陷泥潭又无法自拔的人之一，虽说他为人也许还正派。这里的人多半像他那副样子，他们迟疑不安，左右摇摆，处处唯恐谨慎不足，事事顾忌重重，结果却不敢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不过在我看来阿斯莱克逊真心诚意打算做点好事儿。

霍夫斯塔 可是我更推崇的不只是好意，而是自我进取和满怀信心。

斯托克曼医生 我认为你这句话完全正确。

霍夫斯塔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让这

些好心肠的人们哪怕有一次显示出敢作敢为的阳刚气概。本市市民对市政当局的那种盲目崇拜必须打破。在浴场供水工程上出的不可宽恕的大纰漏必须让本市每个选民知晓。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倘若你觉得这样做会给社会带来好处，那也只好如此啦。不过先要让我同我哥哥谈一下。

霍夫斯塔 不管怎样，我还是先把社论写好。假如市长不愿意挑起这件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你想这怎么可能呢？

霍夫斯塔 大概会不幸言中的吧，不过万一——

斯托克曼医生 万一真是那样的话，我答应你，听着，你可以一字不漏地将我的报告全文刊登。

霍夫斯塔 真可以吗？我得到你的允许啦？

斯托克曼医生 （把那叠手稿递给他）这就是那份报告，你把它带回去。你不妨先浏览一遍，以后再交还给我好啦。

霍夫斯塔 太好啦，我自当拜读一番。那么再见啦，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再见，再见，你会看到事情会进行得相当顺利，霍夫斯塔先生，相当顺利。

霍夫斯塔 嘿嘿，但愿如此，等着瞧吧。（鞠躬告别，从门厅走出。）

斯托克曼医生 （走过去，朝餐厅张望。）凯瑟琳！哦，佩特拉，你回来啦。

佩特拉 （走进来）是的，我刚从学校回来。

斯托克曼夫人 （走进来）难道他还没有来吗？

斯托克曼医生 彼得哥哥？没有来，方才我倒是同霍夫斯塔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的发现十分兴奋和激动，原来这桩事情关系重大，牵涉面远比我起初想象的要大得多。如果一旦需要，他的报纸可以听凭我使用。

斯托克曼夫人 你觉得用得着这样吗？

斯托克曼医生 根本用不着。不过有份持自由思想的独立报纸站在自己一边也足以引为自豪。是呀，你想想看，方才连房东协会主席也来登门求教哪！

斯托克曼夫人 哦！他来干什么？

斯托克曼医生 来表明他的支持。万一需要的话，他们都会站出来支持我的。凯瑟琳，你知道我身背后有哪些人支持我吗？

斯托克曼夫人 你身背后？不知道，那么你身背后究竟有哪些人在支持你呢？

斯托克曼医生 有坚实的多数派在支持我。

斯托克曼夫人 真的吗？这对你有好处吗，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我应该相信这是有好处的。（在房间里搓着双手来回走动）天哪，一个人能够同当地的父老乡亲结下骨肉手足般的情谊，真叫人痛快。

佩特拉 这样就可以做许多有益于公众的好事情啦，父亲！

斯托克曼医生 而且是为本乡本土出力尽心，孩子。

斯托克曼夫人 有人在拉门铃。

斯托克曼医生 一定是他来了。（有人敲门）请进。

市长 （从门厅进来）早安。

斯托克曼医生 欢迎你来，彼得。

斯托克曼夫人 早安，彼得哥哥，你好吗？

市长 还不错，谢谢。（对着斯托克曼医生）昨天下班之后，我收到了一份你写的关于公共浴场供水情况的报告。

斯托克曼医生 是吗，你看了没有？

市长 我已经审阅过了。

斯托克曼医生 你对此有何看法？

市长 （睥睨四周一眼）哼！

斯托克曼夫人 走吧，佩特拉。(她同佩特拉一起走进左边的房间)

市长 (停顿了半晌)难道非要背着我去搞这些调查吗？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因为除非到绝对有把握的时候，我才可以——

市长 那么现在你以为绝对有把握喽？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你看过报告之后自己也会深信不疑的。

市长 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份报告作为正式文件提交给浴场董事会？

斯托克曼医生 当然喽，对这件事儿务必采取一些补救办法，而且要赶快着手进行。

市长 同往常一样，你在报告里使用了慷慨激昂的措词。你甚至还扬言，说我们持续不断地向浴场的游客供应有毒的水。

斯托克曼医生 不过，彼得，难道你还能用什么别的话来形容吗？只消想一想，这儿的水里含有有毒物质，而不管你饮用的还是洗澡用的都是这种水。那些可怜的病人，满怀信任而来，而且付给我们贵得出奇的费用，一心以为可以在这儿很好地疗养，能够康复痊愈，可是我们却用这样的水让他们喝和用！

市长 你的推理论证所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建造一条排水阴沟，把那些硬说是从莫勒达尔峡谷流过来的水里含有的不洁物质清除掉，而且还要把整个水管系统拆掉重新安装。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你看还有什么别的良策？我是想不出来了。

市长 我今天早上找了个借口到市政工程师那儿向他求教，而且还半真半假地露了点口风，说到这些建议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许在日后适当时候应该当成一桩事情来研究考虑。

斯托克曼医生 日后适当时候？

市长 他当然认为我所说的意思是无谓的浪费，真是有钱没处花了。你有没有费点脑筋，认真想过你所建议的改进办法究竟

要花费多少钱吗？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整个开支大概要高达几十万克朗哪！

斯托克曼医生 难道要花费那么多？

市长 是呀，这还不说，最糟糕的是这项工程至少要花两年时间。

斯托克曼医生 两年？你是说要花整整两年功夫？

市长 只多不少。那么这段时间内我们把公共浴场怎么办呢？是不是干脆关门停业？是呀，恐怕出于无奈非走这一步不可了。你想想看，难道这儿的水对健康有危害的风声传开去了，还有人肯到这地方来吗？

斯托克曼医生 话倒不错，彼得，可是确实就是这样一码事儿。

市长 偏偏又赶上这个公共浴场名声正在广为传播的节骨眼上。附近还有另外几个城镇也具备条件可以吸引疗养者去洗海水澡。你想想看，他们难道不会马上全力以赴把这些川流不息的疗养者统统都吸引到他们那儿去？不消问，他们谅必是会这样做的。这么一来，我们岂不鸡飞蛋打？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歇手作罢，已经投下去的大笔款项落得血本无归。那样一来，你就把自己的本乡故里全都毁啦！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我把——全都毁啦！——

市长 这个城市只有靠公共浴场才有值得一提的前途。这一点你同我一样清楚。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么你觉得，这事该怎么办呢？

市长 我看了你的报告，但并不能使我确信公共浴场的情况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一团糟。

斯托克曼医生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甚至更糟糕——至少在夏天，天气一热就更糟。

市长 我已经说过，我相信你是存心夸大其词。一个能干的医生应该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他应该能够预防有害的影响，并且

能够医治好它，倘若这种影响显然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是吗？怎么办呢？

市长 公共浴场的供水设施现在早已生米煮成了熟饭，因此必须把它当作既成事实对待。不过说不定董事会出于谨慎周到的考虑并不排斥这一问题，愿意拨出一笔不太昂贵的费用来对这项工程再作某些改进。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以为我会同这种欺骗行为沾边吗？

市长 欺骗行为！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这是在玩弄花招，施展诡计，制造假相，弄个骗局来欺世盗名。这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这样做是对公众犯罪，是对整个社会犯罪！

市长 我方才已经说过，我一点也不相信真正会有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

斯托克曼医生 你心里是相信的。你不可能不相信这一点。我知道我是绝对如实和公正地把事实阐述得一清二楚。而你心里也明白，彼得，只不过你嘴里不愿承认。公共浴场和水管设施当初都是你推动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肯承认的缘故。这个该死的大错误是你犯下的。哼，你难道以为我没有把你看透吗？

市长 即便果真如此，又待如何呢？纵然我或许有点过分急切地要维护自己的名誉，那也是为了本市的利益。丧失了道德上的权威，我就没有能力来按照我认为是有益于公众的方式来领导和指引公共事务。为了这个缘故，也为了其他不少原因，在我看来，至关紧要的是你的报告千万不能递交给董事会。为了公众利益起见，你务必不能把它交出去。等过些时候，我再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讨论，我们可以不事声张地尽最大努力把它弥补过来。不过这桩要命的事情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以

致传到公众的耳朵里去。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现在已经无法阻止公众知道这件事情啦。

市长 非阻止他们知道不可！

斯托克曼医生 我看这办不到。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太多了 。

市长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难道说连《人民信使报》的那批先生们也都知道啦？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他们知道啦。持自由思想的独立报纸应该监督你尽到自己的职责。

市长 （怔了半晌）你这个人真是鲁莽从事、轻举妄动，托马斯！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会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吗？

斯托克曼医生 后果？给我带来什么后果？

市长 给你和你这一家人。

斯托克曼医生 真见鬼，你在说些什么呀！

市长 我自问我对你一向手足情深，总是准备照顾或者帮助你的。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我对此深表感激。

市长 感激倒用不着。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这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一直希望，倘若我帮你把手头弄得宽裕一些，我可以多管束住你一些。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原来只是为你自己的缘故！

市长 我说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身为官员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家属、亲戚的越轨之举徇情让步，这真叫人不胜苦恼。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么你认为我有越轨之举喽？

市长 不错，更糟糕的是你干了这种事情自己却还不曾意识到。你这个人狂躁不安、倔强好斗，身上有一股叛逆者的品性。还有你那招灾惹祸的癖好，根本不管事情可能还是不可能办到，动不动就先发表文章。只要你灵机一动，异想天开，你就忍不住

要在报上写篇文章，或者干脆就写成了一整本小册子！

斯托克曼医生 请问，把自己领悟到的一些新思想公诸于世难道不正是一个公民应负的责任吗？

市长 嘿，公众并不需要什么新思想。那些早已公认的并且卓有成效的老思想对他们最合适、最有用。

斯托克曼医生 这真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市长 是的，我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同你谈谈，哪怕就谈这一次。一直到现在，我尽力避免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多么容易火冒三丈。不过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真情实况，托马斯。你的轻举妄动会给自己带来多大损害，你根本心中无数。你对当局烦言啧啧，甚至还抱怨政府，毫无顾忌肆意中伤。而你却又认定自己受到排斥冷遇，甚至受到迫害。可是像你这样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又怎么能指望得到另外的待遇呢？

斯托克曼医生 怎么，我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

市长 是的，托马斯，你是一个极其难对付的闹事角色，我已经亲身领教过了。你毫无顾忌，根本不替别人着想。看样子你忘记了你能够谋到公共浴场医生这个职位完全是我一手成全的！

斯托克曼医生 这是因为我行当出色！我才能担任，否则没有人配当。我是第一个看出本市可以开辟为欣欣向荣的疗养胜地的人，而且在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预见到这一点。我为了把这一想法付诸实现，曾经单枪匹马奋斗了多少年，我写呀，写呀，一直不停地写文章……

市长 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那时候时机还不成熟，无法着手筹划这件事情。——可是，当时你身居北方穷乡僻壤自然难以判断清楚这里的情况。后来合适的机会一出现，我，还有别的一些人就马上把这件事情管了起来。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结果把我的那个宏伟计划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你们这些人真是自作聪明！

市长 在我的心目中，整个这件事儿似乎只是你在借题发挥，想要发泄一下你那好斗成性的脾气。你想对你的上级挑起争端，这是你的老毛病啦。你总是不能容忍有个顶头上司来管束你。你对职位比你高的人一概疑神疑鬼，把他们视为你个人的仇敌，而且不惜拣起随便哪根棍棒来打倒他们。可是，现在我一直提醒你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本市的利益已经危若累卵，随之而来的是，我也要受到牵连。因此，我必须告诉你，托马斯，有桩事儿我要求你去做，而且如果不能如我所愿的话，我是决不罢休的。

斯托克曼医生 是什么事儿呢？

市长 既然你已经如此轻率，把这桩微妙而棘手的事情泄露给外界，这桩事儿本来你应该当成是一件公事严守机密，这么一来这件事想要再秘而不宣显然是不可能啦。各色各样的谣言马上会四下传播，同我们有点过不去的人都会出来给这些谣言添油加醋。所以，你必须公开驳斥这些流言蜚语。

斯托克曼医生 我！怎样驳斥呢？我弄不明白。

市长 我们指望这件事情这样来做，你再作进一步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说公共浴场的状况并不像你起初想象那样危险和紧急。

斯托克曼医生 嘿嘿，这就是你指望要我做的事情！

市长 还有，我们指望你公开表明你对董事会抱有信任，相信他们一旦发现公共浴场有某些缺陷，他们一定会随时认真彻底地采取补救措施。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们这样玩弄花招、小修小补是行不通的，决计行不通的。我是有言在先，彼得。我最真诚地相信——

市长 作为公共浴场董事会管辖下的一个职员，你没有权利可以

有另外一套个人的信念。

斯托克曼医生 （吃了一惊）没有权利？

市长 我说的是，作为职员身份那是不可以的。至于作为个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身为公共浴场属下的一个职员，你没有权利发表同你上级的意见相反的意见。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太离谱啦！我作为一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居然没有权利可以——

市长 眼下这件事儿不单单是个科学问题。这是一桩十分错综复杂的事情，既牵涉到经济，又牵涉到技术方面。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不管这些，我要的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就各种问题自由发表我的意见的权利。

市长 随你的便——不过不许涉及公共浴场问题。我们不准你多嘴。

斯托克曼医生 （叫嚷起来）你们不准别人讲话！你们是一批——

市长 我不准这样做——我是你的上级首长，我既然不准许，你必须唯命是从。

斯托克曼医生 （按捺住自己）彼得，倘若你不是我哥哥的话——

佩特拉 （推开房门）爸爸，你不要忍气吞声！

斯托克曼夫人 （追在她后面）佩特拉，佩特拉！

市长 啊，原来隔墙有耳哇！

斯托克曼夫人 你们讲话嗓门那么大，一句句话都直往我们耳朵里灌——

佩特拉 不对，我是有意在听你们讲什么。

市长 唔，我觉得这样倒不见外了——

斯托克曼医生 （走到他面前）你方才不还在左一个“不准”、右一个“服从”吗？

市长 那是你逼得我不得不拿出这副腔调。

斯托克曼医生 这么说来非要我去撒谎，而且是当众撒谎不可喽？

市长 我们认为你务必要按我方才的要求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这是必不可少的。

斯托克曼医生 要是我不肯遵命呢？

市长 那么我们自己会发表一个声明来安定人心。

斯托克曼医生 那好，不过果真如此的话，我将用成功的笔来反对你。我坚持我所说过的话。我要向公众证明我是正确的，而你是错误的。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市长 到那时候我无法阻止你不被解雇。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

佩特拉 爸爸！解雇！

斯托克曼夫人 解雇！

市长 解除你公共浴场医生的职务！我不得不建议立即给你解雇通知书，不许你再插手公共浴场的事务。

斯托克曼医生 你竟敢干出这样的事情！

市长 那是你自己在孤注一掷。

佩特拉 伯伯，这样对待像爸爸那样的人，真是令人气愤的可耻行为！

斯托克曼夫人 闭上你的嘴，佩特拉！

市长 （瞧着佩特拉）哦，我们大家都畅所欲言了，不是吗？当然是如此喽。（转向斯托克曼夫人）凯瑟琳，你大概是这幢房子中最有理智的人了，你要运用你的影响使他回心转意，使他明白过来这桩事儿会连累到你们全家——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家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用不着别人来操心！

市长 非但害得全家受连累，而且我方才还说过，还要害得他的本乡故里遭到无妄之灾。

斯托克曼医生 真正为本市着想的是我！我只是把迟早总要败露

和发作出来的隐患揭露出来。我会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我究竟是不是热爱故乡的。

市　长　哼，你无知又执拗，一手卡断了本市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还谈得上什么热爱故乡！

斯托克曼医生　水源受到污染啦，老兄，难道你已经利令智昏了吗？我们这里日子过得不错，是靠了把那些腐烂变质的污泥浊水卖给人家来渔利。我们这个城市的繁荣全都建筑在弄虚作假的基础之上。

市长　全都是凭空捏造，甚至还别有用心。像这样敢于血口喷人、造谣中伤本乡本土的家伙必定是我们社会的公敌。

斯托克曼医生　（走到他面前）你敢——

斯托克曼夫人　（插身将他们隔开）托马斯！

佩特拉　（拉住她父亲的手臂）不要发脾气，爸爸！

市长　我用不着跟你动武。现在你已经得到了警告，要三思而后行，怎样才保得住你自己和你全家。再见。（走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走来走去）他居然这样对待我，而且在我自己的家里，凯瑟琳！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斯托克曼夫人　真是既可耻又可笑，托马斯——

佩特拉　我真想劝伯伯清醒过来！

斯托克曼医生　都怪我自己不好。我早就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捅得他们觉得疼。他居然骂我是社会公敌！我决不会就这样咽下这口气的，我敢发誓。

斯托克曼夫人　可是亲爱的托马斯，你哥哥有权有势。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可是正义在我这一边。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正义，正义，可是倘若无权无势的话，你有正义又有什么用？

佩特拉　哦，妈妈，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斯托克曼医生 你真以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公理在你这一边是没有用的吗？你真可笑，凯瑟琳。再说，我有自由派的独立报纸在前面做开路先锋，我身背后还有坚实的多数派作后盾，难道这还不是实力雄厚？我觉得是足够了！

斯托克曼夫人 嗳呀，天晓得，托马斯，难道你真的想要——

斯托克曼医生 真的想要什么？

斯托克曼夫人 你想要站出来同你哥哥作对吗？

斯托克曼医生 天哪，你以为我除了坚持正义和真理之外还应该做什么？

佩特拉 是呀，这也正是我要说的话。

斯托克曼夫人 这并不会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实惠。他们不肯收回成命的话，那就是不肯。

斯托克曼医生 嘿嘿，凯瑟琳，你只消给我点时间，就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来打赢这一仗的。

斯托克曼夫人 不错，你可以打个胜仗，不过你自己却落个被解雇的下场，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不管怎样，我反正对公众、对社会尽到了我自己的责任。尽管我被骂作人民公敌。

斯托克曼夫人 那么对你的家庭呢，托马斯？你对你家里这几个人尽到你的责任了吗？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在对他们尽责？

佩特拉 你怎么一事当头总先想到我们自己，妈妈。

斯托克曼夫人 哦，你倒说得轻巧。万一迫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自食其力。可是想想孩子们，托马斯，也替你自己和我着想着想吧。

斯托克曼医生 我觉得你失去了理智，凯瑟琳！倘若我成了可悲的懦夫，向彼得和他的那一批可诅咒的家伙屈膝投降，你以为我能够快活吗？要是这样，我后半辈子一时一刻都不会心安理得

地过日子了。

斯托克曼夫人 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懂。可是你要再同他作对下去，上帝也不会让我们有安生日子过的。你又会没有固定的收入，要为每天的面包而烦恼。过去的清苦日子我可是受够了。想想吧，托马斯，想想那是什么滋味。

斯托克曼医生 （按捺着怒火，攥紧了拳头）这就是他们迫使自由正直的人屈从他们淫威的手段。难道不可怕吗，凯瑟琳？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他们这样对待你真是罪孽深重，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天哪，人世间不平之事到处都有，不得不忍气吞声呀。孩子们来了，托马斯！瞧瞧他们，他们往后该怎么办呢？不，不行，你决不能硬着心肠——

艾利夫和莫尔顿拿着课本走了进来。

斯托克曼医生 孩子们——（忽然拿定主意）不，哪怕整个世界都毁得粉碎，我也决不向桎梏低头！（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斯托克曼夫人 （跟在他后面走过去）——托马斯——你要去干什么？

斯托克曼医生 （站在门口）要使将来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正视他们。（走进自己的房间）

斯托克曼夫人 （呜咽起来）愿上帝保佑我们全家人吧！

佩特拉 爸爸真是个傲骨铮铮的男子汉，他决不蝇营狗苟。

两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佩特拉做了个手势叫他们不要作声。

第 三 幕

《人民信使报》编辑部办公室。后墙的左首是编辑部的正门。右首还有一扇玻璃门，门后的印刷机赫然可见。右墙上也有一扇门。房间正中有一张大桌子，桌上堆放着稿件、报纸和书籍。靠近台前的左首有一扇窗，窗下摆着一张写字台，桌旁一把高凳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扶手椅，沿墙还放了几把椅子。室内阴沉暗淡，家具陈旧破残，扶手椅污渍斑斑，七穿八孔。透过那扇玻璃门，可以看到印刷间里有几个排字工人正在手起手落不停忙碌。一个印刷工人在摇动一台手摇印刷机。霍夫斯塔坐在写字台前伏案疾书。贝林手捧斯托克曼医生的手稿从右首走了进来。

贝林 喂，我要讲一两句话！

霍夫斯塔 （仍然奋笔疾书）你把稿件通读过一遍啦？

贝林 （把稿件搁在写字台上）我已经看过一遍啦。

霍夫斯塔 你觉得斯托克曼医生的文章笔锋犀利吗？

贝林 犀利？哎呀，我的天哪，简直是雷霆万钧压顶而下。字字句句都是——叫我怎么说好呢——都像是重磅大锤一样狠砸下去。

霍夫斯塔 好呀，不过那批人可不是经不住一锤子马上就认输的家伙。

贝林 这一点不假。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一锤紧过一锤，一直到把整个贵族统治都砸得粉碎。我在那边房间里看这份手稿的时候，仿佛预见到了革命的狂飙正在远处天际翻腾呼啸

而来。

霍夫斯塔 （转过身来）嘘，说话声音小一点，别让阿斯莱克逊听见。

贝林 （压低了声音）阿斯莱克逊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一点也没有敢作敢为的男子汉气概。不过这一次你非要坚持照你的意思去办不可，是不是？你会把斯托克曼大夫的文章刊登出来的，是吗？

霍夫斯塔 是的，如果市长寸步不让呢？

贝林 那就麻烦了！

霍夫斯塔 好在所幸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总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假如市长不赞成斯托克曼大夫的方案，所有的中小市民都会对他群起而攻之，房东协会和别的这类团体都会鼓噪起来。假如他同意这一方案，他就会同公共浴场的那群大股东们闹翻，而那些人直到现在为止恰恰都是他最得力的支持者。

贝林 那倒是的，因为这样一来那些人不得不为从口袋里掏出一大笔钱而心疼不已。

霍夫斯塔 是呀，他们非得掏出这笔钱来不可。于是那个集团便会分崩离析，那时候我们天天连续不断地在报上数落市长的不是，向公众披露他在一桩桩事情上的处置失当、颟顸无能，而且启发公众认识到本市所有职责重大的位置、对市政事务的全部控制应该拱手让给自由派人士。

贝林 完全应该如此！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场革命已经开始啦！

正门上传来敲门声。

霍夫斯塔 嘘！（大声地说）进来！（斯托克曼医生从那扇临街的正

门进来。霍夫斯塔迎了上去。)

霍夫斯塔 哦，是斯托克曼大夫来啦！有何贵干？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们可以动手把那篇手稿付印了，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那么说，终于走到这一步啦！

贝林 好极啦！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我告诉你，付印好啦。事情确实已经弄到了这一步。现在他们只能自讨苦吃。本市将会有一场恶斗苦战，贝林先生。

贝林 拼它个你死我活，这是我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把刀子扎进他们的喉咙里，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这篇文章仅仅是开始。我已经构思好了另外四五篇文章。阿斯莱克逊在哪里？

贝林 (朝印刷间叫喊)阿斯莱克逊，到这里来一下儿。

霍夫斯塔 还有四五篇稿子，你是这么说的？是不是关于同一个题目？

斯托克曼医生 不，不，远非如此，亲爱的朋友。它们都是谈其他不同的事情。不过都是由供水和排水问题引起的。一桩事情牵扯另一桩事情，你知道，一倒俱倒，就像推倒一座旧房子一样，完全一样。

贝林 天哪，千真万确。我们决不歇手罢休，除非把这堆破烂货统统推倒拆掉。

阿斯莱克逊 (走进来)拆掉？你难道想把公共浴场拆掉吗，斯托克曼大夫？

霍夫斯塔 毫无此意，不必害怕。

斯托克曼医生 不是的，我们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你对我的文章有何评论，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我认为这真是一篇了不起的杰作。

斯托克曼医生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哦，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听到你的意见。

霍夫斯塔 那篇文章写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看懂文章，顿开茅塞。而那些豁然明白过来的人个个都会站到你一边的。

阿斯莱克逊 但愿稳健的人也会赞成。

贝林 不管稳健的人还是不稳健的人都会赞成，全市人人都会赞成。

阿斯莱克逊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冒一下险，把文章登出来。

斯托克曼医生 我想应该这样做！

霍夫斯塔 我们明天早上就把它登出来。

斯托克曼医生 当然喽，一天都耽误不得。我想有劳你一件事情，阿斯莱克逊先生，请问你愿意不愿意亲自监督这篇文章的印刷工作？

阿斯莱克逊 乐意效劳。

斯托克曼医生 麻烦你务必要极其珍惜它！一点印刷错误也不能有，每个字都至关重要。我稍后会再来，也许那时候我能看到校样。我真说不出来我是多么渴望看到文章印出来，而且看到它在公众头上爆炸开来。

贝林 在他们头上爆炸开来，对呀，就像霹雳闪电一般！

斯托克曼医生 让每一位明智的市民对它作出判断。你们无法想象今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用一桩又一桩的事情来威胁我，而且企图剥夺我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

贝林 什么，剥夺你做人的权利！

斯托克曼医生 他们企图把我说得一文不值，要我当个低声下气、唯命是从的懦夫，逼我把个人利益放在我最神圣的信念之上。

贝林 这太粗野无礼了，真叫人气愤！

霍夫斯塔 他们那些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我非让他们自食其果不可，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好惹的。现在我就把《人民信使报》当作我的固定阵地，每天都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接连不断地把一个个炸弹朝他们投去。

阿斯莱克逊 好呀，不过——

贝林 好极啦，开战啦，开战啦。

斯托克曼医生 我要把他们打倒在地，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我要一举摧毁他们的固若金汤的堡垒，而且是要当着明察是非的公众的面正大光明地干！

阿斯莱克逊 可是要温和稳健，斯托克曼大夫，开火交锋要适可而止啊。

贝林 不行，不行，要毫不吝惜炸药放手地干！

斯托克曼医生 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公共浴场的供水和排泄，不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彻底净化和消毒。

贝　林 这听起来仿佛是救世主的箴言。

斯托克曼医生 要把所有昏聩无能的酒囊饭袋统统清除掉，而且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统统把他们撵走。今天我终于高瞻远瞩，看到了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广阔无边的前景。虽说我一时还不能看得十分清楚，但是我会豁然开窍的。我们必须四处物色寻找出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旗手，我的朋友，而且我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都要换成新人。

贝林 听啊，说得何等的好呀！

斯托克曼医生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切都会不费吹灰之力。这场大变动将会像一艘新造的船舶那样顺利下水。你们以为如何？

霍夫斯塔 从我来说，我以为现在把市政当局的职权转移到应该掌握这些大权的人手里的前景在望了。

阿斯莱克逊 如果我们做得温和稳健一些，我以为谅必不会有什么风险。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活见鬼，有谁要担心有没有风险呢？我自问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真理的名义之下，而且也是为了我的良心的缘故。

霍夫斯塔 你真没有辜负大家的拥戴，斯托克曼医生。

阿斯莱克逊 是呀，毫无疑问，斯托克曼大夫是本市的真正朋友，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朋友。

贝林 我敢起誓，斯托克曼大夫是人民的朋友。阿斯莱克逊，你听到啦！

阿斯莱克逊 我想房东协会不久之后就会这样称呼他的。

斯托克曼医生 （*大为感动，紧握他们的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患难之交。听到你们的鼓励我精神大振。我哥哥用了一个恰好相反的称呼来骂我。哼，如今他非还清这笔欠下的债不可，而且还要加上利息。现在我要去看一个可怜的病人，我会回来的，这是已经说好了的。请认真仔细地核对原稿，阿斯莱克逊先生，千万不要漏掉任何惊叹号！多印上去一两个惊叹号那倒无所谓！妙极了！妙极了！一会儿再碰头！再见，再见。

大家送到他门口，鞠躬告别后，他走了出去。

霍夫斯塔 他对我们来说真是个无价之宝，用处难以估量。

阿斯莱克逊 是呀，他要是仅局限在公共浴场这件事情上倒也罢了。如果他超越范围实在太远，我们再跟着他闹下去就不可取啦。

霍夫斯塔 嗯，嗯，一切都要看——

贝林 阿斯莱克逊，你真胆小得要命！

阿斯莱克逊 胆小?是的,问题关系到地方当局,我是心有余悸的,贝林先生。这是我从经验阅历这座学校里学到的教训。让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来参与政府本身的政治事务,那时候你可以见识见识我究竟是不是胆小怕事。

贝林 不会,那时候你不会的,这我承认。而这恰恰是你两面三刀的地方。

阿斯莱克逊 我是个有良心的人,这就是事情的症结所在。要是你抨击政府,你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损害。不管怎样,那些家伙一点不在乎受到抨击,你要知道,他们对抨击持无所谓的态度,依然我行我素照干不虞。可是地方当局就大不相同了。这批人固然可以被轰走,然而也许又换上了一批无知的低能儿来掌权,这样就会对所有的房东和每一个市民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霍夫斯塔 可是市民能够从地方自治中得到锻炼,你莫非以为这一点不重要?

阿斯莱克逊 一个人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的时候是无法想得面面俱到的,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那么我希望我决计不要有自己的私利需要保护!

贝林 说得好,说得好!

阿斯莱克逊 (莞尔一笑)嘿嘿,(指指写字台)你的前任谢里夫·斯坦高德先生① 过去就坐在这把椅子上。

贝林 (啐了一口)这个吃里扒外的变节者!

霍夫斯塔 我不是那种随风倒的小人,而且也决计不会做那种人。

阿斯莱克逊 一个政客决不应该把话说得太死,霍夫斯塔先生。至

---

① 易卜生的另一名剧《青年同盟》的主角。阿斯莱克逊曾预言这个年轻编辑在10到15年之后可能当上部长。这一预言结果应验了。阿斯莱克逊这句话是讽刺霍夫斯塔一旦爬上高位将会出尔反尔。——译者

于你嘛，贝林先生，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扯足顺风篷。现在是收敛一下的时候了，既然你正在竭力钻营市议会秘书长这个空缺。

贝林 我——！

霍夫斯塔 是真的吗，贝林？

贝林 嗯，确有此事，不过你千万要明白，这都是为了刁难那些大人物。

阿斯莱克逊 无论如何，这不干我的事。不过有人要是骂我胆小怕事、反复无常的话，我想要强调指出：印刷商人阿斯莱克逊的政治历史是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公开的。我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至多变得更为温和稳健而已。你要知道，我的心始终是和人民连在一起的。可是我并不否认我有种种理由要偏向于当权者，我的意思是说本市的当权者。（*返身走进印刷间*）

贝林 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他摆脱掉吗，霍夫斯塔？

霍夫斯塔 你还认识什么别的愿意预先垫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的人吗？

贝林 我们手头上没有流动资金真是麻烦得要命。

霍夫斯塔 （*坐在写字台前*）是呀，只要我们手头上有钱，那么——

贝林 你不妨找斯托克曼大夫想想办法——

霍夫斯塔 （*翻阅稿件*）那有什么用？他手上一个钱都没有。

贝林 他没有钱，可是他身背后却有个腰缠万贯的人，那个外号叫“老獾”的老莫尔顿·基尔。

霍夫斯塔 （*伏案写作*）你那么肯定他手上有钱？

贝林 天哪，他当然有钱！而且有一部分还会留给斯托克曼一家，无论如何他至少要留点给那几个孩子。

霍夫斯塔 （*转过一半身子*）你以为那指望得上吗？

贝林 指望得上？我当然无法知道是不是指望得上。

霍夫斯塔 这就对啦。我还以为连你指望的那个市议会秘书长的位置也靠不住，因为我可以料定是捞不到手的。

贝林 是呀，难道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我的目的恰恰在于尝尝谋职不遂的滋味。碰到这样的钉子只会激励起一个人的斗争精神，给人以更大的胆量。我敢肯定在这样一个小城市里来点刺激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儿很少发生激动人心的事情。

霍夫斯塔 （一边忙于写作）差不多，差不多。

贝林 哼，现在要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了。现在我要动手写那份致房东协会的呼吁书了（走进右首的房间）。

霍夫斯塔 （坐在写字台前，咬着笔杆，慢吞吞地说道）事情就是这样的吗？（有人敲门）进来。（佩特拉从正门进来，霍夫斯塔站起身来。）

佩特拉 对不起，打扰了。

霍夫斯塔 （把一把扶手椅拉过来）坐下好吗？

佩特拉 不用啦，谢谢你，我一会儿就走。

霍夫斯塔 说不定是你父亲要你捎个口信来，对吗？

佩特拉 不是，我来是自己有事相烦。（从她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那本英国小说。

霍夫斯塔 你为什么又把它拿回来了呢？

佩特拉 因为我不打算翻译它了。

霍夫斯塔 可是你答应得好好的——

佩特拉 是的，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我想你大概也没有看过，是不是？

霍夫斯塔 没有，你很清楚我对英文一窍不通。可是——

佩特拉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地前来告诉你一声，请你千万找一些别的材料。（把那本书放在写字台上）你不能把它登在《人民信使报》上。

霍夫斯塔 为什么不能呢？

佩特拉 因为它同你的一切想法都发生冲突。

霍夫斯塔 哦，为了这个缘故——

佩特拉 你一点也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这篇小说的中心思想是，在这个人世间有一股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在冥冥之中保佑那些所谓的好人，并且使得他们善有善报。而那些所谓的坏人却总是难逃惩罚。

霍夫斯塔 唉，这很好嘛，是我们的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

佩特拉 难道你竟然把这样的东西塞给你的读者看？而你自己根本一句都不相信这通篇鬼话。你心知肚明人世间的现实中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霍夫斯塔 你说得完全正确。可是作为一个编辑，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个人的爱憎好恶来行事。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他常常不得不仰顺公众的愿望。政治是生活中最关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至少对一张报纸来说是如此。倘然我要想把我的公众引导上通向自由和进步的道路上去的话，我就千万不可以把他们吓跑。倘若他们在报屁股上看到了一篇这类寓有道德教益的伦理小说，便会更认真地去看报纸的正文写些什么，因为他们更放心了。

佩特拉 真丢人现眼！你怎么可以这样哄骗你的读者。你又不是个蜘蛛，何必要苦苦织丝，张网待捕呢？

霍夫斯塔 （粲然一笑）谢谢，真没想到你那么抬举我。实话相告，这是贝林的主意，并不是我的主意。

佩特拉 贝林的？

霍夫斯塔 不错，至少他在最近的某一天还在这里发表这种论调。再说那是贝林一门心思急着要把这篇小说在报上发表。我对那本书一无所知。

佩特拉 可是贝林思想那样解放怎么会——

霍夫斯塔 哼，贝林是一个八面玲珑、表里不一的人。我听说，他正钻营市议会秘书长的职位。

佩特拉 我不相信，霍夫斯塔先生。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霍夫斯塔 那你只能去问他自己。

佩特拉 我从来没有想到贝林竟是这样的人。

霍夫斯塔 （仔细凝视着她）真的吗？难道这全都在你意料之外？

佩特拉 是的，也许并非完全如此。真的，我不大明白——

霍夫斯塔 我们新闻记者就好得到哪里去呢，斯托克曼小姐。

佩特拉 你的话当真吗？

霍夫斯塔 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

佩特拉 是呀，在庸碌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也许确实显不出来，这我能够理解，可是一旦你手头上遇到了一件大事——

霍夫斯塔 你是说你父亲的这件事？

佩特拉 恰恰正是。在我看来，你谅必觉得你可以出人头地啦。

霍夫斯塔 是的，今天我倒真有点这种感觉。

佩特拉 你当然如此，不是吗？你所选择的职业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为尚未被人认识清楚的真理和大胆的新思想开路喝道，无所畏惧地公开站出来为一个含冤受屈的人仗义执言——

霍夫斯塔 尤其那位含冤受屈的人是——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佩特拉 你是想说尤其他是如此胸襟坦荡，如此正直可敬，是吗？

霍夫斯塔 （柔声慢语）我想说的是，尤其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佩特拉 （大为惊愕）为了我？

霍夫斯塔 是呀，佩特拉，佩特拉小姐。

佩特拉 原来你心里首先想到的是为了我，是不是？不是为了那桩事情本身，对吗？不是为了真理，更不是为了我父亲的那颗伟

大宽宏的赤子之心，对吗？

霍夫斯塔 当然，那是不消说的，不过也是为了你的缘故。

佩特拉 不，谢谢你，你已经现出了你的原形，霍夫斯塔先生，往后我在什么事情上都不信任你了。

霍夫斯塔 难道在这件事儿上多半是为了你的缘故，你就这样嗔怪我啦。

佩特拉 我对你生气的是你一直没有诚恳老实地对待我父亲。你对他讲得头头是道，就好像你是一心扑在真理和社会公益上。你欺骗愚弄了我父亲和我。你这个人表里不一，外面装出一套，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套。这我决不会原谅你的，永远不会。

霍夫斯塔 你不应该把话说得那么厉害，佩特拉小姐，至少不要在现在。

佩特拉 为什么尤其在现在不行呢？

霍夫斯塔 因为你父亲失掉了我的帮助便寸步难行。

佩特拉 （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他）你竟然也是下流坯吗？真是恬不知耻。

霍夫斯塔 不，不，我不是那种人，方才那句话是心血来潮。请你千万相信我。

佩特拉 我知道该相信什么，再见。

阿斯莱克逊从印刷间里匆匆出来，神情古怪诡秘。

阿斯莱克逊 糟糕透啦，霍夫斯塔——（一眼瞅见佩特拉）哦，真是棘手难办。

佩特拉 书放在这里，你另找别人去翻译吧。（朝正门走去）

霍夫斯塔 （随着她走过去）可是，斯托克曼小姐。

佩特拉 再见。（出去）

阿斯莱克逊 我说，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噢，噢，什么事？

阿斯莱克逊 市长站在印刷间里了。

霍夫斯塔 市长？

阿斯莱克逊 是呀，他来有话要同你讲。他是从后门进来的。你知道，他不想让人看见。

霍夫斯塔 他想谈点什么呢？等一等，我自己去吧。（他走到印刷间门口，打开房间，朝里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地将市长请进来。）留神看着，阿斯莱克逊，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阿斯莱克逊 我明白。（走进印刷间）

市长 霍夫斯塔先生，你大概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和我见面吧。

霍夫斯塔 没有，我真是没有想到。

市长 （环顾四周）你把这里布置得很舒服，真的很整洁干净。

霍夫斯塔 哦——

市长 我事先没有通知就到这里来，占用你的时间啦。

霍夫斯塔 没有关系，市长先生，我乐意为你效劳。可是请你先把你的帽子和手杖交给我吧。（把市长的帽子手杖放在一把扶手椅上）请坐吧。

市长 （在桌旁坐下）谢谢。（霍夫斯塔也在桌旁坐下）我今天真是烦恼不堪。

霍夫斯塔 哦，是吗？市长公务繁忙又事必躬亲——

市长 今天的麻烦是那个公共浴场医生惹起来的。

霍夫斯塔 是真的吗？是斯托克曼大夫？

市长 他给公共浴场董事会写了一个报告，一口咬定公共浴场存在一些缺陷。

霍夫斯塔 哦，他真做得出来？

市长 是呀，难道他没有告诉你吗？我记得他说要告诉你的——

霍夫斯塔 啊，对呀，我想起来了，他倒讲起过——

阿斯莱克逊 （从印刷间里走出来）我是来拿那份手稿的。

霍夫斯塔 （愠怒地）哼，在那边写字台上。

阿斯莱克逊 （拿起稿件）就是它。

市长 瞧瞧，这就是我方才讲到的——

阿斯莱克逊 是呀，这是斯托克曼大夫的稿件，市长先生。

霍夫斯塔 哦，方才你讲的就是这篇东西呀？

市长 是的，一点不错。你对这篇东西有何高见？

霍夫斯塔 哦，我是个一窍不通的外行，再说方才我只是仓猝间浏览了一遍。

市长 可是你想要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

霍夫斯塔 我不能拒绝刊登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的来稿。

阿斯莱克逊 我同编辑稿件毫不相干，市长先生。

市长 我很清楚。

阿斯莱克逊 我仅仅负责人家交到我手上的稿件。

市长 是这么回事。

阿斯莱克逊 那么我要去——（转身朝印刷间走去）

市长 请稍等一等，阿斯莱克逊先生。霍夫斯塔先生，我可以同他讲几句话吗？

霍夫斯塔 不必客气，市长先生。

市长 久仰你是一位谨慎周到而又足智多谋的人物，阿斯莱克逊先生。

阿斯莱克逊 很高兴听到你的这些好评，市长先生。

市长 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有影响的人物。

阿斯莱克逊 主要是在小市民中间而已。

市长 小纳税者终究是多数，无论在这儿和在别处都是如此。

阿斯莱克逊 那倒一点儿不假。

市长 所以我毫不怀疑你是深知他们的普遍倾向的，对不对？

阿斯莱克逊 是的，我想是如此，市长先生。

市长 那很好。真想不到本市不太富裕的公民具有这样值得嘉许的自我牺牲精神，既然如此——

阿斯莱克逊 这是怎么回事？

霍夫斯塔 自我牺牲？

市长 这令人高兴地证明了他们热忱于社会公益的精神，真是无比令人高兴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差一点要说这出乎我预料之外。不过你对公众舆论要比我有更深切的体会。

阿斯莱克逊 不过，市长先生——

市长 这一回地方上真的不得不牺牲一大笔钱喽？

阿斯莱克逊 地方上？

霍夫斯塔 地方上？

阿斯莱克逊 可是我不明白，是不是要把公共浴场——？

市长 根据初步估算，那个医生硬说非搞不可的改建工程大概需要花 20 多万克朗。

阿斯莱克逊 这真是个大数目，不过——

市长 所以自然只好发行一种市政债券了。

霍夫斯塔 （站起身来）你莫不是说这笔钱要由地方上来摊派？

阿斯莱克逊 难道要从市政支出中开支这笔数目？那岂非又要打小市民的主意，从他们干瘪的钱袋里往外掏吗？

市长 没法子呀，亲爱的阿斯莱克逊先生，否则这笔钱从哪儿来呢？

阿斯莱克逊 拥有浴场的那些股东们理应提供这笔款子。

市长 浴场的股东们力不从心，掏不出任何更大的花费。

阿斯莱克逊 难道果真如此吗，市长先生？

市长 我敢肯定情况就是如此。倘若本市要进行大规模改建工程的话，那么就务必要负担这笔费用。

阿斯莱克逊 哼，真是活见鬼——哦，请原谅——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码事了，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真的，是这样。

市长 事情还不止于此，最要命的是我们不得不把公共浴场关闭停业两年。

霍夫斯塔 关闭？是完全停业吗？

阿斯莱克逊 关闭两年？

市长 不错，改建工程需要那么长时间，至少两年吧！

阿斯莱克逊 要是我们吃得消的话，我就不是人，市长先生！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些靠出租房屋糊口的人日子怎么过？

市长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极其难于找到答案，阿斯莱克逊先生。可是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以为要是我们公开宣告说我们的水质受到污染的话，还会有个把客人前来上门吗？要是我们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瘟疫的渊薮里，整个城市都——

阿斯莱克逊 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有人凭空想象出来的。

市长 我抱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却也无法得出别的结论。

阿斯莱克逊 这么说来，斯托克曼大夫真是在无理取闹啦——哦，请你原谅，市长先生——

市长 令人惋惜的是你的话非常正确，阿斯莱克逊先生。我弟弟素来是个心浮气躁、很不踏实的人。

阿斯莱克逊 听到了这一切之后，你还打算支持他吗，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咳，谁想得到他竟然——

市长 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用通情达理的观点写了一篇简短摘要。在这篇文章里我阐明了，即便公共浴场可能存在某些缺陷，也还是可以用适当的办法加以补救，而不至于使浴场董事会在财力上不堪负担。

霍夫斯塔 你把文章带来了吗，市长先生？

市长 （在衣袋里摸索）带来了，准备你万一需要——

阿斯莱克逊 （惊慌地）真是晦气，他来了！

市长 谁来啦？是我弟弟吗？

霍夫斯塔 在哪儿？在哪儿？

阿斯莱克逊 他刚刚走过印刷间。

市长 真不凑巧！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同他打照面，况且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同你们谈。

霍夫斯塔 （指指右首的那扇门）请到里面去稍待片刻。

市长 可是——

霍夫斯塔 里面只有贝林一个人在。

阿斯莱克逊 快一点，快一点，市长先生，他正走进来。

市长 好啦，就这样。可是你们要设法赶快把他打发走。（他从右首的那扇门出去，阿斯莱克逊为他开门，并且在他走后随即将门关上。）

霍夫斯塔 要装得什么事情也没有，阿斯莱克逊。（他坐到写字台前挥笔写字，阿斯莱克逊动手翻弄右边一把扶手椅上放着的一叠报纸。）

斯托克曼医生 （从印刷间进来）我回来啦。（放下帽子和手杖）

霍夫斯塔 （仍然伏案写作）这么快，斯托克曼大夫？我们方才谈的事情要赶紧动手办，阿斯莱克逊。今天我们时间紧得很。

斯托克曼医生 （对着阿斯莱克逊）我听说还不可以给我看校样？

阿斯莱克逊 （连身子都不转过来）你无法指望现在已经印出来了，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不，不，可是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请你谅解我的心情。在我看到文章印出来之前，我心里一时一刻都无法平静下来。

霍夫斯塔 嗯，还要有一段功夫哩，是不是呀，阿斯莱克逊？

阿斯莱克逊 对呀，我们还要有一段功夫哩。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亲爱的朋友。我回头再来。需要的话，我不在乎再跑一两趟。这样重大的事情，本市的公共利益危在旦夕，我们责无旁贷不能怕麻烦。（*正要拔脚出去，又转身返回。*）哦，对啦，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同你们两位详谈一下。

霍夫斯塔 对不起，我们改日再谈可以吗？

斯托克曼医生 我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我一直在捉摸这样一件事。明天大家读到我的文章便会恍然大悟，原来我默默无闻苦干了整整一个冬天竟是一心为了本市的公共利益。

霍夫斯塔 可是，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会说这只不过尽了应尽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公民尽到责任而已。当然，事情却远非如此，我知道得同你一样清楚。可是本市的市民们，天哪，所有这些好心肠的人们，他们那么器重我。

阿斯莱克逊 一点不错，直到今天市民们都是器重你的。

斯托克曼医生 对呀，恰恰就是这个缘故我才担心——我要谈的就是这一点，当这个消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尤其是比较穷苦的阶层，他们就会像听到召唤一样站起来，从今以后要把本市的大小事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霍夫斯塔 （*站起身来*）唉，斯托克曼大夫，实在不瞒你说——

斯托克曼医生 哈哈，我早已觉察出来一点蛛丝马迹了。可是我不想听到有人说起这件事情。假如这类活动已经在酝酿之中的话——

霍夫斯塔 什么这类活动呀？

斯托克曼医生 啊哈，什么形式都可以，不管是为了向我表示敬意的游行，或者是庆功宴会，或者是捐款赠送纪念品等等，不管

是什么活动，你务必严肃而认真地答应我要统统劝阻才好。还有你，阿斯莱克逊先生，你明白了吗？

霍夫斯塔 请你原谅我，斯托克曼大夫，可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不得不爽快直率地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斯托克曼夫人戴着帽子、身着大衣，从后边左首的正门进来。

斯托克曼夫人 （一眼瞅见她的丈夫）哦，我果然料到了。

霍夫斯塔 （迎上前去）你也来了，斯托克曼夫人。

斯托克曼医生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凯瑟琳？

斯托克曼夫人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来干什么。

霍夫斯塔 请坐下来慢慢说好吗？再不然就——

斯托克曼夫人 不用，谢谢你，不必麻烦了。请你不要见怪我到你这儿来找我丈夫。你知道，我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斯托克曼医生 废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斯托克曼夫人 那很好，今天你一点都不替你的妻子和儿女着想，没有人会因此而称赞你的。哪怕你有一点点想到了我们，你就不会拂袖而去，而且还要把我们也拉到不幸之中。

斯托克曼医生 你是不是失掉理智啦，凯瑟琳！难道说一个人有了妻室儿女就不可以公开宣扬真理了吗？难道他就不可以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的有用的公民？难道就不可以为他的乡里桑梓出一番力吗？

斯托克曼夫人 可以，托马斯，但做事情总要有个分寸。

阿斯莱克逊 正如我的金玉良言，处世行事稳健持重乃万全之策。

斯托克曼夫人 正是这个缘故，霍夫斯塔先生做了对不住我们的坏事，你居然怂恿我丈夫不要守在家里过安生日子，而要到外面招惹是非，哄骗着把他当枪使。

霍夫斯塔 我绝不把任何人当枪使。

斯托克曼医生 把我当枪使！你以为我会让人家哄骗上当！

斯托克曼夫人 你恰恰被人家哄骗上了当。我知道你比本市任何人都有头脑，可是你也极其容易被人怂恿上当，托马斯。（朝着霍夫斯塔）请你们三思，因为你们要是把他写的那些东西在报上登出来，他就会丢掉他在浴场的这个职位。

阿斯莱克逊 什么？

霍夫斯塔 哦，真的会是那样，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哈哈，哈哈——不妨让他们试试看！不，不，他们最好自己识相不要这么干！告诉你，我身背后有坚实的大多数在撑腰。

斯托克曼夫人 哼，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你身背后竟有这样面目可憎的东西在撑腰。

斯托克曼医生 胡说八道。凯瑟琳！你回家去照料好你的家务，让我来照料这个社会。我那么信心十足、兴高采烈，你怎么会那么担惊受怕呢？（搓着双手踱来踱去）你可以放心，真理和人民是必定会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哦，在我眼前的是那思想解放的市民阶层，他们有如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浩浩荡荡向前挺进！（在一把扶手椅旁嘎然止步）咦，这儿放的是什么东西？

阿斯莱克逊 （瞧了一眼）糟糕！

霍夫斯塔 （也瞧了一眼）嗳唷！

斯托克曼医生 这东西可是本市权力的最高峰！（说着用两个手指尖把市长的制帽小心翼翼地夹起来，高高举到空中。）

斯托克曼夫人 是市长的帽子！

斯托克曼医生 嘿，这里还有他的权杖哪！天晓得，这两样东西怎么会——

霍夫斯塔 嗯，这个——这个——

斯托克曼医生 哦，我明白了。他来过这儿，试着说服你们，把你们拉过去。哈哈，哈哈，他打了个如意算盘。他一看见我踏进印刷间，（突然捧腹大笑）他就溜走了，是吗，阿斯莱克逊先生？

阿斯莱克逊 是呀，他溜走啦，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溜得匆忙，慌张得连帽子和手杖都来不及带上！不对，彼得从来不会丢三拉四、一走了之的。哼，你们把他藏在哪儿啦？嘿，一定在那里边，凯瑟琳，你瞧着吧。

斯托克曼夫人 托马斯，我请求你不要胡来——

阿斯莱克逊 不要莽撞呀，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戴上市长的帽子，手持市长的手杖。他走到那扇门口，推开门，把手举到帽沿旁敬了个礼。市长走了进来，气得满脸通红，贝林跟在他后面进来。

市长 干什么这么起哄胡闹？

斯托克曼医生 要对我前倨后恭才行，须知我如今已是本市呼风唤雨、大权在握的人物啦。（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斯托克曼夫人 （几乎要哭出来）你真做得出来，托马斯。

市长 （跟随在他后面）把帽子和手杖还给我。

斯托克曼医生 （用方才同样的腔调）我告诉你，你不过是警察署长了，而我是一市之长，是整个城市的最高主宰，你明白吗？

市长 我叫你把我的制帽脱下来，别忘了这是法律规定的官员制服，不许随便乱戴的。

斯托克曼医生 嘻嘻，你还以为如今已经觉醒了的人民会被区区一顶官员制帽吓倒吗？让我告诉你，明天城里就要掀起一场革命。你以为你能够把我撤职，叫我滚蛋，可是现在轮到我来叫

你滚蛋，把你担任的重要职务统统罢免掉。难道你以为我做不到吗？听着，我稳操胜券，有一大批战无不胜的社会力量在支持我。霍夫斯塔和贝林会在《人民信使报》上发出千钧之力的霹雳雷电。阿斯莱克逊将会率领房东协会的大批人马投入战斗。

阿斯莱克逊 我不会那样做的，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你肯定会干的。

市长 哼，霍夫斯塔先生，请问你仍然打算参与这场蛊惑人心的煽动活动吗？

霍夫斯塔 不，市长先生。

阿斯莱克逊 不，霍夫斯塔不是那种不识时务的傻瓜，他决不会为了一桩凭空想象的事情去抱怨叫屈而毁了他的报纸和他自己的。

斯托克曼医生 （环顾四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霍夫斯塔 你所提出的那件事情满是弄虚作假，斯托克曼大夫，因此我无法向你表示支持。

贝林 承蒙市长启发指点，我也豁然明白——

斯托克曼医生 弄虚作假！一切都由我来承担，你们只管把文章登出来好啦，我会作出辩驳的。

霍夫斯塔 我不会登载你的文章，我不能登载，也不敢登载这篇文章。

斯托克曼医生 你不敢登？真是胡说！你是编辑，而我想编辑是可以左右报纸的。

阿斯莱克逊 不对，斯托克曼大夫，左右报纸的是读者。

市长 幸亏还是这样，对呀！

阿斯莱克逊 是民意、舆论、思想开明的公众、房东和其他的人，他们支配报纸。

斯托克曼医生 （镇静自若地）难道所有这些力量全都反对我？

阿斯莱克逊 不错，都反对你。假如你的文章一见报，那就意味着这个城市要遭到浩劫，非彻底完蛋不可。

斯托克曼医生 哦，原来是这样！

市长 把帽子和手杖还给我！（斯托克曼医生摘下帽子，连同手杖一齐放在桌上。）

市长 （拿起帽子和手杖）你那当市长的权力过早地寿终正寝啦。

斯托克曼医生 结局还没有见分晓哪！（对霍夫斯塔）那么，我的文章根本没有可能在《人民信使报》上发表啦？

霍夫斯塔 不太可能啦。这样做也是出自对你的家庭的关心照顾。

斯托克曼夫人 谢谢你，霍夫斯塔先生，可是你不消对他的家庭关心照顾。

市长 （从衣袋里掏出一篇稿子）只消把这篇东西登出来，就足以指引公共舆论了。这是一篇官方发表的正式声明。我可以麻烦你全文照登吗？

霍夫斯塔 （接过稿件）当然，我一定负责把它登出来。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偏偏不肯登我的文章。你真的以为封住了我的嘴巴就可以扼杀真理的声音吗？你会发现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阿斯莱克逊先生，请帮忙立即把我的文章印成小册子，一切费用由我自己负担。我要印400本，不，500——600本。

阿斯莱克逊 无法从命。即使你付给我同样重量的金子，我也决计不会让我的印刷机去承印这些东西，斯托克曼大夫，因为这会惹得舆论民意勃然大怒。你在城里找不到哪家印刷厂敢承印你的文章。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么把稿子还给我吧。

霍夫斯塔　（还给他手稿）悉听尊便。

斯托克曼医生　（拿起他的帽子、手杖）不管怎样，这件事情必须当众披露。我要在市民大会上宣读这份稿子，所有的父老乡亲都应该听到真理的声音。

市长　你会发现全城没有一处地方肯把会场借给你用的。

阿斯莱克逊　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肯这样做。

贝林　不会的，要是你能找到人帮忙，那才见鬼了。

斯托克曼夫人　真是欺人太甚了！干什么人人都对你群起而攻之。

斯托克曼医生　（愤怒地）我告诉你其中的道理所在。那是因为这个城市里的所有须眉男子都已经变得婆婆妈妈——像你一样。他们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对社会漠不关心。

斯托克曼夫人　（挽起他的手臂）我倒要叫他们看看，一个婆婆妈妈的老女人也可以不让须眉。我支持你，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说得好，凯瑟琳。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这件事情披露在大庭广众之中。即便我租不到会场，我也会去租一面鼓来，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宣读我的文章。

市长　谅必你还不至于肆无忌惮，干出这等傻事来吧！

斯托克曼医生　我当然敢啦！

阿斯莱克逊　你会发现，全市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走的。

贝林　没有一个人！我敢赌咒。

斯托克曼夫人　不要让步，托马斯。我会叫两个孩子跟你一起去的。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主意。

斯托克曼夫人　莫尔顿一定会欣然前往的。艾利夫嘛，他大概也会去的。

斯托克曼医生　那好呀，还有佩特拉也会去的！还有你哪，凯瑟

琳！

斯托克曼夫人 不，我不会去的。可是我会站在窗口望着你。这是我要做的。

斯托克曼医生 （张开双臂拥抱她，并且亲吻她）谢谢你！现在我们要动手较量拼搏啦，我的先生们。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一群暗中捣鬼的懦夫究竟能否压制住一个以净化社会为己任的爱国者，把他的嘴巴堵死。

市长 （若有所思地摇摇头）现在他把他妻子也弄得神魂颠倒了。

第 四 幕

霍斯特尔船长家的一间旧式大房间。背后有两扇敞开着的折叠门，通向一间接待室。左边墙上有三扇窗户。右边墙前居中的地方是一个讲台，讲台上有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两支蜡烛、一个水瓶、一只玻璃杯和一个摇铃。各窗户之间都点着壁灯，辉映得整个大厅灯火通明。靠近台前的地方，左首一张桌子上也点着蜡烛，桌旁有一把椅子。右首有一扇门，门旁边有两把椅子。本市市民正在这里举行市民会议。与会者来自三教九流各个阶层，其中夹杂着几个妇女和小学生。大厅里几乎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然而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从后面折叠门走进来。

市民甲 （向劈面相遇的那个人）你好，兰姆斯塔，你也来啦？

市民乙 遇到这类公众集会，我是每次必到的。

市民丙 我猜想，你又带了口哨来助兴吧！

市民乙 我当然带来了，难道你没有带吗？

市民丙 也不消问的。听说老埃文逊还要带个大喇叭来。

市民乙 老埃文逊真是好样的。（众人一齐哄笑起来）

市民丁 （走到他们跟前）喂，告诉我今晚上这里会有什么热闹。

市民乙 斯托克曼大夫要发表演说，攻击市长哪。

市民丁 可市长是他的亲哥哥。

市民乙 这无关紧要。斯托克曼大夫素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市民丙 可是他尽干错事，《人民信使报》就是这么说的。

市民乙 是呀，我料定这一次他又要一错到底了，因为连房东协会和市民俱乐部都不肯把大厅租给他开会用。

市民甲 他甚至借不到公共浴场的那个大厅。

市民乙 哪能借到！我想人家不会借的。

另一部分人群中的一个人 我说，这桩事情，我们究竟支持谁呢？

他旁边的另一个人 留神瞅着阿斯莱克逊先生，他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好了。

贝林 （腋下夹个公文包，从人群中挤进来）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一下好吗？我是《人民信使报》的采访记者。多谢，多谢。（在左边的那张桌子旁坐下）

一个工人 那个人是谁？

另一个工人 难道你不认识他吗？他是阿斯莱克逊办的那家报社的记者。

霍斯特尔船长引领着斯托克曼夫人和佩特拉从右首的门进来，莫尔顿和艾利夫跟随在他们后面进来。

霍斯特尔 我想你们全家都坐在这里好了。万一会场里有点什么动静，你们悄悄溜出去比较方便。

斯托克曼夫人 你觉得会发生一场骚乱？

霍斯特尔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会不会出点乱子，谁也说不好。先坐下来吧，不要惶惶不安嘛。

斯托克曼夫人 （坐下）你真是好心之极，居然肯把这房间借给我丈夫用。

霍斯特尔 没什么，既然别人不肯借。

佩特拉 （已坐在她母亲身边）这真是一桩见义勇为的果敢行为，霍斯特尔船长。

霍斯特尔 哦，谈不上，谈不上。

霍夫斯塔和阿斯莱克逊同时进门，然而分头从人群中挤过来。

阿斯莱克逊 斯托克曼大夫还没有来？

霍夫斯塔 他在隔壁房间里等着哪。

背后门口附近人群中一阵骚动。

霍夫斯塔 看哪，连市长都来了。

贝林 他若是不来，那才见鬼哩。

市长从人群中缓缓地挤了过来，彬彬有礼地朝两边人群打招呼，他走到左首墙前站定。不多一会儿，斯托克曼医生从右首的门里走了进来。他身着黑色礼服，系着白色领带，进来时有过几声疏落而微弱的欢呼声，但旋即被人用嘘声压制下去。全场鸦雀无声。

斯托克曼医生 （压低声音）凯瑟琳，你觉得怎么样？

斯托克曼夫人 我觉得还可以，谢谢你。（压低了声音）要沉住气千万不要发火，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嗯，我知道如何控制住自己。（看看他的表，走上讲台，朝着大家鞠躬）现在已经过了一刻钟——我不妨开始

吧——(从衣袋里拿出手稿来)

阿斯莱克逊 我想我们应该先选一位主席。

斯托克曼医生 (克制住自己)不见得有此必要吧。

人群中几个声音 选举主席!选举主席!

市长 我也确信我们应该有一位主席。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我召集大家开会是为了作个报告,彼得。

市长 斯托克曼大夫的报告说不定会在会场中引起相当大的意见冲突。

人群中的声音 选举主席!选举主席!

霍夫斯塔 与会市民似乎普遍要求选出一位大会主席。

斯托克曼医生 (克己忍让)很好,就按着大家的意愿办吧。

阿斯莱克逊 请市长出面担任,好不好?

三个绅士 (鼓掌)好呀,好呀!

市长 出于种种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便担任主席,请诸位原谅。幸好我们之中有一位我觉得大家全都会中意的人选。我说的是房东协会主席阿斯莱克逊先生。

几个声音 对,对,阿斯莱克逊好!拥护阿斯莱克逊!

斯托克曼医生拿起他的手稿,走下讲台。

阿斯莱克逊 既然承蒙诸位这样信任我,我也不便推辞。

在热烈欢呼的鼓掌声中,阿斯莱克逊走上讲台。

贝林 (边记录边念念有词)"阿斯莱克逊先生被大家热情地选举为大会主席"。

阿斯莱克逊 现在我身在其位,必须简明扼要地先讲几句。我是一个安分守己、息事宁人的人,我历来相信为人处世务必要谨慎稳健,嗯,嗯,要稳健谨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证实这一

点。

几个声音 对，对，阿斯莱克逊。

阿斯莱克逊 我从生活经验中体会到一个真谛，那就是，稳健乃是一个公民最宝贵的美德。

市长 对啦，对啦。

阿斯莱克逊 除此之外，谨慎稳健亦能够使人为社会作出最佳的服务和贡献。因此，我奉劝今天召开这次大会的那位可敬的公民要把言行举止约束在稳健的范围之内，不要越雷池半步。

站在门口的一个人 节制酗酒协会万岁、万岁、万万岁。

另一个声音 可耻！

几个声音 嘘——

阿斯莱克逊 请不要扰乱会场，先生们。有谁要发言吗？

市长 主席先生！

阿斯莱克逊 市长要在大会上讲话。

市长 考虑到我同现任浴场医生有密切亲属关系，而且你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我本来不打算在今晚的大会上讲话。然而我在公共浴场董事会担任要职，而且我对本市的重大利益忧心如焚，这种责任感驱使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出一个动议。我敢冒昧地断定，我们在场的市民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把对本市和公共浴场卫生条件的那种毫不可靠的、夸大其词的描写散布出去有什么好处。

许多声音 不，当然不赞成，我们抗议那样做。

市长 因此我建议这次大会不准许那个医生宣读他的报告，也不准许他对那个报告作出评论。

斯托克曼医生 （急躁地）不准许——！这是怎么回事？

斯托克曼夫人 （咳嗽）啊嘿、啊嘿——

斯托克曼医生 （强制自己）好吧，就不准许吧！

市长 我在《人民信使报》上发表的声明已经把主要事实一古脑儿摆在公众面前，凡是不带偏见、为人正直的公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孰是孰非，形成自己的意见。从那篇声明中，你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个医生提出的方案，不仅仅对本市所有身居领导职位的人士全都投了不信任的否决票，而且归根到底，要平白地强加给纳税者一笔至少10万克朗的负担。

人群中发出抱怨的嘘声，间或还有几声扮作猫叫。

阿斯莱克逊 （摇摇铃）肃静，先生们，请保持肃静。我表示支持市长的动议。我十分同意市长所指出的，斯托克曼大夫进行这场蛊惑人心的煽动，其实背后还别有用心。他嘴上口口声声讲的是公共浴场，可是心里却打算发动一场革命，他想要把本市的行政权力夺过来交到一批新人手里。斯托克曼大夫本来是用心良苦的，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本人也是人民自治的拥护者，如果那种自治不会过分加重纳税者的负担的话。可是眼下这件事真是要了纳税者的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愿看到斯托克曼大夫见鬼去，对不起，反正在这件事上我不会赞成他的。黄金虽好，但若要花太大的代价，恐怕还是不值得的，这是我的意见。

四面响起一片响亮的喝彩声。

霍夫斯塔 我需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斯托克曼大夫的煽动起初似乎也赢得了一些同情，所以我便尽量不偏不倚地给予方便。可是近来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被颠倒黑白的歪曲蒙骗误导了——

斯托克曼医生 颠倒黑白的歪曲。

霍夫斯塔 好吧，我们不妨说是一篇完全靠不住的描述，市长的声

明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希望诸位当中没有人会对我的自由主义信仰产生怀疑。《人民信使报》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乃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也听从了阅历丰富、考虑周到的长者的忠告，那就是在纯粹的当地事务上，报纸的一举一动务必慎之又慎。

阿斯莱克逊 我完全同意这位发言人的话。

霍夫斯塔 就我们眼前的这件事情来说，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斯托克曼大夫已经遭到千夫所指了。那么报纸编辑最最要紧的天职究竟何在呢，先生们？难道不正是要同他的读者们保持行动一致吗？难道他不是默默无闻地接受了公众的委托，坚持不懈和勤勤恳恳地为他所代表的那些人的福利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吗？请问我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人群中的声音 不是，不是，你做得对！

霍夫斯塔 我要同这样一个人决裂内心是要经过一番剧烈斗争的，因为最近以来我常常是他家的座上客。他这个人直到今天还以市民们众口一致对他赞美而自豪，他这个人唯一的，或者最起码主要的毛病在于，他深受感情而不是理智的支配，

零零落落两三个声音 那倒是真的！斯托克曼是好样儿的！

霍夫斯塔 然而我对社会负有的责任驱使我要同他决裂绝交。再说还有一层考虑也迫使我不得不反对他，而且还要力所能及地把他从他走的那条危险道路上揪回来。这一层考虑是为了他的家庭——

斯托克曼医生 请不要偏离浴场供水和排泄这个题目！

霍夫斯塔 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为了他的生活没有着落的妻子儿女着想。

莫尔顿 他是在说我们吗，妈妈？

斯托克曼夫人 别说话！

阿斯莱克逊 现在把市长的动议付诸表决。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多此一举！今天晚上我不打算来谈公共浴场的水源污染问题，不谈那个，我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

市长 （阴阳怪气地）他又要出什么鬼主意了！

一个醉汉 （倚立在门口）我是个纳税者！所以我也有权讲话！我的全部的——坚定的——不可思议的——意见的——

好几个声音 别出声！后边的那个人闭嘴！

另外几个声音 他是个醉汉，把他轰出去！（一些人起来把醉汉轰了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允许我讲话吗？

阿斯莱克逊 （摇摇铃）斯托克曼大夫在会上发言。

斯托克曼医生 要是在前几天有人也敢像今天晚上所干出来的那样企图不许我讲话，我倒真想见识见识会是什么结果。我那时候会像一头狮子似地同那些人拼命，来保卫我做人的神圣权利。可是如今我不在乎了，因为我有一桩至关紧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人群朝他挤过来，莫尔顿·基尔也惹人注目地钻到前面来了。

斯托克曼医生 最近这几天我反复思索、考虑了许多事情，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串起来冥思苦想，就好像这些事情纷乱繁杂地在我头脑里旋来转去。

市长 （咳嗽）啊哈！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最后我的思路总算理出个头绪，于是我能够神态清醒地把全部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讲话的缘故。我要向你们披露一项重大的发现，诸位市民们！我要向你们透露的这项发现影响范围巨大，波及千家万户。至于我们的水源受到了污染和我们的疗养浴场成了

传染病的渊薮这类小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有几个声音 （大声叫喊）不要提到公共浴场！我们不听你的！别再说下去啦！

斯托克曼医生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要讲的是我最近几天的那个大发现。这个发现就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所有来源都受到了污染，我们平民社会的整个肌体都是建立在邪恶和虚伪的基础之上。

几个惊愕不已的声音 听他说出了什么话？

市长 分明是在含沙射影嘛！

阿斯莱克逊 （手按着铃）我要求发言人说话检点一些。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一直热爱我的家乡，就如同一个总是热爱着孩提时代旧居的人一样。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时候年纪还轻，关山阻隔、思亲乡愁和往昔回忆都分外增添了本市和父老乡亲在我心目中的份量，觉得他们熠熠生辉，分外迷人。（有几个人鼓掌欢呼）

斯托克曼医生 我在那里，在遥远的北方穷乡僻壤呆了下来，一呆就呆了许多年。当我翻山越岭，在崖际岩边同那些居住得疏疏落落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我不免心里常常在想，与其派我这样一个人到这里来，倒不如派个兽医来，这对那些还在忍受饥饿折磨的人们会更实惠得多。

大厅里一阵窃窃私语。

贝林 （把笔搁下）老天哪，我真还没有听到过这种奇谈怪论！

霍夫斯塔 这是对我国值得尊敬的全体人民的莫大污蔑！

斯托克曼医生 请等一等！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指责我，埋怨我说到了异乡客地就把本乡本土撂到脑后去了。我像一只孤独的鸭子伏在窝里孵蛋一样苦思冥想，我终于孵化出了一个蛋，那就

是在本市兴修公共浴场的计划。(同时响起了喝彩声和抗议声)

斯托克曼医生 后来命运总算开恩，赐给我重返故乡这一最大的幸福。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先生们。我已经心满意足，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别无所求了。或者毋宁说，还有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做到而这种愿望是那样如饥似渴，不屈不挠和强烈之至，那就是要为我的故乡出力效劳，要为乡亲们多做点好事！

市长 (双眼朝天花板翻着)啊哈，你倒选择了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来出力做好事！

斯托克曼医生 正因为如此，我对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因为我一味沉醉在幸福之中。直到昨天早上，不，确切地说，是昨天下午，我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了，我认识清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当权者全是酒囊饭袋。——(怒吼声、笑骂声此起彼伏，斯托克曼夫人拼命咳嗽。)

市长 主席先生！

阿斯莱克逊 (摇铃)我以主席的身份——

斯托克曼医生 想要抓住一个字眼来对我使绊子，未免太卑劣了吧，阿斯莱克逊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我闻出来了我们那些曾经负责兴修公共浴场的头面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叫人难以相信的恶臭。无论如何，我决计不能容忍有那样的领导人物，在我这一生中已经领教够了这号小人。他们就像闯进新种植的草地上的公山羊一样，他们到处闯祸捣鬼。他们阻住了自由人的前进道路，不管他朝哪边转身，总摆脱不了他们。我想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像别的害人精一样统统消灭掉。——(一阵喧哗)

市长 主席先生，我们可以允许这类言论随便乱说吗？

阿斯莱克逊 (手按着铃)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我真弄不明白，怎么直到现在我才对那些达官贵

人是些什么货色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而我眼前几乎天天都守着他们当中的一个绝妙的标本，我的哥哥彼得，思想迟钝，墨守成规和偏见固执。——

哄笑声，怒骂声和嘘声混杂成一片。斯托克曼夫人用力咳嗽，阿斯莱克逊拼命摇铃。

醉汉 （又走进来）他讲的是不是我？我的名字叫彼得逊。好吧，真见鬼，要是我——

许多愤怒的声音 把醉汉轰出去！把他轰出去！（醉汉被轰了出去）

市长 这个家伙是谁？

市民甲 我不认识他，市长先生。

市民乙 他不是本地人。

市民丙 我猜想他是从那边来的搬运工人。（下面的话听不清楚了）

阿斯莱克逊 那家伙显然啤酒灌多了。请继续说，斯托克曼大夫，不过你出言吐语时千万要稳健检点。

斯托克曼医生 那很好，先生们。我不再多谈我们的头面人物了。倘若有人听了我刚才说的话，便以为今天晚上我的攻击目标是那些达官贵人，那么他便想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怀有一个值得欣慰的信念，那就是这些寄生虫们，怀有这些垂死思想的年高德劭的遗老遗少们正在令人钦佩地为他们自己的灭亡铺平道路。他们不需要哪个医生来加快他们末日的到来。对社会构成最紧迫危害的倒不是他们这批人。最活跃于毒化我们精神生活和在我们当中传染散播精神瘟疫的也不是他们这批人。所以，我们社会的真理和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倒不是他们。

四面的喊声 那么是谁？究竟是谁？说出名字来！说出名字来！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们放心，我会直呼其名把他们点出来！这正是我昨天最大的发现。（提高嗓门）我们当中真理和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坚实的多数派，不错，那个该诅咒的拥有坚实多数的自由派！就是这样，你们明白了吧。

全场秩序大乱。人群中大多数人在叫嚷、跺脚和吹口哨。有些年岁大的长者偷偷地交换眼色，似乎享受到了看热闹的乐趣。斯托克曼夫人站起身来，忧心如焚，神情焦急。莫尔顿和艾利夫朝着几个起哄的小学生走过去，威胁性地挥舞拳头。阿斯莱克逊发狂般地摇铃要求大家安静下来。霍夫斯塔和贝林都在张嘴说话，可是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后来，终于恢复了平静。

阿斯莱克逊 作为大会主席，我要求发言人收回他方才所用的那些欠考虑的措词。

斯托克曼医生 办不到，阿斯莱克逊先生！剥夺我的自由，想方设法阻止我说出真理的就是我们社会里的多数派。

霍夫斯塔 公理总是在多数派一边。

贝林 真理也是在多数派一边，上帝作证。

斯托克曼医生 公理决计不在多数派一边。我说从来没有过。这是社会上骗人的假话，独立不羁和深明大义的人们应该奋起反对。请问一下，一个国家人民中的多数派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是智者还是笨蛋？我想我们都会一致认为，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是笨蛋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天晓得，你们无法指鹿为马，硬说应该由笨蛋来治理智者才算正确。（人群中发出怒骂叫喊）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你们可以乱叫乱嚷把我的声音压下去，可是你们却无法把我批驳倒。多数派握有的是强权，可惜并没有

公理。我和这里少数几个人是正确的。公理历来是在少数派一边。（全场又是一阵骚动）

霍夫斯塔 啊哈，斯托克曼大夫从前天起就变成一个贵族啦！

斯托克曼医生 我已经说过，我不打算在那一小撮胸襟狭窄、气急败坏、落后蹒跚的家伙身上再多费口舌。激盈奋进的人生已经和他们断绝了缘份。现在我想到的那少数派，那些分散在我们之中的少数派，他们吸收了幼小而充满活力的真理。这些人勇于一往直前，站到社会的最前哨，那些坚实的多数派只能望尘莫及。然而他们为之斗争的真理，在意识形态的世界毕竟是刚刚诞生的新生婴儿，所以他们这一边一时之间还不会人多势众。

霍夫斯塔 斯托克曼大夫现在以革命家自居了。

斯托克曼医生 天哪，不消说得，我当然是的！霍夫斯塔先生，我要发动一场革命来破除真理掌握在多数派手中的这一弥天大谎。多数派通常支持的那些真理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那些真理都是老掉牙的过时货，大凡一个真理陈旧到快要风化的地步，也就同谎言所差无几了，先生们。（笑声和讥讽声）是呀，相信不相信可以悉听尊便，不过任何真理都根本不可能像玛士撒拉①那样长生不老，虽说有些人是那样幻想的。在正常情况下一条真理的寿命，我可以这样说，不过十七八年光景，至多20年，很少有更长的。一条真理到了这时候也已经磨损得七穿八孔，有气无力了。然而多数派偏偏要到那时候才认识它们，才把他们作为拯救道德的灵丹妙药推荐给社会。我作为一个医生可以向你们保证，把这样的货色吞咽下去是不可能药到病除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类所谓"多数派"的真

---

①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5章第27节："玛士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译者

理就如同隔年腌制的咸猪肉，或者像腐烂变臭了的火腿一样，我们社会上的道德败血症就是由他们蔓延滋生的。

阿斯莱克逊 我以为这位发言人的讲话已经愈来愈文不对题了。

市长 我很同意主席先生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难道你失去了理智，彼得？我是尽量贴切本来的主题的，因为我要讲的恰恰就是芸芸众生，那些多数派，穷凶极恶的坚实的多数派，就是毒化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传播瘟疫的害人精。

霍夫斯塔 你这样血口喷人，无非就因为人民中伟大而又思想开阔的多数派审慎持重，只肯拥护那种众所公认、业经证明的真理，对不对？

斯托克曼医生 哼，我亲爱的霍夫斯塔先生，不要再大言不惭地空谈什么公认的真理啦！要知道民众如今拥护的真理，只不过是我们祖父一辈为之斗争的真理而已。现代的先驱人物已经不再赞成这些过时陈旧的真理了，况且我也不相信除了这类货色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别的众所公认的真理。倘若一个社会只从这类陈旧过时和缺乏活力的真理中去吸取营养，那么这个社会谅必无法再健康地生存下去。

霍夫斯塔 与其站在这儿空洞而又泛泛地高谈阔论，倒不如听听你的高见，看看我们从中汲取营养的那些陈旧过时而缺乏活力的真理究竟是什么？

好几个地方发出鼓掌声。

斯托克曼医生 噢，我可以给你举出一连串的这类令人讨厌的丑事！不过眼下我只想提出一条所谓众所公认的真理，其实它根本是个拙劣的谎言，而霍夫斯塔先生、《人民信使报》和所有的《人民信使报》的拥护者们都乞灵于这一谎言。

霍夫斯塔 我愿闻其详。

斯托克曼医生 这就是你们从你们父辈那里继承得来的教条，而且你们又轻率地广泛宣扬。那教条说道：民众、市井之辈、群氓才是人民中最精华的部分。普通的平头百姓，也就是社会中无知而低能的那部分人应该同那些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平起平坐，拥有同等权利来作出判断、批准决定、以及管理指导整个国家。

贝林 我敢起誓，我没有说过这些——

霍夫斯塔 （几乎同时大声叫嚷）公民们，要认真记住这句话！

许多愤怒的声音 嘿嘿，难道我们不是人民！难道只有那些精英人物才能治理国家？

一个工人 他满口胡说八道，把他撵出去！

另一个声音 叫他滚出去！

一个市民 （尖声呼喊）喂，埃文逊，快吹起喇叭！

会场上响起了刺耳的喇叭声、嘘声和嚎叫声，这些声音混杂成一片喧哗。

斯托克曼医生 （等到噪声略为平静）大家心平气和一些嘛！难道你们就连这一次听听真理的声音都忍受不了吗？不过我以为，等到霍夫斯塔心情平和下来的时候，他十之八九会承认我的话是言之有理的。因为，他自称是个不愿受宗教束缚的自由主义思想家。①

许多声音 （惊愕地窃窃私语）他说是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夫斯塔真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

霍夫斯塔 （叫喊起来）拿出证据来，斯托克曼大夫？我几时在报上

① 系18世纪不受传统宗教思想束缚的自由主义，原先是英国的自然神论，也可泛指为"无神论"者。——译者

说过这样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沉吟半晌）嗯，真是活见鬼，你倒真没有落下笔墨，再说你也没有那份胆量。好吧，霍夫斯塔先生，我不为难你。那么，就算说我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吧。现在我要用科学方法，论证《人民信使报》在对你们说普通老百姓、广大群众是人民的真正精华的时候，它只不过是想要用一种可耻的办法来牵着你们的鼻子走。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只是报纸骗人的鬼话。普通百姓不过是可以构成人民的原料。

全场一阵嘘声、笑声和怒骂声。

斯托克曼医生 是吗，难道情况不就是这样吗？难道良种优育和非良种劣育的牲畜之间不是有天渊之别吗？不妨拿一只本地农家喂养的母鸡来打比方吧，难道这样一只浑身枯干皱缩、皮包骨头的禽类身上会有多少可以入咽的嫩肉？没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末它们生的蛋又是什么模样呢？一只像样一点的乌鸦或者渡鸦都可以生出那么小不点的蛋来。可是再来尝尝西班牙或者日本的良种母鸡，要不然就是一只肥嫩的雉鸡或者是火鸡，那就天差地别喽。再拿我们大家都如此熟悉钟爱的狗来举个例子。先想想一条普通的杂种狗吧，我说的是那种样子难看讨厌、粗毛癞皮、品种低劣的杂种狗，它们什么都不会做，只会满街乱窜，到处拉屎拉尿弄得房屋墙壁污秽不堪。不妨拿杂种狗同长卷毛狗来对比一下。长卷毛狗是经过好几代纯种交配繁育出来的，它们居住在绅士的高楼大厦里，吃的是最精美的食物，而且有机会听得到柔声细语的谈话声和悠扬悦耳的音乐声。难道你们不认为长卷毛狗的脑子发达到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步，杂种狗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弗如吗？而正是这类纯种长卷毛狗的幼犬经过卖艺人的调教训练会做

出各种各样惊人的聪明伶俐的把戏，这些把戏是那些普通的杂种狗决计学不会的，甚至直到老死也无法学会的。（众皆哗然，怒骂声和哄笑声四起。）

一个市民 （狂喊）难道你要叫我们变成狗！

另一个市民 我们不是牲畜，医生先生！

斯托克曼医生 哎呀，我的天哪！我们也是动物，我的朋友！我们是最通灵性的动物。可是即使在我们之中，真正算得上出类拔萃的精英动物也殊为少见。要知道，长卷毛狗般的人同杂种狗般的人之间的差异是天殊地别的。这方面最为逗人发笑的是，凡是谈到四条腿的动物之间的区别时，霍夫斯塔先生都是相当同意我的话——

霍夫斯塔 是呀，涉及牲畜动物，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斯托克曼医生 那很好，可是我把这项原则一引申开去，应用到两条腿的动物上去，霍夫斯塔先生便忙不迭地缩了回去。他不敢再独立思考了，或者不敢再继续按照他的思想推想下去直到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于是他便将全部理论颠倒是非，在《人民信使报》上宣扬说本地乡下老母鸡和街上乱窜的杂种狗才是动物当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的楷模。不过，只要他还没有把自己磨炼成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他身上就少不了这种粗俗庸碌的痕迹。

霍夫斯塔 我并不稀罕充当什么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我是卑微的乡下人的儿子，我出身于他所污蔑的普通老百姓家庭，我为深深扎根在这样的品种之中而感到自豪！

许多声音 说得好，霍夫斯塔，说得太好啦，说得太好啦！

斯托克曼医生 我所指的那种平凡庸碌之人不仅在社会低下阶层中才找得到、他们也在我们四周蠕动爬行，甚至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中也有这类人。你们只消看看我的哥哥彼得，那位

脑满肠肥、安富尊荣的市长就可以啦！我的哥哥彼得同任何用两条腿走路的粗俗透顶的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哄笑声和嘘声雀起。）

市长 我抗议这类抨击个人的言论。

斯托克曼医生 （冷静沉着地）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像我一样都是从波米勒尼亚①或者那一带附近出没无常的海盗所繁衍下来的子孙，是呀，我们的祖先倒真是——

市长 真是荒唐不稽的海外奇谈！我否认这一点！

斯托克曼医生 我说他粗俗平庸，是因为他的思路完全秉承了他顶头上司的想法，他总是同他们持有同样的意见。从智力上来说，这样的人就是平凡庸碌者，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这位了不起的彼得哥哥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出类拔萃之处可言，所以他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开明了。

市长 主席先生。

霍夫斯塔 那么说来，只有那些杰出的显赫人物才是这个国家中的开明思想家喽？我们倒增长了一个新见识！（笑声）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这也是我的新发现的一部分。新发现的另一部分是，思想开阔同道德高尚几乎恰好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指出《人民信使报》不可宽恕的谬误在于日复一日地宣扬那种似是而非的教条，硬说只有公众、群氓，那些坚实的多数派才是思想开阔和道德高尚的，而形形色色的罪恶和腐败，还有精神上的堕落都是由于文化的提高，正如排泄到我们公共浴场里来的污泥浊水都来自莫勒达尔的制革厂一样。

---

① 波罗的海沿岸普鲁士的一个省份。——译者

全场哄闹，怒骂声迭起，不少人要插嘴讲话。

斯托克曼医生 （泰然自若地，侃侃而论，并且还自得其乐地面带微笑）而就是这同一份《人民信使报》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教，说什么群众的生活条件应该得到进一步提高。真是天晓得，要是《人民信使报》的教诲果真可以信赖的话，那么这类提高群众的办法只能把群众笔直地推向堕落的道路上去。幸而这类文化提高助长道德败坏的理论只是我们祖辈所笃信的旧事物，我们不过继承了这笔遗产而已。不，真正兴妖作祟的是愚昧、贫困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住在一幢不是每天可以通风打扫的房子里，我妻子凯瑟琳说地板应该每天刮一次才能除掉这些尘垢，这一点还可以探讨——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至多两三年就会丧失掉从道德上去思考和采取行动的能力。缺氧会使人愈来愈丧失他的良知，而这个城市房屋里的缺氧比比皆是。根据这一事实判断，我认为，本市全体坚实的多数派会丧尽天良，不惜在虚伪和欺骗的泥潭上建筑起本市的繁荣。

阿斯莱克逊 如此恶毒攻击整个市民社会的指责真是令人无法容忍！

一个绅士 我提议请主席不许发言人再讲下去！

许多愤怒的声音 对，对，早该如此，不许他再讲下去！

斯托克曼医生 （按捺不住自己）那么我就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把真理传播到街头巷尾！我还要在别的城市的报纸上写文章！让全国上下都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霍夫斯塔 斯托克曼大夫似乎打算要把这个城市毁灭。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我对故乡的情谊深长，宁可看到它毁灭也不愿意看到它靠谎言欺骗而繁荣。

阿斯莱克逊 这些话讲得真狠毒！

全场喧哗，叫骂声和猫叫怪声响成一片。斯托克曼夫人频频咳嗽，但已经毫无意义，她的丈夫不再理会她了。

霍夫斯塔 （在喧闹声中大声叫嚷）一个想要毁灭掉整个家乡的人必定是全体市民的公敌。

斯托克曼医生 （愈来愈慷慨激昂）一个城市若是靠谎言欺骗度日，那么它的毁灭便无关紧要，不值得大惊小怪。照我说还应该把它夷为平地才对。所有靠撒谎骗人过日子的家伙都应该像害人精那样被彻底消灭掉。你们到头来必将使全国都受到传染，你们必将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以至于全国都会沦落到难逃毁灭的地步。要是事态真的不可收拾，我会从心底里发出呼喊：让这个国家灭亡吧，让这些人民被消灭掉吧！

人群中许多声音 他讲话的口气真像是彻头彻尾的人民公敌！

贝林 上帝作证，人民终于发出了呼声！

整个人群 （乱叫乱嚷）对，对，他就是人民公敌！他仇恨自己的国家！他仇恨自己的人民！

阿斯莱克逊 作为本市的一个公民和作为一个个人，我对今天我们大家听到的那些荒谬绝伦的言论深感困扰和不安。斯托克曼大夫露出了我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真面目。不幸的是，我不得不赞成方才几位尊敬的公民所发表的高论。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将这些意见归纳成为一项决议。我提议，这项决议如下："市民大会宣布：公共浴场医生托马斯·斯托克曼被认为是一个人民公敌。"

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鼓掌声。许多人把斯托克曼医生围住，朝他嬉笑怒骂和嘘他。斯托克曼夫人和佩特拉匆忙站起身来。莫

尔顿和艾利夫同几个起哄的小学生动手打了起来，几个大人把他们拉开。

斯托克曼医生 （朝着嘘他的那些人）唉，你们这些笨蛋！我告诉你们——

阿斯莱克逊 （摇铃）斯托克曼大夫不许再发言了。马上就要进行正式投票了。可为了照顾个人感情，我们采用无记名书面投票，你们有干净的纸吗，贝林先生？

贝林 蓝纸白纸我都有。

阿斯莱克逊 （走到他面前）那很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好多功夫。把纸裁成小纸条，对，就这样。（朝向与会者）蓝纸条表示反对，白纸条表示赞成。我会自己走过来收票的。

市长抽身离开了会场。阿斯莱克逊和另外两个人绕场用帽子收票。

市民甲 （对霍夫斯塔）斯托克曼大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究竟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霍夫斯塔 哦，你知道他是怎样的桀骜不驯。

市民乙 （对贝林）贝林，你常到他家去，你可曾注意到他爱酗酒

贝林 嗯，我敢赌咒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反正到他家里去，无论什么时候桌上都有烈性酒。

市民丙 我倒还是认为他的头脑有时候出点毛病。

市民甲 我怀疑他的家族里祖辈有人患过疯癫病。

贝林 也说不定当真有过。

众市民 （齐声地）哼，他完全是蓄意报复，他准是为了某件事同哪个人过不去才来这一手。

贝林 是呀，前几天他倒提出过要求增加薪水，可是碰了一鼻子

灰。

众市民 （齐声地）啊哈，那就很容易理解啦。

醉汉 （又走进人群中）喂，我要一张蓝的，还要一张白的！

几个声音 那个喝醉酒的家伙又来啦，把他轰出去。

莫尔顿·基尔 （站起身来走到斯托克曼医生面前）怎么样，斯托克曼，你看你玩了这些把戏，闯祸了不是？

斯托克曼医生 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莫尔顿·基尔 你方才讲到莫勒达尔的制革厂，是怎么说来着？

斯托克曼医生 你听得一清二楚。我说那是污泥浊水的来源。

莫尔顿·基尔 我的制革厂也是吗？

斯托克曼医生 不幸的是，你的制革厂是最糟糕的一个。

莫尔顿·基尔 你也要在报上揭露出来吗？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不会隐瞒任何事情的。

莫尔顿·基尔 你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斯托克曼！（走了出去）

一个胖绅士 （走到霍斯特尔船长面前，根本不瞅斯托克曼夫人和佩特拉一眼）喂，船长，这么说来你把房子借给人民公敌开会喽？

霍斯特尔 我想我是可以随意使用我自己的产业的，维克先生。

胖绅士 那么我要是效法一下，谅必你不会介意吧。

霍斯特尔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胖绅士 明天你会听到我的吩咐。（他转身就走）

佩特拉 这是你的船老板吗，霍斯特尔船长？

霍斯特尔 是的，正是船老板维克先生。

阿斯莱克逊 （手持着那些投票的纸条，走上讲台，频频摇铃）先生们，请允许我宣布投票结果。所有的投票者，除了一个人以外——

一个年轻人 就是那个醉汉！

阿斯莱克逊 所有的投票者，除了一个喝醉酒的人之外，都投了赞成票，一致同意本次市民大会宣布托马斯·斯托克曼医生为人民公敌。（叫喊声和欢呼声）让我们高呼，我们这座古老而光荣的城市万岁！（齐声高呼万岁）让我们为我们精明能干而又不惜大义灭亲的市长高呼万岁！（众人齐声高呼万岁）现在散会。（走下讲台）

贝林 让我们为大会主席高呼万岁！

全场人群 阿斯莱克逊万岁、万岁、万万岁！

斯托克曼医生 把我的帽子和大衣给我，佩特拉！船长，你的船上还有到新大陆去的舱位没有？

霍斯特尔 为了你和你的全家，舱位总是可以腾得出来的，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佩特拉帮他穿上大衣，边穿边说）那很好，来吧，凯瑟琳！来吧，孩子们。（他挽起妻子的胳膊）

斯托克曼夫人 （迟疑而低声地）亲爱的托马斯，我们还是从后门出去吧。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不从后门走出去，凯瑟琳！（提高了嗓门）在我愤然离去之前，你们不妨再听听这个人民公敌要讲些什么。我不会像某个人那么宽恕，我决不会说：我饶恕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情。①

阿斯莱克逊 （大声叫喊）这是亵渎神灵的弥天大罪，斯托克曼医生！

贝林 上帝恕罪，一个虔诚的正人君子竟然听到了这样无法无天的话，真是可怕！

一个粗嗓门 他想威胁我们哪！

---

① "某个人"系指耶稣。《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译者

许多人声音 （群情激昂地）我们去砸他家的窗户！把他扔进海峡里去！

另外一个声音 快吹你的喇叭，埃文逊，吹吧，使劲地吹！

全场大乱，喇叭声、口哨声和嘘声，还有各种粗野的吼叫怒骂。斯托克曼医生带着全家仓皇穿过大厅走了出去，霍斯特尔在前面用臂肘替他们挤开一条路。

整个人群 （在他们走过时跟在他们后面嚎叫狂喊）人民公敌！人民公敌！

贝林 （把他的笔记纸张收集起来）老天作证，今天晚上我不想到斯托克曼家喝托弟酒啦。

人群拥挤在大门口，外面狂喊乱叫仍在此起彼伏，连大街上也传来了叫喊声："人民公敌！""人民公敌！"

第 五 幕

斯托克曼医生的书房。两侧靠墙排列着书柜和陈列着标本的玻璃柜。背侧有一扇门通往门厅。靠近台前左边有一扇门通往起居室。右墙上有两扇窗户，但是所有的玻璃却已被砸得粉碎。房间正中是医生的写字台，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稿件。房间里杂乱不堪。时间是早晨。斯托克曼医生身披晨衣，脚趿拖鞋，头戴软便帽，弯着腰用雨伞在一个柜子底下扫来扫去。过了半晌，他终于搜出一块石头来。

斯托克曼医生 （对着起居室的门）凯瑟琳，我又找到了一块。

斯托克曼夫人 （从起居室里）噢，你一定还会找出更多的来。

斯托克曼医生 （把石头放到桌上已经堆着的一堆石头上面）我要把这堆石头当作有纪念意义的文物来珍惜。艾利夫和莫尔顿应该每天都来看看。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传家宝看待。（又在一只书柜底下四下搜寻）那么——真见鬼，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她，就是那个女佣——难道她还没有去把安装玻璃的师傅找来？

斯托克曼夫人 （走进来）去过了。可是，装玻璃的师傅说，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

斯托克曼医生 你瞧着吧，他准不敢来。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我们的女佣伦蒂娜也说他不敢来的，因为他怕邻居要找他麻烦。（朝着起居室喊道）有什么事情，伦蒂娜？把它给我吧！（出去一下又返回来）这里有你的一封信，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让我看看。（拆开信来浏览一遍）啊，那是在劫难逃的。

斯托克曼夫人 是谁写来的信？

斯托克曼医生 房东来的信，要赶我们搬家。

斯托克曼夫人 真的是那样吗？他那么一个善良的人——

斯托克曼医生 （眼睛盯住信）房东说道，他是身不由己，不敢不如此。他并不是甘愿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做不行，因为他得罪不起本市的市民们，尤其要照顾到公众舆论——他还说，他不敢触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

斯托克曼夫人 你看，我说得怎么样，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是呀，我看够啦。这个城市人人都是胆小鬼。没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做点事情的。（把信

搭在桌上)不过这反正同我们不相干啦，凯瑟琳。我们很快就要远航到新大陆去啦——

斯托克曼夫人 托马斯，不过你是不是有把握我们非走这一步不可呢？

斯托克曼医生 难道我在这里还呆得下去吗？他们已经给我打上了人民公敌的烙印，公开羞辱我，砸烂了我家的窗户！再看看这儿，凯瑟琳，他们把我的这条黑裤子也撕了一个大口子。

斯托克曼夫人 哦，天哪，这是你最好的裤子啊！

斯托克曼医生 一个人出去为自由和真理斗争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穿上最好的裤子。其实我倒并不那么心疼这条裤子，破了你总是会把它补好的。可是这些群氓居然胆敢这样对我放肆，俨然要和我平起平坐，这口气真叫我到死也咽不下去。

斯托克曼夫人 毫无疑问，他们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对待你，托马斯，可是就因为这个缘故就一去不复返地离开故国本土，难道这理由充足吗？

斯托克曼医生 倘若我们搬迁到另一个城市去居住，你以为就不会碰到像这里的那些蛮不讲理的人了吗？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半斤八两罢了。唉，让那些杂种狗去乱吠吧，这没有什么不得了。最坏的是，全国各地每人都是党派的奴隶。就事论事的话，我敢说自由的西方也不见得好到哪里，那坚实的多数派，自由开明的公共舆论，还有那穷凶极恶的尔虞我诈谅必那里也猖獗得很。可是你要知道，这里和那边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边也许一刀把你宰掉，但是不会钝刀子割肉，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那边不会像这里的人所做的那样，把一个自由人的灵魂用老虎钳死命地钳住不放。再说，如果迫不得已的话，还可以离群索居过隐士生活。(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要是知道哪里有一片森林或者南部沿海的小岛贱价出售那

就好啦——

斯托克曼夫人 可是要想想孩子们哪，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站住脚）你真是个古怪的女人，凯瑟琳！你真忍心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成长起来吗？你昨天晚上不是亲眼目睹了全城有一半人失去了理智，而另一半人没有失去理智，那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牲畜，没有什么理智可以丧失。

斯托克曼夫人 可是亲爱的托马斯。你口不择言也触犯了众怒！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难道不是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难道不是他们硬把我说的肺腑之言当作骗人的谎话吗？最混账的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混迹在群氓之中，还俨然自命为是开明派哩。你听说过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吗，凯瑟琳！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是呀，他们是疯了，可是——（佩特拉从起居室里进来）

斯托克曼夫人 这么早就从学校回来啦？

佩特拉 是的，我收到了辞退通知书。

斯托克曼夫人 辞退？

斯托克曼医生 你也被解雇啦？

佩特拉 布斯克夫人告诉我说，我被学校辞退啦，所以我想最好还是马上就回来。

斯托克曼医生 你做得很对！

斯托克曼夫人 真没有想到布斯克夫人竟是这样恶毒的女人。

佩特拉 布斯克夫人一点也不坏，妈妈，我看得很清楚，她这样做心里很难过。可是她说她不敢不那样做，所以只好违心地把我辞退了。

斯托克曼医生 （哈哈大笑，擦着双手）她不敢不那样做，她也同别的人一样！真有意思。

斯托克曼夫人 唉，经过了昨天晚上那可怕的场面之后——

佩特拉 不仅如此，你再听听这件事，爸爸！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事？

佩特拉 布斯克夫人起码给我看了她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三封信——

斯托克曼医生 我猜想，保准是匿名信喽！

佩特拉 是的。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因为他们不敢冒险写上名字，凯瑟琳。

佩特拉 有两封匿名信上说，有一个时常到我们家来作客的先生昨天晚上在俱乐部声称，我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极端解放的。

斯托克曼医生 你一定没有否认吧？

佩特拉 没有，你知道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布斯克夫人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观点也还算解放，可是到处都有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她就不敢再留我了。

斯托克曼夫人 那个人还是常来我们家的客人！这就是你好客的报应，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不要再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呆下去啦。尽快收拾行李吧，凯瑟琳，我们越早动身越好。

斯托克曼夫人 别说话，我觉得我听到门厅里有人。去看看是谁来啦，佩特拉。

佩特拉 （把门打开）哦，霍斯特尔船长，原来是你！请进。

霍斯特尔 （走进来）早安！我觉得我应该过来看看你们的情形怎么样。

斯托克曼医生 （同他握手）谢谢，你真关心我们。

斯托克曼夫人 还要谢谢你昨天晚上帮助我们挤出了人堆，霍斯特尔船长。

佩特拉 后来你是怎么设法回到家里的呢？

霍斯特尔 哦，总归是有办法的，再说我身强力壮。那些家伙多半是骂骂咧咧，动嘴而不敢动手。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这也并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一副令人可鄙的懦夫相。到这边来，我有点东西让你观赏观赏。你看，这一堆都是他们从窗户里扔进来的石头。再仔细看看，真见鬼，只有两块像样一点的大石头，别的都是卵石，小得可怜的石子而已。他们站在那里气势汹汹，咬牙切齿地叫嚷着要用暴力来对付我，非要把我打死不可，然而要真正动手却不敢，这里还没有那么大胆的人。

霍斯特尔 幸亏这次你还算走运，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医生 那倒一点不错。不过我还是气恼得很，如果有朝一日，国家遭到了严重的劫难，那些公众舆论一定会鼓吹各人自己逃命要紧，而坚实的多数派必定像一群绵羊似地掉转尾巴就逃跑。想到这些真是令人沮丧，实在叫人放心不下。唉，真见鬼！他们骂我是人民公敌，我又何苦自寻烦恼，真是可笑！所以，我不妨就做人民公敌好啦！

斯托克曼夫人 你决不是的，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先不要把话说死，凯瑟琳。被人强加了一个难听的恶名就像肺上被针扎了一个大洞似的。而这个可恶的名字——我无法摆脱它。这就像咽下去了一种腐蚀性的酸剂，它粘在胃壁的坑洼处腐蚀胃，任何泻药都无济于事。

佩特拉 嗤，你对那批家伙嗤之以鼻吧，爸爸！

霍斯特尔 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改变他们想法的，斯托克曼大夫。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这是必定无疑的，就像你站在我面前那样确实。

斯托克曼医生 也许要拖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让他

们自食其果吧！等到他们喝够了污泥浊水之后，才后悔莫及，恨不该当初把一个爱国者撵走。霍斯特尔，你什么时候启航？

霍斯特尔 嗯，我正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是不是船出了毛病？

霍斯特尔 不是，事情是我不跟着船启航了。

佩特拉 你莫不是被解雇啦？

霍斯特尔 （苦尔一笑）对啦，一点不错。

佩特拉 你也被解雇啦！

斯托克曼夫人 你看看，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也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哦！我要是早想到会发生这类事情——

霍斯特尔 你不必太扪心自问啦。我总会有办法在别的城市的哪一家轮船公司找到职位的。

斯托克曼医生 维克这家伙是个很有钱的人，不需要仰任何人的鼻息，可是也干出这种事来，真是无耻之尤！

霍斯特尔 他这个人其实心地并不坏，他自己告诉我说，他很想把我留下，要是他胆敢那样做的话——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他不敢？不，当然不敢喽！

霍斯特尔 他说，对于一个有党派的人士来说，这可不是一桩无所谓的小事情。

斯托克曼医生 这位尊敬的先生倒是讲了那么一句真话。一个党派就像一台绞肉机，把各色各样的脑袋统统捣碎剁烂，哪怕是痴呆脑袋或者榆木疙瘩脑袋，也全都要剁烂搅拌成清一色碎肉馅！

斯托克曼夫人 又来啦，又来啦，托马斯。

佩特拉 要是你昨天不送我们回家的话，事情还不至于糟到这样的地步。

霍斯特尔 我并不感到后悔。

佩特拉 （把手伸给他）真要谢谢你啦！

霍斯特尔 （对斯托克曼医生说）所以我特地登门来说一下，要是你们下定决心非走不可，那么我想出了另外一个计划——

斯托克曼医生 好极啦，只要我们马上远走高飞就行。

斯托克曼夫人 嘘，怕是又有人在敲门吧？

佩特拉 那一定是伯伯。

斯托克曼医生 啊哈，（大声叫道）进来吧。

斯托克曼夫人 亲爱的托马斯，答应我千万不要——

市长从门厅里走进来。

市长 哦，你们有事，如果那样的话，我就——

斯托克曼医生 没有，请进来吧。

市长 可是我想跟你单独讲几句。

斯托克曼夫人 那么我们这几个人先到起居室呆一会儿吧。

霍斯特尔 我以后再来吧。

斯托克曼医生 不，你别走，先跟他们呆一会儿，霍斯特尔船长，我要再向你讨教讨教。

霍斯特尔 好吧，那么我就等一会儿。（他跟着斯托克曼夫人和佩特拉走进起居室）

斯托克曼医生 我说你大概觉得今天这屋里风挺大吧，把帽子带上吧。

市长 谢谢，如果可以的话。（戴上帽子）我觉得大概是昨天晚上患感冒了。我站着直发抖。

斯托克曼医生 真的吗？我觉得房间里够暖和的。

市长 我很遗憾，对于昨天晚上那些过分的行为，我无能为力。

斯托克曼医生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同我专门谈的呢？

市长 （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来）我给你带来一份文件，是公共浴场董事会给你的。

斯托克曼医生 我的解雇书？

市长 是的，日期从今天起。（把信封放在桌子上）我们很抱歉，可是说实话，为了公共舆论的缘故我们别无选择。

斯托克曼医生 （冷笑一声）不敢？我似乎今天早已听过这个字眼了。

市长 我必须请你认识清楚你的处境。从今以后你无法指望再在本市开业行医了。

斯托克曼医生 鬼才想在这里行医！可是你怎么这样有把握？

市长 房东协会正在挨家挨户散发通知，号召所有有正义感的市民都不要找你看病。我可以向你保证，每家每户都不会拒绝签名的。干脆说，他们就是不敢不签。

斯托克曼医生 不敢的，不敢的，我一点也没有怀疑。可又怎么样呢？

市长 要是我对你有什么忠告的话，那就是你最好离开此地一段时间。

斯托克曼医生 我也想到离开此地是适宜的。

市长 好呀，你在外面住上半年，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反省一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会认识到有必要写一份悔过书，承认你所犯的错误……

斯托克曼医生 你的意思是说，我就可以重新工作，恢复原来的职务了，是不是？

市长 也许如此。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那时候的舆论又怎么办呢？你肯定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市长 公共舆论是极其反复无常的。不妨对你直言相告，你白纸

黑字亲笔写下的这类悔过书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桩大事。

斯托克曼医生 哦，你们处心积虑就是想弄到这个。真见鬼，难道你竟然忘记了，前几天我怎样同你谈到那些阴谋诡计的。

市长 那时候你的处境和现在可是大不相同。那时候，你有理由可以想象全城的人都在支持你——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在指责我——（勃然大怒）我决不会写悔过书的，即使妖魔鬼怪一齐出来整我，我也决不会写！我说到做到！

市长 一个要养家糊口的人是没有权利像你这样轻举妄动的，托马斯，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我没有权利！天下唯独只有一桩事情一个自由人是没有权利去做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市长 不知道。

斯托克曼医生 你当然不会知道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自由人没有权利蝇营狗苟作践玷污自己，他没有权利干出自己都要唾骂自己的事情来。

市长 这类慷慨陈词听起来倒也极其大义凛然，当然，假如对你的冥顽不化没有另外的解释的话。可实情却是——

斯托克曼医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市长 你心里很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可是作为你的兄长和胸有城府的人，我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对很容易化为泡影的遗产或者前程寄予过分的期望。

斯托克曼医生 你究竟在唠叨些什么？

市长 你真的要哄我相信你对莫尔顿·基尔遗嘱里的条款竟然一无所知吗？

斯托克曼医生 我知道他手上有几个钱，不过这些钱都要捐给年

老贫苦的手艺人作为救济金。那同我有什么关系？

市长 先说说那几个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莫尔顿·基尔可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过。

市长 噫，真的是那样？那么我猜想你大概连他的财产中有很可观的部分会留给你们的儿女，而且你们夫妻俩可终生动用这笔财产的利息都不知道。难道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斯托克曼医生 没有，根本没有对我说起过。而且恰恰相反，他一直怒气冲冲，埋怨税收重得不近情理。但是你完全肯定吗，彼得？

市长 我是从一个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那里得知的。

斯托克曼医生 谢天谢地，凯瑟琳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还有那几个孩子！我务必马上就去告诉她，（叫喊）凯瑟琳，凯瑟琳！

市长 （想要制止他）嘘，现在暂先一句都不要说。

斯托克曼夫人 （打开房门）什么事呀？

斯托克曼医生 哦，没有事，没有事，你可以回去啦。（她又关上了房门。斯托克曼医生兴奋地来回走动。）

斯托克曼医生 她生活有着落啦。想想看，他们的生活都有着落啦！而且还是管一辈子的！真是万幸的好消息，可以知道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啦！

市长 可是你不要那么肯定，你们的生活不见得就没有后顾之忧啦。莫尔顿·基尔是随时可以改变他的遗嘱的。

斯托克曼医生 他不会那样干的，我的彼得，那个老头看到我攻击你和你那帮狐群狗党心里高兴都来不及。

市长 （猛然一怔，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哦，这倒暴露出了许多隐私。

斯托克曼医生 什么事情？

市长 我明白过来，整个事件原来是你同他串通一气，联起手来对付我们的策略手腕。你居然不顾后果地对本市领导人展开那样放肆的攻击，而且还假借着真理的幌子，原来是——

斯托克曼医生 是什么？

市长 你处心积虑地为那个报复狂莫尔顿·基尔老头打头阵，目的无非是为了换取他的遗嘱。

斯托克曼医生 （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彼得，你是我毕生所见到的最无耻之尤的滥小人。

市长 我们之间已经情断义绝。你被解雇的事已经无可挽回。我们现在有了对付你的武器啦。（走了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无耻，真是无耻！（大声叫喊）凯瑟琳，等他出门之后，你务必要把地板好好地擦一擦。叫她，嗯，她叫什么名字来着，真该死，就是那个鼻子上老沾着煤灰的姑娘，叫她提一桶水来冲洗冲洗。

斯托克曼夫人 （在起居室门口）嘘，托马斯，别说啦！

佩特拉 （走到门口）爸爸，外祖父来啦，他问问能不能单独同你谈一谈。

斯托克曼医生 当然可以。（走到门口）请进，岳父。（莫尔顿·基尔走进来，斯托克曼医生随手将门关上）

斯托克曼医生 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请坐！

基尔 我不坐啦。（环视四周）你这儿今天看样子挺舒服，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可不是吗？

莫尔顿·基尔 非常舒服，空气也很新鲜嘛！今天这里氧气大概是够充足的了，那是你昨天夸夸其谈的东西。我料想，你大概良心发现了。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我问心无愧。

基尔 我料想如此。（拍拍自己的胸脯）你知道我这里是什么吗？

斯托克曼医生　我希望也是一颗好良心。

莫尔顿·基尔　嘻，这玩意儿要比良心更珍贵得多。（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大钱包，从钱包里拿出一叠票据来，给斯托克曼医生看。）

斯托克曼医生　（诧异地瞅着他）公共浴场的股票？

莫尔顿·基尔　今天不难买到这些股票。

斯托克曼医生　所以你就去买了——

莫尔顿·基尔　而且是尽我所有来买股票了。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亲爱的岳父，你没有考虑公共浴场的境况吗？

莫尔顿·基尔　要是你能够像一个明智的人那样举止行动，你就可以使公共浴场起死回生。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你可以自己看看，我在尽力挽救，可是本市的人却都狂热得像发疯一样。

莫尔顿·基尔　你昨天说过，最龌龊的污染物是从制革厂里流出来的。如果这确有其事，那么我祖父、我父亲还有我自己，祖孙三代岂非像瘟神一样长年累月地一直在对本市放毒。你以为我肯平白无故地忍受这番羞辱。

斯托克曼医生　不幸的是我怕你只得如此。

莫尔顿·基尔　不，我耿耿于怀！我非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和信誉不可。我听说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老狗獾"。狗獾就是一种猪嘛，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能让他们随便给我起这种外号。我活着和身后都要清清白白。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

莫尔顿·基尔　你应该给我把恶名洗刷干净，斯托克曼！

斯托克曼医生　我！

莫尔顿·基尔　你晓不晓得我买股票用的是哪笔钱？你当然不会知道的。那是准备在我撒手归西的时候，留给凯瑟琳、佩特拉

和两个男孩子的。不瞒你说，我手上确实还积攒下了一点儿。

斯托克曼医生 （怒火发作）用留给凯瑟琳的钱买了这些东西！

莫尔顿·基尔 不错，这笔钱全部都投资在公共浴场上了。现在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这么乖戾执拗，疯狂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你要是再一口咬定那些小动物和脏东西都是从我的制革厂里流出来的，那就不啻是从凯瑟琳、佩特拉和两个男孩子身上一条条地把皮肉撕下来，而没有一个正派的人肯做出这种事情来的，除非他真的疯狂啦！

斯托克曼医生 （走来走去）是呀，我是发疯啦，我是发狂啦。

莫尔顿·基尔 事关你妻儿的生活着落，你可不能够再一味发疯下去啦！

斯托克曼医生 （在他面前站定）你在买进这一堆垃圾之前，为什么不同我先商量一下呢？

莫尔顿·基尔 泼水难收，后悔亦无益。

斯托克曼医生 （神情不安地走来走去）要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把握就好啦！唉，偏偏我又对我的看法深信不疑。

莫尔顿·基尔 （掂掂手里的皮夹）要是你仍旧冥顽不化的话，你是知道的，这些东西就不值几文钱啦。（把皮夹放回衣袋里。）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见鬼！不过按理科学上应该发现出某种预防的方法，我想还应该发现出某种解毒药剂。

莫尔顿·基尔 你的意思是把那些小东西统统杀死？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或者起码使它们丧失毒性，不再害人。

莫尔顿·基尔 难道你不能用灭鼠药试试吗？

斯托克曼医生 真是说得太离谱啦！他们大家都说这只是我的胡思乱想，好吧，那就算是这样！随便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些愚昧无知、思想闭塞的杂种狗难道不是把我谩骂成一个人民公敌吗？难道他们不是要动手撕烂我的衣服吗？

莫尔顿·基尔 他们还砸烂了你家的窗户。

斯托克曼医生 唉，话又得说回来，我还要对我的家庭尽到责任。我务必要同凯瑟琳好好谈一下，她在这些事情上很有两下子。

基尔 那倒是对的，认真按照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的忠告去办吧。

斯托克曼医生 （朝他靠近）你怎么竟然干出这样荒谬愚蠢的事情来！把给凯瑟琳的钱这样孤注一掷，也让我里外尴尬、进退两难，处境棘手得要命。我觉得你在我眼前就像是恶魔在张牙舞爪苦苦追逼。

莫尔顿·基尔 那么我最好还是走开算啦。可我今天下午两点钟前要得到你的回答，行还是不行你瞧着办。如果你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些股票就都统统捐献给慈善基金会，而且今天就捐掉。

斯托克曼医生 那么凯瑟琳可以得到多少呢？

莫尔顿·基尔 一分一毫都休想得到！

通向门厅的那扇门打开了，霍夫斯塔和阿斯莱克逊两个人赫然出现在门口。

莫尔顿·基尔 嘿，瞧瞧来的这一对儿宝贝儿。

斯托克曼医生 （瞪大眼睛瞅着他们）真是见鬼！你们居然还有脸踏进我的门。

霍夫斯塔 是呀，我们特来拜访。

阿斯莱克逊 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要谈。

莫尔顿·基尔 （悄声低语）答应还是不答应，两点钟前给我回答。

阿斯莱克逊 （朝着霍夫斯塔使了一个眼色）啊哈！

莫尔顿·基尔走了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好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快点说完拉倒。

霍夫斯塔 你对我们昨天在会上的表态肚里有气，我十分理解。

斯托克曼医生 表态，你们是这么称呼来着？好呀，你们表态表得真是漂亮。我说表了个娇弱无力、女人腔调十足的态，真是该死！真是恬不知耻！

霍夫斯塔 你爱怎么说随你的便，可是我们非那样办不可，别无选择。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们不敢选择其他办法，难道不是这样吗？

霍夫斯塔 好吧，你要是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阿斯莱克逊 可是你为什么事先不让我们知道一点点消息，哪怕给霍夫斯塔先生或者作点暗示都可以。

斯托克曼医生 暗示？暗示什么呢？

阿斯莱克逊 当然是背后要做的那些文章啰。

斯托克曼医生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的话。

阿斯莱克逊 （心照不宣地点头示意）哦，你是心知肚明的，斯托克曼医生。

霍夫斯塔 现在再要搞得神秘莫测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斯托克曼医生 （先瞅瞅这个，又瞧瞧那个）你们两人装神弄鬼的是什么意思？

阿斯莱克逊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岳父是不是在跑遍全城，到处抢着把公共浴场的股票统统买下来？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他今天是买了公共浴场的股票，可是——

阿斯莱克逊 要是安排别的什么人，一个同你没有那样密切的亲属关系的人出面去做这桩事情，那就更老谋深算啦。

霍夫斯塔 再说这件事情本来是用你的名义去进行的。根本就不需要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对公共浴场的攻击是从你那里发动的。你本来早就应该同我商量一下，斯托克曼医生。

斯托克曼医生 （瞪直了眼睛发愣，然后似乎豁然开窍）难道这样的事情竟然可以相信？难道这样的事情竟然可能成功？

阿斯莱克逊 （面带微笑）世上明明有这样的事情。不过要做得巧妙，施展计谋。

霍夫斯塔 像这样的事情最好还是多拉点人入伙为好，因为有别的人同自己一起干，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就减轻了。

斯托克曼医生 （镇静自若地）我们不妨有话直说，你们两位找我究竟有何贵干？

阿斯莱克逊 也许霍夫斯塔先生最好先——

霍夫斯塔 不，请你告诉他，阿斯莱克逊。

阿斯莱克逊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明白过来整个事情的意图何在了，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放手让《人民信使报》听凭你来作主支配。

斯托克曼医生 你们现在敢这样做了吗？那么公共舆论怎么办呢？难道你们不怕一场暴风雨会砸得我头破血流吗？

霍夫斯塔 我们可以设法平安度过暴风雨。

阿斯莱克逊 你也要尽快看风转舵见好就收，斯托克曼医生。你的痛斥怒骂一奏效你就可以——

斯托克曼医生 你的意思是说，只消等到我岳父和我把浴场股票都低价收到手了之后？

霍夫斯塔 哦，看来主要是为了科学的缘故，所以你才不得不想把公共浴场掌握在你的股掌之中。

斯托克曼医生 那是不消说的。正是由于科学上的考虑，我才劝说"老狗獾"那个老头参与其事。我们到时候只消把下水管道小修小补一下，再把海滩挖掉一些，这用不着本市居民掏一分钱腰包，于是就万事大吉，皆大欢喜了，是不是？

霍夫斯塔 我想是如此，倘若你得到《人民信使报》背后支持的话。

阿斯莱克逊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报纸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斯托克曼医生。

斯托克曼医生 差不多吧，再说公共舆论也是如此。而你——阿斯莱克逊先生，我以为，房东协会方面你可以说了算数的，是不是？

阿斯莱克逊 是呀，还有戒酒协会也是如此。你可以放心。

斯托克曼医生 不过——先生们，有个问题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动问，不过——关于报酬方面你们觉得——

霍夫斯塔 我们本来倒是宁愿不取任何报酬为你出力帮忙，这一点你可以相信。可是《人民信使报》原来的立足基础就不稳，现在的境况又很拮据。不过在政治方面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眼下非常不愿意停办这份报纸。

斯托克曼医生 原来如此，对你这样一位人民的朋友来说，这倒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哩！（忽然怒火发作）可是我，我是个人民公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的手杖放在哪里啦？真见鬼，我的手杖在哪里？

霍夫斯塔 你想要干什么？

阿斯莱克逊 难道你要——

斯托克曼医生 （站住脚步）倘若我在这笔生意中赚来的钱连一分一毫都不肯拿出来分给你们呢？要我们这些富翁慷慨解囊掏出钱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请你们要牢牢记住。

霍夫斯塔 请你也不要忘记，这桩股票的事情可以在报上用两种迥然相反的方式作介绍。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你恰恰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行家里手。要是我不伸手拉《人民信使报》一把，你就会对整个这桩事情采取十分恶毒的看法。你就会穷追不舍，直到把我扑倒在地。我可以想象得出来，你会苦苦追逼，就像一条猎狗追逐一只兔子那样。

霍夫斯塔 这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每一只动物都是为了生存

下去而拼搏争斗。

阿斯莱克逊 而且你要知道，它们不管到哪里都可以觅到食物吃的。

斯托克曼医生 （在房间里转来转去）那么你们就到臭水沟里去觅食吃吧！因为我要叫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瞧瞧究竟谁是我们这三个动物中的最强者！（找到一把雨伞，便随手高举过头顶挥舞起来）哼，看好啦——

霍夫斯塔 你大概还不至于对我们使用暴力吧！

阿斯莱克逊 小心你的雨伞，别伤着人哪！

斯托克曼医生 从窗户里滚出去，霍夫斯塔先生！

霍夫斯塔 （站在门厅的那个门口）莫非你真的疯啦！

斯托克曼医生 从窗户里滚出去，阿斯莱克逊先生！跳出去，听见没有，反正你非跳出去不可，不要磨磨蹭蹭。

阿斯莱克逊 （朝写字台奔过去）要稳健克制哪，斯托克曼大夫！我可是一个病弱之躯，经受不住折腾——（放声大喊）救命哪，救命哪！

斯托克曼夫人、佩特拉和霍斯特尔船长闻声从起居室赶了出来。

斯托克曼夫人 天哪，托马斯！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斯托克曼医生 （高举着雨伞不停地挥舞）跳出去！我叫你跳！跳到外面的阴沟里去！

霍夫斯塔 肆意殴打一个善良无辜的好人！我请你作证，霍斯特尔船长。（匆匆从门厅溜了出去）

阿斯莱克逊 （茫然不知所措地）我还弄不清楚这儿的门在哪儿呐——（溜进了起居室）

斯托克曼夫人 （把她的丈夫往后拉）克制一下自己，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把雨伞扔在地上）真是可恶！那两个混蛋总算溜得快。

斯托克曼夫人 他们找你想干什么？

斯托克曼医生 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吧。现在我心上还掂记着另外一件事儿。（走到写字台前，在一张名片上写了几个字）凯瑟琳，你看一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斯托克曼夫人 写着三个大的“不”字，这是什么意思？

斯托克曼医生 你过一会儿就会明白的。（把名片递给佩特拉）喂，佩特拉，叫那个脸上沾着煤屑的女孩子赶快把这张名片递到老丈人家里去。越快越好！

佩特拉接过名片，从门厅里出去。

斯托克曼医生 好呀，我想魔鬼手下的使者、说客今天统统都已经来过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笔削得尖尖的，叫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要用笔尖蘸着毒液和胆汁来写文章。我要把墨水瓶狠狠地掷到他们的脑袋上。

佩特拉走了回来。

斯托克曼医生 怎么样？

佩特拉 她已经送去了。

斯托克曼医生 很好。你方才说我们要远走高飞啦，凯瑟琳？不，我决不会临阵脱逃的！我们要在这里呆下去。

佩特拉 在这儿呆下去？

斯托克曼夫人 在这里，在这个城市？

斯托克曼医生 是呀，就在这里严阵以待。这儿就是战场，战斗就在这儿进行。而且我要在这儿凯旋得胜！等到我的裤子一补好，我就出去物色另外的房子。我们务必要有个栖身之所过

冬才行。

霍斯特尔 你可以先搬到我家去住。

斯托克曼医生 可以吗？

霍斯特尔 是的，当然可以。我家有足够的空房间。而且我几乎常年不在家。

斯托克曼夫人 你真好，霍斯特尔船长。

佩特拉 谢谢你！

斯托克曼医生 （紧握住他的手）谢谢你，谢谢你！这一个难题总算解决了！现在我可以马上全力以赴投入工作。这里的事情真是忙也忙不完，凯瑟琳！我幸亏被公共浴场解除了职务，这样一来全部时间倒都归我自己使用了。

斯托克曼夫人 （长叹一声）唉，没错，我早就料定如此。

斯托克曼医生 他们还不许我再开业行医。随他们的便！反正那些穷人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来找到我的头上，他们毕竟是不用花钱就找我治病的啊，而且他们才是最需要我的。可是，天晓得，他们务必要听听我对他们说的话。我要一年到头向他们不倦地宣传鼓吹我的主张。

斯托克曼夫人 不过，托马斯，我本来以为这几天的风波早已使你认清了这样的宣传鼓动是难于奏效的。

斯托克曼医生 你真令人觉得可笑，凯瑟琳。难道你真的要我让公共舆论、坚实的多数派，还有所有的妖魔鬼怪打得一败涂地落荒而逃吗？不，不行，那休想办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既简单明了，又坦荡无欺。我要擂响战鼓，使得这些糊涂虫惊醒过来，认清事实，看出那些自由派人士其实是反对自由的最阴险狡诈的敌人。这个政党的党纲扼杀了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真理。谋求私利的权宜之计把道德和正义弄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其结果弄得这里的生活令人不堪忍受。难道

你不认为我必定有能力使得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一点吗？

霍斯特尔 大概很有可能，不过我自己都对这类事情弄不大明白。

斯托克曼医生 好吧，那么，我来解释一下！那些党派的领导人物必须统统消灭根除。一个党派领袖就像一条恶狼，你要知道，就像一条贪得无厌的饿狼。倘若它想要活下去，它就每年必须捕食许多小动物来果腹充饥。只消看看霍夫斯塔和阿斯莱克逊好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断送了多少人，无论如何他们残害和整肃了许多人，使得他们只能适合于当个房东或者《人民信使报》的订户。（坐在桌子边沿上）你过来，凯瑟琳！你看看今天阳光普照有多美啊！这温馨的春日空气熏得我飘飘欲醉。

斯托克曼夫人 是呀，要是我们只靠阳光和春日空气就能过日子，那就好啦，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你手上抠紧点，节省着用，我们好歹能够应付过去。我倒不大担心我们日子过不下去。我最为担心不过的是我不知道有哪个思想开明、品德高尚的人甘愿冒风险在我身后把我的工作继续做下去。

佩特拉 不要为这个操心吧，爸爸！你还来日方长哪。你们好，两个弟弟回来啦！

艾利夫和莫尔顿从起居室走了进来。

斯托克曼夫人 怎么，今天学校放你们假？

莫尔顿 没有，不过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别的孩子们打了一架。

艾利夫 这样说不对，其实是别的孩子们打了我们一顿。

莫尔顿 是这样的。后来罗伦老师说我们最好还是先在家里呆一两天再说。

斯托克曼医生 （手指一捻，打了个唿哨，从桌子边沿上跳下来）我想好办法啦，我想好办法啦！天晓得，你们再也用不着踏进学

校大门一步了。

两个孩子 不用上学啦！

斯托克曼夫人 可是，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我说，决不要再去啦！我自己来教育你们。那就是说我不会让你们去学那些无聊的东西。

莫尔顿 好极啦！

斯托克曼医生 可是我要把你们造就成思想开明、品德崇高的男子汉。你也要帮我的忙一起来教育他们，佩特拉。

佩特拉 好的，爸爸，你可以放心，我将尽力而为。

斯托克曼医生 我的学校就设在他们侮辱我，把我骂成是人民公敌的那个房间里。不过，我们这几个人未免嫌少了一点，我从一开始就起码要有12个学生才能开班上课哇。

斯托克曼夫人 在本市你大概决计凑不到这个数目。

斯托克曼医生 我们会凑得满的。（对两个男孩说）你们认识街上的那些小淘气鬼吗？就是那些衣衫破烂手脚肮脏的野孩子。

莫尔顿 认识的，爸爸，我认识好多哪。

斯托克曼医生 那好极了。给我找几个来。我要在他们身上做些实验。说不定这些出身贫贱卑微的野孩子当中，还真会有智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莫尔顿 那么你把我们造就成了思想开明、品德高尚的人之后，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斯托克曼医生 到那时候，你们就应当奋力把那些吃人的豺狼统统赶出国去，赶到大山峻岭的另外一边去，孩子们。

艾利夫似乎将信将疑，莫尔顿欢呼雀跃。

斯托克曼夫人 但愿那些豺狼不把你赶出国去就上上大吉啦，托马斯。

斯托克曼医生 你难道疯了吗，凯瑟琳？把我赶出国去！而且就在现在正当我是本市最强而有力的人物的时候。

斯托克曼夫人 最强而有力的——此时此刻吗？

斯托克曼医生 不错，我甚至可以说现在我是全世界最强而有力的人了。

莫尔顿 哦，原来是这样！

斯托克曼医生 （放低声音）嘘！你们先不要对别人讲出去，不过我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斯托克曼夫人 又有什么发现啦？

斯托克曼医生 是的，（把他们几个人都拉过来围在他身边，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发现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者乃是最孤立无援的人！

斯托克曼夫人 （无奈苦笑，摇摇头）唉，托马斯，托马斯！

佩特拉 （深受鼓舞地紧握住她父亲的双手）爸爸！

（石琴娥　斯　文译）

安东·契诃夫[1]

1860—1904

契诃夫像辛厄一样，在创作剧本时更多的是重视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不是人物的动作；契诃夫又像易卜生那样，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人的心理状态。但是，辛厄完全是爱尔兰式的，易卜生是典型的挪威式的，契诃夫则是他那一时代的俄国代言人。他那些最伟大的剧作之中贯穿着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变革，和不能适应变革的那些人们的悲剧。

契诃夫时代的俄国社会正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状态。旧的贵族阶级灭亡了，传统的阶级划分也将很快被打破。契诃夫看到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他所写的正是那些处于这一潮流之中又不能随着潮流一道前进的人们的悲剧。

契诃夫的悲剧人物有一种辛辣的味道。他们不是消极地接受覆灭的命运。他们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希望事情会更好些。契诃夫剧本的基调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交替着。

契诃夫剧中的樱桃园是陈旧的、过时的生活方式的象征。这个樱桃园曾经是富饶的、闻名世界的，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家庭所完全拥有，此时却已成为无用的奢侈品，必须被拍卖掉以偿还沉重的债务。

郎涅夫斯卡雅太太的慷慨、愚蠢和挥霍行为，给这个家庭造

---

① 安东·契诃夫的传略，见本套书，中译本，第2卷。

成了不幸，但她却不敢面对必须把樱桃园变为避暑地的现实，而此举将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养女瓦里雅曾试图在这个家庭中历行节约，然而她的微不足道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过惯了奢侈舒适生活的郎涅夫斯卡雅太太转变不过来；庄园最终还是被拍卖掉了。买主是一个从前的农奴，他在买下樱桃园后，立即叫人把樱桃树砍掉。这个家庭离开了樱桃园，兴高采烈地梦想着今后没有烦恼的生活，就像他们以前梦想能够回到幸福的过去那样。尽管他们是乐观的，然而人们却感觉到：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也由于他们自身的缺点，他们确确实实陷入了困境。

佣人们也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老费尔斯在作了多年的佣人之后拒不接受给他的自由；在剧的结尾，当他被遗忘并被留下时，他躺下了，并几乎无疑会死掉。《樱桃园》以琴弦绷断的声音作为全剧的结尾，预示着一种美好、然而是过时的生活方式的结束。

虽然这部杰作的氛围是俄国，背景是19世纪。然而，这部作品却是不朽的。当今的世界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善于思考的人们正被迫重新估价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改变时间问题的看法。契诃夫看到了轻率接受万应灵药的巨大危险。他渴望改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现状，但他并不相信一般化的解决方案。他既没有在托尔斯泰的人类完美性的梦想中，也没有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基督教信仰中，更没有在共产主义的学说中，看到解决俄国问题的任何可行的方法。契诃夫写道：上帝保护我们不受那些根据不足的判断的影响，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看法，但这些看法中至少有一半是由那些从未遇到麻烦的人提出来的。

契诃夫没有提出一般性的解决方法，也没有作出判断。在《樱桃园》中，他没有暗示他认为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更好；他也没有谴责旧的生活方式是完全邪恶的。

像辛厄剧中的人物一样，①契诃夫剧中的人物也都陷入了悲惨的左右为难的境地。契诃夫像辛厄那样使我们相信，由于他们的人性，他们将继续忍受下去。契诃夫剧中人物的力量在于他们怀有难以破灭的希望。他们不能改变世界使之适应他们的弱点。当他们也不可能改变他们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忍耐。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忍耐性是非凡的。我们不会同情他们，但我们钦佩他们。这就是契诃夫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今天这个启示仍像过去那样中肯，虽然它很少这样强有力地表达出来。

（张胜纪 译）

① 参阅本卷的《海鸥》。

樱 桃 园

剧 中 人 物

郎涅夫斯卡雅，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地主。

安尼雅 她的女儿，17 岁。

瓦里雅 她的养女，24 岁。

加耶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郎涅夫斯卡雅的哥哥。

罗巴辛，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商人。

特罗费莫夫，彼得·谢尔盖耶维奇 大学生。

西米奥诺夫—皮希克，鲍里斯·鲍里索维奇 地主。

夏洛蒂·伊凡诺夫娜 家庭女教师。

叶比霍多夫，谢苗·潘捷列耶维奇 管家。

杜尼亚莎 女仆。

费尔斯 男仆，87岁。

雅沙 小厮。

流浪人。

火车站长。

邮局职员。

男女客人们，仆人们。

故事发生在郎涅夫斯卡雅的庄园。

第 一 幕

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有一道门，通安尼雅的卧房。黎明，太阳不久就要东升。已经是5月了，樱桃树都开了花，可是天气依然寒冷，满园子还罩着一层晨霜。窗子都关着。杜尼亚莎端着一支蜡烛，罗巴辛手里拿着一本书，同上。

罗巴辛 谢天谢地，火车可算到了。几点钟了？

杜尼亚莎 快两点了。（吹灭蜡烛）天已经亮了。

罗巴辛 你看火车误了够多久哇？至少也有两个钟头。（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我倒好，真糊涂透了。我是特意为了到火车站去接他们才来的，可是我一下子就睡着了，一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真糟糕！你该把我喊醒才是……

杜尼亚莎 我以为你已经去了呢。（倾听）像是他们到家了。

罗巴辛 （倾听）不是，他们还得领行李呀什么的呢。（停顿）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在外国住了五年。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她为人可真好啊！没有架子，待人心眼儿又那么好。我记得我才15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那阵子在这个村子里开着一个小铺子，有一天，他一拳头打到我脸上，把我的鼻子打得直流血——那天我父亲喝醉了，我们也不知是为什么到这座园子里来的，我不记得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啊，还那么瘦弱，这我可记得跟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楚。她把我领到洗脸盆跟前，就在这儿，就是在这间幼儿室里。“别哭了，小庄稼佬，”她说，“你结婚以前会长好的……”（停顿）“小庄稼佬！”……真的，我父亲确实是一个庄稼佬，可

是我现在已经穿起白背心黄皮鞋来了；你很可以说我这个长着猪嘴的也吃起精致的点心来了；我一下子就阔起来了，手里有了一堆堆的钱，可是仔细想想，归根结底，照旧还是一个庄稼佬。（翻着书）就跟看这本书似的，我读了又读，可是一个字也不懂；我坐在那儿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杜尼亚莎 连家里这一群狗都整夜没有睡觉，它们晓得主人们要回来了。

罗巴辛 咦，杜尼亚莎，你怎么啦，你这是——

杜尼亚莎 我的手发颤，我觉得头晕。

罗巴辛 你太娇气啦，杜尼亚莎。看看你穿的衣裳，再看看你梳的头发，都像一位小姐似的。你可不该这个样子啊；你应该记住自己的身份。

叶比霍多夫拿着一束花上。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统靴子，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一进门便把花束摔在地上。

叶比霍多夫 （拾起花来）花匠送来的，他说这是摆在饭厅里的。（把花递给杜尼亚莎）

罗巴辛 顺便给我带一点克瓦斯来。

杜尼亚莎 好，先生。（下）

叶比霍多夫 今天早晨有霜——零下三度——可樱桃树倒全开了花。这一带的这种气候，我可真不敢恭维；（叹气）真不敢恭维。我们的气候总是不合时令；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请准许我告诉你，我前天新买了双靴子，我冒昧向你保证，它已经就咯吱咯吱得叫人受不住啦，你说我该擦点什么油呢？

罗巴辛 出去，你叫我讨厌死了。

叶比霍多夫 我没有一天不碰上一点倒楣的事。可是我从来不抱怨，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什么都用笑脸受着。

杜尼亚莎上，递给罗巴辛一杯克瓦斯。

叶比霍多夫 我得走了。（一下子撞到一把椅子上，又把椅子撞倒。）你瞧……瞧见了吧，请原谅我不会说话，又碰上了什么情况……这简直绝了！（下）

杜尼亚莎 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吧，叶比霍多夫向我求婚了。

罗巴辛 噢！

杜尼亚莎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可就是他每谈起话来，常常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那么好听，那么感动人，可你就是猜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很喜欢他。他也爱我爱得发狂。他是一个顶不走运的人；每天都得遇上一点不幸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二十二个不幸"①。

罗巴辛 （倾听）准是他们到了……

杜尼亚莎 他们到啦！啊！我这是怎么啦？……浑身都打起哆嗦来啦。

罗巴辛 是他们到了，没错儿。咱们出去迎接他们吧！可不知道她还认识我吗？分手已经五年了。

杜尼亚莎 （感动）我要晕过去了！……啊！我要晕过去了！

传来两辆马车向房子赶来的声音。罗巴辛和杜尼亚莎急下。台上空无一人。邻室传来一片嘈杂声。费尔斯拄着一根手杖，匆

---

① "二十二"表示极多的意思。——译者。

匆忙忙地横穿过舞台。他刚从火车站接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回来，穿着一件旧式的听差制服，戴着一顶高帽子，嘴里自己跟自己咕噜着叫人听不清楚的话。后台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个人说："咱们打这边走吧……"郎涅夫斯卡雅、安尼雅和手里牵着一条小狗的夏洛蒂上，她们都是旅行的打扮；随上的还有：瓦里雅，披着斗篷，头上扎着一条围巾；加耶夫；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罗巴辛；杜尼亚莎提着小包和阳伞；仆人们搬着行李。大家都横穿过房间

安尼雅 穿过这里走吧。妈妈，你还记得这是间什么屋子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高兴得流出泪来）哎呀！幼儿室呀！

瓦里雅 天够多么冷啊，我的手都给冻僵了。（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妈妈，你的那两间屋子，那间白的和那间浅紫的，还都是从前那个样子。

柳鲍夫·安德烈耶夫娜 幼儿室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我顶小的时候，就睡在这儿。（哭泣）我现在觉得自己又变成小孩子了。（吻加耶夫和瓦里雅，随后又吻她哥哥一次）瓦里雅一点也没有变样儿，照旧还是一个修女的神气。还有杜尼亚莎，我也一见就认识。（吻杜尼亚莎）

加耶夫 火车误了两个钟头。怎么样？这算什么秩序？

夏洛蒂 （向西米奥诺夫—皮希克）我的小狗还吃核桃呢。

皮希克 （惊讶地）真有这样的事？！

除安尼雅和杜尼亚莎外，全体下。

杜尼亚莎 你可把我们盼坏了！（给安尼雅脱了斗篷，摘了帽子）

安尼雅 我这一路上整整四夜没有睡。把我都给冻木了。

杜尼亚莎 你走的时候，正是大斋戒期。那个时候，满地是雪，天

气又冷；可是看看如今呢！啊，我的亲爱的！（大笑，连连地吻安尼雅）我可盼了你有多久啊！我的爱，我的光明！……我得马上就告诉你一点事情，连一分钟也忍不住了……

安尼雅 （无精打采地）又是什么事……

杜尼亚莎 我们那个管家叶比霍多夫，在复活节后那个星期里，向我求了婚呢。

安尼雅 你的脑子里总是这一套……（整理自己的头发）我的头发夹子都掉光了。

她很疲倦，站着直摇晃。

杜尼亚莎 我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啦。他爱我，——多么爱我呀！

安尼雅 （望着自己的卧房，一往情深地）我的屋子，我的窗户，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似的，还是那样啊！我又回到家里来了！明天早晨，我一醒，就要跑到园子里去……啊，只希望我能够睡得着就好了！一种沉重的不安心情，叫我整整一路都没有睡着啊！

杜尼亚莎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打前天就来了。

安尼雅 （愉快地）彼嘉吗！

杜尼亚莎 他睡在外边洗澡棚子里呢，他就住在那儿。他说他不愿意住到里边来，免得碍别人的事。（看看自己的表）本该去把他叫醒了的，可是瓦尔瓦拉·米海伊洛夫娜不让我去叫。她说，“你不要叫醒他”。

瓦里雅上。她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

瓦里雅 杜尼亚莎，快煮点咖啡去，妈妈要喝咖啡。

杜尼亚莎 我马上就去。（下）

瓦里雅 好了，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你现在又回到家里来了。

（爱抚地）我的小乖乖又回来了！我的美人儿又回来了！

安尼雅 这几年我可受的都是什么罪啊！

瓦里雅 这我都想象得出来！

安尼雅 我是在受难周里出的门。那时候天气多么冷啊！夏洛蒂一路上不住嘴地唠叨，总变她的戏法。你到底为什么非叫夏洛蒂陪我一块儿走不可呢？

瓦里雅 我的小心肝儿，你总不能一个人出门不是，才17岁呀！

安尼雅 等我们到了巴黎，天气又那么冷！满地都是雪。我法国话说得糟极了。妈妈住在一座大房子的五层楼上。我一到了妈妈家，就看见那儿有许多法国男人，女人，还有一个老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满屋子都是烟味儿，一点儿也不舒服。我忽然觉得替妈妈难受起来，啊，难受极了！我就抱住妈妈的头，抱得紧紧的，不肯放松。后来妈妈对我很慈爱，她哭了……

瓦里雅 （眼里含着泪）打住吧！不要往下说了！

安尼雅 她已经把她在芒东的那座别墅卖了。她什么都没有了，一点东西也不剩了。我也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们想尽了法子，才刚刚凑够了回家的盘费。可是妈妈还是不懂得难处！我们每次下火车到站上去吃饭，她尽点些最贵的菜，还赏给每个伙计一个金卢布的小费；夏洛蒂也是这样，雅沙也自己单叫一份，简直叫人受不住！得告诉你，妈妈雇了一个男佣人，名字叫雅沙。我们把他带回家来了。

瓦里雅 这个小子我已经看见了。

安尼雅 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形都怎么样？抵押借款的利息付了吗？

瓦里雅 拿什么付啊。

安尼雅 我的天，我的天呀……

瓦里雅 这片地产到8月就要拍卖了。

安尼雅 我的天呀……

罗巴辛 （从门口往里探进头来，学牛叫）哞—哞！（又走了）

瓦里雅 （含着眼泪）我真恨不得给他一下子！（用拳头向门示威）

安尼雅 （拥抱着瓦里雅，低声地）瓦里雅，他跟你求过婚了吗？（瓦里雅摇摇头），要知道，他真爱你呀。你们为什么不挑明白了说呢？还等什么呢？

瓦里雅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很忙，根本顾不上我，……他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顶好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就难受！大家个个谈论我们的亲事，个个都给我道喜；可是，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那么一回事，这跟一场梦一样的空呀！（改变了语调）你这个胸针像一只蜜蜂。

安尼雅 （忧郁地）是妈妈给我买的。（向自己的卧房走去，又像小孩子似的，快活地）我在巴黎，还坐着一个氢气球飞到天上去过呢！

瓦里雅 你可回来了，我的小心肝儿，你到底可回家了，我的美人儿！

杜尼亚莎端着咖啡壶回来，在那里煮咖啡。

（在安尼雅的门口站住）我的亲爱的，我整天在家里东跑西跑地照料家务，可我一直在想，只想有一天能把你嫁给一个阔人，那我也就安心了，也就可以出去走走了……然后到基辅……到莫斯科，走遍一处又一处的圣地……我就可以走啊走啊，没有尽头地走。我就可以享到极乐的天福了！

安尼雅 园子里的鸟都叫起来了。现在几点钟了？

瓦里雅 一定是过了两点了。该去睡了，我的乖孩子。（随着安尼雅走进她的卧房）极乐的天福啊！

雅沙拿着一条毯子，提着一个旅行皮包上。

雅沙 （横穿过舞台，礼貌地）我可以打这儿走过去吗？

杜尼亚莎 是雅沙啊，简直认不出是你了。你去过一趟外国，可变得厉害了！

雅沙 嗯哼，你可是谁呀？

杜尼亚莎 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我才有这么高。（用手比划着）我叫杜尼亚莎，是费多尔·科左耶多夫的女儿。你不记得我了吗？

雅沙 嗯哼！你这个小黄瓜呀！（往四下张望了一眼，忽然把她抱住。她大叫了一声，手里的小碟子掉了一个。雅沙连忙跑下。）

瓦里雅 （出现在卧房门口，不满意地）又是什么事情？

杜尼亚莎 （忍住了泪）我打碎了一个碟子。

瓦里雅 不要紧，这是主吉利的。

安尼雅 （从她的卧房走出来）我们得去告诉妈妈，说彼嘉来了。

瓦里雅 我嘱咐了，不要叫醒他。

安尼雅 （沉思地）已经六年了，爹爹死了才一个月，我的弟弟小格里沙就在河里淹死了，可爱的小弟弟，可怜只有七岁！妈妈太受不住了，她这才躲开这里，头都不回地走开了。（打了一个寒战）但愿妈妈知道我多么了解她就好了！（停顿）彼嘉·特洛费莫夫当过格里沙的家庭教师，妈妈看见了他会想起从前来的……

费尔斯穿着长上衣、白背心上。

费尔斯 （走到咖啡壶那里，关注地）太太要到这儿来喝咖啡……（戴上白手套）咖啡预备好了吗？（向杜尼亚莎，严厉地）喂！我

说奶油呢？

杜尼亚莎 哎呀，我的天呀！（急急忙忙下）

费尔斯 （忙着弄咖啡）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呀……（跟自己咕噜着）她打巴黎回来了……当初老爷也上巴黎去过……是坐马车去的……（笑）

瓦里雅 你说什么，费尔斯？

费尔斯 你有什么吩咐？（愉快地）太太可回来了；到底可叫我盼着了。现在我死也安心了。（高兴得流出泪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和西米奥诺夫—皮希克，同上；皮希克穿着料子很好的俄国式外套，灯笼裤；加耶夫进来的时候，前冲着上半身，伸着胳膊，作出打台球的姿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是怎么打的？让我想想……啊，对了，打红球"达布"进角兜儿；白球滚回打"达布列特"进中兜！

加耶夫 我要用右高杆蹭红球进兜儿。从前有一个时候，我们两个人都睡在这间屋子里，可是我如今已经51岁了。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罗巴辛 是啊；日子过得飞快呀！

加耶夫 说谁？

罗巴辛 我说日子过得飞快呀。

加耶夫 这屋里还有一股奇南香的味道呢。

安尼雅 我要睡去了。晚安，妈妈。（吻她的母亲）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小女儿，亲爱的！（吻她的手）你回到家来高兴吗？我的心神简直镇静不下来。

安尼雅 再见，舅舅。

加耶夫 （吻她的脸和手）上帝祝福你。你多么像你的母亲哪！（向他的妹妹）柳芭，你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就和她一模一样。

安尼雅伸手给罗巴辛和皮希克，走进她的卧房，关上门。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她是非常、非常疲倦了。

皮希克 这一段路程一定是很长的吧。

瓦里雅 （向罗巴辛和皮希克）好啦，先生们，已经两点多了，你们该走了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笑）你这个瓦里雅啊，真是一点也没有改样儿。（把她拉到身旁吻她）等我喝完咖啡，咱们大家一块儿散。（费尔斯给她脚下放过去一个软垫）谢谢你，我的好朋友。我喝咖啡喝成瘾了。无论白天夜晚，都得喝，谢谢你，可爱的老人家。（吻费尔斯）

瓦里雅 我去看看行李是不是都取回来了。（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坐在这儿的真是我吗？（笑）我真想手舞足蹈地跳起来啊。（用手蒙上脸）这别是在做梦吧！上帝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不敢往火车窗子外边看，我一直在哭。（忍住了泪）不过该喝咖啡啦。谢谢你，费尔斯；谢谢你，我的可爱的老人家。我回来看见你还活着，够多么高兴哪。

费尔斯 是前天。

加耶夫 他差不多完全聋了。

罗巴辛 我必须搭四点半的火车到哈尔科夫去。真遗憾！我真愿意多陪你一会，看看你，跟你说说话……你还是从前那么好看哪！

皮希克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甚至比从前更漂亮了……她这次回来，穿的是巴黎最时髦的衣裳……漂亮得叫我倾家荡产了！

罗巴辛 你的哥哥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说我是个势利小人。说我是个剥削人的富农。随便他怎么说吧！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只求你还像从前那样信任我，还像从前那样用你那副神奇动人的眼睛望着我，就够了。慈悲的上帝呀！我的父亲是你祖父和你父亲的农奴；可是你呢，为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爱你像爱亲人，甚至胜过亲人。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坐不住了！我可再也坐不住了！（跳起来，极度兴奋地走来走去）这么大的愉快我是经受不起的……你们笑我吧，我是一个傻瓜……这座亲爱的老柜橱啊……（吻一座柜橱）这张亲爱的小桌子啊。

加耶夫 柳芭，咱们的老奶妈，在你出门之后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坐下，喝咖啡）是呀，愿她的灵魂在天上安息吧。他们已经写信告诉我了。

加耶夫 阿那斯塔西也死了，彼得路什卡·科索伊也离开了我们，如今在城里警察局里做事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糖果盒来，放进嘴里一块糖。）

皮希克 我的女儿达申卡……问你好。

罗巴辛 我本来有几句叫你们听着又高兴又有趣的话，很想跟你们说说的。（看一眼自己的表）可是我就得走，没有时间多谈了……那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三言两语把它说一说吧。你一定早已知道了，你的樱桃园就要被卖了抵债，在8月22日拍卖。可是，我的亲爱的太太，你不用着急，尽管安安稳稳睡你的觉好了；有办法……我向你建议这么一个计划。仔细听我说！你这片地产离城里才20里；附近又有一条铁路；只要你肯把这座樱桃园和沿着河边的那一块地皮，划分成为若干建筑地段，分租给人家去盖别墅，那么，你每年至少有两万五千卢布的入款。

加耶夫 对不起，你谈的都是些废话。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叶尔莫拉伊·阿列

克塞耶维奇。

罗巴辛 每俄亩地，你可以每年至少向租户收25个卢布的租金，如果你马上就把这个办法宣布出去，我敢拿任何东西担保，到不了秋天，你手里就连一段地皮都不剩，统统叫人给抢着租光了。一句话，我恭喜你，你得救了。这是块头等的好地势，旁边又是一道挺深的河。只是，你当然得把这儿先整顿整顿，稍微清除干净些……比如说吧，所有这些旧房子，就都得拆除了。连这座房子也在内，反正它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还有，也得把这座樱桃园的树木都砍掉……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都砍掉？我亲爱的，对不起，你简直什么也不懂。如果说全省之内，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甚至是出色的东西的话，那就得算是我们这座樱桃园了……

罗巴辛 你这座樱桃园，有什么出色的呢，也不过地势宽大就是了。而且它两年才结一回樱桃，结了樱桃你又没有法子办。也没有人买。

加耶夫 连《百科全书》里，都提到了我们这座樱桃园呢。

罗巴辛 （看看自己的表）我们要是不下个决心，不想个什么办法，一到8月22，这座樱桃园，连这一带的地产，可就全部都要拍卖出去了。赶快下个决心吧！我可以起誓，没有别的出路，没有，绝对没有。

费尔斯 早年间，四五十年以前，人们有的把樱桃晒干，有的泡起来，有的腌起来，还有的做成果子酱，那时候……

加耶夫 没有你的话，费尔斯。

费尔斯 那时候，我们总是往莫斯科或者往哈尔科夫整车整车的运干樱桃。赚的钱可多啦！那时候的干樱桃又软、又甜、汁又多、闻着又香，早年人们懂得炮制的秘方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在这个秘方儿呢？

费尔斯 失传了，没有一个人记得了。

皮希克 （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巴黎有什么新鲜事吗？怎么样？吃过田鸡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还吃过鳄鱼呢。

皮希克 真有这样的事！

罗巴辛 从前，乡村里只有地主和农民，可是如今呢，又出现了到乡下来消夏的市民。现在无论什么城镇，就连最小的镇子，周围都盖起了别墅。我们可以推测，再过20年，跑到乡村来住的市民，一定会增加多少倍。目前这种人不过坐在凉台上喝喝茶罢了，可是，很可能有一天，他们会动手经营那一块地，到了那时候，你这座樱桃园又会变得美好、富饶、兴旺起来。

加耶夫 （生气）简直是胡说！

瓦里雅和雅沙上。

瓦里雅 妈妈，这儿有你两封电报。（从一串钥匙里选出一把，带着声响打开旧柜橱。）给你。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没有读就把电报撕碎了）这是从巴黎打来的，我跟巴黎的缘份已经断了……

加耶夫 柳芭，你知道这座柜橱有多少年代了？一个星期以前，我拉出紧底下的抽屉来一瞧，看见里边烫着一个日期。这座柜橱是整整一百年以前做的。怎么样？嗯？我们应该给它做个百年纪念呀。这虽然是件死物件，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个书橱呀。

皮希克 （惊讶）一百年了？……真有这样的事！

加耶夫 是啊，这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啊！……（抚摸着柜橱）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敬的柜橱啊！这一百多年以来，你一直都在朝着善与正义的光辉理想前进。我向你致敬；你鼓励人们去从

事有益的劳动的那种无言的号召，在整个这一百年里，从来也没有减弱过，却一直在支持（哭泣）我们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培养我们善与社会自觉的理想。（停顿）

罗巴辛 是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真是一点也没有改变，廖尼亚。

加耶夫 （有一点窘）打白球下角兜，蹭红球进中兜！

罗巴辛 （看看自己的表）好啦，我得走了。

雅沙 （把药瓶子递给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恐怕现在你该吃药了吧？

皮希克 亲爱的太太，你可不应该吃药哇……药对你固然没有害处，可也没有好处……把药交给我吧，……亲爱的。（他把一瓶子药丸全倒在掌中，吹一吹，然后把药丸放在自己嘴里，用一口克瓦斯送下了。）得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吃惊）你疯了！

皮希克 我把药丸全吃了。

罗巴辛 馋鬼！

大家大笑。

费尔斯 他先前在复活节那天，到我们这儿来，吃光了半桶腌小黄瓜。（底下的话就嘟嘟囔囔听不清楚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他说的什么？

瓦里雅 他这样嘟嘟囔囔的已经有3年了。我们也都听惯了。

雅沙 上了年纪了。

夏洛蒂横穿过舞台；她很瘦，穿着一件白色裙衫，腰身很紧，腰带上挂着一柄手持眼镜。

罗巴辛 请原谅我，夏洛蒂·伊凡诺夫娜，我还没有问你好呢。（想去吻她的手）

夏洛蒂 （把手躲开）要是让你吻了手，你接着就要吻胳膊，再接着又要吻肩膀了……

罗巴辛 我今天不走运。（大家大笑）夏洛蒂·伊凡诺夫娜，给我们变一个戏法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夏洛蒂，给我们变一回吧！

夏洛蒂 现在不行，我要去睡了。（下）

罗巴辛 我们三个礼拜以后再见了。（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手）那么，再见啦。我可得走了。（向加耶夫）过些日子见。（吻皮希克）再会啦。（伸手给瓦里雅，然后又伸手给费尔斯和雅沙。）我真是不愿意走哇。（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别墅的事情只要你一拿定了主意，就请告诉我，我马上就设法给你去借五万卢布，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瓦里雅 （怒冲冲地）你倒是走不走哇！

罗巴辛 我这就走，我这就走。（下）

加耶夫 势利小人……不过，pardon（"对不起"——法语），瓦里雅就要嫁给他呢，他是瓦里雅的未婚夫。

瓦里雅 不要说废话，舅舅！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有什么，瓦里雅？那我才替你高兴呢！他是个好人。

皮希克 说真的，他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我的达申卡也说过……嗯，她说……说过很多话呢。（发鼾声，但是马上又醒了。）亲爱的太太，还得请你借给我……240个卢布……我明天必须交付抵押借款的利息……

瓦里雅 （吃惊）不行！不行！我们没有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真的一个钱也没有。

皮希克 会找到的。(笑)我从来没有绝望过。上一回,我想,得,这回我真完了!谁知道,打我的地皮上铺过一条铁路……人家给了我一笔赔偿费。所以现在准得又是这样,看吧,不是明天,准是后天,总会赶上点什么运气的……达申卡也许会中上20万卢布的奖……她买了一张彩票。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咖啡喝完了,我们都去睡吧!

费尔斯 (给加耶夫刷衣服,劝戒地)你又穿错裤子了,我可把你怎么办好哇!

瓦里雅 (轻声地)嘶,安尼雅睡着了。(轻轻打开窗子)太阳已经出来了;天气也不冷。妈妈,你看,这些树木都那么好看哪!天呀!多么清爽的空气啊!白头翁也都唱起来了!

加耶夫 (打开另一扇窗子)满园子都是白的。柳芭,你还记得吗?这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一直地、一直地通下去,像一根长带子似的,每逢月夜,它就闪着银光,你还记得吗?你没有忘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望着窗外的花园)啊,我的童年,我那纯洁的童年啊!我当初就睡在这间幼儿室里,总是隔着窗子望着外边的花园。每天早晨,总是一睁眼就觉得幸福;那个时候,这座园子就跟现在一样,一点也没有改样儿。(愉快地大笑起来)满园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你经过了凄迷的秋雨,经过了严寒的冬霜,现在你又年轻起来了,又充满幸福了,天使并没有抛弃你……我要是能够把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和肩头的这一块大石头除掉,要是我能忘掉过去的往事,那可多么好哇!

加耶夫 居然要把这座园子也拍卖了还债,真叫人不能相信……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看哪!我们去世的妈妈在园子里散步呢……穿着白衣裳!(愉快得大笑起来)是她。

加耶夫 在哪儿?

瓦里雅 上帝保佑你，妈妈。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其实并没有人。不过是我的幻觉罢了。靠右边，就在这条长路往凉棚拐弯的地方，有一棵斜长着的白色的小树，样子像一个女人……

特罗费莫夫穿着一套破旧的学生制服，戴着眼镜，上。

柳鲍芙·安德烈夫娜 多么美丽的园子啊！这一丛一丛的白花，上边衬着这一片碧蓝的长空！……

特罗费莫夫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她转身过来看他。）我只来问你一句好，立刻就走。（恳挚地吻她的手）他们要我等到早晨再来见你，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诧异地望着他）

瓦里雅 （忍住泪）这是彼嘉·特罗费莫夫……

特罗费莫夫 彼嘉·特罗费莫夫，从前格里沙的家庭教师……难道我真的变得叫你都认不出来了吗？（柳鲍芙·安德烈耶夫雅拥抱他，轻声哭泣。）

加耶夫 （受窘地）得了，得了，柳芭。

瓦里雅 （哭着）彼嘉，你看，我不是叫你等到明天再来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格里沙……我的孩子……格里沙……我的儿子……

瓦里雅 这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妈妈。这是上帝的意思啊！

特罗费莫夫 （柔和地，含泪的声音。）好了，好了。

柳鲍芙·安特烈耶夫娜 （轻声地哭着）我的好孩子死了，他是淹死的。为什么？我的朋友，为什么啊？（声音更轻些）安尼雅睡着了，可是我说话还这么响，还弄出这么多响声来……可是彼嘉，你是怎么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丑了？这么老了？

特罗费莫夫 火车里有一个老太太，甚至管我叫起秃顶的绅士来

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从前年轻极了，是一个可爱的小大学生，现在怎么头发也稀了，眼镜也戴上了。难道你还是一个大学生？(向门走去)

特罗费莫夫 看来，我要作一个永久的大学生① 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吻过她的哥哥，又去吻瓦里雅。)好啦，睡去吧……你也见老了，列昂尼德。

皮希克 (跟着她走过去)可不是，该去睡了，哎呀，我这个痛风病啊！我只好住在你们这里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我亲爱的，不要忘记了，明天早晨……240 个卢布 呀……

加耶夫 这个人总是这一套。

皮希克 240 个卢布……去付我的抵押借款的利息。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没有钱，我的朋友。

皮希克 我会还你的，亲爱的太太，一笔不足挂齿的数目……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好吧，好吧，叫列昂尼德给你好了，列昂尼德，给他吧。

加耶夫 我给他，张大口袋等着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有什么办法呢！给他吧……他等着这笔钱用……他会还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皮希克、特罗费莫夫和费尔斯均下。加耶夫、瓦里雅和雅沙留在场上。

加耶夫 我的妹妹糟蹋钱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向雅沙)走开，伙计，你浑身都是鸡腥味儿。

---

① 永久的学生即留级生的意思。——译者

雅沙 （冷笑地）你还是跟从前一模一样，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加耶夫 说谁？（向瓦里雅）他说的什么？

瓦里雅 （向雅沙）你母亲从村里来了。她打昨天就在下房里等着你呢。她要见你……

雅沙 去她的吧！

瓦里雅 哼，你说这种话真不害臊！

雅沙 根本没有必要。她可以明天来嘛。（下）

瓦里雅 妈妈还是从前那个样子，一点也没有改变。要是由着她的性儿做，她有多少都会给了人家的。

加耶夫 可不是。（停顿）假如人们给一种病推荐许许多多的治法，那就证明，这种病一定是无可救药的了。我想了又想，我把脑子都挖空了，想出了一大堆的办法，这也就等于说是一个办法也没有哇。要是能够打什么人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够多么好呢！或者，能把安尼雅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到亚罗斯拉夫尔，找找婶母，那位非常非常阔的伯爵夫人去碰碰运气，可够多么好哇！

瓦里雅 （哭着）但求上帝帮帮我们忙就好了。

加耶夫 不要嚎啦！婶母非常阔，可是她不喜欢我们。首先是因为我的妹妹嫁的是个律师，不是一位贵族……（安尼雅出现在卧房门口）她嫁的不是贵族，她的行为又不能说是无可指责的。她这个人很好、善良、可爱，我很喜欢她，可是我无论怎样袒护她，也得承认她的品行确是有点不端，这从她每个最小的举动上都可以看出来。

瓦里雅 （非常低的声音）安尼雅在门口站着呢。

加耶夫 你说谁？（停顿）

真奇怪，有什么东西钻到我的右眼里去了。我有一点看不大

清楚了。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的时候……

安尼雅走过来。

瓦里雅 你怎么还不睡，安尼雅？

安尼雅 我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

加耶夫 我的小宝贝！（吻安尼雅的手和脸）我的孩子……（眼里含着泪）你不是我的外甥女，你是我的护身天使，你是我的一切。相信我的话吧！相信吧……

安尼雅 我相信你，舅舅。大家都爱你，都尊敬你……不过，我的好舅舅，亲爱的，你应该少说话，你只要少说话就好了。你刚才说我妈妈，说你亲妹妹什么话了？你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

加耶夫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拉过她的手来，蒙在自己的脸上。）

说真的，我这可真要不得啊！主啊！主啊！救救我吧！还有刚才不多一会儿，我对着柜橱发的那一段演说……那够多么糊涂啊！我刚一说完，马上就晓得那是太糊涂了。

瓦里雅 一点也不错，我的好舅舅，你应该少说话，什么话也不要说就对了。

安尼雅 你要是少说话，自己心里也就会觉着安然得多了。

加耶夫 我不说话就是了。（吻安尼雅和瓦里雅的手）我不说话就是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得说两句，这是正经事。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了。那儿去了很多的人，大家就东拉西扯地谈起来了，从谈话里，我觉得可以想法子用期票借一笔款子，去付银行的利息。

瓦里雅 但求老天爷帮帮我们忙就好了！

加耶夫 我星期二还要去，再把这件事情谈谈。（向瓦里雅）不要嚎

啦！（向安尼雅）你妈妈应该去找罗巴辛谈谈，他一定不会拒绝的……等你一休息过来，也马上到亚罗斯拉夫尔去看看你的外祖母，那位伯爵夫人。我们这样同时从三方面下功夫，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我们一定可以把利息付上，我相信。（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果）我用我的名誉发誓，或者随便用什么发誓，反正这块地产一定不会叫它卖出去。（兴奋地）我用我的幸福发誓！把我的手给你，如果我让这块产业叫人给拍卖出去，你就管我叫废物，叫不名誉的人好了。我用我的整个生命发誓！

安尼雅 （心情镇定下来，快活了。）你真好啊！舅舅，你真聪明呀！（拥抱他）现在我可放心了。我可放心了！我真快活啊！

费尔斯上。

费尔斯 （责备地）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你就不怕上帝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睡呢？

加耶夫 我这就走，这就走，费尔斯，你先去吧。我自己脱一回衣裳好了。好啦，孩子们，拜一拜……明天再详细谈吧！现在咱们先去睡吧！（吻安尼雅和瓦里雅）我是一个80年代的人物，大家都不大赞扬这个年代，然而我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为了自己的信念，受的苦处可真不少啊！农民们爱我，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应该熟悉农民们，我们应该晓得从哪方面……

安尼雅 你又来了，舅舅！

瓦里雅 住住嘴吧，我的好舅舅！

费尔斯 （严厉地）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

加耶夫 我走啦，我走啦。你们都睡去吧。绕两次边打进中兜！正杆打正球！（下）

费尔斯蹒跚地随下。

安尼雅 现在我可放心了。我不愿意到亚罗斯拉夫尔去，因为我不喜欢外婆；不过我可放了心了，这得谢谢舅舅。(坐下)

瓦里雅 该是睡觉的时候了。我可要去睡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出过一件可气的事情，你知道，那间旧下房，只有叶菲米尤什卡、包里亚、叶夫斯季格涅伊和普卡尔几个老佣人住。哪知道，他们竟招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那里过夜。我都没有说过他们一句。可是后来，我听说，他们竟散布流言，说我下了命令，顿顿饭只给他们干豌豆吃。这是说我吝啬，你明白吗？这全是叶夫斯季格涅伊干的……好啊，我心里说，既是这样，我就叫你等着瞧吧！我把叶夫斯季格涅伊叫了来……(打呵欠)他来了……好哇，叶夫斯季格涅伊，我说，你这个老糊涂，你怎么敢……(注视安尼雅)安尼奇卡！(停顿)她睡着了！……(挽着安尼雅的胳膊)上床睡去吧……走吧……(搀着安尼雅走)我亲爱的小东西睡着了！走吧，走吧！(她们走下)

远处，园子外边，有一个牧童吹着牧笛。特罗费莫夫穿过舞台，看见安尼雅和瓦里雅，就站住了。

瓦里雅 嘘！她睡着了，睡着了。我们走吧，亲爱的。

安尼雅 (半睡着的状态，声音很低地)我多么累呀……听，那边的马铃声……舅舅……亲爱的……妈妈和舅舅……

瓦里雅 得啦，亲爱的，我们走吧。(走进安尼雅的卧房)

特罗费莫夫 (情绪激动地)我的太阳啊！我的春天啊！

第 二 幕

野外。一座古老、倾斜、久已荒废的小教堂。旁边，一口

井和一些厚石头块，显然是旧日的墓石；一条破旧的长板凳；一条通到加耶夫庄园的道路。一边，高耸着一些白杨树的昏黑剪影；树的后边，就是樱桃园的边界。远处，一列电线杆子；天边依稀现出一座大城镇的模糊轮廓，只有在特别晴朗的天气里，城影才能看清楚。将近夕阳西落的时候。夏洛蒂、雅沙和杜尼亚莎都坐在长板凳上。叶比霍多夫站在他们旁边，弹着吉他；四个人各自想着心思。夏洛蒂戴着一顶旧的宽沿帽，她从肩上摘下来福枪，修理皮带上的别扣。

夏洛蒂 （出神地想着心思）我没有正式的护照，我不知道自己确实的年龄，我永远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还挺小的时候，我的爹妈一直是东村赶到西村，赶到集上去表演，而且表演得很不错。我总是表演Salto-mortale（“空中飞人”——意大利语）和各式各样的戏法。后来爹妈死了，一个德国老太婆就把我收去做养女，叫我去读书，好极了！等我长大了，我才当了家庭教师。然而，我是打哪儿来的？我是谁？我不知道……我的爹妈是谁？也许他们没有结过婚……我也都不知道。（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黄瓜来，啃一口）我是什么都不晓得啊。（停顿）我真想找谁把这个心思说一说呀，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谈的……我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啊。

叶比霍多夫 （弹着吉他，唱着）“这烦嚣的尘世，在我看来，算得了什么？啊，朋友也好，仇敌也好，又有什么关系？”……弹一弹曼多林，够多么舒心啊！

杜尼亚莎 这叫吉他，不叫曼多林。（照着小手镜，擦粉。）

叶比霍多夫 在一个爱得发了狂的疯子看来，这却是曼多林啊。（唱）“啊，但愿这颗心啊，得到相互爱情的温暖。”（雅沙轻轻地伴唱）

夏洛蒂 听听这两个人唱的，多难听……呸！简直像狼嗥。

杜尼亚莎 （向雅沙）到过外国，那可多么福气呀！

雅沙 是呀，当然喽；我只能同意你的话。（打呵欠，点起一支雪茄）

叶比霍多夫 那很显然嘛。外国的一切，老早都已经圆满了。

雅沙 那还用说。

叶比霍多夫 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了不起的书，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自己究竟愿意走哪一条路，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想活着呢，还是想一枪把自己打死呢？可是不管怎么样吧，我口袋里永远带着一把手枪。瞧，这就是……（掏出手枪来）

夏洛蒂 我弄好了。现在我要回去了。（把来福枪背在肩上）你呀，叶比霍多夫，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女人们一定会爱你爱得发疯的。呸！（走着）所有这些聪明人都是这样愚蠢，我就没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我永远是孤独的，孤独的，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都不知道啊……（慢慢地走下）

叶比霍多夫 说实在的，inter alia（"别的事情先不讲"——拉丁语）我得顺便说说我自己，命运对我可太残酷啦，就像暴风雨对待一只小船似的。如果我说得不对，那么，为什么，比如说，今天早晨我一醒的时候，我会看见一只大得出奇的蜘蛛，趴在我的胸口上呢？……有这么大呀！（用两只手比划着大小）再比如，我只要一去喝口克瓦斯，就准得发现里边有点什么最恶心的东西，比如蟑螂啊什么的。（停顿）你读过巴克尔① 的书吗？（停顿）

阿夫多季雅·费多罗夫娜 我可以麻烦你一下吗？只说两句话！

---

①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文明史》。当时俄

杜尼亚莎 说吧。

叶比霍多夫 我想和你两个人单独谈谈……(叹气)

杜尼亚莎 (有一点惊慌)好吧……不过先去把我的斗篷拿来……就在柜橱的旁边……这里有点冷……

叶比霍多夫 好……我就拿去……现在我可知道怎么处置我的手枪了……(拾起吉他来,一路轻轻地弹着下。)

雅沙 这个"二十二个不幸"啊!他够多么蠢哪,这话可只能咱们两个人私下说。(打呵欠)

杜尼亚莎 老天爷保佑他吧,可不要叫他自杀。(停顿)我近来心里不安极了,老是提心吊胆的。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送进阔人家当佣人了,所以我如今寒苦的日子可实在过不惯了。就看看我这两只手吧,多么白,白得像小姐的手了。我也变得这么娇气,这么文雅,又这么大家子气派,遇见什么都害怕了……这真可怕。雅沙,你要是欺骗了我,我可就不知道我的神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雅莎 (吻她)我的小黄瓜呀!女孩子们当然都得守本分,我最讨厌的,就是行为不检点的女孩子了。

杜尼亚莎 我爱你爱得要命,雅沙,你有这么高深的知识,你什么都谈得上来!(停顿)

雅沙 (打呵欠)是啊……我是这样看的:一个女孩子要是爱上了什么人就得说是不正经。(停顿)在露天抽雪茄,够多么舒服啊!(倾听)有人来了……主人们来了……(杜尼亚莎狂热地搂抱了他一下)朝着家里那边走,装做刚刚在河里洗完澡的样子。走这条小路,要不然他们会碰上你,还以为我跟你出来幽

国的一般知识分子,认为读过《文明史》是有学问的标志。这里作者是要刻画:叶比霍多夫是一个愚蠢但尚有理想的人,正和聪明而无理想的罗巴辛成一个对比。——译者

会呢。那我可受不了。

杜尼亚莎 （轻轻地咳嗽）你的雪茄把我熏得头都疼了。（下）

雅沙留下，照旧坐在教堂的旁边。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和罗巴辛同上。

罗巴辛 你非得最后下一次决心不可了。时间不等人。这个问题其实极简单。你是不是肯把地皮租给别人去盖别墅？只要你回答一个字：肯，还是不？只要一个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谁在这儿抽这种怪难闻的雪茄呀？（坐下）

加耶夫 他们修了这条铁路，如今可够多么方便哪！（坐下）我们到城里去吃了顿饭，一转眼的工夫，就回来了……红球进中兜！我倒很想回家打它一盘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忙去，有的是时间。

罗巴辛 只要一个字！（恳求地）你们倒是回答我呀！

加耶夫 （打呵欠）说谁？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打开自己的钱袋看看）昨天我还有不少的钱呢，可是今天就差不多都光了。我那可怜的瓦里雅，为了省钱，每顿饭都喂我们牛奶汤吃，厨房里的老佣人们，也是除了干豌豆就吃不着别的菜，可是我呢，我还是照旧乱糟蹋钱……（钱袋掉在地上，金币撒出来）好哇，全撒光了！……

雅沙 让我来给你拾吧！（捡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劳驾啦，雅沙！我为什么要跑到城里去吃这顿饭呢？你们这儿的饭馆可真叫人讨厌死了，还有那种难听的音乐，那种一股腋子味儿的桌布。你为什么喝那么多的酒哇，廖尼亚？你怎么吃得那么多？为什么说那么多的话呀？你今天在饭馆里可又谈得太多了，说的又都不是地方，什么70年

代呀，什么颓废派呀的。你是对谁说呢？跟跑堂的谈颓废派！

罗巴辛 这话对。

加耶夫 （摆手）我是改不了的了，这是明摆着的事……（不能忍耐地，向雅沙）你干什么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

雅沙 （笑）我一听见你的声音，就忍不住要笑。

加耶夫 （向他妹妹）他不走，我就走……

柳鲍夫·安德烈耶夫娜 走开，雅沙，走开。

雅沙 （把钱包递给她）我马上就走。（简直禁不住要笑）马上就走……（下）

罗巴辛 那位富翁捷里冈诺夫想买你这份地产。据说他要亲自去拍卖场。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怎么知道的？

罗巴辛 城里有人这么说。

加耶夫 住在亚罗斯拉夫尔的那位婶母，答应了给我们送一笔钱来；不过，什么时候送来，送多少，我可就不知道了……

罗巴辛 她会送多少来呢？10 万卢布呢？还是 20 万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咳，得啦……她如果送给我们一万、一万五的，就已经够感谢的了。

罗巴辛 请原谅我说一句老实话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一辈子可还没有遇见过像你们两位这么轻浮、这么古里古怪、这么不务实际的人呢。人家用明明白白的俄国话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地产就要拍卖了，可是你们仿佛一句也不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罗巴辛 我每天都跟你们说。我每天说的都是那一句话，你们必须把樱桃园和其余的地皮，分段租给人家去盖别墅，而且要赶快，马上就办。拍卖的日期马上就到了！要明白这个！只要你

一下决心，肯叫这里盖起别墅来，你们要多少钱，人家就会给多少钱，那你们可就有救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请原谅我吧！什么别墅呀、租客呀的，哎……这多俗气！

加耶夫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

罗巴辛 你这话叫我不是哭就得叫，要不然就得晕过去。我可再也受不了啦！你真要我的命！（向加耶夫）你简直是一个娘儿们！

加耶夫 你说谁？

罗巴辛 说你！（要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惊慌起来）别，别走，请留下来，我的朋友。我求求你。也许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呢！

罗巴辛 有什么可想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不要走，我求你，无论怎么样，你在这里，我心里总还能轻松一点。（停顿）我时时都觉得好像要发生点什么变故似的，就好像这座房子要从头顶上塌下来似的。

加耶夫 （陷入沉思）发球从角边上撞回来……打"达布"进中兜……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都是我们造孽造得太多了……

罗巴辛 你们造了什么孽呢？

加耶夫 （往嘴里放了一块糖果）都说我吃糖把家当都给吃光了……（笑）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哎呀，要说我造的孽呀……我总是像个疯子似的，乱挥霍钱，我嫁了一个男人，他什么也没有干过，只驮了一身的债，我的丈夫喝香槟酒给喝死了；他是个怕人的酒鬼。不幸我又爱上了一个人，跟他同居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受

到了头一次的惩罚，好比头顶上挨了一棒子似的：就在这条河里，我的小儿子淹死了……我于是跑到国外去，干干脆脆跑开了，永远也不想再回来了，为的是永远也不再看见这条河啊……我就像一个疯子似的，闭上眼睛跑开了。可是，他呀……忍心的、无情的，又追了我去。因为他病在芒东，我就在那儿买了一座别墅，整整三年的工夫，无论是白天，无论是夜晚，我从来都没有休息过；我叫这个病人折磨得精疲力竭。后来，就在去年，我把别墅卖了还债，就到了巴黎。谁知道他又跟去了，把我耗得个精光，然后抛弃了我，跟另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个时候，我曾试图服毒自杀……那够多么糊涂，多么丢脸啊……后来，我忽然怀念起俄国，怀念起自己的祖国，怀念起我的女儿来了……（擦着眼泪）主啊，主啊，你发发慈悲，饶了我的罪孽吧！别再惩罚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电报来）我今天接到这封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他求我饶恕他，请我回去……（把电报撕碎了）好像什么地方在演奏音乐。（倾听）

加耶夫 这就是我们这儿那个著名的犹太乐队。你还记得吗？四把提琴，一只笛子，一把大提琴。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个乐队还在呀？哪天咱们得请他们来一次，开个小小的晚会。

罗巴辛 （倾听）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哪。（低唱）"为了一笔钱，德国人会把俄国人变成法国人。"（笑）昨天晚上，我在戏园子里看了一出戏，滑稽得要命！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恐怕一点也不滑稽。你们这般人不应该去看戏；你们应该时常看看你们自己。你们生活得多么平淡无味，你们尽说废话。

罗巴辛 对极了，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所过的生活，简直是糊涂透了……（停顿）我的父亲是一个庄稼人，是个白痴，什么都

不懂，什么也没有教给我，只是喝醉了就用棍子打我。实际上，我也和他一样是个笨蛋和白痴，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我的字写出来难看得怕人，象虫子爬的，连自己都觉得丢脸。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朋友，你应该结婚了。

罗巴辛 是的……这是实话。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应该娶我们的瓦里雅。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罗巴辛 当然。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她出身一个农民家庭；整天地工作，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爱你，你也早就喜欢她了不是？

罗巴辛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反对她是一个好姑娘。（停顿）

加耶夫 有人给我在银行里找了一个位置，六千卢布一年。你听说了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得了吧！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

费尔斯拿着一件外衣上。

费尔斯 （向加耶夫）我请你穿上吧，老爷，有点凉了。

加耶夫 （披上外衣）你多么叫人烦得慌呀！

费尔斯 怎么跟你说也没用……今天早晨，你又是一声也不关照就出去了。（从头到脚地打量他）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费尔斯，你老得真厉害！

费尔斯 你说什么？

罗巴辛 她说你老得厉害啦！

费尔斯 我活的年头可长啦。他们给我找到老婆的时候，连你父亲都还没有出世呢……（笑）到解放农奴的时候，我已经升到听差头目了，那种自由，我不愿意要，所以我照旧还是侍候着老主人们……（停顿）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伙都高兴得不得

了，可是为什么高兴，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罗巴辛 解放农奴以前倒好些。至少还可以时常打打农民。

费尔斯 （没听清他的话）可不是！那个时候，农民顾念主人，主人也顾念农民；现在可好，颠三倒四的，全乱了，你简直什么也闹不清楚。

加耶夫 住嘴吧，费尔斯。我明天还得到城里去。他们答应介绍我去见一位将军，他也许能出一张期票，借给我一笔款子。

罗巴辛 那没有用。你连利息都付不起，这件事情你还是死了心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向罗巴辛）他在那儿做梦呢，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位将军。（特罗费莫夫、安尼雅、瓦里雅同上。）

加耶夫 啊！他们也来了。

安尼雅 妈妈在这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温柔地）来吧……过来，我的亲爱的，（拥抱安尼雅和瓦里雅）你们知道我多么爱你们两个啊！坐在我的旁边……对了，就这样。（大家都坐下）

罗巴辛 这位永久的大学生，总跟姑娘们混在一块儿。

特罗费莫夫 这你管不着。

罗巴辛 他都快50了，可还是一个大学生呢。

特罗费莫夫 别再开你这种愚蠢的玩笑了吧！

罗巴辛 你怎么啦，怪人，生气了？

特罗费莫夫 你别纠缠不休。

罗巴辛 （笑）我倒要请教请教，你对我是怎么个看法呢？

特罗费莫夫 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对你的看法是这样的：你是一个阔人，不久还会变成百万富翁。从新陈代谢的意义上看，遇见什么就吞食什么的猛兽是不可少的东西；你也同样是不可少的。（大家都大笑）

瓦里雅 彼嘉，你还是给我们讲一点行星的故事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还是接着我们昨天的话谈一谈吧。

特罗费莫夫 昨天我们谈什么来着？

加耶夫 谈的是骄傲的人。

特罗费莫夫 昨天我们谈了很久，始终也没有得到什么结论，要照你的话的意思来说，骄傲的人，倒像是还有他奥妙的方面。从你的立场来看，也许你的话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成心把事情闹复杂了，只这么简简单单地分析一下的话，那么，从生理方面看，人的构造既然是这样的脆弱，而大多数人又这样的粗野、愚昧、极端的不幸，可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们不要再自我欣赏了。我们只应当去工作。

加耶夫 那我们照样也得死。

特罗费莫夫 那谁准知道呢？而死，又应该做什么解释呢？说不定一个人有一百种官能，而他死的时候，只有我们所知道的五官随着他消灭了，其余95种也许照旧还活着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彼嘉，你可真聪明啊！

罗巴辛 （讽刺地）啊！真是聪明非凡啊！

特罗费莫夫 人类是在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自己的力量的。我们目前所达不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临近，会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我们必须工作，必须尽一切力量帮助那些寻求真理的人们。目前，在我们俄国，只有很少数的人在工作，据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也不寻求，什么也不做，同时也没有工作的能力。所有这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听差们都是用些不客气的称呼，对农民们都像畜牲一样地看待，他们什么也不学，什么严肃的东西也不读，也绝对不做一点事情，每天只在那里空谈科学，对于艺术，懂得很少。他们却都装得很严肃，个个摆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开口总是重

要的题目，成天夸夸其谈；可是眼看着工人们吃的很糟，睡觉时没有枕头，三四十个人挤在一起，到处都是臭虫、臭气、潮湿和道德的堕落……很明显，我们的一切漂亮议论，都只能骗骗自己，骗骗别人罢了。请告诉我，我们时常谈起、而且谈得那么多的托儿所在什么地方？那些图书阅览室又在什么地方？这些都不过是在小说里写写罢了。实际上一样也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有污秽、庸俗和残暴啊……我怕这些严肃的面孔，我不喜欢这种面孔，我也怕这些严肃的谈话。最好还是住嘴吧！

罗巴辛 喂，你知道，我每天五点钟就起来，从早一直干到晚，成天到晚，经手的全是自己的和别人的银钱，所以我把我周围种种的人们可都看透了。只要着手干一点你就会懂得，这世上诚实和规矩的人可实在太少了。我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就想："主啊，你赐给了我们巨大的森林、无边的田野、辽阔的疆界，生活在这里，我们应当配得上它，得是个巨人才对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哎哟，原来你想当巨人呀！……巨人在神话里确是美丽的；要是放在实际生活里，那可就怕人了。

叶比霍多夫一路弹着吉他，从舞台背景处走过。

柳鲍夫·安德烈耶夫娜 （沉思着）叶比霍多夫来了……

安尼雅 （沉思地）是叶比霍多夫。

加耶夫 诸位，太阳落下去了。

特罗费莫夫 对了。

加耶夫 （低声，好像在朗诵）啊，大自然啊，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啊，你永远放射着光辉，美丽而又超然，我们把你称作母亲，你本身包括了生和死，你既赋予生命，又主宰灭亡……

瓦里雅 （恳求地）舅舅！

安尼雅 你又来了，舅舅。

特罗费莫夫 你最好还是把红球打个"达布"进中兜吧。

加耶夫 我不说话好了！我不说话好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一片寂静。只听见费尔斯在嘟囔着。忽然间，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然后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

柳鲍芙·安约烈耶夫娜 这是什么？

罗巴辛 不知道，也许是哪个矿里的一个吊桶断了。不过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加耶夫 也许是一种什么鸟……比如鹭鸶什么的。

特罗费莫夫 也许是一只猫头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发抖）这声音可有点怕人！（停顿）

费尔斯 在那一次大灾难发生以前，也整整是这个样子；猫头鹰也叫了，铜茶炉也不住地咕噜咕噜响。

加耶夫 在什么大灾难以前哪？

费尔斯 就是解放农奴以前啊。（停顿）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说，朋友们，我们回去吧，天快黑了。（向安尼雅）你怎么眼里含着泪呀……你怎么啦，我的孩子？（拥抱安尼雅）

安尼雅 没什么，妈妈，不要紧。

特罗费莫夫 有人来了。

一个流浪人出现，戴着破旧的白色制帽，穿着破外衣。他微微有一点儿醉意。

流浪人 借光，打这儿可以一直到火车站吗？

加耶夫 可以，顺着这条路走。

流浪人 非常感谢。(咳嗽)天气可真好呀。(朗诵)"弟兄,我的受着苦难的弟兄……到伏尔加河上去,谁的呻吟……"① (向瓦里雅)Mademoiselle("小姐"——法语),施舍给饿着肚子的俄国同胞30个戈比吧……

瓦里雅惊吓得尖声叫起来。

罗巴辛 (严厉地)胡闹也得有点分寸!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失措地)这儿……给你……(在钱包里乱摸一阵)连一个银的都没有啦……算了,就拿这个金的去吧……

流浪人 非常感谢!(下,笑声。)

瓦里雅 (惊惑地)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哎呀,妈妈,家里的听差们连吃的都没有了,可是你还给这个人一个金卢布。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糊涂,可我有什么办法!等我回家去,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你管好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再借给我一点钱吧!

罗巴辛 好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朋友们,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你知道,瓦里雅,我们刚刚把你的亲事说妥了,我祝你幸福。

瓦里雅 (含泪的声音)你可不该拿这类事情开玩笑,妈妈!

罗巴辛 "奥赫梅里雅,进修道院去吧,去!"②

加耶夫 我的两只手都发颤了,我好久都没有打台球了。

罗巴辛 "奥赫梅里雅,美丽的童贞女,你在祈祷的时候,不要忘记

---

① 采自俄国诗人纳德生(1862—1887年)的诗。——译者

②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这里罗巴辛成心文吾其辞,以表示拒绝。他把奥菲利娅的名字,错读为奥赫梅里雅,说明他时常去看通俗戏,这是他从通俗剧场里学来的,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这个字是由охмелеть(醉了)变来的。——译者

为我赎罪啊！”①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朋友们，快要吃晚饭了。

瓦里雅 那个人真把我吓坏了！我的心还在乱跳呢。

罗巴辛 诸位，让我再提醒你们一句，8月22，樱桃园可就要拍卖了。请想想这个吧！……想一想吧……

除特罗费莫夫和安尼雅外，均下。

安尼雅 （笑着）幸亏那个流浪人把瓦里雅给吓走了，现在只剩下咱们两个了。

特罗费莫夫 瓦里雅怕我们爱上，所以成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两个人。她那个狭小的心肠，怎么能够了解我们是超乎恋爱的呢。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只是要避免一切肤浅的、空幻的、妨碍我们自由和幸福的东西。前进啊！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着远方闪耀的那颗明亮的星迈进！前进啊！朋友们，不要落在后面！

安尼雅 （拍手）你的话说得多么美呀！（停顿）今天这儿叫人觉得多么舒服呀！

特罗费莫夫 是的，多么好的天气呀。

安尼雅 彼嘉，你看你给了我多大的影响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爱这座樱桃园了呢？这座园子，我从前爱得那么厉害，总觉得世上再也没有像我们这座花园这么好的地方了。

特罗费莫夫 整个俄罗斯就是我们的大花园。世界是伟大而美丽的，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停顿）你想想看，安尼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前辈祖先，都是农奴主，都占有过活的灵魂。那些不幸的人类灵魂，都从园子里的每一棵樱桃树，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树干的背后向你望着，你难

① 哈姆雷特向奥菲利娅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已经不爱她了。——译者

道没有看见吗？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啊，这够多么可怕呀。你们这座园子，叫我一想起来就恐惧。当我在黄昏或者在夜间走过这座园子的时候，树木上凹凸不平的树皮，发着朦胧的光亮，樱桃树好像在痛苦的、压抑的梦中，看见了所有一两百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那么，好了，我们至少落后了两百年，① 我们还没有成就过一点事情；对过去，我们还没有确立明确的态度，我们只会高谈阔论，抱怨苦闷无聊，或者喝伏特加。应该走的道路是很清楚的，为了要在现在过一种新的生活，就得补偿过去，结束过去，而要补偿过去，就只有经受痛苦，只有坚忍不拔地、毫不间断地去劳动。你要明白这一点，安尼雅。

安尼雅 我们所住的房子，老早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我要离开它，我向你保证。

特罗费莫夫 如果你手里执掌着家里的钥匙，就把它们一起丢到井里去，离开吧。愿你像风一样自由。

安尼雅 （狂喜）你的话说得多好呀！

特罗费莫夫 相信我，安尼雅，相信我吧！我虽然还不到30岁，我虽然还年轻，还是一个大学生，然而艰苦我可已经尝过不少了呀！每逢冬天一到，我就饥饿，病弱，焦虑，贫穷得像一个乞丐，命运驱赶得我东奔西走，我什么地方没到过啊！可是，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在夜晚，永远充满着无法解释的预感。我预感到幸福将要降临了，安尼雅，我已经看见幸

---

① 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法文本的译文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0年俄文版《契诃夫全集》（第3卷）的原文，均作："……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占有活的灵魂，这把你们，无论是已经死去的，还是现在活着的，全给腐蚀了，因此你的母亲，你，你的舅舅都已经察觉不到自己是在借债度日，是在靠剥削别人而生活，是在依靠那些你们只让他们走到前室的人们而生活……我们至少落后了两百年……"这是沙皇审查机关删掉的原稿。——译者

福了……

安尼雅 （沉思着）月亮上来了。

听见叶比霍多夫用吉他依然弹着那种充满悲凉的调子。月亮上升了。远处，靠近白杨树一带的地方，瓦里雅正在寻找安尼雅。她喊着："安尼雅，你在哪儿啦？"

特罗费莫夫 是的，月亮上来了。（停顿）幸福来了，这不就是？它愈来愈近了，我已经听见它的脚步声了……可是，即或我们看不见它，享受不到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总会看得见的！

瓦里雅的声音："安尼雅，你在哪儿？"

特罗费莫夫 又是这个瓦里雅！（生气）真讨厌！

安尼雅 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到河边去吧，那儿好。

特罗费莫夫 那咱们走吧！（他们下）

瓦里雅的声音："安尼雅！安尼雅！"

第 三 幕

一间小客厅，由一道拱门和后边的大厅分开。枝形烛台上点着蜡烛。传来第二幕里所提到的犹太乐队在前厅奏乐的声音。晚上。人们正在大厅里跳着四方舞①。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的声音"Promenade à une paire!"（"成对地散步！"

① 法国18世纪的一种轻快、活泼的交际舞，由两对舞伴对舞，又称四方舞；19世纪盛行于欧洲各国。——译者

——法语）跳舞的人们一对对地走进小客厅来。第一对是皮希克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第二对是特罗费莫夫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第三对是安尼雅和邮局职员；第四对是瓦里雅和火车站站长，等等……瓦里蒂无声地哭泣，一边跳着一边抹着眼泪。杜尼亚莎从最后一对里走来。大家穿过小客厅，皮希克喊："Grand-rond, balancez!"（"转大圈，摇摆！"——法语）"Les cavaliers à genoux remerciez vos dames!"（"骑士们跪下，谢谢你们的贵妇！"——法语）费尔斯穿着燕尾服，用托盘托着塞尔脱斯矿泉水穿过。皮希克和特罗费莫夫走进小客厅。

皮希克 我是一个血气旺盛的人，已经中过两次风了，跳舞实在是我的一件苦差事，可是常言说得好："既然混在狗群里跑，叫不叫倒无所谓，可是无论如何总得摇摇尾巴呀。"我结实得像一匹马。我去世的父亲，那个爱开玩笑的人哪，——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吧——当年一提到我们的家世，总是说我们西米奥诺夫—皮希克的古代祖先，就是卡里古拉选进元老院的那匹马的后代① ……（坐下）不过最不幸的是：我没有钱！狗要是饿了，它可就只想肉了。（发鼾声，马上又惊醒过来）我也正是这样。我满脑子想的只是钱……

特罗费莫夫 真是的，你的样儿真有点像马。

皮希克 像又怎么样？……马也是个不错的牲口啊……还可以拿去卖钱呢……

邻室传来打台球的声音。瓦里雅出现在大厅的拱门下。

---

① 卡里古拉是罗马的暴君，生于公元12年，执政五年（37—41年），非常残酷。他希望全国人民只长一个头，好由他一下把人民杀光。他又把他的一匹马封为元老院的参议。他常说："让他们恨我吧，但是得怕我！"后被舍里阿斯所杀。——译者

特罗费莫夫 （逗地）罗巴辛夫人！罗巴辛夫人！

瓦里雅 （生气）秃顶的绅士！

特罗费莫夫 是的，我是一个秃顶的绅士，这我还觉着骄傲呢。

瓦里雅 （非常痛苦地思索着）把这班乐队请了来，可是拿什么钱给他们呀？（下）

特罗费莫夫 （向皮希克）你如果把你这一辈子到处找钱去付债款利息所花费的精力，挪来做点别的事情，你大概能把这个世界都翻一个个儿了。

皮希克 尼采……那位伟大的……著名的哲学家……那位具有巨大智慧的人物，在他哪本著作里说过，假造钞票是可以的。

特罗费莫夫 你读过尼采的著作吗？

皮希克 这呀……这是达申卡告诉我的……像我现在落得这个地步，也只有造假钞票的一个道儿了。后天我非得付310个卢布不可……我已经凑足了130个……（摸一摸口袋，大吃一惊）哎呀，钱不见啦！我把钱给丢了！（眼里含着泪）我的钱跑到哪儿去啦？（又快活起来）哟，在这儿，漏到衣裳里子里头去了……吓了我一身冷汗……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夏洛蒂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哼着一段"列兹金卡"①）列昂尼德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他在城里干什么呢？（向杜尼亚莎）杜尼亚莎，给那些乐师们弄点茶去。

特罗费莫夫 拍卖大概没有进行。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乐队今天来得偏偏不是时候，我们的舞

---

① 列兹金卡舞曲是一种四分之二拍的高加索舞曲，很轻快。因格林卡的作曲和安东·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而风行一时。——译者

会……咳，算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坐下，低唱着。）

夏洛蒂 （递给皮希克一副扑克牌）这是一副牌，你心里想一张吧，随便哪一张。

皮希克 我已经想好一张了。

夏洛蒂 好，现在把这副牌洗一洗吧。好极了。把牌放在这儿，我的亲爱的皮希克先生，Ein, zwei, drei!（"一，二，三！"——德语）……好了，现在找一找吧，那张牌就在你的口袋里……

皮希克 （从口袋掏出一张牌来）黑桃8，一点儿不错！（惊奇）真有这样的事！

夏洛蒂 （把那副牌托在手心当中，向特罗费莫夫）赶快说，上边头一张是什么牌？

特罗费莫夫 嗯，就说是黑桃皇后吧。

夏洛蒂 好！（向皮希克）那么，你说呢，头一张是什么牌？

皮希克 红心爱斯。

夏洛蒂 好！（双手一拍，那副纸牌不见了。）今天的天气多好啊！（有一个神秘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从地板下面发出来似的，回答她："啊！是呀，小姐，今天天气好极了。"）

夏洛蒂 你是我的一个理想的美人。

（声音："小姐，我也很喜欢你。"）

火车站长 （喝采）好哇，腹语家小姐！

皮希克 （惊异）真有这样的事！迷人的夏洛蒂·伊凡诺夫娜……我简直爱上你了……

夏洛蒂 爱上了？（耸肩）难道你能够爱吗？Guter Mensch, aber schlechter Musikant!（"好人，然而并不是一个好音乐家！"——德语，译意是："好人唱出的高调不见得全顺耳！"）

特罗费莫夫 （拍了皮希克的肩膀一下）你这匹不中用的老马呀！

夏洛蒂 注意呀，再变一套。（从一张椅子上取过一条毛毯来）这

儿是一条很漂亮的毛毯，我要把它卖了。（摇晃它）谁想买？

皮希克 （惊奇）真有这样的事！

夏洛蒂 Ein, zwei, drei!（"一，二，三！"——德语）（很快把毛毯一举，变出安尼娜来，她在一片鼓掌声中向大家蹲了一蹲腿，很快地行了个礼，跑到她母亲的面前，拥抱了她母亲一下，在一片欢呼声中跑回大厅里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喝彩）好哇，好哇！

夏洛蒂 还有呢！Ein, zwei, drei!（"一，二，三！"）（把毛毯一举，又变出瓦里雅来，她向大家鞠躬。）

皮希克 （越来越惊奇）真有这样的事！

夏洛蒂 完了！（把毛毯往皮希克的身上一扔，蹲蹲腿行了一个礼，就跑进大厅去了。）

皮希克 （赶快追了她去）你这个坏蛋……怎么啦？怎么啦？（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还不见列昂尼德的影子。他在城里待这么久，究竟是在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这个时候总应该什么事都完啦；不是地产已经卖给别人啦，就是拍卖没有举行。干吗这么久不给个信！

瓦里雅 （尽力安慰她）我相信一定是舅舅又给买回来了。

特罗费莫夫 （嘲笑地）就那么指望着好啦。

瓦里雅 外婆把代理权委托给了舅舅，叫他用外婆的名义，把这块地产买下来，并把抵押借款过个户头。她这都为的是安尼雅，我相信有上帝的保佑，舅舅一定会买到手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这位住在亚罗斯拉夫尔的外婆，只送来一万五千卢布，叫用她的名义买下这块地产来——她不信任我们，——可这些钱连付利息都不够。（两手蒙上脸）我的命运就要在今天决定啊，我的命运……

特罗费莫夫 （戏弄瓦里雅）罗巴辛夫人！

瓦里雅 （生气）永久的大学生！叫大学给开除了两次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何必生气呢，瓦里雅？他叫你罗巴辛夫人，是跟你闹着玩的，这又有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嫁给罗巴辛嘛，他是个好人，也很有趣；可你要是不愿意呢，就不嫁给他好了，又没有人强迫你，我亲爱的孩子。

瓦里雅 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认真，这我得承认，好妈妈。他是一个好人，我喜欢他。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那么就嫁给他好啦，还等什么呢？我真不明白！

瓦里雅 可是，妈妈，我总不能自己去向他求婚吧。整整有两年了，什么人都跟我谈他，个个都谈论这件事情，可是他自己呢，不是一个字不提，就是拿这件事开玩笑。我很明白。他正在弄钱，事情很忙，没有心思想到我。我要是稍微有一点钱的话，哪怕只有一百个卢布呢，我也早就撇开一切，走得远远的。我也早就进了修道院了。

特罗费莫夫 那可是福气啊！

瓦里雅 （向特罗费莫夫）作学生的可应当知趣点！（换了柔和的口气，眼里含着泪。）彼嘉，你变得多么丑，老得多么厉害呀！（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眼里没了泪。）好妈妈，没有事做我可是活不下去的呀。我每一分钟都得有点事情占着心思啊！

雅沙上。

雅沙 （尽量想不笑出来）叶比霍多夫把一根台球杆子折断了！（下）

瓦里雅 叶比霍多夫到这里来干什么？谁准许他打台球的？这些人我真不明白……（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彼嘉，不要再逗她了。你看，就这样，她心里已经够苦的了。

特罗费莫夫 她过分热心，好管闲事。整整这一夏天，她就没有叫我和安尼雅安生过；她怕我们搞起恋爱来。可这又关她什么事呢？况且我又没有什么表示，我没有那么庸俗。我们是超乎恋爱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么说我一定是低乎恋爱的了。（非常不安）列昂尼德为什么还不回来呢？我只想知道，地产到底卖了没有？这种不幸我真感到难以置信，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我的心思全乱了……我现在真会大声哭出来，真会干出蠢事来……救救我吧，彼嘉，跟我谈谈吧，找点什么话跟我说说吧……

特罗费莫夫 不论地产今天卖出去，还是没有卖出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早就结束了，没法后退了，路上已经长满了草。镇静一点吧，亲爱的。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了。一辈子里至少拿出一回勇气来，面对一下现实吧。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实？你能看得出来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我可什么也看不出来，就跟眼睛瞎了似的。你无论解决什么重大的问题，都是那么勇敢，请告诉我，亲爱的，那是不是因为你还年轻，因为你还从来没有因为解决自己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受过折磨？你能勇敢地朝前看，是不是因为生活还没暴露在你年轻的眼睛面前，你看不见，也想象不到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你比我勇敢，正直，深刻；可是你也要仔细想一想，要宽宏大量一点，要体谅体谅我。要知道，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定非卖它不可，那就连我一起卖了吧！……（把特罗费莫夫拉过去，吻他的上额）我的儿子也是在这里淹死的……（哭泣）可怜可怜我吧，我的善良的好人。

特罗费莫夫 我满心都是同情你的，你知道。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可是你应该换一种口气说呀……（掏出一条手帕来，掉出一封电报。）我今天心里有多么苦，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啊！这里乱哄哄的，我听见什么声音心里都发抖，全身都发抖。可是我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怕一个人待着的那种寂寞。不要责备我了吧，彼嘉……我爱你，就跟爱我的亲人一样。我倒是很愿意让安尼雅嫁给你，这我可以发誓。可是，我的朋友啊，你现在得读书，得毕了业呀。你这样什么事情也不做，只由着命运把你东摆布西摆布的，这真叫人纳闷儿……我这都是实话吧，你说对不对呀？还有你这胡子，得想想办法让它长起来……（笑）你真可笑！

特罗费莫夫 （把电报拾起来）我不想做一个美男子。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是从巴黎打来的电报。我每天都要收到这么一封。昨天刚收到过，今天又是一封。那个野蛮的人，又病了，情况又不好了……他请我饶恕他，求我回去。要说真的呢，我可也真该到巴黎去陪陪他呀。彼嘉，你又板起了面孔，可有什么法子呢，我的朋友，我该怎么办呢？他病了，他孤身一人，他不幸，在那里有谁照料他，有谁能阻止他不做错事，有谁按时候服侍他吃药呢？用不着隐瞒和不承认，我爱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爱他，我爱他……这就像是我的脖子上挂着的一块石头，把我都坠到水底下去了，可我还是爱我这块石头，没有这块石头我就活不了。（紧抓住特罗费莫夫的手）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彼嘉，不要开口，什么话也不要对我说了……

特罗费莫夫 （忍住了泪）看在上帝份上，请原谅我的直率！这个人，可是把你都骗光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不，不，你不要这么说……（掩上耳朵）

特罗费莫夫 他是个无赖，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个卑鄙的无

赖，是个小人……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生气，但又抑制下去）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可还像个中学生！

特罗费莫夫 像就像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现在也该是个大人了，像你这个年纪，也应当了解恋爱的人们的心情了。而且你自己也该去爱一个人了……也该恋爱了！（气愤）是的，一点也不错，你心地并不纯洁，只不过是洁身自好罢了，你是一个可笑的怪物，是个丑鬼……

特罗费莫夫 （非常吃惊地）她这叫什么话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是超乎恋爱的！"其实你并没有超乎恋爱，你也不过是费尔斯所说的一个不成器的东西罢了。到了这个年纪，连一个情妇都还没有呢！……

特罗费莫夫 （非常吃惊地）真可怕呀！她这叫什么话呀！（用两只手抱着头，急忙向大厅走去）真可怕呀……我再也受不住了，我走了……（下，但立刻又回来）咱们两个人，从此算是断啦！（由前厅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追着喊他）站住，彼嘉！你这个人真可笑，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彼嘉！

传来有人跑下楼梯、忽然跌下去的声音，安尼雅和瓦里雅惊叫了一声，马上又大笑起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什么事？

安尼雅急急忙忙跑上。

安尼雅 （大笑着）彼嘉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又跑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真是个怪物，这个彼嘉……

火车站站长站在大厅中央，朗诵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一首诗《女罪人》，大家都停住脚步听着。但是，他还没有读几行，前厅里又奏起华尔兹舞曲来，把他的朗诵打断了。大家跳舞，特罗费莫夫、安尼雅、瓦里雅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都回到小客厅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得啦，彼嘉，你这个纯洁的灵魂……请原谅我吧……让我们两个跳一回吧。（她和特罗费莫夫跳舞）

安尼雅和瓦里雅跳。费尔斯上，把他的手杖立在旁边的门口。雅沙也从客厅那边进来，看着人们跳舞。

雅沙 怎么啦，公公？

费尔斯 我有点不舒服。早年间，来我们这儿跳舞的，都是些将军、伯爵和海军上将。可是现在呢，请的全是什么邮政局职员啊，火车站站长啊的，而且他们还不情愿来呢。我近来觉得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我那位去世的老主人，就是他们的爷爷呀，当初每逢我们一生病，就给我们火漆吃，不管是什么病。我天天吃火漆，吃了有20年了，也许还不止；说不定多亏是火漆，我才活到现在呢。

雅沙 公公，你真把人烦死啦。（打呵欠）我希望你赶快两眼一闭就算啦。

费尔斯 哼，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嘴里咕噜起来）

特罗费莫夫和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跳着舞，从大厅跳到小客厅里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merci！（“谢谢！”——法语）我要坐一下啦……（坐下）我累了。

安尼雅上。

安尼雅 （激动地）刚刚有一个过路的人，在厨房里说，樱桃园今天卖出去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卖给谁啦？

安尼雅 这他没有说就走了。（和特罗费莫夫跳舞，两个人跳到大厅里去。）

雅沙 是一个老头子在那儿闲聊的，不是本地人。

费尔斯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还不回来。他只穿了一件薄大衣去的，是一件春季大衣，要不着了凉才怪呢。咳，真是啊，年轻的人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真把我急死了。雅沙，快去打听清楚，是卖给谁啦？

雅沙 他早就走了，那个老头子。（笑）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微微有些不悦）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雅沙 叶比霍多夫太可笑了。多么愚蠢！"二十二个不幸"。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费尔斯，地产要是卖掉了，你可到什么地方去呢？

费尔斯 你吩咐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你觉得不舒服吗？去躺下睡觉吧。

费尔斯 是啊……（讽刺地）可不是吗，我是该睡觉去，可是叫谁伺候你呀？事情都叫谁张罗啊？整个家里就我一个人在管呐。

雅沙 （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请你准我求你一件事情，请你发个慈悲吧。你要是再上巴黎去，求你行行好把我带了去，这儿我可万万待不下去了。（回头望望

低声说)其实也用不着跟你说，你自己也看得出来，这儿是个没开化的地方，人们都没有道德，还先不提这儿有多么厌烦，厨房里给我们吃的伙食有多么恶心，这个费尔斯是怎么到处乱转，嘴里成天嘟囔着也不知道是什么话。把我带回去吧，发个慈悲吧！

皮希克上。

皮希克 美丽的夫人，可以赏光和我……跳一回华尔兹舞吗？（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他走出去。）

我的美丽的太太，我还是得跟你借180个卢布……借……（跳舞）180个卢布……（跳着进了大厅）

雅沙 （低唱）"啊！你了解不了解我心头的激动……"

大厅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戴着灰色高帽子，穿着棋盘格子布裤，挥舞双手跳着。那里，大家喊着："好哇，夏洛蒂·伊凡诺夫娜！"

杜尼亚莎 （停住了脚步，往脸上搽粉。）小姐叫我也来跳舞，说是因为男的太多，女的太少了。可是我一跳舞，就头晕心跳。费尔斯·尼古拉耶维奇，邮政局那位先生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叫我听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音乐停止）

费尔斯 他跟你说什么？

杜尼亚莎 他说："你像一朵鲜花"。

雅沙 （打呵欠）哼！没教养的……（下）

杜尼亚莎 像一朵鲜花……我是多么体面的一个姑娘啊，我就爱听这些温柔的话。

费尔斯 你会昏头的。

叶比霍多夫上。

叶比霍多夫 阿夫多季雅·费多罗夫娜，你不愿意见我……见了我就像看见个虫子似的。（叹气）哎！这叫什么生活呀！

杜尼亚莎 你要干什么？

叶比霍多夫 毫无疑问，也许你是对的。（叹气）当然，如果从某一种观点上来看的话，我想冒昧地说，并请原谅我的直爽，你把我折磨得心情全变了。我了解自己的命，我每天都要碰上一点倒楣的事情，可是我老早已经习惯了，所以对待命运我能以笑脸来承受了。你答应过我，虽然我……

杜尼亚莎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求你，现在让我清静一会儿。我这会儿正一肚子心思呢。（搧她的扇子）

叶比霍多夫 每天都有点倒楣的事情临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呢，让我自己这么表白一句吧，我只是微笑，甚至用大笑来对待。

瓦里雅由大厅上。

瓦里雅 （向叶比霍多夫）谢苗，你怎么还没有走啊？你这人真不自重。（向杜尼亚莎）你出去，杜尼亚莎。（向叶比霍多夫）你先是打台球，打断了一根杆子，接着又在客厅里溜达来溜达去的，倒像是请来的一个客人似的。

叶比霍多夫 让我告诉你，你还没有资格责问我。

瓦里雅 我不是责问你，我只是跟你谈谈。你只知道东荡荡，西荡荡，一点事情也不做，我们为什么请这么一位管家，那只有天晓得了。

叶比霍多夫 （恼怒）我是不是不做事，是不是东荡荡西荡荡，是不是白吃饭，是不是打台球，这只有长辈，或者更懂事的人们才配裁判。

瓦里雅 你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大怒）你敢？你说我不懂事？你给我滚！马上就滚！

叶比霍多夫 （畏缩）我请你说话文雅一点好不好。

瓦里雅 （怒不可遏）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他向门口退出，她追上去。

瓦里雅 你这个“二十二个不幸”！给我滚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叶比霍多夫下；听见他在门外的声音：“我去告你去。”

瓦里雅 怎么你又回来了吗？（抄过费尔斯放在门边的那根手杖）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啊！你可来呀？看你可敢？你只要来，就给你这一下子……（她乱挥着手杖，罗巴辛恰巧在这个时候走进来）

罗巴辛 非常感谢！

瓦里雅 （还在生着气，可是嘲笑地）真对不起！

罗巴辛 没有关系。我很感谢你这种热烈的接待。

瓦里雅 不值得谢呀。（她走开几步，然后回过身来，温柔地问）我没有打着你哪儿吧？

罗巴辛 没有，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待会儿准得起一个大包就是了。

大厅里的人声：“罗巴辛来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皮希克 原来是你驾到了……（和罗巴辛接吻）你浑身都是白兰地味儿呀，亲爱的朋友。我们也在这儿开心呢。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你吗，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列昂尼德呢？

罗巴辛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跟我一块儿回来的，这就到……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紧张）怎么样？拍卖了吗？快说呀！

罗巴辛 （不知所措，生怕露出自己心里的快活来）四点钟拍卖就都办完了……我们误了火车，这才不得不等到九点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哟！我的头有点晕……

加耶夫上；他右手提着一包买的东西，左手擦着眼泪。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怎么样了，廖尼亚？怎么样啊？（不能忍耐地，流了泪）快说呀！求求你吧！

加耶夫 （没有回答，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哭着向费尔斯）来，接过去……这是些鲤鱼和凯尔契出产的鲱鱼。我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台球室门开着，从里边传出台球相撞声和雅沙的说话声："7比18！"加耶夫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他不再哭了。）可把我累死了。费尔斯，拿衣裳来给我换换。（他穿过大厅到自己卧房去，费尔斯随下。）

皮希克 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告诉告诉我们。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樱桃园卖了吗？

罗巴辛 卖了。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谁买了？

罗巴辛 我买了。

停顿。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心里一阵难受，要不是她扶住了身旁的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椅，早就会倒在地上了。瓦里雅从腰带上把那串钥匙解下来，往小客厅当中的地上一扔，就走了。

罗巴辛 是我买下了！诸位，请你们等一等，不要忙，我的头有点晕，我说不出话来……（笑）我们去到拍卖场上的时候，捷里冈诺夫早已经在那儿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手里只有一万五千卢布，哪知道捷里冈诺夫头一下子就出到比押款还多三万的数目。我一看这种情形，就跟他顶起来了，我加到四万。他又叫四万五。我就叫五万五。就是说，他每回加五千，可是我每回加一万……就这样，后来总算定局了。我的叫价比押款多到九万，就把地产买过来了！现在这座樱桃园是我的了！是我的了！（大笑）我的上帝啊，主啊，樱桃园是我的了！你们可以说我喝醉了，我疯了，我是在做梦……（顿脚）不要嘲笑我！要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能从坟里爬出来，亲眼看看这回事情，看看他们这个叶尔莫拉伊，差不多是一字不识的、挨着巴掌长大的、就连冬天都光着脚到处跑的叶尔莫拉伊，今天居然买了这么一块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份的产业，那可多么好啊！这块地产，是从前我父亲跟我祖父当奴隶的地方，是连厨房都不准他们进去的地方，现在居然叫我买到手了。我是在做梦吧，这也许只是幻觉，只是感觉吧……这都是你们无人知晓的空想的结果啊……（把钥匙拾起来，柔情地微笑着。）她把钥匙扔在地上，想来表示她已经不再是此地的主人了……（把钥匙摇得叮当叮当响）嗽，反正都一样。

传来乐师们调音的声音。

罗巴辛 喂！音乐家们，奏吧！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演奏呀！让大家都来看看叶尔莫拉伊·罗巴辛用斧子砍这座樱桃园，看看这些树木一棵一棵的往下倒吧！我们要叫这片地方都盖满别墅，要叫我们的子子孙孙在这儿过起新的生活……奏起来呀，音乐！

乐队奏乐，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瘫坐在一把椅子上，伤心地哭着。

罗巴辛 （责备的口气）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我的可怜的好太太，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来啦。（眼里含着泪）啊，让这一切快点结束，让我们不如意的、不幸的生活快点改变吧。

皮希克 （挽着罗巴辛的胳臂，低声地）她哭了。咱们到大厅里去吧，让她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走吧。（拉着罗巴辛的胳膊，把他拉到大厅里去。）

罗巴辛 这是怎么啦？音乐，奏得起劲点！让一切都照着我的心愿做吧！（讽刺地）新地主来了，樱桃园的所有者来了！（无意中撞到一张小桌子上，几乎把上面的枝形烛台撞倒。）没有关系，什么我都买得起！（和皮希克下，大厅和小客厅里，都没有人了。只剩下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一个人，坐在那里，全身缩在圈椅的深处，伤心地抽泣着。音乐轻轻地奏着。安尼雅和特罗费莫夫急急忙忙上。安尼雅走到她母亲面前，跪下。特罗费莫夫站在大厅的入口处。）

安尼雅 妈妈！……妈妈，你哭了？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好妈妈，我美丽的妈妈，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卖出去了，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不错，这确实是真的；但是，用不着哭啊，妈妈，你的生活还在前面，你有美好、纯洁的心灵……跟我走吧，我的亲爱的；跟我走，咱们离开这儿……咱们另外再建一座新的花园，比这一座还美丽。你会看得见它的，你要知道，一种平静、深沉的喜悦会降临在你的心，就像夕阳斜照着的黄昏一样。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微笑的，妈妈！咱们走吧，亲爱的！走吧！……

第 四 幕

景同第一幕。窗上的窗帘和墙上的画框，都已经摘去。剩下的不多几件家具，都堆在一个墙角，仿佛等待着买主似的。屋子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正门的旁边和舞台的深处，堆着预备出门的衣箱和包裹，等等。左方，门开着，从那边传来瓦里雅和安尼雅说话的声音。罗巴辛站在舞台中央，好像在等什么人。雅沙托着一个托盘，上边放着几只斟满了香槟酒的小酒杯。叶比霍多夫正在前室里捆着一只箱子。景后传来嗡嗡的人声。这是一些农民送别来了。听见加耶夫的声音说："谢谢了，弟兄们，谢谢了。"

雅沙 这是老百姓送行来了。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据我看呀，这些老百姓，人倒都是实心肠的人，可惜就是蠢了一点。人声渐渐沉寂下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加耶夫从前室回来。她已经不哭了，但是脸色苍白，面部肌肉发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加耶夫 柳芭，你把钱口袋连底儿都翻给他们了。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没有法子呀！没有法子呀！（二人同下）

罗巴辛 （转身，追到门口，朝着他们的后影）我请你们过来！请来喝一杯告别酒吧！我忘记打城里带酒回来，这是在火车站上好容易才买到的一瓶。请呀！（停顿）怎么，诸位，你们不愿意喝？（离开门口）我要是早知道，也就不买了。既然这样，我也不喝了。（雅沙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一把椅子上）雅沙，你就喝

了它吧。

雅沙 祝走的人一路平安！祝留在这儿的人事事如意！（喝酒）我敢担保，这不是真香槟酒。（喝酒）

罗巴辛 这一瓶，我花了8个卢布呢。（停顿）这里冷得要命。

雅沙 今天没有生火，反正我们就要走了。（笑）

罗巴辛 你笑什么？

雅沙 心里高兴。

罗巴辛 已经是10月了，可仍然像夏天一样风和日丽。正好是盖房子的天气。（看了一眼自己的表，转身走到门口）女士们，先生们，不要忘记，离开车只有46分钟了。就是说，再过20分钟你们就得动身上车站去啦。快着点吧。

特罗费莫夫穿着外衣，从外边进来。

特罗费莫夫 我想应该动身了。马车已经套好了。鬼知道，我把套鞋放到什么地方去啦。找不着啦。（向门外）安尼雅，我的套鞋不见了！到处都找不着啊！

罗巴辛 我要到哈尔科夫去，我也搭你们这一班火车。今年我要在哈尔科夫过冬。这一阵子，我成天跟着你们在一块儿，一点事情都不做，真难受死了。我没有工作是过不下去的，我这两只手一闲起来，我真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摇摇晃晃的，好像不是我的。

特罗费莫夫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你就再接着干你那有用的工作吧。

罗巴辛 喝一杯吧。

特罗费莫夫 不喝。

罗巴辛 这么说，你是要到莫斯科去了？

特罗费莫夫 是的，我先把他们送到城里，明天就动身到莫斯科去。

罗巴辛 对了……我想教授们一定还没有开讲呢，他们专等着你呢。

特罗费莫夫 这不关你的事。

罗巴辛 你在大学待了多少年了？

特罗费莫夫 找点新鲜的玩笑好不好？这一套都老掉了牙了。（找他的套鞋）要知道，咱们以后大概再也见不着面了，所以让我临别给你进一点忠告吧；不要老这么指手划脚的，改改这种飞扬浮躁的毛病。什么盖别墅呀，指望将来有一天住别墅的市民都每人耕种一块土地呀，这样指望也叫作飞扬浮躁。不过，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喜欢你；你的手指头细长、敏锐，很像艺术家的手，你的灵魂也是柔和、敏锐的……

罗巴辛 （把他抱住）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我谢谢你的一切。如果你需要盘缠钱用，就从我这儿拿点去。

特罗费莫夫 为什么呢？我用不着。

罗巴辛 可是你一个钱也没有哇！

特罗费莫夫 我有，谢谢你吧。我翻译了一篇东西，得了一笔钱。这不是，就在我这口袋里放着呢。（焦急不安）我的套鞋找不到啦！

瓦里雅 （在另一个房间里）把你的破烂拿去吧！（往舞台上抛出一双套鞋来）

特罗费莫夫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呀，瓦里雅？唉！……可这双套鞋不是我的呀！

罗巴辛 我在春天种了一千俄亩罂粟，结果现在净赚了4万卢布。那些罂粟开起花来的时候，嘿，真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告诉你，我就这么赚了4万，所以，如果我想借给你一点钱，那是因为我拿得出来。你又何必拿架子呢？我是一个庄稼人……不会拐弯抹角。

特罗费莫夫 你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我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这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罗巴辛掏出钱包来）得啦，得啦……你即或给我20万，我也不收。我是一个自由人。你们大家，阔人和穷人，那么看重和珍贵的一切，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我就像随风飘荡的柳絮一样。我用不着你们，我瞧不起你们，我觉得自己坚强而骄傲。人类正朝着最高的真理前进，正朝着人间可能有的最大的幸福前进。我就走在最前列！

罗巴辛 你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吗？

特罗费莫夫 我会达到的。（停顿）我自己会达到的。即或不然，我也会给别人领出一条可以达到的道路。

传来远处斧子砍伐树木的声音。

罗巴辛 好了，再见吧，老朋友。是该动身的时候了。我们互相瞧不起，可生活照旧在不停地前进。我只有在长久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精神轻快，也才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活着。可是，老弟，在俄国有多少人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不过，说到究竟，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事业的进行，也不靠着他们。据说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谋到了一个位置，要进银行做事了，一年有六千卢布……不过我想他干不长的，他太懒惰了。

安尼雅 （出现在门口）妈妈请你在她没走以前，先不要叫人砍园子里的树木。

特罗费莫夫 说真的，这也未免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他由前室下）

罗巴辛 我就去叫他们打住，我就去……这些人呀，真是的。（随特罗费莫夫下）

安尼雅 把费尔斯送进医院了吗？

雅沙 我今天早晨就吩咐了。一定送走了。

安尼雅 （向横穿大厅的叶比霍多夫）谢苗·潘捷列耶维奇，请你去看一看，他们到底把费尔斯送进医院了没有。

雅沙 （生气）我今天早晨已经告诉叶戈尔了。再这么十遍二十遍的问，又有什么用！

叶比霍多夫 要照我的意思看，这位上了年纪的费尔斯，简直不值得再修理了，他该去见他的祖先了。我可只有羡慕他的呀。（把一只手提衣箱放在一个帽盒上，把帽盒压扁了）你们看，是不是！我早就料到准有这么一手！（下）

雅沙 （揶揄地）这个"二十二个不幸"啊！

瓦里雅 （在门外）把费尔斯送进医院了吗？

安尼雅 送去了。

瓦里雅 为什么没有把写给大夫的信带去呢？

安尼雅 这得马上送去。（下）

瓦里雅 （在邻室）雅沙在哪儿啦？告诉他，他的母亲向他告别来了。

雅沙 （挥着手）就是再有耐性的人，也都受不了啊！

杜尼亚莎一直在忙着整理行李。现在台上只剩下雅沙一个人了，她就走到他的跟前。

杜尼亚莎 你总可以只看我一眼吧，雅沙？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离开我了。（哭着扑上去，搂住雅沙的脖子。）

雅沙 哭什么呀？（喝香槟酒）六天以后，我就又回巴黎去了。明天我们坐上快车，呼的一走，咱们就算是永别了！这简直叫人有点不敢相信啊。Vive la France！（"法兰西万岁！"——法语）……此地对我太不合适。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实在没有办法。周围这种愚昧无知的情形，我可实在看够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又

喝香槟酒）干吗哭呢？留神着点自己的体面，那你就不会哭了。

杜尼亚莎 （照着她的小手镜，往脸上搽粉。）到了巴黎给我写封信来。我爱了你一场，雅沙，多么爱你啊！我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人啊，雅沙！

雅沙 有人来了。（低唱着，忙去整理那些手提箱。）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加耶夫、安尼雅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同上。

加耶夫 我们该走了。时间不多了。（盯着雅沙）是谁浑身这么一股鲱鱼味？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再待10分钟，我们可就得上马车了。（把房子四下看了一眼）再见了，亲爱的老房子，再见了，老人家！等这个冬天过去，新春一到，你可就不会存在了，人家就已经把你拆掉了。唉，这几面墙看见过多少沧桑啊！（狂热地吻她的女儿）我的宝贝，你的脸上发着光彩，你的眼睛闪亮得像是一对金刚石似的。你满意了吧，很满意，是吗？

安尼雅 非常满意！新生活开始了，妈妈！

加耶夫 （愉快地）真的，现在一切倒都觉着好得多了。樱桃园没有卖出去以前，我们心里都很烦恼，很痛苦，可等到后来，等到问题干脆一决定，再也无可挽救了，大家却都镇定下来了，甚至高兴起来了……你看，我现在是一个银行职员了，也可以说是一个金融家了……红球进中兜！而你呢，柳芭，无论你怎么说，也比以前的神色好看得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是啊！我的神经平静得多了，这倒是真的。（加耶夫帮着她穿好了外套，戴上帽子。）现在我夜里睡觉也踏实了。雅沙，把我的东西都搬出去，到时候了。（向安尼雅）我的孩子，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我到巴黎去，就用你亚罗斯

拉夫尔的外婆送给我们买回地产的那笔钱，在那儿过日子……求上帝保佑你的外婆吧！可是这点钱用不了多久啊。

安尼雅 妈妈，你很快，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吗？我要好好预备功课，考好中学毕业考试，然后我就去做事，就可以帮助你了。妈妈，我们将来在一块儿读各种各样的书……是吗？（吻她母亲的手）我们将来要在漫长的秋夜里，读许多许多的书，我们面前将展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瞑想）你可要回来呀，妈妈！……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要回来的，我的心肝。（拥抱她的女儿，罗巴辛上，夏洛蒂轻声地唱着。）

加耶夫 幸福的夏洛蒂，居然唱起来了！

夏洛蒂 （抱起一个包被，像是抱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似的）睡吧，我的小宝贝，睡呀，我的小宝贝……（听见婴儿的哭声：呜啊，呜啊！……）别哭啦，我的乖宝贝，睡吧，我的亲爱的宝贝。（呜啊……呜啊……）我真可怜你！（把包被抛在地上）我求你们再给我一个职业。我没有工作是过不下去的。

罗巴辛 夏洛蒂·伊凡诺夫娜，我们一定会给你找点工作的，你放心吧。

加耶夫 大家都离开我们了，瓦里雅也要走了……我们突然成了没用的人了。

夏洛蒂 我在城里没有地方住，我得走啦……（低哼着歌子）反正都是一样……

皮希克上。

罗巴辛 大自然的杰作来了！

皮希克 （喘息着）哎呀！让我先喘口气儿……我累死啦！……我尊敬的朋友们……请给我一杯水……

加耶夫 大概又是来借钱的。鄙人可失陪了。(下)

皮希克 我又好久没有到你们家来了……我的非常美丽的太太……(向罗巴辛)你在这儿……遇着你，我真高兴……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拿去吧……收下吧……(把钱递给罗巴辛)400卢布，我还欠你840……

罗巴辛 (诧异，耸肩)这简直像是在做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钱？

皮希克 等一会儿……我热……这是一桩顶特别的意外呀！有几个英国人，跑到我的地里来，发现我那里有一种白胶泥。(向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这儿我还带了四百来，还给你的，我的美丽的、非常非常美丽的夫人……(把钱交给她)其余的以后再还。(喝了一杯水)刚才在火车上，一个青年跟我说，有那么一位……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劝人从房顶往下跳，"跳吧，"他说，"一跳就什么都了结了。"(惊诧的神色)真有这样的事！……再来点水吧！……

罗巴辛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

皮希克 我把出白胶泥的那块地皮，租给了他们24年……可是，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得赶快走，我还得到斯诺伊科夫家，到卡尔达莫诺夫家……我到处欠的都是钱啊……(喝水)再见啦，我星期四再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现在就到城里去，明天我就要到外国去了……

皮希克 怎么？(吃惊)为什么要到城里去？我说的呢，这些家具……这些手提箱……不过，没有什么。(忍着泪)没有什么……那些个英国人啊……真是绝顶聪明的人哪……没有什么，祝你们幸福……上帝会帮助你们的……没有什么……世上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结局。(吻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的手)

等到有一天，你听说我也完结了的时候，就请你想念我这匹……老马一下吧，说上一句："从前有过那么一个叫西米奥诺夫一皮希克的……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吧。"……今天天气可真好哇……真的……（十分激动地走出去，但是马上又折回来，站在门口）达申卡问你好！（下）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现在可该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有两件心事放不下：第一样是生病的费尔斯。（看看自己的表）我们只有5分钟了……

安尼雅 费尔斯已经送进医院去了，妈妈。是雅沙今天早晨送去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第二样叫我焦心的，是瓦里雅。她习惯了一大早就起来干活，现在一闲下来，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她瘦下来了，脸色也苍白了，又总是哭哭啼啼的，这个可怜的孩子啊……（停顿）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我原来希望……把她嫁给你，这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据情形看呢，你们会结婚的。（向安尼雅耳语了几句；安尼雅向夏洛蒂点头示意，她们两个人都走出去。）她爱你，你也喜欢她；我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你躲着我、我躲着你的呢。我真不明白！

罗巴辛 跟你说老实话，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真有点奇怪……要是还有时间的话，我倒愿意马上就办……一下子办了，也就算啦。不过要不是你这么说，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向她求婚似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这好极啦。这也不过是一分钟的事啊。我马上就去把她叫来……

罗巴辛 这里刚好有香槟酒。（看看那几只杯子）空了，也不知道是谁都给喝光了。（雅沙咳嗽）这真像俗语所说的，一口就吞得精

光啊……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精神抖擞地）好极了！我们都出去……Allez（“走”——法语），雅沙！我去叫她去……（站在门口）瓦里雅，把事情放下，到这儿来。来呀！（下。雅沙随下）

罗巴辛 （看了一眼自己的表）嗯……（停顿。门外传来一个强压下去的笑声和咕噜噜的耳语声；最后，瓦里雅上。）

瓦里雅 （检点着行李）奇怪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啦……

罗巴辛 你找什么？

瓦里雅 是我自己打的行李，可是我就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停顿）

罗巴辛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你现在准备上哪儿去呢？

瓦里雅 我吗？我要到拉古林家去……我们说好了，我去替他们料理家务，当个管家一类的。

罗巴辛 是在雅什涅沃吧？离这里大概有70俄里的样子。（停顿）这么说，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就算是结束了……

瓦里雅 （查看着行李）到底弄到哪儿去了……也许是我把它放在大箱子里了……是的，这座房子里的生活结束了……不会再有了……

罗巴辛 我马上就要到哈尔科夫去……跟他们搭一班车。我有很多的事情得料理，我把叶比霍多夫留在这儿，……我雇他了。

瓦里雅 噢！

罗巴辛 去年这个时候，已经下雪了，这你也许还记得。可是现在呢，风和日丽。只是稍许冷了一点……已经降到零下3度了。

瓦里雅 我没看。（停顿）而且寒暑表也破了……（停顿。门外院子里的人声：“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罗巴辛 （好像老早就只盼望有人这么一叫似的）我就来！（急急忙

忙下。瓦里雅坐在地板上，把头伏在衣服包裹上，轻声地啜泣。门开了，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怎么了？（停顿）该走了。

瓦里雅 （不再哭，擦了擦眼泪）是的，到时候了，妈妈。只要误不了火车，我今天总会赶到拉古林家去的。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向门口）安尼雅！快穿好衣裳吧。（安尼雅上，加耶夫和夏洛蒂·伊凡诺夫娜随上。加耶夫穿着一件带风帽的厚外衣。仆人们和车夫们都进来。叶比霍多夫忙着照料行李。）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安尼雅 （愉快地）走了！

加耶夫 朋友们，我的亲爱的、尊贵的朋友们，现在我就要跟这所房子永别了，在临别的时候，我怎能沉默，怎能不诉说此刻聚集在我心头的感情……

安尼雅 （恳求地）舅舅！

瓦里雅 亲爱的舅舅，算了吧！

加耶夫 （凄凉的声音）打"达布"进中兜……我不说话就是了。

特罗费莫夫上，罗巴辛随后上。

特罗费莫夫 喂，诸位，该动身了。

罗巴辛 叶比霍多夫，给我大衣！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得在这儿再坐一分钟。这座房子里的墙和天花板，我觉得都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似的，现在我却这么依依不舍地、如饥似渴地要多看看它们啊……

加耶夫 我记得，有一回，我才6岁，正赶上圣灵降临节，我坐在这个窗台上，望着父亲出门，到礼拜堂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东西都搬出去了吗？

罗巴辛 我想是的。（穿着大衣，向叶比霍多夫）要多加小心，叶比

霍多夫，什么事情都得有个条理。

叶比霍多夫 （沙哑的声音）请放心吧，叶尔莫拉伊·阿列克塞耶维奇！

罗巴辛 你的嗓子怎么啦？

叶比霍多夫 我刚喝了点儿水，一定是吞下什么东西去了。

雅沙 （鄙视地）真没教养……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走啦，这里一个人也不剩了……

罗巴辛 直到明年开春。

瓦里雅从衣服包裹里突然抽出一把伞，举起来好像要打人似的；罗巴辛显出害怕的样子。

瓦里雅 你这是怎么啦，怎么啦……我连想都没有想。

特罗费莫夫 朋友们，上马车吧……该是动身的时候了，火车马上就要到站了。

瓦里雅 彼嘉，你的套鞋在这儿，就在那个手提箱旁边。（忍着眼泪）多么脏、多么旧啊……

特罗费莫夫 （穿上套鞋）诸位，动身啦！……

加耶夫 （心里感触很深，但是又怕哭出来。）火车……火车站……打红球"达布"进中兜；白球绕回来"达布列特"进角兜……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走吧！

罗巴辛 人都齐了吗？那边没有留下人吧？（锁上左边的房门）这间屋子里堆了许多东西，得把它锁起来。走吧！……

安尼雅 永别了，我的家！永别了，旧生活！

特罗费莫夫 万岁，新生活！（和安尼雅下）

瓦里雅把房子四下看了一眼，慢慢地下去。雅沙和牵着一只小狗的夏洛蒂退下。

罗巴辛 那么，明年春天再见吧。出去吧，诸位……再见啦！……（下）

只有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和加耶夫还没有走。他们好像老早就等着这个机会似的，同时扑到对方的怀里，抱着对方的脖子，抑制着哭声，轻轻地啜泣，生怕被人听见。

加耶夫 （在绝望中）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呀……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啊，我的亲爱的、可爱的、美丽的樱桃园啊！——我的生活，我的青春，我的幸福，永别了！……永别了！——

安尼雅 （在外边兴高采烈地呼唤着）妈妈！……（特罗费莫夫的声音：愉快地，活泼地"呜—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再把这几面墙、这几扇窗子最后看一眼吧……我那去世的母亲，从前总是喜欢在这间屋子里走来走去的……

加耶夫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呀……（安尼雅的声音："妈妈！……"特罗费莫夫的声音："呜—喂！……"）

柳鲍芙·安德烈耶夫娜 我们来了……

他们都下去了，舞台上空无一人。只听见外边一道道的门在陆续下锁的声音。接着，马车赶着走远的声音。一片寂静。在这种寂静中，响起斧子砍到树上的沉闷的声音，凄凉、悲怆。传来脚步声。费尔斯出现在右边门口。他依然穿着那件燕尾服，白背心，可是脚下拖着拖鞋。他病了。

费尔斯 （走到左边门口，转一转门扭）锁了，他们都走了……（坐在长沙发上）他们都把我忘了……这没有关系……我就坐在这儿等好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一定又忘了穿皮大

衣，准是穿他那件薄外套走的……（叹了一口气，挂念地）这都是我没有照顾到啊！……年轻的嫩小子啊！（又咕噜了一些叫人听不清楚的话）生命过去得真快啊，就好像我从来还没有活过一天儿似的……（躺下）我要躺下……你怎么身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啦！什么都完了，都完了……哎，你呀，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远处，仿佛从天边传来了一种琴弦绷断似的声音，忧郁而缥缈地消逝了。又是一片寂静。打破这个静寂的，只有园子的远处，斧子在砍伐树木的声音。）

英译本由阿夫拉姆·亚尔莫林斯基译出。

（焦菊隐 译）

乔治·伯纳德·萧

1856—1950

乔治·伯纳德·萧1856年7月26日生于都柏林。父亲乔治·卡尔·萧是个背运的粮商，也是个酒鬼。母亲却是个颇有才气的音乐家，在她的教育下，萧从小就爱音乐，懂音乐。

萧仅仅受过很少一点儿正规教育。他14岁时开始上卫斯理教会学校，尔后曾在都柏林卫斯理学院就读；4年后，他开始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职员。先前他憎恶学校，现在又同样讨厌这种工作，于是他就在1876年离开都柏林到了伦敦。在伦敦，他靠母亲教授音乐维持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5部小说，但一时都未能出版。

1885年，萧开始为期刊撰写书评，随后又写音乐和戏剧评论。他的观点往往使读者感到震惊。他支持当时还显得新奇所以不怎么受人欢迎的华格纳。他攻击莎士比亚，半是为了耸人听闻，半是为了赢得人们对易卜生的承认，因为他对易卜生的作品推崇备至。萧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发表于1891年。

萧26岁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后来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萧于1884年加入了费边社，不久便成了一名受人欢迎的社会主义鼓吹者。

萧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他的几部剧作奠定了基础，第一部就是1892年上演的《鳏夫的房产》。这个剧本写的是贫民窟房产主的罪恶行径。该剧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样的

批评反而使他相信他一心要当一名戏剧家。

他的第一个获得好评的剧作是《康蒂妲》，1897年上演。1900年，《魔鬼的门徒》在美国上演，有了这笔收入，萧就没有必要再靠写评论维持生活了。1898年，他同一个有钱的爱尔兰女人和费边社同仁夏洛蒂·佩恩-唐森德结了婚。

萧有许多异乎寻常的信念，他喜欢支持当时不得人心的事业，如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他终生都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他攻击强制性疫苗接种，瞧不起医生。他还主张采用一种新的字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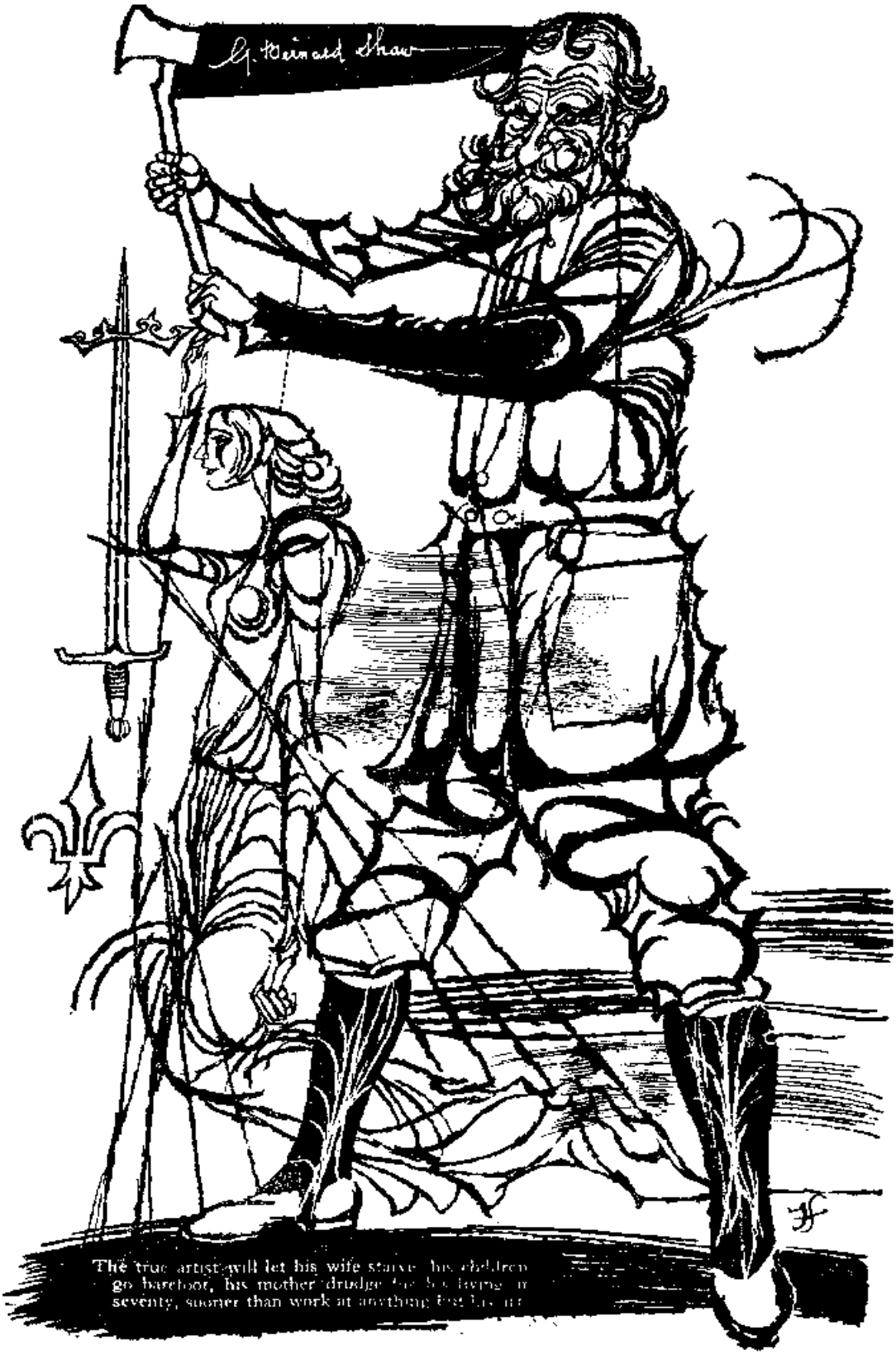
萧把他的许多颇有争议的观点写进了剧本和有时显得过长的剧本序言。192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用这笔奖金创建了盎格鲁-瑞典文学同盟会。他拒绝接受爵士称号和功绩勋章。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写了50多个剧本。1950年11月2日，他在英格兰赫特福德郡阿约特·圣劳伦斯的家里去世。

G.B.S.（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除了别的以外，对自满恨之入骨。他喜欢耸人听闻，喜欢刺激人们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引起争议的问题很难逃脱他的机智、尖刻的抨击。宗教、战争、进化、慈善——这些只不过是他如炬的目光注意到的几个问题而已。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震惊英国人。他喜欢提出一个他们共同的偏见，然后把它颠倒过来。在攻击英国人的自满时，他使用了三件

插图作者注："……萧，穿着他最喜爱的行头，抡起一柄斧头，有人认为这是他处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典型方式！背景上是他的剧本《圣女贞德》中的女主人公，引文摘自《人与超人》。"

图中文字：真正的艺术家宁肯叫老婆饿肚子，让孩子打赤脚，使70岁的老母含辛茹苦养活他，他也决不驰心旁骛。



The true artist will let his wife starve, his children go barefoot, his mother drudge for his living in seventy, sooner than work at anything but his art.

强有力的武器——悖论、反讽和幽默。这三大法宝在《风云人物》这出剧中随处可见。

《风云人物》于1897年首次上演。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时代背景。该剧上演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相距就更加遥远了。在大多数英国人的心目中，一切政治邪恶的化身就是拿破仑。尽管此人死去已有75年，但他仍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集狂暴、独裁、背信于一身。凡是不合英国口味的东西他都有。他是一个用来吓唬小孩子和外交部门的角色。他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

然而萧为英国观众把拿破仑塑造成他剧中的英雄。剧中出现的是一个两天前指挥过洛迪战役的青年领袖。正是在洛迪，拿破仑才第一次引起欧洲的瞩目。一夜之间，他的名字具有了魔力。萧把拿破仑描绘成凶残冷酷、野心勃勃的人物。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英雄。

萧笔下的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不光残酷无情、充满野心，而且狡诈精明、智谋过人。萧不允许这个头号恶棍显得傻头傻脑。萧似乎在说，愚蠢迟钝的正是英国人自己。然而他也在说，最终打败拿破仑的就是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剧中的拿破仑本人把原因讲明白了。"英国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说，当一个英国人"想要一件东西时，他从来不给自己说他想要这件东西。他耐着性子等啊等，等到后来，人不知鬼不觉，他的心里产生了这样一种火热的信念：征服他想要的那件东西的占有者就是他的道德和宗教义务。到这时候，他就变得锐不可当。"英国人，拿破仑补充道，"从来不会找不到一副有效的道貌岸然的神态。"接着他尽数英国人生活和观念背后的伪善。

这出戏悖论之中又套悖论。拿破仑险些聪明反被聪明误；那

位女士尽管同样精明，但也以失败告终。唯有英国人以他无懈可击的“有效的道貌岸然的神态”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这出戏不仅借拿破仑抨击了英国人的自满，而且也谴责了英国人的虚伪。萧似乎在说，英国人从来没有看清楚过任何事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愚弄自己。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拿破仑正好就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说，残忍贪婪，野心勃勃。另一方面，剧中的拿破仑却拥有一些英国人声称有而实际上没有的美德，如尊重妇女之类。首先，萧笔下的拿破仑喜欢言谈，喜欢与人比试唇枪舌剑，而那个也许在剧中代表英国人的少尉则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他的愚昧无知却所向无敌。女士之所以赢得拿破仑的欢心，是因为她力图智胜他。英国人却从来不设法智胜拿破仑；他们干脆把他打败了事。

“即使现在，如果在英国生活，有时候也不可能不感到那个国家由于没有被他征服而遭受了多大的损失。”萧在本剧的序言中写道。换句话说，英国人早就该从拿破仑身上学到一点东西了，可是他们不肯这么做。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无所不知了。

萧敬仰强人——他的某些同时代人称之为“超人”。他写过一部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剧本，该剧中凯撒的形象具有本剧中的拿破仑所具备的很多特点：机智、狡诈、洞悉人性。萧尽管不停地取笑英国人，但又对他们敬仰不已。他谴责的是他们的道貌岸然，他们的假仁假义，他们的趾高气扬。然而，对萧来说，他们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民族。他们是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从心底里喜爱他们。

不应忘记，萧本人是爱尔兰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是萧的入籍国，然而他一贯以他的故国的歪曲的观念看待它。拿破仑讲了一件事，它可能在了解萧对英国人的看法时十分关键。当女士承认她的祖母是爱尔兰人时，拿破仑答道：“对了，我倒是把爱尔兰

人忘记了。一支英国军队由一位爱尔兰将军统率，真是无独有偶，一支法国军队由一位意大利将军指挥。”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实际上是个爱尔兰人。我们的印象是：这就是萧的夫子自道。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加巧妙、风趣的反讽了。

（蒲　隆 译）

风云人物

剧中人物

拿破仑
少尉
朱塞佩
奇怪的女士

1796年5月12日，意大利北部的塔瓦扎诺，从洛迪到米兰的路上。午后的阳光宁静地照耀着伦巴第平原，对阿尔卑斯山不胜敬仰，对一个个蚁冢则无限宽容；村里的猪在晒太阳，它不表示厌恶，教堂给它冷遇，它也不感到难过，它只是对两大群害虫——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睨而视之。两天前，奥地利军队在洛迪力图阻止法军通过那座小桥过河；法军由一名27岁的将军拿破仑·波拿巴指挥，他悍然不顾战争的规矩，亲自动手开炮猛轰，在炮火支援下，法军冲过火力封锁的小桥。正如所有的军事写照所描绘的那样，炮击是拿破仑的拿手好戏，在旧制度下，他曾受过炮兵训练，精通推卸责任、从军需官处骗取军旅费、靠大炮轰鸣和硝烟弥漫以壮声威这样一些军事艺术。然而，他也是个独具慧眼的观察家。自火药发明以来，他破天荒第一遭发现：如果一颗炮弹击中一个人，就会使他粉身碎骨。除了彻底掌握这一惊人的发现，他还有然地理和计算时间距离方面的高超才能。他有惊人的工作

能力，对公务中的人性有一种清楚、现实的认识，因为他在法国革命中已经看到了对它的彻底检验。他富于想象却不抱幻想，有创造精神却无宗教信仰、忠诚不渝、爱国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共同的理想。并不是他不能拥有这些理想，恰恰相反，早在童年时代，他早就把这一切一古脑儿吞下肚了；现在由于具备了一种敏锐的戏剧才能，所以借助于演员和舞台监督的技巧极善于利用这些理想。况且，他又不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家境贫寒，命途多舛，穷酸还要强装体面，要当作家却屡遭失败，要趋炎附势却受尽白眼，当了一名无能而不诚实的军官而备受责罚。要不是贵族纷纷外流，致使最下贱的中尉也身价百倍，俨然成了求之不得的将军，他就险些从军中扫地出门了。这种种考验磨炼出了他的自负，他不得不自食其力，他不得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不巧取豪夺，这个世界就不会给他任何东西。就此而言，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怯懦和愚蠢，因为拿破仑无情地轰击政治垃圾，正在使自己有所作为。的确，即使现在，如果在英国生活，有时候也不可能不感到那个国家由于未被尤利乌斯·恺撒和他征服而遭受了多大的损失。

然而，1796年5月的这天下午，仅仅是他初露头角的时期。他才刚刚被晋升为将军，一方面是由于他利用老婆勾引督政官（当时正统治着法国）；一方面是由于上述的人才外流造成的军官奇缺；一方面是由于他神通广大，对一个国家，包括它的道路、河山、谷地了如指掌；但主要还是由于他对向人群开炮的功效有那种新的信仰。他的军队，说到纪律，其状况着实令某些现代作家大为震惊，由于他们被这位“皇帝”尔后的荣光照得眼花缭乱，所以怎么也不相信展现在眼前的这种情景。然而，拿破仑这时候还不是皇帝，他的士兵都管他叫“小班长”，因为他还处在通过炫耀勇气以取得左右他们的力

量的阶段，他还没有能力用正统军规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法国革命之所以免遭镇压，是因为君主政体有拖欠军饷至少4年的习惯，所以它尽量以新习惯取而代之，而新习惯却是干脆不发饷，只给一些许诺，灌一些爱国主义的米汤，这跟普鲁士式的军事管制法格格不入。拿破仑因此才得以率领他的军队挺进阿尔卑斯山，士兵们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因而不堪忍受严格的军纪，特别是平步青云的将军们制定的军纪。这种状况本会使一个理想主义的战士处境尴尬，但在拿破仑看来，却顶得上一千门大炮。他对士兵们说，“你们充满爱国热情和勇气，可是缺衣少钱，几乎食不果腹。在意大利不仅有这一切，而且还有荣誉。唯有视战利品为士兵天赋权利的将军指挥的忠义之师方可获得这一切。我就是这么一个将军。前进，我的孩子们！”结果完全证明他言之有理。法军似蝗虫席卷塞浦路斯般地征服了意大利。他们整天作战，彻夜行军，走过了惊人的路程，出现在出人意料之地。究其原因，并不是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卷着一根陆军元帅的司令杖，而是怀着次日所到之地至少可得半打银叉子的希望。

要知道，法军无意向意大利人开战，他们到意大利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奥地利征服者的暴政，并把共和制度传授给他们，所以偶尔抢劫一下，那只不过是随便用用朋友的财产罢了，他们应当知恩图报，如果忘恩负义不是该国众所周知的缺点的话，他们也许会感激涕零的。同法军作战的奥军是一支令人倾倒的正规军，纪律严明，由精通正统战术的谦谦君子们指挥，他们以博利厄为首，按维也纳的指令实践古典战术，结果被拿破仑打得落花流水，而拿破仑则无视巴黎的军事先例和命令，只管自作主张。奥军即使打赢了一仗，法军可以说只需等常规迫使奥军回营房用午后茶点时再把这一仗赢回

来，这正是后来马伦戈一役的辉煌胜利所采取的方针。总而言之，由于他的敌人为奥地利的政治手腕、古典将略和维也纳贵族社会结构的要求所羁绊，所以拿破仑发现了不创英雄奇迹却又战无不胜的可能性。然而，这个世界喜欢奇迹和英雄，简直无法想像纸上谈兵或维也纳社交手腕那样的军事行动。因此它已经开始造就"皇帝"了，这使一百年后的浪漫主义作家难以相信现在正在谈论、迄今尚无记载、发生在塔瓦扎诺的小小的一幕。

塔瓦扎诺最好的住处在一家小客店里，这是旅客从米兰到洛迪经过该地时所到的第一幢房子。它坐落在一个葡萄园里；主室是一个惬意的避暑之地，后面向葡萄园敞开着，而这个葡萄园简直就是一个大游廊。过去几天里警报不断，突袭频仍，凌晨6点钟法军侵入，这些都使胆子大点的孩子们激动不已。他们得知法军司令就住在这间房子里，便既想从前窗往里面偷看，但又对哨兵害怕得要命。哨兵是个年轻的绅士兵，由于不长胡子，中士在他脸上用黑鞋油涂上了一脸怪吓人的胡子。他身着笨重的军装，当时的军服都是那个样子。那种服装是专为检阅而设计的，根本不考虑人的健康或舒适，太阳一晒，他就大汗淋漓，画上去的胡子便顺着下巴和脖子往下流，留下一道一道的印子，有的地方已结成亮晶晶的硬片，使那连绵的轮廓碎裂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海湾和小海岬，使他在百年以后的"历史"的眼睛里显得无以名状的滑稽，但在当时意大利北部的孩子们看来，却无异于妖魔鬼怪，他们觉得，为了消除站岗的单调乏味，把一个离群的孩子用刺刀叉起来生吞下去，那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有个名声不好的女孩，由于心里已经萌动着在士兵那里占点便宜的本能，的确从最安全的窗户朝里窥视了片刻，后来哨兵瞥了她一眼，并发

出了响动，她才飞也似地跑掉了。她所看见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过去见过的：后面的葡萄园，葡萄树中间的那台老榨汁机和一辆马车；她右面通向临街大门的屋门关着；同一侧靠后一点是房东最好的餐具柜，现在已为开饭做好了充分准备；另一侧是壁炉，旁边有一张长沙发；另一扇门通往里屋，里屋位于门和葡萄园之间；正中间的桌子上饭已摆好，有米兰煨饭、乳酪、葡萄、面包、橄榄和一大瓶红葡萄酒，瓶子外面套着柳条网。

女孩子很熟悉店老板朱塞佩·格兰迪。他皮肤黝黑，性情活泼，精明肯干，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黑黑的卷发，是个年满40、笑嘻嘻的矮个子店老板。当然，作为一名出色的主人，今晚他兴致极高。因为他鸿运高照，法军司令当了他的座上客，这就使他的军队不敢在店里胡作非为。他竟然还把一对金耳环炫耀了一番，要不是司令在此，他早就把它和银盘子这样的小家什一起严严实实地藏在榨汁机下面了。

拿破仑面向她坐在桌子那边，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正在埋头苦干，一面用餐，他已经发现了怎样在十分钟内把饭匆匆吃完，办法就是向所有的菜同时发动攻击（这种做法正是他垮台的肇端），一面研究一幅军事地图，不时从口中取出一块葡萄皮用拇指按在地图上权充封缄纸，以此标出部队的位置。拿破仑的衣着和风度决没有革命时期的邋遢；他的胳膊肘子把多数杯盘碗盏推到了一边；他忘了自己的一头长发，更加专心地低头看地图时，头发垂到煨饭里。

朱塞佩 请问阁下——

拿破仑 （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一边机械地用左手往嘴里塞东西）别吭声。我忙着呐。

朱塞佩 （乐呵呵地）遵命，阁下。

拿破仑 拿点红墨水来。

朱塞佩 哎呀！这可没有，阁下。

拿破仑 （用科西嘉人的调笑口吻）把什么东西宰掉，弄一点血给我端来。

朱塞佩 （咧嘴笑）没有什么可宰的呀，只有阁下您的马，再就是一个站岗的，楼上还有一位女士，再就是我老婆了。

拿破仑 那就把你老婆宰掉。

朱塞佩 从命，阁下。不过十分不幸，我长得不够壮实。她倒有可能把我宰掉呢。

拿破仑 那还不是一样。

朱塞佩 阁下太抬举我了。（伸手要拿酒瓶）兴许一点儿酒可以满足阁下的需要。

拿破仑 （急忙把瓶子护住，变得十分严肃）酒！不行，那太浪费了。你们都是一丘之貉。浪费！浪费！浪费！（他把叉子当笔使，蘸着肉汁标地图。）收拾掉。（他把酒一饮而尽；把椅子向后一推；一边用餐巾抹嘴，一边伸开腿，向后一靠，但依然眉头紧锁，思考问题。）

朱塞佩 （清理桌子，把东西收到餐具柜里的一只托盘里。）各有各行呀，阁下。我们开店的有的是便宜酒，洒掉了也无所谓。你们大将军有的是廉价血，流掉了也不足惜。难道不是吗，阁下？

拿破仑 血一文不值，酒可值钱呢。（他站起身，走向壁炉。）

朱塞佩 他们说您什么都爱惜，就是不爱惜人命，阁下。

拿破仑 我的朋友，人命是唯一能够自己关照自己的东西。（他随便往沙发上一躺）

朱塞佩 （对他敬佩不已）啊，阁下，跟您一比，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傻瓜！要是我能发现您成功的秘诀那该多好啊！

拿破仑 怎么，你想当意大利皇帝，嗯？

朱塞佩 那可太麻烦了，阁下，这种事我都让给您。再说，我要是当了皇帝，我的客店可咋办呢？我为您开店，侍候您，瞧您一个劲儿地望着我多么开心！嘿，等你做了欧洲皇帝，为我统治这个国家，我又一个劲儿望着您，那我又有多么快活。（他一边唠叨，一边十分巧妙地把桌布从地图下抽出来，却没有挪动那张地图，最后他一只手提一个布角，嘴衔住中间，开始往起叠。）

拿破仑 欧洲皇帝，嗯？干吗仅仅是欧洲呢？

朱塞佩 呃，什么？全世界的皇帝，阁下！为什么不是呢？（他叠着桌布，用工序的进程加重语气）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叠），国家和国家都是一样的（叠）。仗和仗也都是一样的。（最后一下叠好，他将桌布啪地一声摔在桌子上，灵巧地卷起来，再加一句作为结论）征服一个，就等于征服了全体。（他把桌布拿到餐具柜前，放进了抽屉。）

拿破仑 而且替所有的人统治，为所有的人打仗；名为人人的主子，实为大家的仆人。朱塞佩。

朱塞佩 （在餐具柜旁）阁下？

拿破仑 我禁止你向我说我的事情。

朱塞佩 （走到沙发前）请原谅。阁下跟其他的大人物就是不一样，这可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呀。

拿破仑 好吧，那就给我讲讲他们次热衷的话题吧，谈什么都可以。

朱塞佩 （泰然自若）从命，阁下。阁下您碰巧瞅见过楼上那位女士了吗？

拿破仑 （立即坐起来）她有多大年龄？

朱塞佩 正是妙龄，阁下。

拿破仑 你是指17还是30？

朱塞佩 30，阁下。

拿破仑 漂亮吗？

朱塞佩 我又不能用阁下的眼睛看，这要自己来判断。阁下，我倒认为是位体态优美的女士呐。（狡黠地）要不要摆好桌子让她在这儿吃顿便餐？

拿破仑 （猛地站起来）不。这里什么都别摆，等我的那个军官回来了再说。（他看看表，开始在壁炉和葡萄园之间踱来踱去。）

朱塞佩 （满怀信心）阁下，请相信我的话，他已经叫该死的奥地利人抓走了，要不，他是不敢叫您久等的。

拿破仑 （在游廊的荫凉尽头转过身）朱塞佩，假如真是这样，那就把我气炸了，不绞死你们一家，包括楼上的那位女士，就不能解恨。

朱塞佩 我们全家都乐意听候阁下的处置，那位女士可不行。我可负不了她的责任；不过哪一位女士也抗拒不过您，将军。

拿破仑 （酸溜溜地，继续踱步）哼！决不会绞死你的。绞死一个乐意叫人绞死的人没有任何意思。

朱塞佩 （有同感）的确没有一点意思，阁下，那有什么意思呢？（拿破仑又看了看表，显然焦急起来了）啊，看得出您是一位大人物，将军。您懂得怎样等待。假如换个下士或者少尉什么的，过不了三分钟他们就破口大骂，七窍生烟，杀气腾腾，闹得鸡犬不宁。

拿破仑 朱塞佩，你的奉承太肉麻了，到外面说去吧。（他重新坐到桌子旁边，双手托着下颌，两肘支在地图上，愁云满面，望着地图沉思。）

朱塞佩 遵命，阁下。不会有人打扰您的。（他端起托盘，准备退下。）

拿破仑 叫他一回来就来见我。

朱塞佩 决不耽搁，阁下。

一位女士的声音 （在客店远处喊）朱塞一佩！（声音似音乐般地动听，最后两个音符形成了一个上升音程。）

拿破仑 （吃了一惊）那是谁？

朱塞佩 那位女士，阁下。

拿破仑 楼上的那位女士？

朱塞佩 是的，阁下。那位奇怪的女士。

拿破仑 奇怪？她是哪里来的？

朱塞佩 （耸耸肩）谁知道呢？她刚好在阁下前面来，坐的是博尔盖特金鹰车行的出租马车。就她一个人，阁下。没有仆从，只带着一只化妆包和一口皮箱。车夫说她把一匹马留在金鹰车行里，还是匹战马呢，身上有军马的标饰呐。

拿破仑 骑战马的女人！她是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

朱塞佩 法国人，阁下。

拿破仑 毫无疑问是她丈夫的战马了。在洛迪战死的。好可怜哟。

女士的声音 （这回最后两个音符成了一种命令式的下降音程）朱塞佩！

拿破仑 （站起来倾听）这不是一个昨天才死去丈夫的女人的声音。

朱塞佩 丈夫死了，当妻子的不一定都伤心，阁下。（喊）来啦，小姐，来啦。（他向内门走去。）

拿破仑 （使劲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别走，让她来。

声音 朱塞佩！！（不耐烦地）

朱塞佩 放开我吧，阁下。店老板就该随叫随到，这是个信誉问题。权当我是一个兵，求您开开恩。

一个男人的声音 （在客店门外喊）喂，有人吗？喂！老板！到哪儿去

了?(有人用鞭杆啪地一声猛击走廊上的一把长椅)

拿破仑 (突然又变成了司令官,把朱塞佩猛地推开)我的人终于来了。(指着内门)去,忙你的事去。那位女士在喊你呢。(他走到壁炉前,背对着它,摆出一副果断的军人派头。)

朱塞佩 (屏住呼吸,抓起托盘)好的,阁下。(他急忙从内门出去。)

男人的声音 (不耐烦地)这儿的人都睡死了吗?

另一道门被粗暴地踢开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少尉闯进屋内。那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个高而头大,看气色和风度俨然是一个豪门子弟,具有一种自信,因为法国革命丝毫没有动摇那种根基。他的嘴唇很厚,带着几分傻气,轻信的眼睛充满渴求,生就一只固执的鼻子和一副自信的大嗓门。这个年轻人无所畏惧,无所崇敬,没有想象,没有感觉,完全不为拿破仑或其他的思想所动,唯我独尊,完全够格闯入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还具有一种滔滔不休的充沛精力,促进他深入事物的深处。他现在怒火中烧,在一个只见皮毛的人看来,那是因为店家没有及时关照使他等得不耐烦造成的,然而一只更加明察的眼睛会在其中看到一种道德深度,它表明了一种更加持久更加严重的不满。看见拿破仑时,他吃了一惊,连忙捺着性子举手敬礼;然而他的举止一点也没有流露那种对马伦戈、奥斯特里茨、滑铁卢和圣赫勒拿的先知先觉,或者德拉罗什和梅索尼耶[1]对拿破仑的描绘,而这才是后世所期望于他的。

拿破仑 (手里拿着表)啊,先生,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指示说我6点钟到这里,就会发现你带着巴黎来的邮件和公文在等我。现

---

① 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 1797—1856)和梅索尼耶(Jean Louis Ernest Meissonier, 1851—1891),都是法国画家,曾创作许多以拿破仑为题材的名画。——译者

在都8点差20了。当初派你执行这项任务，就是因为你是军营里的一名很棒的骑手，又骑着一匹最快的马，可结果呢，你迟到了一百分钟，是走回来的。你的马上哪里去了？

少尉 （闷闷不乐地摘下手套，把它跟帽子、马鞭一起扔到桌子上。）啊！就是上哪里去了？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事呀，将军。（动了感情）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爱那匹马呀。

拿破仑 （气愤地，冷言相讥）那可不！（突然心生疑惧）信件和公文在哪里？

少尉 （大模大样地，由于掌握着一些重要情报，反而洋洋自得）我不知道。

拿破仑 （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知道！

少尉 就跟你一样，将军。我寻思着我要上军事法庭受审了。啊，我才不在乎那一套呢，不过（庄严坚决地）我告诉你，将军，要是逮住了那个长得人模狗样儿的小白脸，我要叫他当场出丑，那个卑鄙的小骗子！我一定要叫他出乖露丑。我要——

拿破仑 （从壁炉走向桌子）什么长得人模狗样儿的小白脸？沉住点儿气吧，先生，你说呢；还是把你自己的情况汇报汇报吧。

少尉 （在桌子对面正视着他，两只拳头抵住桌子）啊，我没有问题，将军，我完全做好了准备，要汇报自己的情况。我要叫军事法庭完全明白，那不是我的过错。我的良心被人利用了；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尽管你是我的司令官，我非常尊敬你，可是我还要说一遍：要是我瞅见了那个王八羔子，我要——

拿破仑 （气呼呼地）这话你已经说过了。

少尉 （挺直身子）我再说一遍。等着我逮住他。只不过等一等就是了。（他坚决地把双臂交叉到胸前，喘息未定，双唇紧闭。）

拿破仑 我等着呐，先生。正等你解释呢。

少尉 （自信地）将军，要是你听到我出了什么事，你的口气就会改变的。

拿破仑 你没有什么事，先生，你活蹦乱跳的，没伤也没残。交给你的文件上哪儿去了？

少尉 我没有出什么事！没有出事！！他赌咒发誓跟我永远结为拜把兄弟。难道这不算事？他说我的眼睛使他想起了他姐姐的眼睛。难道这不算事？听了我和安杰莉卡分别的情况后，他哭了——竟然哭了，难道这不算事？尽管他自己只吃一点面包和葡萄，可他把两瓶酒的钱全付了。也许你把这不叫事。他把他的手枪，他的马，他的公文——最重要的公文——都交给了我——叫我跟他一起走。（洋洋自得地，因为看到他已经把拿破仑搞糊涂了）难道这也不算事？

拿破仑 （大为惊异，嗒然若失）他这是干什么？

少尉 （仿佛理由一目了然似的）当然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信任。（拿破仑的下巴颏儿虽说还没有完全垂下来；可是他关节上的神经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也不辜负他的信任，我把他交给我的东西都体体面面地带回来了。可是你信不信？当我把我的手枪，我的马，我的公文交给他的时候——

拿破仑 你这到底是干什么呀？

少尉 听我说，就是为了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呀。而他却背信弃义！辜负了我的信任！来了个一去不返！窃贼！骗子！丧尽天良、背信弃义的小无赖！大概你把这都不叫事情。喂，将军（又用拳头抵住桌子好加重语气）要是你愿意，你也许可以容忍奥地利人的这种暴行；不过按照我的意思，我告诉你，要是我逮住——

拿破仑 （讨厌地转过身去，又气冲冲地踱起步来）得了吧，这话你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

少尉 （激动地）是不止一次了！我要说它50次，不光说，还要做。你会明白的，将军。我要表示我对他的信任，我一定要这样做。我要——

拿破仑 好啦，好啦，先生，没有问题你会那样做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少尉 啊，我倒认为从他的所作所为你就应当能够说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拿破仑 嘿！他长的是什么模样呀？

少尉 模样！他的模样——哼，你要是看见那家伙就好了，你就会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模样，要是我把他逮住，过不了五分钟，他的模样就变了。因为我告诉你，要是——

拿破仑 （怒不可遏地喊店老板）朱塞佩！（对少尉，忍无可忍）先生，你把嘴闭上好不好。

少尉 （委屈地）我警告你，你想要怪罪我，白搭。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呢？（他把放在餐具柜和外门之间的一把椅子搬过来，放到桌子旁边，然后坐下。）要是你知道我饿得要死，累得要命，你就应当多体谅体谅别人。

朱塞佩 （回来）什么事，阁下？

拿破仑 （按住心头怒火）把这——这位军官领走。先叫他吃饭；如果有必要，再安顿他睡上一觉，等他脑子清楚了以后，打听一下他出了什么事，再向我回话。（对少尉）考虑考虑逮捕你的问题，先生。

少尉 （绷着脸，生硬地）我早就准备好了。好汉只有好汉知。（他把剑扔到桌子上）

朱塞佩 （深表关切）您是不是遭到了奥地利人的攻击，少尉？哎呀！哎呀！哎呀！

少尉 （鄙夷地）攻击！我两根指头就能掐断他的脊梁骨。我恨

不得现在就把它掐断。可是因为打动了我的良心，我实在是拗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招他喜欢的人。他把他的手绢围在我的脖子上，因为一只蚊子把我叮了，我的硬领巾正好蹭在伤口上。瞧！（他从领巾上扯下来一块手绢。朱塞佩接过来仔细端详。）

朱塞佩 （对拿破仑）是一块女士的手绢呀，阁下。（他闻了闻）还洒过香水呢。

拿破仑 嗯？（他接过来仔细察看）哼！（他闻了闻）哈！（他若有所思地走到房子对面，同时目不转睛地瞅着那块手绢，最后把它往外套胸口上一塞。）

少尉 他可算尽了心了。他有一套招人疼的办法，他碰到我的脖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双女人的手，那个娘儿们似的卑鄙小人。（压低声音，情绪激昂）不过你要注意，将军。要是——

女士的声音 （外面，跟刚才一样）朱塞佩！

少尉 （呆若木鸡）这是什么人？

朱塞佩 只不过是楼上的一位女士在喊我哩，少尉。

少尉 女士！

声音 朱塞佩，朱塞佩，你在哪儿呀？

少尉 （杀气腾腾地）把剑给我。（他捏起剑，拔出鞘。）

朱塞佩 （冲上前抓住他的右臂）您想干什么呀，少尉？她是一位女士，你没有听见吗？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少尉 那就是他的声音，没有错。放开我。（他挣脱身，跑到游廊边上站住，利剑在手，眼睛盯着门，活像一只猫盯着老鼠出洞。）

门开了；那位奇怪的女士走了进来。她身材修长，体态极为娴雅，有一张聪明俊秀、洞彻事理、寻根究底的面孔：眉宇间

有感知力，鼻孔里有灵敏度，下巴上有个性，处处都流露出敏慧、高雅和奇崛的品质。她富有阴柔之美，但决没有弱不禁风的气质，娇柔的外形下面是一副刚强的体格，手脚、颈项、肩膀都显得实用有力，发育完善，与她的身段完全相称，她的身材显然高于拿破仑和店老板，就是站在少尉旁边也并不相形见绌。只是她的优雅和光彩照人的魅力掩饰住了她的个头和力量。从衣着打扮来看，她并不追求督政府时期的最新款式；要不，那就是她穿上老式服装旅行起来方便。不管怎么样，她没有穿带大翻领的短上衣，没有穿希腊—意大利式的假紧胸贴身衣，真的，没有穿任何朗巴勒公主没有穿过的东西。她的绣花罗缎长袍的腰身特长，后面有一个瓦托褶饰，然而裙撑显得过小，好象仅仅是退化了的器官，那是她的身材太高了的缘故。领口剪得很低，用一条奶油色三角薄围巾护胸。她面色白晰，长着一头金褐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

她镇静自若地走了进来，有地位、有长相、一贯令人垂青的妇女才会有这样的沉着。客店老板风度自然而优美，所以对她极为赏识。拿破仑突然害起羞来。他面红耳赤，动作比先前僵硬，也没有刚才那么从容。她雍容大雅地走上前来，向拿破仑致意，就在这个时候，少尉猛扑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腕。她认出他来以后，顿时面如死灰。她的表情是明白无误的：正当她觉得平静、安全、稳操胜券时，却意识到某种完全出乎意料的致命错误，突然吓得魂飞魄散。接着，愤怒的红潮从奶油色三角薄围巾下涌起，淹没了她的整个面孔。你可以看见她浑身上下泛出红晕，就连在一般情况下对一切视而不见的少尉，当一件东西为他而染红时，他还是能够看见的。他认为见到一个受骗上当的人就脸红，这就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黑了心干过骗人的勾当，所以他对这种现世报喜不自胜，便向

她咋呼起来。

少尉 好小子，总算把你逮住啦。你倒来了个男扮女装，对吧？（吼声如雷，放开了她的手腕）把那裙子脱掉。

朱塞佩 （规劝）啊，少尉！

女士 （毛骨悚然，但是由于他悍然碰了她而勃然大怒）先生们，我请求诸位伸张正义。（对拿破仑）先生，你是一位军官，一位将军。你该会保护我吧？

少尉 别管他，将军。由我来处置他。

拿破仑 处置他！处置谁呀，先生？你怎么这样对待一位女士？

少尉 什么女士！他是个爷们！就是我表示过信任的那个爷们。（举起他的剑）好啊，你——

女士 （跑到拿破仑身后，一时激动，她把拿破仑像防御工事一样伸在她面前的那条胳膊抱到胸口上）咧，谢谢你，将军。把他赶走。

拿破仑 胡闹，先生。这毫无疑问是一位女士。（她突然把他的那条胳膊丢开，脸又刷地红起来。）你被逮捕了，把你的剑放下，先生，立即放下。

少尉 将军，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奥地利间谍。今天下午他哄我说是马塞纳将军的一个参谋；现在又冒充成一个女人。我相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女士 将军，那一定是我弟弟。他在马塞纳将军的参谋部里工作。我们俩长得非常像。

少尉 （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你是不是说你不是你弟弟，而是你姐姐？就是长得非常像我的那个姐姐？她长着我这样的一双美丽的蓝眼睛？撒谎，你的眼睛不像我的，它倒是跟你自己的一模一样。

拿破仑 （忍住一腔怒火）少尉，既然你最终相信了这位不是绅士，那就请你服从命令，离开这里，好不好？

少尉 绅士！我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绅士。绅士是不会辜负我的信——

拿破仑 （忍无可忍）那好，先生，你听见了吗？你给我离开这间房子好不好？我命令你离开这个屋子。

女士 啊，还是让我离开的好。

拿破仑 （干巴巴地）对不起，夫人。我虽然可能非常尊重你的弟弟，但我还是不明白马塞纳将军参谋部的一个官员要我的信件干什么，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问你。

朱塞佩 （谨慎地）走吧，少尉。（把门打开）

少尉 我走啦。将军，接受我的警告，谨防你的良心。（对女士）夫人，我向你赔礼了。我还以为你是同一个人呢，只是性别不同而已，这自然就引起了我的误会。

女士 （情绪好转）那怪不得你，对吗？你不再生我的气了，我十分高兴，少尉。（她伸出手来）

少尉 （殷勤地屈下身子，准备要吻它）啊，夫人，一点也——（又突然停住，注视着那只手）你长的是你弟弟的手。戒指也一模一样！

女士 （甜甜地）我们是双胞胎。

少尉 这就清楚了。（他吻她的手）请多多原谅。我根本不管那些公文，那是将军的事，与我不大相干，问题是打动了我的良心，辜负了我的信任。（从桌子上拿起帽子、手套和马鞭往出走。）将军，我希望你原谅我离开你。很对不起，说真心话。（他一边说着走出了房间，朱塞佩跟在后面把门关上。）

拿破仑 （怒气冲冲地目送着他们）白痴！

奇怪的女士同情地笑了笑。他皱着眉头走到桌子和壁炉之间，既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的尴尬神色便一扫而光。

女士 你保护了我，将军，我是多么感激你呀？

拿破仑 （突然转身面向着她）把我的公文交出来！（他伸手去要）

女士 将军！（她身不由己地把双手压在三角薄围巾上，仿佛要保护那里的什么东西似的。）

拿破仑 你从那个笨蛋手里把它们骗走了。你搞什么女扮男装。我要我的公文。它们就在你衣服下面的胸口上，你用手捂着呢。

女士 （立即把手放下来）哟，你对我说话怎么这样不客气！（她把手绢从三角薄巾上拿掉）你吓死我啦。（她碰了一下眼睛，仿佛要擦掉一滴眼泪似的。）

拿破仑 看来你不认识我，夫人，要不然你就不必劳神去装哭了。

女士 （产生了一种破涕为笑的效果）不，我认识你。你就是那大名鼎鼎的保拿巴尔特。（她用明显的意大利发音把这个名字念成保拿—巴尔—特）

拿破仑 （忿忿地，用法国发音）波拿巴，夫人，波拿巴。对不起，请把文件交出来。

女士 可是我向你保证——（他一把将手绢夺过来）将军！（愤慨地）

拿破仑 （从他的胸口上取下另一块手绢）你抢劫我的少尉的时候把一块手绢借给了他。（他端详着两块手绢）这正好是一对儿。（他闻了闻）香味也一模一样。（他把两块手绢扔到桌子上）我在等我的公文呐。如果必要的话，我就要像刚才夺手绢那样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夺过来。

女士 （义正词严地谴责）将军，你是不是在恫吓妇女？

拿破仑 （干脆地）就是又怎么样。

女士 （张皇失措，极力争取时间）可是我不明白。我——

拿破仑 你完全明白。你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你的奥地利主子们估计我还在六里格以外的地方呢。我总是在我的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你这算是自投虎穴了。喂！你倒是个勇敢的女人。还是当一个明白的女人吧。我没有时间好蘑菇。文件。（他凶神恶煞似地向前迈了一步）

女士 （痛哭流涕，无可奈何，便像小孩似地使起小性子来，哭着扑到少尉刚才放到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上）我勇敢！你太不了解情况了！我简直惶惶不可终日。时时刻刻都会发生不测，一看见怀疑的目光，我的心就发憷。你认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勇敢？啊，你们这些勇敢的人为什么不想干勇敢的事呢？你们为什么把那种事交给我们这些没有一点勇气的人干呢？我并不勇敢，我怕见强暴，危险可把我害苦啦。

拿破仑 （兴致勃勃）那你干吗自投罗网呢？

女士 因为再没有别的办法。别的任何人我都信不过。现在一切都没有用了，全是因为你们，你们无所畏惧，因为你们没有心肝，没有感情，没有——（她打住了，猛地跪下）将军啊，放我走吧，别再问这问那了，放我走吧。我发誓，你一定会拿到你的公文和信件的。

拿破仑 （伸出手来）那好，我正等着呢。

她气喘吁吁，被他的无情和果断吓得万念俱灰，哄他动心决无希望。她眼神迷乱地抬起头来望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智胜他。他坚定不移地对视着她的目光。

女士 （最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我愿意把它们给你找来。它们在我的房间里。（她向门转过身去）

拿破仑 我陪你去，夫人。

女士 （身子一挺，摆出一副遭到冒犯的高贵的娇态）我不准你进我的卧室，将军。

拿破仑 那你就待在这儿好了，夫人，我打发人到你的卧室里去查找我的文件。

女士 （怀恨地，显然放弃了她的计划）你就不必劳神了。它们不在那儿。

拿破仑 可不，我已经告诉过你它们在哪儿（指着她的胸口）。

女士 （可怜巴巴地）将军，我只想保存一封小小的私人信件。只有一封。让我留着吧。

拿破仑 （冷淡而严厉）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夫人？

女士 （未被断然拒绝，大受鼓舞）不是，不过正因为如此，你必须答应。你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呢？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了你的胜利，你的野心，你的命运！而我要求的只不过是这么一点点小事。我只不过是个弱女子，而你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她用脉脉含情的乞怜的目光望着他，看样子又要给他下跪了。）

拿破仑 （粗暴地）起来，起来！（他恼怒地转过身去，信步走到房子对面停了一会儿，侧过头来说）你胡说些什么呀，你一清二楚。（她顺从地在沙发上坐下。他转过身来看见她那副绝望的样子时，便感到他已大获全胜，所以现在满可以尽情地玩弄一下他的受害者了。他走回来坐到她身旁。她显出惊惶失措的样子，靠远坐了一点儿；然而眼睛里闪出一线希望之光。他开始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开起某种含沙射影的玩笑来。）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呀？

女士 （惊愕）你！保拿巴尔特将军。（意大利发音）

拿破仑 对，我！波拿巴将军。（强调法国发音）

女士　啊，你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呢？你！两天前站在洛迪桥上，杀气腾腾，跟河对岸的炮火决一雌雄！（哆嗦着）啊，你可尽干一些勇敢的事情。

拿破仑　你也是一样嘛。

女士　我！（突生奇想）啊！你是个胆小鬼吗？

拿破仑　（拍着双膝狞笑着）你可不能向军人提这样的问题。中士可以问新兵的身高、年龄、呼吸、四肢，可是决不能问他的勇气哟。

女士　（仿佛她并未发现那是件可笑的事情似的）啊，你竟然能嘲笑恐惧。看来你不知道恐惧是怎么回事了。

拿破仑　给我讲讲看，假如你前天跨过洛迪桥跑到我这里拿到了那封信！假如你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就是万全之策——只要你躲过了大炮的轰击！（她浑身哆嗦，双手把眼睛蒙了片刻。）你会不会害怕呢？

女士　啊，怕得要命，怕得要死。（她把双手压在心口上）只要想象一下就吓死人啦。

拿破仑　（坚定不移地）你会不会来取这些公文呢？

女士　（被想象中的恐怖所慑服）别问我啦。我来也是迫不得已呀。

拿破仑　为什么？

女士　因为我不得不来。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拿破仑　（深信无疑）因为你太需要我的信件，所以就顾不上你的恐惧了。（他突然站起来，故意摆出一副演说的架势）只有一种人人皆有的情绪，那就是恐惧。一个人也许会有成千种品质，但只有一种你既可以在我的部队里最年轻的鼓手身上发现，也可以在我身上发现，那就是恐惧。促使人们拼搏的正就是恐惧。促使人们逃跑的则是冷漠，恐惧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恐

惧！我对恐惧非常了解，了解得比你清楚，比哪一个女人都清楚。我曾经在巴黎看见一大群优秀的瑞士士兵被暴徒们屠杀了，因为我不敢干涉，我袖手旁观，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七个月前，我用炮弹把那些暴徒打了个稀巴烂，替自己雪了耻。那是怎么回事呢？恐惧可曾使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缩回去不干自己真心想干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如果你跟我来，我就让你看看两万名胆小鬼，他们为了一杯白兰地的价钱每天都在出生入死。你是不是认为部队里女人就不如男人勇敢，虽然她们的生命更加值钱？才不呢！我认为你的恐惧或勇敢都算不了什么。如果在洛迪你到我这儿来，你是不会害怕的，一到桥上，你觉得必须——必须千方百计到我这边来，搞到你想要的东西，别的一切感情便都烟消云散了。

现在，假设这一切你都干了！假设你手里拿着那封信安全脱身了，知道时机一来，你的恐惧就收紧了，不是你的心，而是你对自己目标的把握！知道它再不是恐惧，它已经变成了力量，洞察力，警惕性，斩钉截铁的决心！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不是一个胆小鬼，你会怎样回答呢？

女士 （站起来）啊，你是一位英雄，一位真正的英雄。

拿破仑 呸！没有什么真正的英雄。（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把她的热情不当一回事，但决不因为激起了她的热情而感到不快。）

女士 啊，不对，真正的英雄是有的。你所说的我的勇敢和你的勇敢大不一样。你想打胜洛迪这一仗为的是你自己，为的不是别人，对吧？

拿破仑 那当然。（突然回过神来）得啦，不对（他道貌岸然地打起精神，用宗教仪式主持者的口吻说），我只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仆人，步着古代英雄的后尘罢了。我打胜仗为的是全人类，为的是我的祖国，可不是我自己。

女士 （失望）啊，那你只不过是一个匹妇英雄而已。（她又坐下，一腔的热情付之东流。）

拿破仑 （大为惊骇）匹妇！

女士 （无精打采地）对，就像我这个样子。（心情忧郁）你认为我要那些公文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才敢深入枪林弹雨去把它们搞到手？不，如果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就没有勇气在你住的旅店里见你了。我的勇气仅仅是奴性，对我自己的目的来说，这种勇气对我毫无用处。只有通过爱，通过怜悯，通过拯救和保护别人的本能，我才能干那些使我丧魂落魄的事情。

拿破仑 （鄙夷地）呸！（他轻蔑地把身子转过去）

女士 啊哈！现在你明白我并不是真的勇敢了吧。（又显得暴躁而无精打采）要是你为了别人打胜仗，你有什么权利小瞧我呢？为你的祖国！出于爱国主义！这就是我所说的匹妇，这太像法国人了！

拿破仑 （狂怒地）我不是法国人。

女士 （天真地）我想你说你是为了你的祖国才打胜洛迪这一仗的，保——将军；我应当按意大利音念还是按法兰西音念？

拿破仑 你在利用我的耐心，夫人。我生下来就是一个法国臣民，可是没有生在法国。

女士 （装出对他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我想你生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臣民。

拿破仑 （大喜过望）嗯？嗯？你认为不是。

女士 我敢肯定。

拿破仑 好吧，好吧，就算不是吧。（他自己也听出了他附和声中的那种自得。他突然停住，脸红了。随后，他又镇定下来，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模仿古代英雄人物，唱起高调，进行道德说教。）可是我们决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小宝贝儿。千万不要忘

记我们总应该为别人着想，应该为别人工作，为他们自身的利益领导、统治他们。自我牺牲是一切真正的高风亮节的基础。

女士 （叹了一口气，态度又缓和下来）啊，显而易见，你可从来没有尝试过吧，将军！

拿破仑 （愤慨地，把布鲁图①与西庇阿②的情况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夫人？

女士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人们总是夸大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的价值？穷人认为他们只需要财富就十分幸福美满了。人人都崇拜真诚、纯洁、无私，就是为着同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些。哦，他们要是明白就好了！

拿破仑 （愤怒地反唇相讥）他们要是明白就好了！请问你明白吗？

女士 明白。不幸的是我天性善良。（抬眼向他望了片刻）我可以肯定，将军，这是一桩不幸。我的确真诚，无私，还有别的种种品质；但这只不过是胆怯；缺乏个性；不能真正地、坚强地、积极地保持自我。

拿破仑 哈？（闪现出兴趣盎然的神色，很快地转向她。）

女士 （热切地，热情高涨）你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只不过是你相信自己而已。你打仗、征服只能为自己，不能为别人。你不畏惧自己的命运。你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有意志，有勇气，我们都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突然跪倒在他面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开始崇拜你。（她吻他的双手。）

拿破仑 （十分尴尬）啧！啧！请你起来，夫人。

女士 别拒绝我的一番敬意，这是你的权利。你将成为法兰西皇

---

① 布鲁图（约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政治家，为恢复共和政体曾刺杀独裁者恺撒。后来被屋大维和安东尼击败，自杀身亡。——译者

② 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年），古罗马统帅。——译者

帝——

拿破仑 （急促地）当心。这可是谋反！

女士 （坚持）不错，法兰西皇帝；然后是欧洲皇帝；兴许还是全世界的皇帝呐。我只不过是头一个向你宣誓效忠的臣民罢了。（再吻他的手）我的皇帝！

拿破仑 （被打动，扶起她）请起，请起！别，别，这纯属胡闹。喂，平静一点，平静一点。（爱抚她）好了！好了！我的宝贝儿。

女士 （竭力忍住幸福的泪水）哎，我知道说这话等于圣人面前卖斯文，这些事你比我不知明白多少倍。不过，你该没有生我的气吧？

拿破仑 生气！哪儿的话，一点也不，一点儿也不。嘿，你倒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懂事，非常有趣的女人。（他拍拍她的脸蛋儿）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女士 （喜不自胜）你的朋友！你愿意让我做你的朋友！哦！（她粲然一笑，把双手伸给他）你瞧，我表示表示对你的信任。

她出言不慎，刚好重复了少尉说过的话，结果露了她的马脚。拿破仑吃了一惊，他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怒吼一声。

拿破仑 什么！！！

女士 怎么啦？

拿破仑 表示表示对我的信任！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反过来表示表示对你的信任，好让你带着公文从我这儿溜走，嗯？啊，大丽拉，大丽拉①，你一直在向我耍花招，而我却一直像我的那个蠢驴一样的少尉似的，是个十足的笨蛋。（威胁地）喂，公文在哪儿呀？快点，现在我可不能让人耍弄了。

---

① 《圣经》中出卖自己丈夫的非利士女人。——译者

女士 （绕过沙发飞也似地跑开）将军——

拿破仑 快点，我告诉你。（他一个箭步跨到房间中央，正当她要往葡萄园跑时，把她截住。）

女士 （走投无路，面对着他，大动肝火）你竟敢用那种口气对我讲话。

拿破仑 竟敢！

女士 就是，竟敢。你算什么东西，胆敢用那种粗暴的方式对我讲话。哦，那个卑鄙、粗俗的科西嘉冒险家的原形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你身上暴露出来了。

拿破仑 （怒不可遏）你这个母夜叉！（凶恶地）再说一遍，就这一遍，你愿意自己把那些文件交给我呢，还是我用武力从你身上夺过来呢？

女士 就用武力从我身上夺过去！

他虎视眈眈地瞪视着她，她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摆出一副殉道者的架势。这种姿势与神态立即唤起了他爱做戏的本能，他忘了自己的愤怒，一心要让她瞧瞧要论做戏，她可算是碰到了对手。他一时不露声色，使她摸不着头脑；然后突然露出喜色；他带着一种恼人的冷静把双手往后一背；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几次；随后吸了一撮鼻烟，再把手指认认真真地擦干净，然后收起手帕，在此期间，她那副英勇的架势变得越来越滑稽、可笑。

拿破仑 （终于）怎么样？

女士 （张皇失措，但双臂仍然紧紧地合抱着）怎么样，你要干什么？

拿破仑 让你换个姿势。

女士 你这个畜生！（放弃了那个姿势，她走到沙发的一端，将背转

向它，再靠上去，双手背在身后面对着他。）

拿破仑 啊，这样就好多了。现在听我说。我喜欢你。更重要的是，我看重你的敬意。

女士 你看重的是你没有得到的东西。

拿破仑 我立刻就会得到的。现在注意听我说。假如我听任自己被你的女色、你的英雄主义等等所产生的敬意搞得狼狈不堪；假如我这条血性汉子同你带在身上而我一心想要的文件之间没有别的，只有感情色彩；假如我已经稳操胜券，却又裹足不前，最后反而两手空空，偷偷溜走；或者更有甚者，我装成一个宽宏大度的英雄，使你免受我本来就不敢动用的暴力之苦，从而把自己的懦弱掩盖起来，你难道不会从你妇人的灵魂深处鄙视我吗？有哪一个女人会这么傻呢？嘿，波拿巴能够奋起应付局面，必要的时候会像一个女人一样行事的。你明白吗？

女士一言不发，挺立着，从怀中取出一包文件。有一刹那，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这些文件扔到他脸上去。然而她良好的教养不允许她采取任何粗俗的消气办法。她很有礼貌地把文件交给他，只是把头转了过去。在他接过文件的一瞬间，她急忙走到房子的另一头，坐下来，双手把脸蒙住。

拿破仑 （贪婪地看着文件）啊哈！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在打开以前望着她说）请原谅。（他看见她双手捂着脸）很生我的气，嗯？（他解开那封印已经扯开了的小包，把它放在桌子上，仔细看里面的东西。）

女士 （平静地，放下双手，可以看出她没有哭，只是在想事儿。）没有。你是对的。不过我替你难过。

拿破仑 （正在从小包中取最上面的那份文件，一听这话便停了下

来)替我难过!为什么?

女士 我看你要丢人现眼了。

拿破仑 哼!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吗?(他拿起那份文件)

女士 还要丢掉你的幸福。

拿破仑 幸福!幸福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东西。要是我在乎幸福,我还会成为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

女士 没有了。

拿破仑 那好。

女士 只是你要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出洋相了。

拿破仑 (很快地)什么?(展开文件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女士莫测高深地望着他,平静地沉默着。他把文件扔下,劈头盖脸地责骂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嗯?你又在耍花招?你认为我不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我告诉你。首先,是关于博利厄撤退的情报。现在他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他确实是个蠢货!——要么把自己关在曼图亚,要么拿下佩斯基耶拉,从而侵犯威尼斯的中立。你就是那个老蠢货的一个间谍,他已经发现自己被出卖了,便派你不顾一切危险来截取情报。好像这样做就能使他逃过我的打击似的,这个老笨蛋!别的文件都是从巴黎写给我的私人信件。这你是一无所知的。

女士 (干脆利落,有板有眼)将军,咱们来个平分秋色。你留下你的间谍们送给你的有关奥地利军队的情报;把巴黎来的信件交给我好了。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拿破仑 (她提这项建议时的冷静态度使他倒抽一口凉气)好一个平分——(他上气不接下气)看起来你把我的信件看作你的私人财产了,夫人,我反而成了抢劫你的东西的盗贼。

女士 (急切地)不,我以名誉担保,我决不要你的信,连你写的或者写给你的一个字也不要。那小包里有一封失窃的信,是一

个女人写给一个男人的，那个男人却不是她的丈夫，那封信有失体面，伤风败俗——

拿破仑 一封情书？

女士 （又苦又甜地）除了一封情书，还有什么能激起如此深的仇恨呢？

拿破仑 它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想让我左右那丈夫，嗯？

女士 不，不，它对你毫无用处。我敢发誓你把它交给我你决不会吃亏。把信送给你只不过是出于险恶的用心，只不过想伤害那个写信的女人罢了。

拿破仑 那为什么不把它交给她丈夫，而要交给我呢？

女士 （大惊失色）哦！（跌坐进椅子里）我——我不知道。（她精神完全崩溃了）

拿破仑 啊哈！我本来就这么想，这只是把文件要回去的一个小小的传奇嘛。天哪，我真是把你服了。我真希望我也能这么撒个谎。这样倒可以省去我许多麻烦。

女士 （绞扭着双手） 啊，我真希望我确实向你撒了个谎。要是那样，你倒是可以相信我了。真理就是一件谁都不肯相信的东西。

拿破仑 （猥琐，狎昵，把她当作一个随军女商贩对待）绝！绝！（他双手撑在身后的桌子上，顺势坐了上去，双手叉腰，两腿叉开）喂，就喜爱故事而言，我是个真正的科西嘉人。不过要是我用了心，我比你讲得还要好。下一次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封危及妻子的情书没有送到她丈夫的手中，只消简单明了地回答：丈夫不肯看就是了。你这个傻瓜，你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在有意闭目塞听就可以避免一切麻烦的情况下反而想叫舆论驱使，想让谣言蛊惑，去闹个天翻地覆，拼个你死我活，把自己的家庭拆散，把自己的前程毁掉？

女士 （深恶痛绝）假如那一包东西里有一封涉及你太太的信，那又如何呢？

拿破仑 （被触怒，从桌子上跳下来）你真不像话，夫人。

女士 （低声下气地）请你原谅，恺撒的夫人是无可置疑的。

拿破仑 （煞有介事）这次你不够检点，我原谅你好了。今后可不要把真人编进你的传奇故事里去了。

女士 （彬彬有礼，但对这番话未予理睬，因为她认为那根本不成体统。）将军，那里面确实有一封女人的信。（指着包）把它给我。

拿破仑 （蛮横干脆）为什么？

女士 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曾经是同学。她写信求我不要让那封信落入你的手中。

拿破仑 为什么把它送给我了呢？

女士 因为它连累了巴拉斯督政官。

拿破仑 （皱眉，显然吃了一惊）巴拉斯！（傲慢地）当心，夫人。巴拉斯督政官是我的莫逆之交。

女士 （平静地点了点头）不错。还是你夫人牵的线呢。

拿破仑 又来了！我不是禁止你谈论我夫人吗？（她好奇地打量着他，并不理会他的责备。他越来越恼怒，不由得放下了他那不可一世的架子，因为他自己也摆得不耐烦了，于是压低声音疑神疑鬼地说）你如此同情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女士 啊，将军！这我怎么能对你说呢？

拿破仑 （心情恶劣，又开始气极败坏地走来走去）唉，唉，互相包庇。你们女人都是一丘之貉。

女士 （愤慨地）我们如果是一丘之貉，那你们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认为如果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还应当假装继续爱我的丈夫，或者应当害怕告诉他，害怕告诉全世界？可是这个

女人生来就不是这种性情。她靠欺骗来驾驭男人；而男人们好的就是这一套，心甘情愿地受她摆布。（她鄙夷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拿破仑 （并不注意听她的）巴拉斯？巴拉斯？（气势汹汹地，脸色阴沉）当心，当心，你听见了吗？你也许做得太过分了。

女士 （天真地把脸转向他）怎么啦？

拿破仑 你在暗示什么？这个女人是谁？

女士 （她坐着抬眼看着他，泰然自若地面对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一个虚荣、愚蠢、放肆的家伙，有一个对她了如指掌的神通广大而野心勃勃的丈夫，他尽管知道老婆向他隐瞒了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一个愚蠢的女人会谎称的一切，尽管知道她不能忠于任何原则，也不能忠于任何人物，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按捺不住他那男人的本能，要利用她的面子让巴拉斯提拔他。

拿破仑 （用一种偷偷的、冷冷的狂怒的低语）这是你的报复，你这母老虎，因为你迫不得已把信件交给了我。

女士 胡说！要不，你就是说你就是那种男人了？

拿破仑 （大为恼怒，双手背在身后，十指交叉紧握着，手指抽搐，嘴里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离开她向壁炉走去）这个女人会把我逼疯的。（对她）滚开！

女士 （纹丝不动地坐着）除非把那封信给我。

拿破仑 滚开，我告诉你。（从壁炉旁走到葡萄园，然后又回到桌子旁。）没有什么信给你。我不喜欢你。你是个可恶的女人，像撒旦一样丑恶。我不想叫奇怪的女人们来祸害。走开。（他转过身，背对着她。她暗自觉得好笑，便一手支颐朝他大笑。他又转过身来，气愤地学着她笑）哈！哈！哈！你笑什么？

女士 笑你呢，将军。我常常看见你们这些男人莫名其妙地发脾

气，举动就像个小孩子；不过，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真正的大人物这个样子做过。

拿破仑 （蛮横地，劈头盖脸唾骂起来）啐！拍马屁！拍马屁！粗鄙、无耻的马屁！

女士 （满面通红，跳起来）啊，你太不像话了。把你的信留着吧。读一读里面你自己丢人现眼的故事吧；但愿它们会使你受益匪浅。再见。（她愤慨地朝内门走去）

拿破仑 我自己——！站住。回来。回来。我命令你给我回来！（她傲然不顾他那粗暴的命令语气，继续朝门走去。他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拖回来）喂，你是什么意思？说清楚。说清楚，我告诉你，要不——（威胁她。她毫不畏缩，睨而视之）哼！你这顽固不化的恶魔，你呀！（甩开她的胳膊）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个有礼貌的问题？

女士 （被他的粗暴深深地激怒了）你问我干什么？你自己最清楚。

拿破仑 此话怎么讲？

女士 （指着桌子上的信）你瞧那儿。你只消读一读就知道了。

拿破仑把小包抓起来；犹豫不决；满腹狐疑地望着她；又把它扔下。

拿破仑 看来你已经忘记关心老朋友的名誉了。

女士 我认为她现在并没有什么风险。她并不十分理解自己的丈夫。

拿破仑 那么，我就该念一念信了？（他眼睛依然瞟着她，同时把手伸出来，看样子又要把包拿起来。）

女士 我看你现在怎么能不念。（他顿时把手缩回来）哦，别怕。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的。

拿破仑 譬如说？

女士 譬如说，同巴拉斯的决斗啦，家庭的闹剧啦，破裂的家庭啦，众所周知的丑闻啦，断送了的前程啦，真是应有尽有。

拿破仑 哼！（他瞅了瞅她；把包拿起来瞅了瞅，噘着嘴把它放在两只手上掂了掂；又把她瞅了瞅；把包拿到左手里，又藏到身后，他转过身往葡萄园边上走，一边举起右手抓后脑勺，走到葡萄园边上伫立了片刻，望着葡萄树，陷入了沉思。女士一声不响地瞅着他，有几分轻蔑。他突然一转身走了回来，劲头十足，决心很大）我接受你的要求，夫人。你的勇气和决心理应获得成功。你为这些信冲锋陷阵了一场，现在拿走吧；从今往后你要记住：你发现那卑鄙粗俗的科西嘉冒险家战后对待被征服者的慷慨大度，可以同他战前面对敌人的英勇果断相媲美。（他把包递给她）

女士 （没有接，死死地盯着他）我不明白你这是在干什么？（他怒气冲冲地把包摔到地上）啊哈！我想我已经改变了那种姿态。（她向他行了个嘲弄性的屈膝礼）

拿破仑 （又把包抓起来）你把这些信件拿上给我走好不好？（走上前去把信硬塞给她）

女士 （绕过桌子躲开）不，我不要你的信。

拿破仑 十分钟以前，别的什么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呀。

女士 （小心翼翼地继续让桌子把他们二人隔开）十分钟以前你还没有把我侮辱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拿破仑 我——（按捺住一腔怒火）我赔礼道歉。

女士（冷冷地）谢谢。（他强装出彬彬有礼的样子，把包从桌子上向她递过去。她后退一步使包够不到她，说道）可是你不想知道奥地利人是在曼图亚呢还是在佩斯基耶拉吗？

拿破仑 我已经告诉过你，没有间谍的帮助，我照样能够征服敌

人，夫人。

女士 那信呢？难道你不想读它吗？

拿破仑 你说过它不是写给我的。我没有阅读别人信件的习惯。（他又把包递过去）

女士 既然这样，你拿着它也无妨。原来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你读信罢了。（欢快地）午安，将军。（她冷冷地转身朝着内门。）

拿破仑 （愤怒地把包扔在沙发上）老天赐给我耐心吧！（他毅然朝门走过去，伫立在门口）你感到没有感到个人的危险？还是你是一种愿意叫人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女人？

女士 谢谢你，将军，我毫不怀疑那种感觉是一种肉体享受；不过我宁可不要。我只是想回家，如此而已。偷了你的公文，我就够坏的了；可是已经物归原主了；你也已经原谅了我，因为（维妙维肖地再现他那种演说式的抑扬顿挫）你战后对待被征服者的慷慨大度可以同你战前面对敌人的英勇果断相媲美。你不对我说声再见吗？（她亲切地伸出手去）

拿破仑 （摆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架势，断然拒绝这种友好的表示，接着推开门厉声喊道）朱塞佩！（声音更大）朱塞佩！（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来到屋子中央。女士向葡萄园走了几步好避开他。）

朱塞佩 （出现在门口）阁下？

拿破仑 那个蠢货在哪儿？

朱塞佩 遵照您的指示，他饱餐了一顿，阁下，这会儿正赏脸跟小人赌博消磨时间呢。

拿破仑 打发他来。把他带来。跟他一起来。（朱塞佩沉着敏捷地匆匆走开。拿破仑粗率无礼地转向女士说道）我只好劳你的驾再呆一会儿了，夫人。（他走向沙发）

她顺着屋子的另一边从葡萄园走到餐具柜前，站在哪儿，倚着柜子注视着他。他从沙发上拿起包，小心谨慎地把它装进贴胸的口袋里，同时望着她，表情中带有这样一种暗示：她很快就能知道他这种做法的用意，而且是不会喜欢它的。然后再什么也没有说，一直等到少尉进来，后面跟着朱塞佩。朱塞佩谦恭地侍立在桌子旁。少尉没有戴帽子，没有带剑，也没有戴手套，吃饱喝足之后显得精神抖擞，在女士站的屋子的那一侧站住，泰然自若地等拿破仑开口。

拿破仑 少尉。

少尉 （令人鼓舞地）将军！

拿破仑 我无法说服这位女士给我提供很多情报，可是毫无疑问，就像她向你承认的那样，骗走你的战马的那个人就是她的弟弟了。

少尉 （洋洋得意地）我向你报告过了，将军！我向你报告过了！

拿破仑 你必须把那个人找到。这事关系到你的荣誉；这次战役的成败，法兰西的命运，欧洲的命运，也许还有人类的命运，都维系在那些公文所提供的信息上。

少尉 是的，我想它们确实事关重大。（仿佛以前他几乎没有这么想过似的。）

拿破仑 （精神百倍）它们至关重要，所以你如果找不回来，我就会当着你们团的面撤你的职。

少尉 唷！我可以肯定，我们团是不喜欢这样做的。

拿破仑 我本人为你感到难过。如果可能的话，我倒不愿意把这事儿张扬出去。可是，我会被传去述职，说明为什么没有按公文办事。不管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得向全世界证明我压根儿就没有收到它们。真对不起，你看，我也是无可奈何

呀。

少尉 （高兴地）噢，不要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将军，你确实太好了。别管我会遇到什么麻烦，我会想办法应付过去的。有公文还是没有公文，我们都会替你把奥地利人打败。不过，我希望你不要硬叫我去追那家伙，那等于大海捞针，白费力气。因为到哪儿去找他，我心中无数呀。

朱塞佩 （恭敬地）少尉，您忘了，他牵走了您的马呢。

少尉 （一惊）这我倒忘了。（坚决地）我去追他，将军，只要那匹马还在意大利，我就要找到它。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公文的，别怕。朱塞佩，把你的癞皮老驿马给我备一匹，我去戴帽子，拿剑和别的东西。开路。走呀。（催促他）

朱塞佩 这就走，少尉。这就走。（他消失在落日映红的葡萄园里）

少尉 （一边向内门走，一边东张西望）顺便问一句，将军，我把剑交给你了还是没有？噢，我现在记起来了。（烦躁地）全是因为那要逮捕人的瞎话，一个人永远不会知道到哪里去找——（他自言自语着走出了房间）

女士 （依然在餐具柜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将军？

拿破仑 他是找不到你弟弟的。

女士 那还用说。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拿破仑 那公文就石沉大海了。

女士 胡说！它们就在你的衣服里。

拿破仑 这样信口开河，我看你很难找到证据。（女士大吃一惊。他斩钉截铁地强调说）那些文件都丢失了。

女士 （焦急地，走到桌角旁）会不会断送那倒霉的小伙子的前程？

拿破仑 他的前程！如果把那个家伙枪毙，他连那颗子弹都不值。

（他轻蔑地转过身，走到壁炉旁，背对着她站着。）

女士 （若有所思地）你好狠毒呀。对你来说，男男女女只不过是一些可利用的工具，就是用坏了也无所谓。

拿破仑 （转向她）我们俩当中是哪一个毁了这个家伙的？我，还是你？是谁从他手里把公文骗走的？当时你想过他的前程了没有？

女士 （良心不安） 噢，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真坏；不过我也是无可奈何，难道不是吗？我还能用什么办法搞到那些文件呢？（哀求）将军，你会保全他的脸面的。

拿破仑 （酸溜溜地放声大笑）你这么聪明，还是你自己去保全他吧。毁掉他的正是你。（恶狠狠地）我讨厌一个不成器的士兵。

他毅然走出去穿过葡萄园。她跟随了几步，正摆出一副乞求的姿势，却被少尉回来给搅了。少尉戴着手套、帽子，佩着剑，正准备上路。他正向外门走过去，却被她截住了。

女士 少尉。

少尉 （趾高气扬地）你千万不可耽误我，你要知道。任务，夫人，任务在身啊。

女士 （央求地）啊，先生，你打算怎么处置我那可怜的兄弟？

少尉 你十分喜欢他吗？

女士 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想活了。你一定得饶了他。（少尉忧郁地摇了摇头）是啊，是啊，你一定，你必须，他不该死。听我说。要是我告诉你在哪儿可以找到他——要是我保证把他交到你手里当你的俘虏，你再把他转交给波拿巴将军——你愿不愿意以一个军官和绅士的名誉答应我决不跟他搏斗，决不虐待他？

少尉　不过要是他向我发起攻击呢。他拿着我的手枪呢。

女士　他是个大大的胆小鬼。

少尉　不一定吧。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女士　要是他向你发起攻击，或者采取任何方式抗拒你，你就不必履行你的许诺。

少尉　我的许诺！我并没有许诺的意思。喂，你跟他是一丘之貉；你已经通过我的良心利用了我。那我的马怎么办呢？

女士　约定也包括把你的马和枪还给你。

少尉　一言为定？

女士　一言为定。（她伸出手来）

少尉　（把她的手捧住并且握紧）好，我对他会像一只羊羔那样温柔。他的姐姐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他企图吻她）

女士　（抽身溜走）噢，少尉！难道你忘了，你的前程危在旦夕——还有欧洲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少尉　啊，人类的命运关我屁事！（向她逼近）只是亲个嘴嘛。

女士　（绕过桌子退避）那不行，等你恢复了军官的名誉再说。别忘了，你还没有把我弟弟抓住呢。

少尉　（诱惑地）你会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对吧？

女士　我只要给他发个信号，过不了一刻钟他就会到这儿来的。

少尉　看来他离这儿不远了。

女士　不远，挺近的。在这儿等着他，他一接到我的口信，就会马上来到这儿向你自首。你明白吗？

少尉　（搜索枯肠）唉，问题有点儿复杂；不过我敢说一切会好的。

女士　趁你在这儿等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到最好跟将军讲一下条件吗？

少尉　啊，当心，这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了。什么条件呀？

女士　让他答应：要是你抓住了我弟弟，他就要承认你已经恢复

了军人的名誉。按照这个条件，你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的。

少尉 这个主意倒不错。谢谢你，我试试看。

女士 一定得试一试。当心，关键是别让他看出来你有多么聪明。

少尉 我明白。他会妒忌的。

女士 别的什么都不要说，只说你下定了决心要把我弟弟抓住，不成功，便成仁。他不会相信你的话的。然后，你就把我弟弟交出来——

少尉 （他了解情况后把她的话打断）这一下他反而成了笑柄！我说呀，你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喊）朱塞佩！

女士 嘘！千万不要对朱塞佩提起我。（她把手指按到嘴唇上。他也依样学样。他们相互对视，以示告诫。随后，她嫣然一笑，做出送他一个飞吻的姿态，旋即跑出了内门。他像触了电似的，突然咯咯地笑个不止。）

朱塞佩从外门回来。

朱塞佩 马备好啦，少尉。

少尉 我还不走。去把将军找着，告诉他我有话要跟他说。

朱塞佩 （摇了摇头）那绝对不行，少尉。

少尉 为什么不行？

朱塞佩 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将军可以召见少尉；少尉可不能召见将军。

少尉 噢，你认为他不喜欢那样做。好吧，兴许你说得对。既然我们是一个共和国，人们对这一类事还得吹毛求疵。

拿破仑再次露面，从葡萄园走上前来，正在扣上衣前胸的钮

扣，面色苍白，忧心如焚。

朱塞佩 （不知道拿破仑来了）说得对，少尉，说得对。现在在法国，你们都很像客店老板，对每个人都得讲礼貌。

拿破仑 （把手搭在朱塞佩的肩上）那就把礼貌的价值全都毁了，嗯？

少尉 我想见你呐。呃，呃，将军，假如我把那家伙给你抓住了！

拿破仑 （严肃中带有嘲讽）你是抓不住他的，我的朋友。

少尉 啊哈！你这么认为；不过眼见为实。等着瞧吧。只是，我如果真的抓住了他，把他交给你，你同意将功补过吗？你会不会放弃当着我们团撤我的职的打算？我并不在乎这个，你知道；不过，哪个团都不喜欢让其他的团嘲笑自己。

拿破仑 （一线诙谐的冷光无力地掠过他的阴郁）朱塞佩，我们该拿这个军官怎么办？他说的话全是错的。

朱塞佩 （迅速地）让他当将军，阁下；那样一来，他说的话就会全是对的了。

少尉 （欢叫）哈——哈！（欣喜若狂地扑到沙发上去玩味这句俏皮话。）

拿破仑 （大声笑着拧朱塞佩的耳朵）你埋没在这个小客店里了，朱塞佩。（他坐下来把朱塞佩拉到他面前，就像一位老师对待一名小学生那样）我带你走，把你栽培成人好不好？

朱塞佩 （迅速不断地摇着头）不不不不不不。我这一辈子人们总想把我栽培成人。小的时候，我们好心的牧师教我读书写字，想把我栽培成人。后来，梅莱尼亚诺的风琴手教我识乐谱，想把我栽培成人。要是我再高几英寸的话，召兵的中士已经把我栽培成人了。但这都意味着让我去干活；而我却是个懒骨头，不肯干活，谢天谢地！于是我自学烹饪，成了一名客店

老板；现在我雇仆人干活，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干，只是说说笑笑，这正对我的脾胃。

拿破仑 （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你这就满足了？

朱塞佩 （愉快而自信）非常满足，阁下。

拿破仑 在你的心中没有狼吞虎咽的魔鬼，你不必用战斗和胜利去满足他的胃口，不必日日夜夜用战斗和胜利去填饱他的肚皮；他使你心力交瘁，吃亏上当，累死累活干上几个星期才能换来十来分钟的享受。他既是你的奴隶，又是你的暴君，既是你的保护神，又是你的催命鬼，他一只手给你拿着王冠，另一只手给你苦工的船桨，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你当各国的君王，条件却是你先成为它们的奴仆！你心里没有那样的东西？

朱塞佩 绝对没有！噢，我敢肯定，阁下，我的狼吞虎咽的魔鬼比你说的不知要凶恶多少倍。他既不给我王冠，也不给我王国，他一毛不拔，却想得到一切：香肠呀！炒蛋呀！葡萄呀！奶酪呀！麦片粥呀！酒呀！一日三餐，阁下，少一点都不行。

少尉 好啦，别说了，朱塞佩。你又把我的肚子搞饿了。

朱塞佩抱歉地耸了一下肩，停止了谈话。

拿破仑 （转向少尉，彬彬有礼，语带讥诮）我希望我没有把你搞得野心勃勃。

少尉 一点儿也没有，我飞不了那么高。再说，我还算一个挺不错的人，眼下部队正需要我这样的人。事实上，革命在老百姓那里万事如意；在军队里却行不通。将军，你知道当兵的是怎么回事，他们愿意让世家子弟当他们的长官。一个中尉必须是一名绅士，因为他跟士兵接触太多。可是一位将军，甚至一位上校，流氓地痞都可以当，只要他对自己的工作理解透彻就行。

少尉就是一名绅士，其余的都属偶然。嘿，你认为谁打赢了洛迪战役？我来告诉你吧，是我的马。

拿破仑 （站起来）你的愚蠢使你太出格了，先生，可要当心呐。

少尉 一点儿也不出格。你还记得河对面那次猛烈的炮轰吗？奥地利人向你们连续射击，阻止你们过河，你们也向他们不停地轰击，要阻止他们烧毁桥梁？你注意到当时我在哪里吗？

拿破仑 对不起。当时我无暇旁骛。

朱塞佩 （敬佩之至）他们说你跳下战马，亲手开炮呢，将军。

少尉 那就错了，一名军官决不应当把自己降低到普通一兵的水平上。（拿破仑危险地望着他，开始像老虎那样走来走去。）如果不是我们骑兵弟兄找到浅滩蹚水过河，替你向老博利厄的侧翼发起进攻，你也许还在一个劲地向奥地利人轰击呢。你也知道，你看到我们到了对岸，你才敢下令向桥上冲锋。所以我说，谁找到了那块浅滩，谁就算打胜了洛迪战役。那么，是谁把它找到的呢？我是第一个过河的人，所以我知道。是我的马找到的。（从沙发上站起来，充满自信）那匹马才是奥地利人的真正的征服者。

拿破仑 （暴躁地）你这个白痴，你丢失了那些公文，我要枪毙你。我要把你从大炮口上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对你起作用。（向他狂吠）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这时，一名法国军官走了进来，无人察觉，他手里拿着入鞘的马刀。

少尉 （泰然自若）将军，假如我抓不住他的话。记住这个假如。

拿破仑 假如！！蠢驴，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人。

军官 （突然走到他们俩中间，讲起话来，一听就是那位奇怪的女士，声音决不会错）少尉，我来自首。（她把马刀递给他）

拿破仑把她凝视了片刻，呆若木鸡；然后抓住她的手腕，一把把她拉到身边，恶狠狠地紧盯着她，要确实搞清楚她究竟是谁；因为此时夜色已开始迅速降临，葡萄园上空红色的霞光已被星斗的清光所代替。

拿破仑 呸！（他厌恶地喊了一声，甩开了她的手，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们，手插在胸口，眉头紧锁，脚趾扭动。）

少尉 （洋洋得意地，接过马刀）根本就没有那样一个人！嗯，将军？（对女士）喂，我的马在哪儿？

女士 在博尔盖托，安然无恙，等着你呐，少尉。

拿破仑 （转向他们）公文在哪里？

女士 你永远也猜不出来。它们在世界上最不可能的地方。你们谁在这儿见到我姐姐了吗？

少尉 见到了。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她和你像绝了；当然，她长得更为漂亮。

女士 （神秘地）是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她是一个女巫？

朱塞佩 （惊恐万状，在胸口直画十字）噢，不，不，不。这样的玩笑可开不得。阁下，我屋里不会有这样的事。

少尉 对，别胡闹。你要知道，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我自然不相信那样的胡话；不过，可不能拿这样的事开玩笑。

女士 这是正经话。我姐姐用魔法把将军迷住了。（朱塞佩和少尉从拿破仑身旁缩回去。）将军，解开你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公文在衣服贴胸的口袋里。（她飞快地把手伸到他的胸口上）瞧，就在这儿，我都能摸得出来。嗯？（她半哄骗、半嘲弄地举目凝视着他的脸）将军，你允许吗？（她抓住一枚扣子，仿佛要解开他的外衣似的，只是停住等他许可。）

拿破仑 （不可思议地）如果你敢的话。

女士 那就谢谢你了。（她把他的外衣解开，把公文拿出来）这不

是！（对朱塞佩，同时把公文指给他）瞧！

朱塞佩 （飞也似地朝外门跑去）不，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他们都着了魔。

女士 （转向少尉）喂，少尉，你是不害怕它们的。

少尉 （后退）走开。（抓住剑柄）我告诉你，走开。

女士 （对拿破仑）它们是你的，将军。拿走吧。

朱塞佩 别碰，阁下。千万别碰它们。

少尉 当心，将军，当心。

朱塞佩 把它们烧了。把那女巫也烧了。

女士 （对拿破仑）要不要我把它们烧了？

拿破仑 （若有所思地）好，把它们烧了。朱塞佩，去拿一盏灯来。

朱塞佩 （哆哆嗦嗦，结结巴巴）你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黑灯瞎火的？屋里还有女巫？

拿破仑 啐！你是个胆小鬼。（对少尉）劳驾你给我走一趟，少尉。

少尉 （抗辩）噢，听我说，将军！呃，你知道，洛迪战役之后谁也不能说我是个胆小鬼。可是说过那么可怕的事情后，叫我一个人不掌灯到黑咕隆咚的地方去，这未免太过分了点儿。你自己去拿怎么样？

拿破仑 （恼怒地）你拒绝服从我的命令？

少尉 （坚决地）我就是拒绝。这没有道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要是朱塞佩去，我就跟他一起去，好保护他。

拿破仑 （对朱塞佩）怎么样！这下你该满意了吧？你们俩一起去。

朱塞佩 （恭顺地，嘴唇直哆嗦）遵——遵命，阁下。（他十分勉强地向内门走去）老天爷保佑我！（对少尉）少尉，您先请。

少尉 还是你先走的好，我不认识路呀。

朱塞佩 你不会走错的。再说（乞求地，一只手抓住他的袖子）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店老板，你是大户人家出身呀。

少尉　那倒是。嘿，你也用不着这么害怕。抓住我的胳膊。（朱塞佩照办）这就对啦。（他们臂挽臂地出去了）

星光灿烂的夜晚。女士把那包文件往桌上一扔，就随随便便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享受着不穿裙子的那种轻松自在。

女士　怎么样，将军，我把你打败了吧。

拿破仑　（来回踱步）你真不像话，行为粗鄙，没有一点儿女人的样子。那样的穿着成何体统？

女士　好像跟你的差不离。

拿破仑　啐！我都替你感到脸红。

女士　（天真地）不错，当兵的总是容易脸红。（他咆哮着转过身去。她调皮地盯着他，同时用手摁着那包公文）你不想先看看内容再烧吗？将军？你准是好奇得要命。瞅一眼吧。（她把包扔在桌子上，把脸转过去）我不看。

拿破仑　我一点儿也不好奇，夫人。不过，既然你心急火燎地要看一看，我随你看好了。

女士　噢，我已经看过了。

拿破仑　（一惊）什么！

女士　当我骑着那可怜的少尉的马离开以后，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看那些信件。所以你看，我知道里面的内容；你却不知道。

拿破仑　对不起，十分钟以前我出去时，在葡萄园里看过它们了。

女士　啊！（跳起来）啊，将军，我到底还是没有把你打败。我实在佩服你。（他哈哈大笑，拍她的面颊）这一回呀，我没有一点做假的意思，我心悦诚服地向你致敬。（吻他的手）

拿破仑　（赶快把手缩回）嘿！别这样。再不要耍巫术了。

女士　我想对你说件事；只不过你可能会误解它。

拿破仑　那又何必封住你的嘴呢？

女士 嗯，是这么回事。我崇拜一个不怕卑鄙和自私的人。

拿破仑 （愤慨地）我不卑鄙也不自私。

女士 啊，你不要自我欣赏了。再说，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指卑鄙和自私的品质。

拿破仑 谢谢你。我还以为你也许指的就是那个意思呢。

女士 呃，当然我就是那个意思。不过我指的是你身上的某种强烈的单纯气质。

拿破仑 那还不错。

女士 你不想看信；可是你又很想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所以你走进葡萄园，在无人看你的情况下把信读了，然后又回来，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据我所知，这是一个人所干的最卑鄙的事情；可是它恰恰达到了你的目的；所以你一点也不害怕干那种勾当，干了也一点不感到难为情。

拿破仑 （突如其来地）你从哪儿捡来这么多庸俗的顾忌？你从哪儿捡来了这样的（带着鄙薄的强调语气）良心？我把你看成一位夫人，一位贵妇。请问，你的祖父是不是一个店铺掌柜？

女士 不是，他是个英国人。

拿破仑 这就清楚了。英国人就是一个店铺掌柜的民族。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打败了我。

女士 噢，我没有打败你。我也不是英国人。

拿破仑 不，你就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听我说，我要给你讲讲英国人的情况。

女士 （急切地）请讲。（期待着一种精神享受，神态轻松，她在沙发上坐下，安下心来听他讲话。由于对自己的听众极有把握，他立刻鼓起勇气准备表演。他在开讲前先考虑一下，以造成悬念，使她注意力集中。他的风格最初模仿高乃依《西拿》里的塔尔玛；但不知怎么的，它却湮没在黑暗中，而塔尔玛立即

让位给拿破仑，那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强度穿过幽暗。）

拿破仑 世界上有三种人：低级人，中级人，高级人。低级人和高级人在一件事情上非常相似：他们都无所顾忌，不讲道德。低级人够不上道德标准，高级人超越了道德标准。这两种人我都不怕；因为低级人没有知识，所以就无所顾忌，这样一来，他们把我当成偶像崇拜；而高级人没有目的，所以也无所顾忌，这样一来，他们屈从于我的意志。注意，我要把欧洲所有的群氓、所有的宫廷都整治一遍，就像耕犁翻地一般。危险的却是中级人：他们既有知识，又有目标。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顾虑重重，道德和体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女士 所以你要打败英国人；因为所有的店铺掌柜都是中级人。

拿破仑 不，因为英国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没有一个英国人低级到无所顾忌的地步，也没有一个英国人高级到能摆脱他们的专制统治的程度。可是，每一个英国人天生就具有一种超凡的能力，使他成为世界的主宰。当他想要一件东西时，他从来不给自己说他想要这件东西。他耐着性子等啊等，等到后来，人不知鬼不觉，他的心里产生了这样一种火热的信念：征服他想要的那件东西的占有者就是他的道德和宗教义务。到这时候，他就变得锐不可当。就像贵族一样，他碰到使自己高兴的事情就干，看见自己垂涎的东西就抢，就像店铺掌柜一样，他孜孜不倦、坚定不移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精神和决心来自强烈的宗教信念和深厚的道德责任感。他从来不会找不到一副有效的道貌岸然的神态。作为为自由、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伟大斗士，他征服吞并了半个世界，还美其名曰“殖民”。当他想为曼彻斯特的伪劣商品开辟一个市场时，他就会派遣一个传教士给当地人传授“和平福音”。要是当地人把那传教士杀了，他就急忙拿起武器保卫基督教，为它而战斗，为

它而征服；抢来了市场，还说是天赐。为了保卫他那岛国的海岸，他在船上还安置一名牧师；在上桅杆上挂起一面十字旗；他的船走遍天涯海角，凡是与他争夺海上霸权的，统统击沉、焚烧、摧毁。他还自吹自擂，说什么一个奴隶一旦踏上英国的土地，就立即获得了自由；可是他却把穷人刚满6岁的孩子卖到工厂去，在皮鞭的威胁下一天做16个小时的苦工。他发动了两次革命，随后又打出法制和秩序的旗号向我们仅有的一次革命兴师问罪。你会发现，事情不管是多么好，还是多么坏，没有英国人不干的；可是你决不会发现英国人是错误的。他一切都根据原则办事。他攻打你，根据的是爱国主义原则；他掠夺你，根据的是贸易原则；他奴役你，根据的是帝国原则；他欺侮你，根据的是男子汉原则；他拥戴国王，根据的是效忠原则，砍国王的脑袋又根据的是共和原则。他口口声声讲"职责"；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如果一个国家使它自己的职责同它的利益背道而驰，它就会灭亡。他——

女士 什——什——什——什——什——什么！停一会儿。如果是这样，我倒想知道你怎么认为我是英国人的。

拿破仑 （收起他的演说腔）那是明摆着的事。你想要本来就属于我的信件。你用一个早晨偷它们，不错，就是偷，干的是拦路抢劫的勾当。你又花了一个下午借它们来诬陷我，反而认为我想偷你的信件，还说什么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卑鄙和自私、由于你的善良、忠诚和自我牺牲造成的。这就是英国人。

女士 胡说！我肯定我根本不是英国人。英国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民族。

拿破仑 不错，有时候愚蠢到自己被打败了还不知道的地步。不过，我承认你的头脑不是英国人的。你知道，虽然你的祖父是英国人，你的祖母是——什么人呢？是法国人吧？

女士 啊，不。是爱尔兰人。

拿破仑 （很快地）爱尔兰人！（若有所思地）对了，我倒是把爱尔兰人忘了。一支英国军队由一位爱尔兰将军统率，真是无独有偶，一支法国军队由一位意大利将军指挥。（停了停，又半谐半恼地接着说）无论如何，你把我打败了；旗开得胜的最终还会得胜。（他沉思着走进月光如水的葡萄园，翘首仰望。）

她偷偷地跟他出去。她冒昧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她为美丽的夜色所陶醉，又为夜色的朦胧而鼓舞。

女士 （轻柔地）你在看什么？

拿破仑 （向上指）我的命星。

女士 你相信那个？

拿破仑 是的。

他们共同仰望了片刻，她半倚在他的肩上。

女士 你知道不知道，英国人说男人的命星若没有女人的吊袜带是不完善的？

拿破仑 （大为反感，突然把她甩开，转身回到房里）呸！那些伪君子！如果法国人说那样的话，他们怎么会真心恐怖举手投降呢！（他走向内门，把门拉开，大喊）喂！朱塞佩！你的灯在哪儿呀，伙计？（他走到桌子和餐具柜之间，把另一把椅子搬到桌旁，放在他的椅子旁边）我们还得把那封信烧掉。（他拿起小包）

朱塞佩回来，面如死灰，仍在哆嗦，一只手端着枝形烛台，上面插着两支点燃的蜡烛，另一只手拿着烛剪盘。

朱塞佩 （可怜巴巴地，一边把灯放在桌子上）阁下，您刚才抬起头在看什么呀？就在外面！（他的手从肩膀头儿上指着葡萄园，却

不敢回头去看。）

拿破仑 （打开小包）那与你有什么关系？

朱塞佩 因为女巫走了，无影无踪了；却没有人看见她出去。

女士 （从葡萄园来到他身后）我们望着她骑着你的扫帚飞到月亮上去了，朱塞佩。你再也见不着她了。

朱塞佩 天哪！（他在胸口画着十字急匆匆地出去）

拿破仑 （把信扔到桌子上堆成一堆）喂！（他坐在他刚才放到桌子旁的那把椅子上）

女士 什么；不过你知道那封信你在口袋里装着呢。（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把它扔到信堆上。她把那封信捡起来，望着他说）讲的是恺撒的夫人。

拿破仑 恺撒的夫人无可置疑。烧了它！

女士 （拿起烛剪，把信夹住放到烛焰上）我不知道恺撒的夫人看见我们一起坐在这儿，是不是还无可置疑！

拿破仑 （重复她的话，双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双颊，望着那封信）我不知道！

奇怪的女士把燃烧着的信放在烛剪盘中，然后坐到拿破仑身旁，摆出同样的姿势，双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双颊，望着信在燃烧。它燃尽以后，他们同时把眼睛转过来，对视着。幕悄悄落下，遮住了他们。

（蒲 隆 译）

约翰·M.辛厄

1871—1909

约翰·米林顿·辛厄1871年4月16日生于都柏林附近。他在都柏林的特里尼蒂学院受过教育，去德国学过音乐，后来和一些青年作家一起寓居巴黎，靠写文学评论谋生。

辛厄在巴黎和他的爱尔兰同胞威廉·伯特勒·耶茨的相遇，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耶茨对这位年轻人很感兴趣，相信如果他放弃对巴黎文学时尚的模仿而表现真正的爱尔兰人个性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很好的作家。1893年，耶茨劝说辛厄离开巴黎去阿伦群岛体验爱尔兰普通农民的生活。辛厄照他的劝告做了，他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听到的是岛上人的土语和他们的传说。

耶茨是这样描述这位青年作家的："他是一位孤独而内向的人，从不要求别人的怜悯，也从不抱怨或寻求同情……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在思想之中，对新的书和报纸一无所知，除了名家作品以外什么也不看。"

辛厄描写岛上人民生活的作品，后来收在一本题为《阿伦群岛》(1907年)的集子里。他短短一生中的其余时间，则用在创作反映爱尔兰农民生活的剧本上，而正是这些剧本使他闻名遐迩。他最早的两个剧本《狭谷的阴影》(1903年)和《蹈海骑手》(1904年)由爱尔兰民族戏剧协会上演。这个戏剧协会于1904年创立了著名的艾比剧院。辛厄、耶茨和格雷戈里夫人担任该剧院的导演。当辛厄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在该剧院上演时，观众按照自己

对剧本的理解，认为是对爱尔兰的毁谤，于是在剧院里酿成一场骚乱。然而正是这个剧本后来使艾比剧院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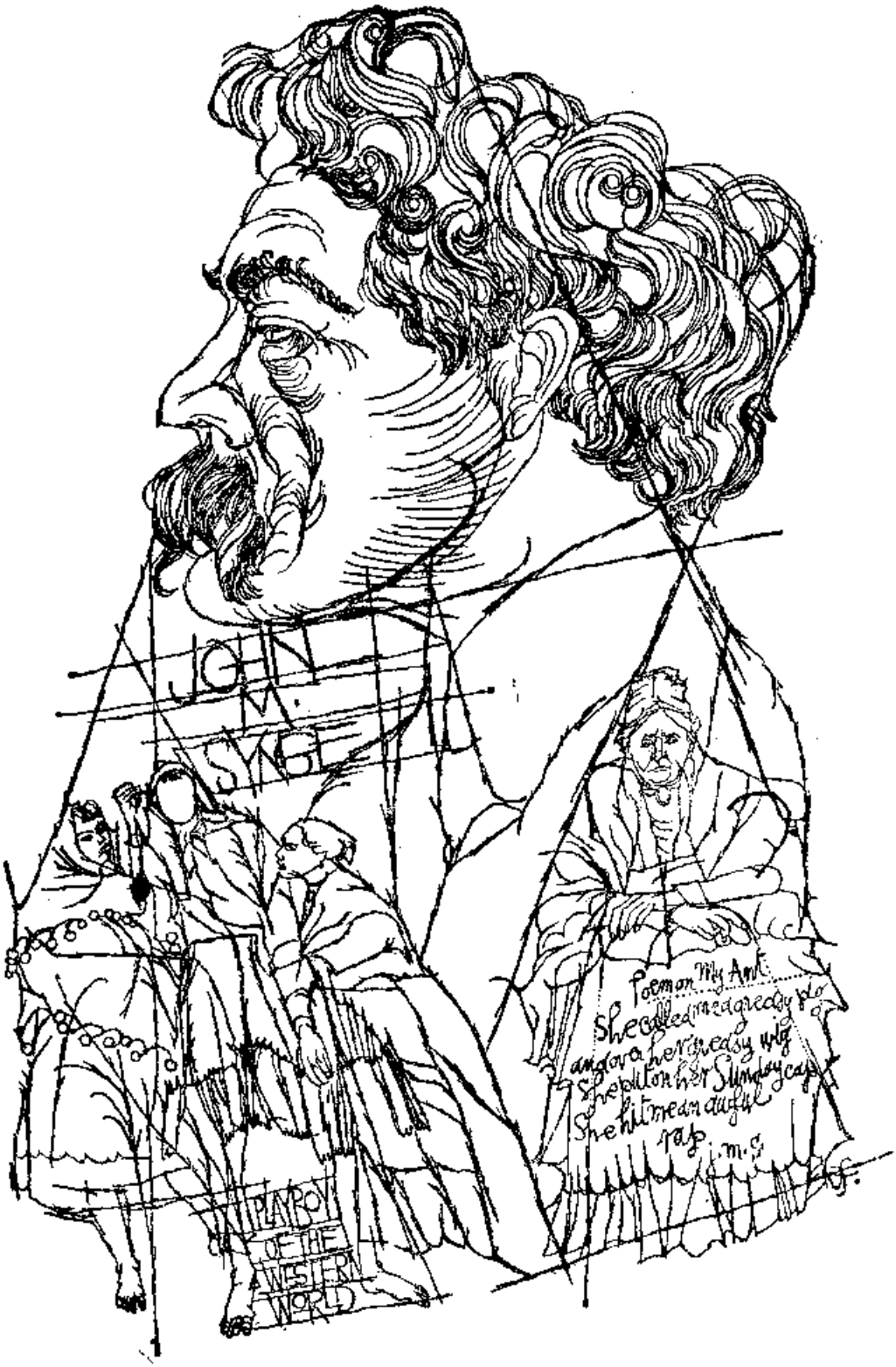
辛厄还写了不少诗歌，收在《诗作与译作》(1909年)中。1909年3月24日，辛厄死于都柏林时，留下了一部快要完成的剧本《迪尔德丽的忧患》。

耶茨认为，同莎士比亚以及其他伟大剧作家一样，辛厄对语言有着特殊的爱好，对独具个性的生活兴趣盎然。换句话说，辛厄的剧作既是诗歌，又是现实的。这两种特征正是为耶茨和爱尔兰文学剧院所鼓吹并倡导的爱尔兰戏剧文艺复兴的特征，这些特征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然而其他爱尔兰作家，包括耶茨本人，在这两种特征中往往只具备一条，而辛厄却两者兼备且将它们融为一体。

辛厄是一位刻苦勤奋的观察者并善于倾听周围的一切。无论是爱尔兰农民说话时语调的抑扬变化，或是他们行为、思想的习惯，都逃不过他的注意。他不去判断他们的是非曲直，也不去为他们的事业而斗争。他只是满怀同情和尊敬去理解他们，接纳他们。

然而，这位爱尔兰剧作家并不仅仅是一位记实作家。他也是一位诗人，用诗人的耳朵去聆听语言的音乐，用诗人的灵感去捕捉象征的意义。虽然他推崇易卜生的现实主义，但却批评他"用缺乏欢乐、毫无生气的语言"进行写作。辛厄笔下那些优美的爱尔兰对话富有节奏，即使我们读完了他的作品，这节奏仍会在我们心里久久地回荡。耶茨是这样评价辛厄的语言的："它使他笔下的人物从

插图作者注："……辛厄侧面像的左下方是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一个场景。右面是辛厄9岁时写给他姑母简的一首诗的摹本。"


JOHN
M.
SYNGE
Poem on My Aunt
She called me a greedy pig
and a hungry wig
She pulled her Sunday cap
She hit me a awful
rap
J.M.S.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纸上跃然而出，使他们即使在发怒或诅咒的时候，都带有一种淳朴天真的气质。”

《蹈海骑手》是辛厄最好的一部作品。他的这出篇幅短小而完美的独幕剧，是一首颂词，歌颂那忍受最大艰难困苦的人的力量。当茅里亚为她六个心爱的儿子的死而悲悼的时候，这也是对一切终究要走向死亡的美和力的悲悼。

剧中的老妪，当她最后一个儿子骑着那匹象征死亡的灰马向大海走去，当她的“号咷与哀哭”也已停息之后，她用充满睿智的话对那些不理解自己为何如此不幸的年轻人说：“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得到什么？谁也不会永远不死的。我们应该满足了。”

（汪义群　译）

蹈海骑手

剧中人物

茅利亚　老妪
巴特莱　她的儿子
凯瑟林　她的长女
娜拉　她的幼女
男女人等

场景　爱尔兰西部海岛

小茅屋的厨房，内有渔网、油布、纺车等，墙上搁着几块新木板。凯瑟林，一个约莫20岁的姑娘，捏完面粉，做成糕饼，放在炉边烘箱里；然后洗手，在纺车边坐下，开始纺线。娜拉，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在门口探头探脑。

娜拉　（轻声）她在哪儿？

凯瑟林　躺下了，上帝保佑她，也许睡了，要是她睡得着的话。

娜拉蹑手蹑脚地进来，从披巾下掏出一个小包裹。

凯瑟林　（很快地旋转纺车）这是什么？

娜拉　那年轻的神父捎来的。里面有一件破衬衫，还有一只没花纹的袜子；他说，是在邓加尔海边淹死的一个人身上拿下来的。

凯瑟林蓦地住手，向户外侧耳倾听。

娜拉 咱们先要弄清楚，这些到底是不是迈格尔的东西；有时候，妈妈会到海边去张望的。

凯瑟林 怎么会是迈格尔的呢，娜拉？他怎会朝北跑得那么远呢？

娜拉 年轻的神父说，他知道这种事发生过的。他还说："如果这些是迈格尔的东西，你就告诉她老人家：托上帝的福，她儿子已经安葬了；如果不是迈格尔的，那谁也不要提起，千万别提，要不，老妈妈可能误会而痛哭，伤心得要命哩。"

娜拉虚掩的门被一阵狂风吹开了。

凯瑟林 （向门外焦虑地张望）今天，巴特莱要骑着马儿去嘉尔卫① 赶集，神父会不会拦住他，你问过没有？

娜拉 他说："我不会拦住他的，不过，你别害怕。她老人家日日夜夜祷告，深更半夜都不停，万能的上帝不会让她孤苦伶仃，一个儿子都不剩的。"

凯瑟林 白岩那边风浪大吗，娜拉？

娜拉 不怎么大，上帝保佑咱们。可是，西边的浪头相当凶，要是潮水变得逆风，可糟糕了。（她夹着包裹，走到桌旁）这就解开好吗？

凯瑟林 兴许她会一下子醒来，在咱们重新包好之前进来的。（走到桌旁）咱们要费好长时间，而且多半会哭呢。

娜拉 （走到里面房门口，谛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就要来了。

凯瑟林 把扶梯拿来，我到炭楼上去，把这包儿藏在里面，她便什

---

① 嘉尔卫：爱尔兰西部群岛的贸易中心，在此海滨地区内较大的市镇上，各种牲畜集市定期举行。

么也瞧不见了；也许潮头转的时候，她会到海边去，看他的尸体会不会从东面漂来呢。

姐妹俩把扶梯靠在烟囱壁上，凯瑟林攀上几步，把小包裹藏在炭楼里。这当口，茅利亚从内室出来。

茅利亚 （抬头望凯瑟林，抱怨地说）你今天从早到晚炭还用得不够吗？

凯瑟林 炉子里烘着饼嘛，一会儿就好了。（扔下几块炭）要是潮头转了，巴特莱就会上康尼马拉去，要带干粮的。

娜拉拣起炭，堆在烘炉四周。

茅利亚 今天起了西南风，他不会去的。今天他走不了，因为那年轻的神父一定会拦住他的。

娜拉 神父不会拦住他，妈妈，我听好些人说他准会去的——伊孟·西蒙、斯蒂芬·菲迪和柯勒姆·肖恩都这么说呢。

茅利亚 眼下他在哪里？

娜拉 他到海边去打听了，看这个礼拜还有船出海不；我想，他待会儿就回家的，因为潮头在青岬那里转向了，渔船都抢着风，打东面回来呢。

凯瑟林 我听见有人在走过大石边。

娜拉 （向外探索）他来啦，急匆匆的。

巴特莱 （进屋，环顾四周；面带愁容悄悄地问）凯瑟林，我在康尼马拉买的新绳子在哪儿？

凯瑟林 （下扶梯）给他，娜拉，在白木板旁的钉子上。今儿早晨我挂上去的，那只黑蹄猪在咬呐。

娜拉 （把绳子递给他）是这根吗，巴特莱？

茅利亚 你最好别用那绳子，巴特莱，让它挂在木板旁。（巴特莱

只管接过绳子）我跟你说，家里要用的，假如明天早晨或后天早晨，这个礼拜随便哪个早晨，迈格尔的尸体捞上来的话，托老天爷的福，咱们要给他掘一个很深的坟哩。

巴特莱 （着手搓弄绳子）我要骑那匹牝马去，而且马上走，可没有现成的缰绳。我不能错过这条船，两个礼拜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只有它开了，这回的集市可旺呢，是卖马的好机会，下边的人都这么说，我听见的。

茅利亚 要是迈格尔的尸体捞上来了，却没人给他做棺材，那下边的人要说闲话的，很厉害的话呐；况且，我为那些白木板出了大价钱，你在康尼马拉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转身谛视木板）

巴特莱 怎么捞得上来呢，咱们不是每天都在找，接连九天都找不到吗?！这一阵子，老是刮挺大的西南风嘛。

茅利亚 即便捞不到迈格尔的尸体，海风可猛呢，月亮边还有一颗星，① 今晚一定刮得更猛；我只剩你一个儿子了，即便你有一百匹、一千匹马，值好多钱，可抵得上你这个人吗？

巴特莱 （继续做缰绳，一面对凯瑟林说）你每天要到外面去看看，别让那些羊跳到麦地里，要是买牲口的贩子来了，出的价钱不小的话，就把黑蹄猪卖给他。

茅利亚 像她这样的姑娘，卖起猪来怎会拿到好价钱呢？

巴特莱 （只管嘱咐凯瑟林）如果在大清早，只剩一丁点儿月光的时候，西风停住的话，你和娜拉就去摘海藻，多摘些，再积一堆，可以多烧些灰。② 打今儿起，咱们家的日子更难过了，只剩我一个男的，还得出门去干活哩。

---

① 旧时水手和渔民们认为，月亮边有一二颗星是狂风暴雨的征兆。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柯尔律奇（S.T.Coleridge）在其代表作《古水手行》（The Ancient Mariner）中有相应的描述；辛厄可能受到启迪。

② 艾兰岛的渔民们惯于采集海藻，堆成圆锥形，烧灰作肥料，因为海藻灰中含有碘。

茅利亚 你要跟以前那几个一样淹死了，咱们的日子当然难过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妞儿，我这老婆子又快入土了，日子怎么过哟?!

巴特莱放下缰绳，脱掉旧外套，换上一件较新的，也是法兰绒料子。

巴特莱 （问娜拉）船快到码头了吗?

娜拉 （向外眺望）正开过青岬，下篷了。

巴特莱 （拿起钱包与烟草袋）我要在半个钟点里赶上船，两三天就回家，要是风太大，兴许得四天。

茅利亚 （转身向着炉火，披上头巾）你这个人呀，心肠太硬、太冷了吧?老人的话，一句都听不进，我叫你别出海，为你好嘛。

凯瑟林 小伙子就得出海呗，老人家唠叨个没完没了，翻来覆去总是老话，谁要听呢?!

巴特莱 （提起缰绳）我得赶紧，这就走。我骑那匹红牝马，让灰仔马跟在后面……上帝保佑你们。

他说完便走。

茅利亚 （看他到了门口，哭着嚷道）他去了，老天爷可怜咱们唷，再也见不到他啦。他去了，到天黑的时候，我连一个儿子都不剩了。

凯瑟林 你没看见他在门口回头望吗?为什么不对他说些吉利的话呢?这家里每个人都够苦的了，不是吗?你还要在他背后讲倒霉的话，叫他听了难受，干啥哟?

茅利亚捡起火钳，茫然拨火，没转身。

娜拉 （向她说）你把烘饼的灰拨掉啦。

凯瑟林 （当下叫道）嗐，上帝的儿子① 饶恕吧，娜拉，咱们忘了给他带干粮了。（边说边走到炉旁）

娜拉 真糟糕，他得走到夜里才能上船，还饿着肚子呢，今天打太阳升起后，直到现在一口都没吃呐。

凯瑟林 （从炉中掏出烘饼）可不是，他要饿坏啦。家里只听见老人家从早到晚絮絮叨叨，弄得每个人都昏头了。

茅利亚在矮凳上摇来晃去。

凯瑟林 （切下几块饼，用包袱卷好，递给茅利亚）你到泉水井边去，等他走过，把这包儿给他。这样你就看得见他了，别再讲倒霉的话，要讲一声"上帝帮你顺风顺水"，让他放心吧。

茅利亚 （接过包袱）我赶得上他吗？

凯瑟林 要是你马上走，加紧些，赶得上的。

茅利亚 （颤巍巍地站起身）我走路不方便呀。

凯瑟林 （担心地瞅着她）把拐棍儿给她，娜拉，要不，她会在大石头上摔交的。

娜拉 什么拐棍？

凯瑟林 就是迈格尔从康尼马拉买来的那根。

茅利亚 （接过娜拉给她的拐棍）世界上都是老人死了，把东西留给儿女们，可在咱们这里，却是年轻人先死，把东西撇给老人咧。

她拖拖沓沓地出去。娜拉走到梯子旁。

凯瑟林 嗨，娜拉，兴许她走不了多远便回头了。上帝保佑她吧，她那么伤心、虚弱，你吃不准她会干些什么呢。

娜拉 她绕过那小树丛了吗？

① 指耶稣基督。

凯瑟林 （向外张望）绕过了，去了。快把小包儿扔下来，天晓得她什么时候会突然回来哩。

娜拉 （从炭楼里取出小包裹）那年轻的神父说，他明天要经过这儿，咱们可以跟他谈一下，看这包里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迈格尔的。

凯瑟林 他有没有讲怎样找到的？

娜拉 （下梯子）他讲了："有两个贩私货的人，偷运烈性威士忌，在鸡叫前划船出海，经过北边黑崖的时候，一个人的桨碰着了那尸体。"

凯瑟林 （着手解开包裹）娜拉，拿一把小刀来，扎包儿的绳子被海里的盐水浸透了，变硬了，有个死结，一个礼拜都解不开呐。

娜拉 （把小刀递给她）听说邓加尔离这儿好远哩。

凯瑟林 （割断绳子）可不是，远得很。前几天有个货郎上咱们这儿来，就是卖这把小刀的人；他说，如果你从远处的岩石下出发，要走七天才到邓加尔呢。

娜拉 那从海上漂过去，要多少日子呀？

凯瑟林解开包裹，拿出一条破衬衫布和一只袜子。姐妹俩急切地谛视。

凯瑟林 （悄悄地）老天爷哪！娜拉，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他的，很难说呢，对吗？

娜拉 我去把他挂着的另一件衬衫拿来，比一下，看是不是同样的法兰绒。（她走到室内一个角落，翻看挂在那里的衣服）找不到，凯瑟林，丢到哪儿去了？

凯瑟林 我想，是巴特莱今天早晨穿去了，他自个儿的一件被盐水浸得湿透了。（指着那角落）那儿有一只袖子，是同样的料子。拿来给我，也能比的。

娜拉把袖子递给她，两人对比法兰绒。

凯瑟林 是同样的料子，娜拉；不过，即便这样，这种料子在嘉尔卫的布店里多得很，大匹大匹的，成堆呢；而且，别人也可能有这种衬衫，不止迈格尔一个人，不是吗？

娜拉 （拿着袜子，数针脚，蓦然叫喊）确是迈格尔的，凯瑟林，真是迈格尔的！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啊。要是给妈妈知道了，又想起巴特莱也出海了，她该怎么说哟？

凯瑟林 （把袜子接过来）平织的，没花纹。

娜拉 我给他打了三双袜子，这是第三双的一只，最后打的，起先那只是60针，随后减掉4针，就是这一只。

凯瑟林 （数针脚）恰恰这个数目。（边哭边喊）啊，娜拉，想想他的尸体漂到那么远的北方，没有一个亲人为他伤心痛哭，只有在海上飞来飞去的黑妖婆，怎不叫人辛酸哟？！

娜拉 （倏地悸过一半身子，伸出手臂，按在破布条上）他活着的时候，划船喽，打渔喽，都那么棒，可死了只剩下一小块破布和一只袜子，太可怜啦！不是吗？

凯瑟林 （过一会）好象她在回来了，娜拉？我听见路上有一点什么声音。

娜拉 （向外望去）来了，凯瑟林，朝门口来了。

凯瑟林 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在她进来之前藏好。她给巴特莱祝福后，兴许心里好受些；反正他在海上的时候，咱们就说什么消息也没听见。

娜拉 （帮姐姐卷好包裹）把它藏在旮旯里。

姐妹俩把包裹塞在烟囱角上一个小洞内。凯瑟林回到纺车边。

娜拉 她会看出我哭过吗？

凯瑟林 你转个身，背向门口，灯光便照不到你了。

娜拉在烟囱旮旯里坐下，背向房门。茅利亚进屋，步履蹒跚，慢极了；她径直向火炉另一边坐惯的矮凳走去，对两个姑娘不瞅一眼。她手中仍然握着放烘饼的布包。姐妹俩面面相觑，娜拉指着那小包儿。

凯瑟林 （纺了一会车，然后问）你没给他饼子吗？

茅利亚吃吃地呜咽，没掉过身来。

凯瑟林 你看见他骑马过去了吗？

茅利亚仍然啜泣。

凯瑟林 （有些不耐烦）上帝饶恕你吧，你最好告诉咱们看见了什么，说得响些，不要老是为过去的事伤心，哭哭啼啼的，你说呢？我在问你，看到巴特莱了吗？

茅利亚 （嗓音虚弱）打今天起，我的心都碎了。

凯瑟林 （语气同上）你到底看见巴特莱了吗？

茅利亚 我瞧见了最可怕的情景。

凯瑟林 （离开纺车，望户外）上帝饶恕你啊，别这样说了，他正骑着牝马过青岬咧，后面跟着那小灰马。

茅利亚 （猛地一怔，披巾从头上滑下，露出蓬乱的白发。嗓音颤栗）后面跟着小灰马……

凯瑟林 （走到炉边）你觉得什么不舒服吗？

茅利亚 （一字一句，说得很慢）我瞧见了最可怕的情景，打从白赖特·达拉看见死去的男人抢着孩子① 以后，再也没有比这更

① 这是艾兰岛上的传说，有一个老渔夫曾讲给作者听（见辛厄著《艾兰岛札记》，原书第137—138页）。——译者

吓人的了。

凯瑟林、娜拉 （齐声）啊！

姐妹俩在炉边老母面前蹲下。

娜拉 告诉我们，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茅利亚 我走到泉水井那里，站着做祷告，一会儿，巴特莱骑着红牝马来了，背后跟着小灰马。（举起双手，掩上眼睛，仿佛要挡住什么。）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啊，娜拉！

凯瑟林 你还看到了什么？

茅利亚 我看见了迈格尔。

凯瑟林 （轻柔地）你看错了，妈妈。你看到的不是迈格尔，他的尸体已经在遥远的北方找到了，托上帝的福，安葬好了。

茅利亚 （稍带反驳的口气）今天我的确看见了他嘛，骑着马，奔得飞快，先是巴特莱骑着红牝马过来，我想对他说"老天爷帮你顺风顺水"，可喉咙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哽住了。倒是巴特莱对我说了声"上帝保佑你"，便一下子过去了。我还是什么也讲不出，只管哭，一面抬起头望他，却看见了迈格尔，骑在小灰马上——穿一身漂亮的衣服，脚上穿一双新鞋。

凯瑟林 （悲泣）打今儿起，咱们要遭殃了，完蛋了，一定的。

娜拉 那年轻的神父说过，万能的上帝不会让老人家孤苦伶仃，一个儿子都留不住的，记得吗？

茅利亚 （低声而清晰地）他那样的人压根儿不懂得大海多凶啊……这一下，巴特莱活不了啰；你们去唤伊孟来，给我好好地做一口棺材，就用那些白木板；他们都去了，我也活不长了。在这个屋子里，我有过男人，还有公公，还有六个儿子——六个挺神气的男子汉，尽管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每一个都叫我吃够了苦——可如今，一个都不剩了，全死了，有的找到了尸首，有

的连个影子都没了……斯蒂芬和肖恩是被风暴卷走的，后来在金口港的格利戈里湾找到了尸首，两人搁在一块木板上，抬回来，就从那门口……

她歇一会儿；当下两个姑娘一怔，恍惚听见了什么声音，从背后虚掩的门里飘进来。

娜拉 （窃窃私语）听见没有，凯瑟琳？听到了什么响声吗？在东北方……

凯瑟林 （窃窃私语）好像有人在海边哭呢……

茅利亚 （充耳不闻，径自讲下去）还有希默思和他的爸爸、爷爷，都在一个黑夜里丧了命；太阳升起的时候，什么也没找到，连个拐棍也没留下，一点影踪都不见哩。还有珀奇，是翻了小船①淹死的。那天我就坐在这儿，抱着巴特莱，还是个小娃娃呢，躺在我膝盖上；忽然，只见两个妇人、三个妇人、四个妇人走进来，画着十字，一声不吭。于是，我望门外，看见她们后面跟着三个男人，抬着一件什么东西，是用扯成一半的帆篷包起来的，那帆布变红了，像水一般的东西一滴、一滴洒下来——那天没下雨，娜拉——沿路都湿腻腻的，直到门口还在滴呐……

她再歇一会，伸出手，指向门口。门轻轻打开了，几个老妪鱼贯而入，在门槛上稍停，画起十字，尔后跪在舞台前方，举起红裙，顶在头上。②

茅利亚 （恍惚在梦中，喃喃地问凯瑟林）是珀奇吗？还是迈格尔？到底是谁呀？

凯瑟林 迈格尔的尸体已经在遥远的北方找到了，怎会在这里出

① 艾兰岛与爱尔兰西海岸地区常用的一种小船，用柳条与兽皮制成。——译者

② 艾兰岛与邻近地区的一种习俗，表示极丧与哀悼。

现呢？

茅利亚 大海里漂浮着许多年轻人的尸首啊，他们怎么认得清那是迈格尔呢，还是像他的什么人；一个人掉在海里，泡了九天①，风吹雨打的，即便他的亲妈也很难认出是谁哟。

凯瑟林 真的是迈格尔，上帝让他安息吧，有人从遥远的北方给咱们捎来了一块破布，是他的衬衫，扯碎了。

她伸过手去，把迈格尔遗下的衬衫布递给茅利亚，老人迟缓地站起，接过破布。娜拉望着户外。

娜拉 好些人来了，抬着一件什么东西，不断地滴水，把大石边的路滴得湿漉漉的。

凯瑟林 （向进屋的几个妇人低声问）是巴特莱吗？

妇人之一 不错，正是他，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此时，两个较年青的女人进屋，把桌子拉出来；后面跟着几个男子，抬着一块木板，上面躺着巴特莱的尸体，用一张帆篷覆盖。他们把尸体搁在桌上。

凯瑟林 （趁年青的女人们拉桌子时，问道）他怎么淹死的？

妇人之一 那小灰马乱蹦一阵，把他翻到了海里，直到白岩那边掀起大浪，才把尸首卷上来的。

茅利亚凑过去，跪在桌子一端。妇女们嘤嘤啜泣，身子缓缓摇曳。凯瑟林与娜拉跪在桌子另一端。几个男子在门口跪下。

茅利亚 （抬起头，自言自语，旁若无人）他们一个个都去了，大海再也不能打扰我了……当南方刮起狂风，东边巨浪滚滚，西边

---

① 艾兰岛居民的一种古老信念，认为人在海里溺死后，如果一时捞不到尸首，第九天会自动浮上来。

也巨浪滚滚，相互碰撞，涛声震耳的时候，我不必再哭泣、祷告了。如今，我不必在万圣节[1]后的黑夜里，到海边去汲圣水了；当别的妇女为死去的亲人悲泣的时候，我再也不在乎大海怎样捣鬼了。（喝咐娜拉）把圣水给我拿来，娜拉，就在食物柜上，只剩一点了。

娜拉把圣水递给她。

茅利亚 （把迈格尔的破衬衫盖在巴特莱脚上，给他周身洒圣水）巴特莱呀，别以为我没有替你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别以为我没有在黑夜里祈祷；我曾为你不断祷告，直到你听不清我在念叨些什么；可现在，我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了，正是休息的时候了。现在，我要舒舒服服地休息，在万圣节后漫长的黑夜里，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即便吃的是一点湿面团，一条发臭的死鱼也好嘛。（说罢又跪下，画十字，默默祈祷）

凯瑟林 （对一个老汉说）太阳升起的时刻，请你和伊孟做一口棺材吧。咱们有头等的白木板，是老人家亲自买来的；上帝可怜她吧，她还以为能找到迈格尔的尸首哩。我刚烘好一块饼儿，你们边干边吃吧。

老汉 （审视木板）板上有钉子吗？

凯瑟林 没有，柯伦老爹，咱们没想到这个。

一个男子 真怪，老妈妈没想到配些钉子，她见过那么多做好的棺材嘛。

凯瑟林 她老了，伤心得垮了。

茅利亚又十分迟缓地站起来，把迈格尔的破衣衫铺在尸体周

---

① 万圣节：（基督教和异教风俗）每年11月1日，祭祀亡灵。这一节日的爱尔兰语是Samhain〔Souwit〕（英语Hallowide）。诗人耶茨曾以此词命名其主编的年刊（1901—1908），文章大都关于现代爱尔兰戏剧运动；《蹈海骑手》即首先于该刊发表。

围，洒上残余的圣水。

娜拉 （对凯瑟林窃窃私语）这会儿她看上去安静、自在，可是迈格尔淹死的那天，只听见她号啕大哭，从屋里一直哭到泉水井那儿。看来她更喜欢迈格尔吧，谁都想不到吧？

凯瑟林 （缓慢而清晰地）老人嘛，干什么都容易累的；她已经哭了九天九夜，使全家人都很难受，不是吗？

茅利亚 （把空杯子倒过来，搁在桌上，尔后双手合十，按在巴特莱脚上）这一下他们团圆了，万事了结啦。求万能的上帝慈悲啊，保佑巴特莱的灵魂，保佑迈格尔的灵魂，保佑希默思和珀奇、斯蒂芬和肖恩的灵魂吧（垂首）；但愿老天爷也保佑我的灵魂，娜拉，保佑世上还活着的每个人的灵魂吧。

她止住片刻，妇人们的哀泣声稍稍响起，随后渐渐消逝。

茅利亚 （讲下去）托万能的上帝的福，迈格尔在遥远的北方安葬了，巴特莱将安息在上好的棺材里，一定会埋入深深的坟墓，我们还要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长生不老的，我们应该知足了。

她再度跪下，幕徐徐降落。

（孙　梁　译）

尤金·奥尼尔

1888—1953

尤金·格拉德斯通·奥尼尔，1888年10月16日生于纽约城的百老汇饭店。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是一位颇受人喜爱的戏剧演员，因在蒙蒂·克里斯托伯爵剧院演了近20年的戏而有所积蓄。他的母亲埃拉·昆兰·奥尼尔染有毒瘾。他的哥哥则整日沉溺于饮酒之中。奥尼尔一家，正像尤金剧中的人物一样，是一些在苦痛中挣扎而又十分敏感的人。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时被作巡回演出的父母带在身旁，有时又被送进罗马天主教寄宿学校。1906年，他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但一年以后就被校方开除了。在以后的几年，他从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地变换着工作。他做过水手，乘船到过南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地方。

1912年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这年，奥尼尔患了结核病，被送进了康涅狄格疗养院。在那儿，他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他的人生并借机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从斯特林伯格那儿，学习并懂得了戏剧现实主义；从马克思那儿，获得了政治哲学知识；从弗洛伊德那儿，学会了开掘从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无意识的深处所表现出来的戏剧效果。这时，奥尼尔决定成为一个剧作家。

离开疗养院之后，作为一名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乔治·皮尔斯·贝克教授开办的著名的47研究班学习了几个月。1916年，新成立的普罗温斯敦剧团首次公演了奥尼尔的剧本《东航加的夫》。普罗

温斯敦剧团后来迁到纽约的一家剧院里。在那儿，他们演出了奥尼尔更多的剧作。1920年，当他的第一个大型剧本《天边外》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时，他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后来，另外两个剧本——《安娜·克里斯蒂》(1922年)和《奇妙的插曲》(1928年)也获得了普利策奖。1936年，奥尼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

大约在1947年，奥尼尔患了震颤性麻痹病，这种瘫痪病使他不能继续握笔写作。1953年11月27日，他因肺炎死于波士顿。奥尼尔一生中结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

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奥尼尔写下了有关各种题材的许多作品。然而，除了他唯一的一部喜剧《啊，荒野》之外，他所有的剧作全都涉及了同一主题——人类的可怖境遇，即人类为了在在本质上与自己相异的宇宙中争得自己的位置而不得不同看不见的各种力量作斗争。奥尼尔虽然是一位颇有才干的改革家，为剧坛带来了许多新的方法，然而作为剧作家，最重要的是他以其卓越才能对这一宏大的主题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发挥。

和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一样，奥尼尔把人看作是他既不能理解亦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和玩物。对希腊人来说，这些支配力量是众神，而对奥尼尔来讲，它们是来自无意识的强大力量，它们存在于人自身之中。

插图作者注："……幼时的奥尼尔使人联想到他剧中的一些主人公，这些主人公被描绘成'像永远迷了路的孩子通过一个鬼魂经常出没的森林那样'四处游荡，……另两幅画像是剧本《卖冰的人来了》中带有冰钳的死神；和根据海地的克里斯托弗国王的画像绘成的琼斯皇像。"

eugene
oneil
THE ICE
MAN
COMETH
EMPEROR
JONES

《琼斯皇》创作于1920年。剧中主角布鲁特斯·琼斯，是老式火车卧车上的装卸工，因犯有谋杀罪，为躲避惩罚逃到了西印度群岛。起先，他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仅在二年时间内，就设法使自己当上了皇帝，并以无情的铁腕统治着他的臣民。

剧一开始，他的统治就面临着崩溃。琼斯发现自己陷于文明和丛林之间——陷于他自己的最强烈的欲望和他觉得自己有罪之间。他不能摆脱他的迷信和原始恐惧，也不能为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找到适当位置。

幕后连续不断的汤姆—汤姆鼓声，贯穿了全剧的三分之二。这种方法作为奥尼尔戏剧艺术创造力的一个例证，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当琼斯孤立无援，一步一步向死亡走去时，汤姆鼓的响声变得越来越大，节拍也变得越来越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追赶"着琼斯的似乎正是这鼓声，而不是他的那些反叛的臣民。鼓声象征着他的罪行和恐惧。

琼斯在恶梦中跌跌撞撞地穿过丛林，向着鬼魂一颗接一颗地射出了他那宝贵的子弹，在同幻觉搏斗中，耗竭着体力。但鬼魂存在于他自己的头脑中，他不可能摆脱掉它们。当他在荒野中疲于奔命时，他把他那些曾引以为荣的皇帝的服饰和文明的装饰物一件一件地都抛掉了，最后赤裸着上身只身逃窜。

《琼斯皇》是第一部以黑人作为悲剧主角的现代戏剧。但剧中所表现的人类的基本处境并不取决于它的主角是一个黑人。奥尼尔似乎是想向人们指出，所有的人都是皇帝和逃亡者，所有的人都处于文明和丛林之间，所有的人都有罪行和恐惧，不能忍受单独地同它们自己的"鬼魂"在一起的痛苦。当琼斯最终被他的敌人用一颗银子弹射死的时候——用史密瑟斯，一个伦敦佬式的商人的话来说，"死得够至尊至贵的喽"。琼斯皇是被比他更强的力量战

胜的，但他的失败中也有十足的尊严。

（张胜纪 译）

琼 斯 皇

剧 中 人 物

布鲁特斯·琼斯 皇帝。

亨利·史密瑟斯 伦敦佬气派的商人。

当地老妇人

莱姆 土人首长。

士兵们 莱姆的随从。

无形的小恐惧们；杰夫；黑人囚犯们；狱卒；种植园主们；拍卖商；黑奴们；刚果巫医；鳄鱼神。

故事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某一海岛上，该岛仍受白人海军控制，尚无自决权。当地政府的体制目前仍为帝制。

场景 第一场：琼斯皇帝的宫殿里。下午。

第二场：大森林边。傍晚。

第三场：森林中。夜晚。

第四场：森林中。夜晚。

第五场：森林中。夜晚。

第六场：森林中。夜晚。

第七场：森林中。夜晚。

第八场：场景和第二场相同——大森林边。黎明。

第 一 场

皇宫的议事大殿——高而宽敞，洁白的四壁全无装饰，地面由白瓷砖砌成。大殿后墙的左侧有一宽大拱门，外接有白色圆柱的门廊。显然，宫殿座落在高地上，因为门廊之外空无一物，仅见远处的群山和覆盖山顶的稠密的棕榈树林。右墙正中有一稍小的拱门，通向内廷。靠近后墙的中央，面朝外放着一把大座椅。这是殿内仅有的家具，由天然的木墩子做成，漆成眩眼刺目的猩红色。座椅上放着一块鲜亮的桔黄色座垫，座前地上放了一块小的垫子，权当脚凳。毋庸置疑，这是琼斯皇帝的御座。从御座到两扇拱门的地面上，铺着染成鲜红色的地席。

已近日落时分，但门廊外黄色的阳光依然亮得耀眼，空气闷热，使人困乏不支。

幕启时，一个当地黑人妇女小心谨慎地从右拱门潜入殿内。她年事已高，身穿粗劣的印花布衣，光着脚，头上仅露出几绺稀稀落落的白发，用一块大红印花布头巾包着。她肩上扛根棍棒，棒端挑着个花布包袱。她在门边犹豫了一下，回头凝视着，似乎极怕被人看见。然后她一步一挪，毫无声息地朝后墙拱门溜去。正在这时，史密瑟斯出现在门廊下。

史密瑟斯身材很高，弯腰曲背，年约40。他的长脖子顶着个像鸡蛋似的秃脑袋，喉结特大。他的五官小而轮廓鲜明，原本苍白的脸面被热带的烈日晒得蜡黄，而尖尖的鼻子被当地的土酒熏得通红。淡蓝色的小眼睛眼圈发红，滴溜溜地活像雪貂的双眼。他显得既怯懦又危险，神情十分卑贱。他穿一套又破又脏的白卡其布骑装，头戴白色软木遮阳帽，脚打裹

腿，靴挂踢马刺。他手执马鞭，腰间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手枪。他看见那个女人，止步，怀疑地注视着她。他旋即拿定主意，急速却又小心翼翼地走进大殿。那女人不时地回头张望，但没有看见他，等她看见时，为时已晚。史密瑟斯猛地一下蹿上去，牢牢抓住她的肩头。她竭力挣扎，以图脱身，但又不敢发出声响。

史密瑟斯 （更使劲抓住——粗暴地）且慢！别挣扎了，我的小鸟！给我逮住，你就甭想再溜掉啦！

女人 （眼看挣脱不了，吓得几乎发狂，瘫倒在地，抱着他的腿苦苦哀求）别告诉他！别告诉他，先生！

史密瑟斯 （极度诧异）告诉他？（接着轻蔑地）噢，你是说了不起的皇帝陛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干吗要往外溜？不定偷了什么东西吧？（他有意用马鞭敲了敲她的包裹）

女人 （猛烈地摇头）不，我没偷。

史密瑟斯 撒谎！要不你就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准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今天早上一起身我就意识到了。你们黑人全在捣鬼。皇宫里连一个人影子都见不着。下人们都在哪儿？（那女人绷着脸不吭声。史密瑟斯威胁地举起鞭子）怎么，你不说，是不是？我得给你点厉害尝尝。

女人 （哆嗦着）我说，先生。您别打。他们走了——全走了。（她做了个全跑上山去了的手势）

史密瑟斯 逃跑了——上山去了？

女人 是的。先生。陛下——天父，（她立即机械地叩头到地）他吃完饭睡觉了。他们接着就跑了——都跑了。我老了。就留下我一人。现在我也要走了。

史密瑟斯 （不再吃惊，卑劣地显得心满意足）好啊！妙不可言！哼，

到底怎么回事，没有比我再清楚的——那时他们还在往山上跑呢。汤姆—汤姆鼓① 马上就会在山里敲响。（以极强的报复心理）拿我来说，我对这件事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活该！摆什么架子，臭黑鬼！皇帝陛下！天知道！他们把他拉出去枪毙时，我能亲眼看看才好呢。（猛省地）他不是还好端端地在这里吗？

女人 他在睡觉。

史密瑟斯 他一觉醒来，一定会看出势头不对。他狡猾得很，知道自己快完蛋了。（他朝右侧拱门走去，把手指放在嘴里吹着尖锐的口哨。老太婆跳起来就跑，从后拱门急下。史密瑟斯随后追去，边追边掏手枪）站住，要不我就开枪啦！（当即又站住——满不在乎地）要逃就快逃吧，你这条黑母牛！（他站在门洞里，望着她跑去。）

琼斯从右拱门上场。他身材高大，体格魁伟，正当中年，纯属黑人血统。典型的黑人面容，但脸上有某种明显的独特气质——潜在的毅力，使人肃然起敬的果断和自信。双眼机灵，目光敏锐，显得聪慧而又狡黠。他举止精明，神态多疑，让人难以捉摸。他身穿满是黄铜纽扣的浅蓝制服，肩佩沉重的金质肩章，衣领、袖口等处都饰有金质镶边。他穿了条鲜红的裤子，裤侧从上到下嵌着浅色的蓝条。脚穿挂着铜踢马刺的系带漆皮靴，腰束带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把枪柄镶有宝石、枪管很长的手枪。这一身豪华装束虽不十分滑稽可笑，不过总有点不伦不类，但一上他身，却使人觉得尚可凑合。

琼斯 （一个人都看不见——盛怒，睡眼惺忪——叫喊）是谁胆敢

---

① 汤姆—汤姆鼓，印第安人和印度人使用的一种狭长的手鼓。——译者

在我的皇宫里那样吹口哨？是谁竟敢把皇上吵醒？我不把那儿个黑奴揍个皮开肉绽才怪呢！

史密瑟斯 （上前——以半是惧怕半是挑战的神态）是我在对你吹口哨。（见琼斯怒蹙双眉）我有事向你报告。

琼斯 （装出十分和蔼可亲的样子，但仍掩盖不住对白人的轻蔑）哦，是你呀，史密瑟斯先生。（他从容、尊严地坐上御座）有什么事向我报告？

史密瑟斯 （走上前来，以好好看一看他的困窘）难道今天你没注意到事情有点异样啰？

琼斯 （冷淡地）异样？没那事。我不觉得有什么异样不异样的。

史密瑟斯 这么说，你还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狡猾。你的朝臣都上哪儿去了？（讽刺地）满朝文武都上哪儿去啦？

琼斯 （沉着地）进城喝酒吹牛去了——每次我一闭上眼他们就上那里去。（反唇相讥）怎么搞的，难道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你不是几乎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喝得烂醉的吗？

史密瑟斯 （被说到痛处，却装得若无其事——眨眨眼）这也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嘛。我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为了我的事业呀！

琼斯 （轻视地）你的事业？

史密瑟斯 （勃然大怒）天啊！刚踏上这块土地时，你巴不得你进来参加一份。那时节你还没有这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吧！

琼斯 （飞速地伸手掏枪——威胁地）说话客气点，白人！你听着，说话客气点！现在我是这里的头，你没忘吧？（伦敦佬似乎正想以事实来回敬他的最后那句话，但被对方的眼神镇住而软了下来。）

史密瑟斯 （低声怯懦地）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呀，老首领。

琼斯 （恩赐地）我接受你的道歉。（手从枪上挪下）你揭老底也无

济于事。此一时彼一时嘛。那时你让我参加你那骗人的勾当，也根本不是出于什么好意。我为你干了那桩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那件脏事我没少费心思——那时我对你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史密瑟斯 不过，天哪，是我帮助你开始谋生的，这不假吧？——那时谁也不愿意那么干。别人都不敢雇佣你，我不怕——因为据说你在美国越狱逃跑过。

琼斯 不，你不能以此为借口而瞧不起我。你自己也蹲过好几次监狱呢。

史密瑟斯 （激怒地）撒谎！（接着试图以不屑置辩的口吻支吾其事）去他妈的！谁造的谣？

琼斯 有些事情，我用不着人家来告诉我。我能够从人们的眼睛里看出名堂来。（稍停——沉思地）不错，是你给了我一条自主的生路。但从那时起，我没用多长时间就把森林里的那些黑人笨蛋制服了。（自诩地）仅在两年时间内，我就从一个偷乘轮船的人变成了皇帝。太了不起啦！

史密瑟斯 （感兴趣地）我猜想你把大堆大堆的钱藏到某个安全的地方了。

琼斯 （心满意足地）那还用说！我把钱存进了一家外国银行，无论有什么不测的风云，除了我谁也甭想把钱取出来。你以为我是为了当皇帝的荣耀才占着这个位置不放的吧？毫无疑问！当皇帝就免不了要哄哄闹闹，荣荣耀耀，那也只是为了把这儿丛林里的下贱黑奴搞得昏头昏脑罢了。他们就是愿意出钱瞧热闹。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东西，我拿到了钱。（咧嘴一笑）每次我还不都是为了钱！（然后责难地）但是你不应该反对我，史密瑟斯。你帮过我的忙，我也已经几倍地偿还了你。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干骗人的勾当，我装作全不知道，难道我这不是在庇护

你吗？我这么干了——可与此同时我还在制订什么禁止骗人的法律呢！（他格格地笑将起来）

史密瑟斯 （咧嘴笑）可我不怀恶意呀。你不也在东捞一把西捞一把地搜刮民脂民膏吗？就说你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苛捐杂税吧，天哪，你把他们的骨头都榨干了！

琼斯 （格格地笑着）不，他们还有油水呢。否则我还在这儿干吗？

史密瑟斯 （想到琼斯还被蒙在鼓里，微笑着）他们现在已经灯干油尽了，你就会明白的。（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破坏法律，可你呢？你边制法边犯法，早就把一条一条法律都触犯了。

琼斯 我是皇帝不？皇帝无法无天。（裁判似地）听着，史密瑟斯。你干的是小偷的勾当，我干的是大盗的行径。小偷免不了进监狱，大盗则可以当皇帝，死后还可以在名人馆里占一席之地。（缅怀地）我在火车的卧车上干了十年，听到的尽是上等白人的谈话，我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和你讲的这一道理。当我有机会运用这个道理时，我终于在两年内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史密瑟斯 （抑制不住茅塞顿开后感到的由衷赞许）是啊，你这场戏演得可真不错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走运的人。

琼斯 （严肃地）走运？走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史密瑟斯 我猜你也许会说，那次你拿那颗银子弹愚弄那些傻黑人时，并不是什么走运不走运的问题——可就是这件事首先使他们在革命的时候站到了你那一边，难道这不叫走运？

琼斯 （大笑）啊哈，那颗银子弹！那次倒真是走运。不过，运气可是我靠自己的本事赢得的，你听见了吗？我耍了个花招！一点不错！莱姆雇来谋害我的黑人凶手在十英尺外放的枪，但没打中我，而我把他击毙了。你听到当时我说什么了吗？

史密瑟斯 你说，你有一种魔法，铅做的子弹打不死你。你又对黑

人们说，你的魔法太厉害了，只有用银做的子弹才能打死你。哎呀，很明显，你不就是靠你的傻福把他们给糊弄了吗？

琼斯 （自豪地）我不糊涂，而且我的脑子转得快。这根本不是什么傻福。

史密瑟斯 你明明知道他们搞不到银子来做子弹，而且那次没把你打死，就是你走运嘛。

琼斯 （大笑）丛林中的那些傻瓜黑人当场就跪下了，头撞着地面不停地叩头，就好象我是《圣经》中的什么神似的。啊，老天爷，从那以后，我就使他们乖乖地听我的支配了。只要我把鞭子一甩，他们马上就变得唯命是从。

史密瑟斯 （嗤之以鼻）这是美国佬用来吓唬人的伎俩罢了。

琼斯 有的人靠说大话当了大人物，只要他有办法使人家相信他说的大话就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当然，对那些毫无根据的事，我也说大话，但我注意分寸。我知道我有能力把他们哄得团团转——对这一点我很清楚——这就使我说大话时有了足够的资本。在语言不通之前，我学他们的土话，又教他们一部分人英语，我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难道这样做没有奏效吗？史密瑟斯，虽然你也知道，如果你能说土话，和他们做买卖时准能发财，可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却连一句土话都没学会。你总是得过且过太没有能力了。

史密瑟斯 （不好意思地）别管我了。听说你为自己造了颗银子弹，当真有这事？

琼斯 骗人骗到底嘛。我造了颗银子弹，而且我对他们说，到我该死的时候，我就用这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还对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杀死我。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试试。他们听了后就朝我跪倒叩起头来。（大笑）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散步，用

不着害怕会有什么忌妒心重的黑人躲在树背后朝我放冷枪了。

史密瑟斯 （惊异地）那么说，你真的造了颗银子弹——不骗我？

琼斯 不骗你，你看。（他掏出手枪，退出弹夹，取出那颗银子弹）五颗铅子弹，最后那颗小宝贝就是银子弹。它闪闪发光，不好看吗？（他用手指捏着，赞赏地看着它，似乎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史密瑟斯 让我看看。（伸手欲拿）

琼斯 （刺耳地）放老实点，白人！（他把子弹放回枪内，把枪插在腰后。）

史密瑟斯 （粗暴地）妈的，你以为我是个该死的贼吗？

琼斯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还不敢偷我的东西，只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碰这小宝贝，一碰我就没命啦。

史密瑟斯 （嘲弄地）了不起的法宝，嗯？（恶毒地）不过我敢说要不了多久，你的全部法宝就得派用场喽。

琼斯 （深思熟虑地）嗯，再过六个月他们就会讨厌我那套把戏，在这之前我还可以当我的皇帝。可是，一看要出乱子，我就会溜之大吉的。

史密瑟斯 哟，你这不是早就成竹在胸了吗？

琼斯 我又不傻，我知道这种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就得趁热打铁，能捞则捞，能刮则刮。你从前是不是认为我想当一辈子皇帝？不，我才不哩！花钱就是为了寻求刺激，呆在这穷乡僻壤，有钱又有什么用？一旦我发现这些黑人蠢蠢欲动，要想把我撵走，一旦我觉得钱都弄到手了，我就赶紧收场，一走了之。

史密瑟斯 上哪儿去？

琼斯 你少管闲事。

史密瑟斯 我敢发誓，你不会再回美国去了。

琼斯 （疑虑地）为什么不去？（接着安然一乐）你是指有关我在美

国越狱的传闻吧？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史密瑟斯 （不相信地）哼，是胡说八道吗？

琼斯 （尖刻地）你以为我在骗你，是吧？

史密瑟斯 （急急地）不，老天有眼！我刚才只是想起了你在黑人面前撒的谎，说什么你在美国杀了许多白人。

琼斯 （愤怒地）撒谎，你怎么知道的？

史密瑟斯 如果你真杀了白人，那你不早就在监狱里了么？（阴毒地）据我所知，在美国，黑人杀白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用油把黑人烧死，不是吗？

琼斯 （冷酷、残忍地）你以为我会被私刑吓倒吗？哼，史密瑟斯，跟你说了吧，也许我确实在美国杀死过个把白人，也许我真的干过这码事。如果哪个白人自个儿不留点神的话，说不定就在这儿，我不久还要再杀死个把白人。

史密瑟斯 （勉强一笑）我只不过和你开个玩笑就是了。你连玩笑都开不得了吗？不是你自己刚才还在说，你从来没坐过牢嘛。

琼斯 （仍是原先那口吻，但稍有点自吹地）也许为了赌博吵嘴而动刀子，我在美国坐过班房；也许为了哪个黑人死了，我被判了20年徒刑。也许为了筑路什么的，我和看管我们的当监工的狱卒又吵了一架，他用鞭子抽我，我就用铁锹铲得他的脑袋开了花，然后我锉断脚镣，安全逃脱。也许这一切我都干过，也许我什么也没干过。这只是我对你讲的一个故事，谅你也知道我的为人，只要你走漏一点风声，你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史密瑟斯 （惧怕地）你认为我会告发你？不会的！我不一直是你的朋友吗？

琼斯 （突然缓和下来）你是我的朋友——你也最好是。

史密瑟斯 （恢复常态——不无恶意地）为了表明我是你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刚才我想告诉你的那个消息。

琼斯 说吧，快！看你那幸灾乐祸样，准不是什么好事。

史密瑟斯 （告诫地）大概你这皇帝快当不成了——还得带着那颗宝贝银子弹一起走吧？（说完又挖苦地一笑）

琼斯 （困惑地）你说什么？讲明白点！

史密瑟斯 皇宫周围的卫兵和仆人，今天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你没看见吗？

琼斯 （不以为然地）他们正在花园里的树底下睡觉呢。我睡觉时，他们也偷偷地睡一觉，而我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只需摇摇铃，他们便会飞也似地跑来，并且还会骗我，说什么他们一直在干活。

史密瑟斯 （仍然以挖苦的口吻）你不妨摇铃试一试，就会完全领会我话里的意思了。

琼斯 （吃了一惊，警觉起来，但还是不以为然地）行，我这就摇铃。（他把手伸到御座底下，取出一只开饭时用的普通大铃，铃被漆成和御座一样的猩红色。他使劲摇了一阵子，停下来听听，接着先后走到两个拱门边去摇，摇毕朝门外张望。）

史密瑟斯 （隔岸观火，稍停，讥讽地）作鸟兽散喽。

琼斯 （突然怒气冲冲地将铃扔到宫殿的一角）下贱的丛林黑鬼！（这时瞥见史密瑟斯正盯着他，便竭力克制，接着突然迸发出一串低沉的格格笑声）看来这次我过高地估计自己手中的牌啦！人总不能老依靠投机取巧来赢牌嘛。刚才我不是还说我要再当六个月的皇帝吗？不过，现在我打消了这念头。我这就辞职，该收摊子了。

史密瑟斯 （由衷地赞叹）哎唷，你真镇静自若，干什么都不乱套。

琼斯 大惊小怪有什么用？到戏该收场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收场。他们都跑到山上去了，是不是？

史密瑟斯 是，都跑光了。

琼斯 这么说革命已经开始了，那我这个当皇帝的，最好还是脚底抹油——溜吧。（朝后拱门走去）

史密瑟斯 出去找你的马么？哪儿还有什么马呀，他们首先偷的就是马。今天早晨我去找我的马，不知它上哪儿去了，这首先使我产生怀疑，是不是担心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

琼斯 （惊呆片刻，搔搔头，然后迷观地）那也好，那我就步行吧。脚啊！劳你驾了，（他摸出一块金表，看了看）3点30分，离太阳下山还有3个来小时。（放回表——镇定、自信地）不用慌，我有的是时间。

史密瑟斯 别那样胸有成竹地了，他们会成群结队、不顾死活地追赶你。这事全是老莱姆教唆的，他对你恨之入骨。他不把你干掉吃饭都不香，你等着瞧吧！

琼斯 （轻蔑地）那个一文不值的黑傻瓜！你以为我怕他？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他打交道了，可哪一次不是轻而易举地把他制得服服贴贴？如果他再来碍我的事，我还要制伏他——（残忍地）这次我非得送他上鬼门关！

史密瑟斯 你还得穿过那片大树林——而这批黑人能像猎狗那样靠嗅觉来追踪你，黑夜都挡不住他们。即使你对林子里的所有通路都像当地人那样熟悉，你必须紧赶慢赶，12个小时才能穿过那片丛林。

琼斯 （又气又蔑视地）你听着，白人！你以为我是个天生的傻瓜？看在上帝面上，相信我还是个有头脑的人！你以为我鼠目寸光，什么准备也没有吗？我装作打猎，已经到丛林去过好多次了，那儿的哪一条路我不清楚？我闭着眼也能走出那片林子。（极其轻蔑地）这伙愚笨无知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的黑奴，你认为他们能抓住布鲁特斯·琼斯？嘿，我看未必！毫不可能！嗨，我从美国逃来的时候，白人还带着猎狗追我呢，我也不

过把它当作儿戏。要弄这儿的傻黑奴那简直太容易了，我倒反觉得有失自己的身份。你瞧着吧，朋友，我不会使他们满意的，不会的。天快黑时我就穿过平原到达林边了，一旦进了丛林，他们想在黑夜找到我，就难上难啦！明天天一亮，我就到了丛林的那一边，海岸边停泊着法国炮舰。我上了炮舰，它开到马尼提克岛去时就把我带走了。到了那里，就什么也不怕啦，裤袋里还装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呢。这一切简直易如反掌。

史密瑟斯 （恶意地）要是万一出了差错，他们真把你逮住了呢？

琼斯 （坚定地）他们抓不到我——这就是我的回答。

史密瑟斯 不过，只是议论议论——万一抓住了，你打算怎么办？

琼斯 （不快地）我这枪里装着五颗铅子弹，足够用来抵挡一阵子那帮笨蛋——然后我这用剩下的这颗银子弹来做文章，哄得他们不抓我。

史密瑟斯 （嘲弄地）嗬，我竟然忘了那颗银子弹。我的天哪！难道你想用它来把自己体面地崩了不成？

琼斯 （阴郁地）白人，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赌一赌嘛。我琼斯办事从来不虎头蛇尾，要走就该走得热热闹闹。说真的，用银子弹来为我送行，那就不妙啦。（摆脱了紧张情绪——自信地一笑）哈，我在胡扯些什么呀！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我也决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对付这里的这帮土黑人还不至于这样。（吹嘘地）银子弹从来没使我倒霉过。不论是动刀动枪，还是斗智斗勇，也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等着瞧吧！（这时，从远山传来微弱而又有节奏的鼓声，咚咚的声音低沉、震颤。起初鼓点如同正常的脉搏——每分钟72次——然后逐渐加剧，一直响到终场。）

琼斯 （听到鼓声，为之一惊。他听着听着，脸上一度浮现出难言的恐惧神色，接着他又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态）怎么敲起鼓来了？

史密瑟斯 （咧嘴一笑，神情刻薄）为了你呀，这说明那倒霉的仪式已经开始了。这事我从前听说过，因此我懂。

琼斯 仪式？什么仪式？

史密瑟斯 黑人们正在开会，跳战舞，追你之前得鼓鼓勇气呀。

琼斯 让他们鼓吧！他们确实需要点那玩意儿！

史密瑟斯 他们在那里举行异教徒的宗教仪式，没完没了地念咒求魔，以此来和你的银子弹较量。（大声狂笑）老天爷，他们简直愚蠢得要命哪！

琼斯 （不由自主地略呈畏惧、惊颤）哼！这一套连胆小鬼都吓不倒！

史密瑟斯 （觉察到对方的情绪变化——蓄意地）今晚，当树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们就让他们的妖魔、鬼怪来追你。到天亮前，你会一直被吓得毛发悚然。（严肃地）那是个古怪的地方，即使在大白天，那片树林也使人感到讨厌透了。每次我一走进去就感到不寒而栗，不知道会有什么不测，都是因为那令人可恶的寂静。

琼斯 （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可不像你，长了个兔子胆。林木和我是朋友，明月会来给我带路，既然这帮可怜的黑奴敬神信鬼，就让他们去求神请鬼吧。什么鬼呀怪的，全是老太婆见识，你真以为我会傻得相信那一套？去你的，白人，我才不听你瞎说一气呢！（暗自一笑）你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一个有名望的浸礼会教徒。说真的，在没有经历那场小波折前，我还在火车的卧车上当装卸工，那时我就是浸礼会教徒了。让他们去搞野蛮人的那套鬼把戏吧，浸礼会会保护我，而把他们统统打入地狱。（然后更自信、满意地）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法宝呢，你可别忘了那颗银子弹。

史密瑟斯 嗬！自从来到这里，你都没大理会过浸礼会。我亲耳听

说，你已经背叛了浸礼会，可和那些该死的巫医，或者说和那些该死的猪，随你叫他们什么吧，却打得火热。

琼斯 （激动地）我那是演戏！演戏就得这个样嘛！从我粉墨登场那时候起，这就是我那出闹剧的一部分。一旦我发现黑人指黑为白，我就跟着大叫黑就是白，而且叫得比他们哪一个都响亮。替浸礼会传教，我啥油水也捞不到。我追求的是钱，不得不把耶稣暂时置之高阁了。（突然停下，看表——警觉起来）我没时间再跟你胡扯了，我得马上离开这里。（他伸手到御座底下，取出一顶有鲜艳色带的昂贵的巴拿马草帽，洋洋自得地戴在头上）再见啦，白人！（露齿一笑）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在监狱里重逢呢！

史密瑟斯 我不会上那里去的，你决不会在那里见到我。哼，我才不会为了钱而弄得像你那副狼狈相呢，不过我还是祝你吉星高照。

琼斯 （轻蔑地）我从来没见过像你那样的胆小鬼！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就像在纽约一样安全。等他们鼓起勇气来追我时，天都黑了，可我早就跑在头里了，到那时呀，他们就别想再撵上我啦。

史密瑟斯 （恶意地）路上遇到鬼的话，请代我问好。

琼斯 （笑着）如果那个鬼有钱，我就告诉它，要是它不想输钱的话就别来找你。

史密瑟斯 （受宠若惊）哪里话！（接着好奇地）你怎么不带行李？

琼斯 要想走得快，就得轻装行。再说，我在丛林边早埋好了罐头食品。（自夸地）现在你不会再说我鼠目寸光、不动脑子了吧！（大方地把手一挥）我把宫殿里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赠送给你——趁他们还没来，你最好把能弄走的东西都偷偷地弄走。

史密瑟斯 （感恩地）好，太感谢你啦。（见琼斯向后拱门走去——

告诫地）喂，听我说，你不会从正门出去吧？

琼斯 难道你以为我会像个贱黑奴那样从后门溜走？现在我不还是皇帝吗？琼斯皇从哪里进来就该从哪里出去，那群废物不敢来挡驾——至少现在他们还不敢。（他在门口站住，倾听远处不间断的鼓声）你听那召集黑人的鼓声，能传那么远，那个鼓一定大得出奇。（大笑）哈哈，他们没有齐整的铜管乐队来为我送行，这鼓声也总算是那么回事了。（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装作若无其事地踱到门外，折向左去。）

史密瑟斯 （迷惑、钦佩地望着他出走）我真佩服，你看他多么镇静自若啊！（转而愤怒地）呸！黑鬼，摆什么臭架子！我真希望他们把他抓住，给他点颜色看看！

第 二 场

平原和丛林的交界处。前景是一片平坦的沙地，点缀着几块石头和几丛矮小的灌木。灌木枝叶缩紧，被信风吹得倒向一边，紧贴地面。后景是像一堵黑墙似的丛林，林内林外，判若两个世界。只是在眼睛习惯了丛林的阴暗时，最近处那几棵分散的树干才依稀可辨，它们像漆黑、硕大的支柱似地矗立着。阴郁、单调的风声在丛林里减弱了，成了哀婉的萧萧声。但这风声却加深了林中毫无生气的严酷气氛，使背景的死气沉沉、一成不变显得尤为突出。

琼斯 （急步从左面上，快到林边时停下，急速地向四周打量，往黑暗的深处窥视，像是在搜寻某种熟悉的标记。他继而显得很满意，显然这是他早先物色的地点；他疲惫已极，倒地躺下）好啦，总算到了。来得也正是时候。再晚一点儿，这一带就会像

黑桃爱司那样一团漆黑了。(他从裤子后口袋里抽出一条印花手绢，擦擦满是汗水的脸)哎唷！上气不接下气啦！人都快累死了。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穿过平原走那么长的路，当皇帝的人缺乏这种锻炼啊。(格格地笑了起来)别垂头丧气，黑人，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他抬起头来，凝视着丛林，笑声突然止住，以敬畏的语调说)天啊，你瞧这丛林！那个分文不值的史密瑟斯说丛林里漆黑一团，还真被他说准了。(猛地转移视线，低头盯着双脚，借此转换话题——忧虑地)脚啊，你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你万万不能打泡呀。现在你该休息一会儿了。(他脱下靴子，竭力不看丛林，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脚底)你总算没出毛病——只是有点热辣辣的。你凉快凉快吧。别忘了，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他疲惫地坐了起来，听着有节奏的咚咚鼓声。他大声抱怨，以掩饰渐渐增强的不安)丛林中的黑鬼！我真不明白，他们这么个敲法还有个完没有！听上去这鼓声比原先响了一些，难道他们已经来追我了吗？(他急急忙忙爬了起来，望着平原的那一边)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是他们在一百英尺以外，我也看不见他们。(像浑身是水的狗似地抖一抖身子，来摆脱这些令人沮丧的想法)哼，他们离这儿还有好几英里呢，你干吗坐立不安呢？(复又坐下，忙不迭地系鞋带，一边嘟嘟囔囔，为自己打气)你知道什么？肚子里没有东西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该吃点东西了！肚子里除了凉风啥也没有，那你当然东倒西歪站不住了。好啦，等我把这讨厌的鞋带系上，我马上就在这儿开饭。(系好鞋带)哎呀！让我想想！(双膝跪下，两手撑地，眼睛在四处搜寻)白石头，白石头，你在哪里呀！(看到第一块白石头，急忙爬去——满意地)你在这儿！我知道就是这地方。来吧，我的罐头。(他翻开石头，伸手摸索——沮丧地)这里没有！太可怕了！到底是不是这里？

那边还有块石头，恐怕那地方错不了。(爬向第二块石头，翻开石头)这里也没有！罐头啊罐头，你在何处？不在这里，天哪，我不得不在丛林里整整饿一夜吗？(边说边从这块石头爬到那块石头，发疯似地把一块块石头翻开。最后，他兴奋地跳起来)是我搞错了地方？一定搞错了！可我是在大白天顺着平原上那条道走过来的，怎么会搞错地方呢？(似诉似泣地)饿了，我饿了！再不吃点东西就不行啦！我不吃东西，打哪儿来力气？天哪，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我也得把吃的东西找到啊！什么也看不见了，为什么天黑得这么快？(他掏出一根火柴，在裤子擦亮了，往身前身后窥视。与此同时，远处鼓声的节奏明显地加快。困惑不解地自言自语)我记得这里只有一块白石头，这些白石头是怎么上这儿来的？(他突然害怕得喘不过气来，赶紧把火柴扔到地上，用脚踩灭)黑人，你疯了吗？你想点亮火柴把他们引到这里来吗？看在上帝的面上，动动你的脑筋吧。妈呀，我得小心谨慎些才是！(他手搁在枪上，忧虑地注视着身后的平原)但这些白石头是怎么回事呢？我包着油布埋起来的罐头在哪里呢？

当他转过身来时，无形的小恐惧们从树林的漆黑深处爬了出来。它们又黑又无一定的形体，只有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尚能被看清。像爬着的婴儿那样大小的蛴螬——这是对它们形体的唯一描述。它们无声无息地蠕动，煞费苦心地挣扎着要站立起来，但每次都失败了，结果又向前跌倒在地。琼斯转身面对丛林，抬头望着树梢，妄图以树的形态来确定他的位置。

琼斯 从这些树上辨别不出方向来！老天爷，这里的东西，我从前

好像一样都没见过。我必定找错了地方！（带着悲痛的预感）神鬼莫测！不可思议！（猝然强作好斗而且愤怒地）丛林，是你在想着法子捉弄我吗？（在他身前地面上的恐惧们，突然发出一阵短促而又低微的嘲笑声，犹如树叶的瑟瑟声。这些无形的怪物向上蠕动着身子，歪七扭八地朝琼斯聚拢过来。他低头一看，吓得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跳。同时刷地抽出手枪——声音颤抖地）这是什么？是谁？什么东西？走开，要不我就打死你们！你们还不走？——

琼斯开枪。一道闪光，一声鸣响，接着一切又归于沉静，只闻远方加剧的鼓声。无形的恐惧们急急转身，退入林中。琼斯呆立原地，一动不动，出神地倾听着。耳闻枪响，手握枪把，这似乎使他消除了疑虑，恢复了勇气。他又自信地自语地说起来。

琼斯 它们走了。那一枪把它们都吓跑啦。只不过是些小动物罢了——我想是些小野猪吧。我的食品兴许就是它们扒出来吃掉的。肯定是这么回事。你这个黑傻瓜，你以为它们是什么？是鬼魂显灵？（激动地）天哪，这一枪就使你那套逃跑的把戏露了馅。黑人们一定听到了枪声！快到树林里去，不能再耽搁了。（他朝丛林走去，走到林边又踌躇不前，然后勇敢、坚定地催促自己）进去吧，黑人！你怕什么？里边除了树什么也没有！进去！（勇敢地钻进丛林）

第 三 场

丛林里。月亮初升。月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使林中弥

漫着一种怪异可怕的微弱亮光。前景近处有一道由稠密的矮树丛和爬藤植物形成的矮墙，围起了一块三角形的小空地。远景是一片像屏障似地把小空地围起来的黑咕隆咚的树林。一条隐约可辨的小道从左后台通到小空地，又曲曲弯弯地延伸到右边。幕启时，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只听见鼓声咚咚，敲得比前一场终场时略急略响。除此之外，就只有每隔数秒钟响一次的奇怪的卡嗒声打破这沉寂了。接着，弯着腰蹲着的黑人杰夫的形象，渐渐地在三角空地的深处显现出来。杰夫已届中年，身材瘦削，皮肤棕色，身穿火车的卧车装卸工的号衣，头戴工作帽。他正在身前地面上掷两颗骰子：掷下——捡起——抓在手心里摇摇——又掷，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呆板而又有规律地重复着这一套机械的动作。从左边小路上传来某人渐渐走近的沉重缓慢的脚步声，同时也可听到琼斯的说话声。为了掩盖说话时声音的颤抖，他略为提高了些声调，竭力使声音听上去振奋一些。

琼斯 月亮已经升起。黑人，听见了吗？你到了那块空地上就会看得更清楚了。头不会再傻呼呼地往树干上撞了，腿上的皮也不会再给树丛划破了。你现在看得清前面的路了。打起精神来！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轻松喽。（他步入三角空地的后部，用袖袖子擦擦脸。巴拿马草帽丢了，华丽的制服被剐了几个大口子，脸也给擦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才不划火柴看表呢。呸！真热啊，确实够热的了。（倦乏地）我在丛林里逃窜了多久了？一定好多好多个小时啦，长得没个头！但这不可能，月亮才刚刚升起呢。陛下，这对你来说可是个漫长的夜啊！（苦笑一声）陛下！现在这位皇帝乖乖已经没有多少帝王相了。（强打精神）没关系，这本是我意料之中的嘛。什么事都有个

结束，这黑夜也不例外，总会过去的。等你平安无事地到了那里，手里有的是钱，你还不对这一切付之一笑？（他吹起口哨，忽又止住）还吹什么口哨，你这个可怜的傻瓜蛋！想让全世界都听见？（他不说话，停下来听着）又是那鼓声！从这声音判断，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还带着鼓追我呢，我快走吧。（他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忧虑地）我听到古怪的卡嗒声，是什么东西在作响？听，又响了！这声音很近！听上去像是——像是——看在上帝面上，像是个黑人在掷骰子！（吃惊受怕地）别想这种事了，还是快跑吧！（快步走进空地，看见杰夫就呆住了——吓得喘了口气）谁？谁在那里？杰夫，是你吗？（朝杰夫走去，一时忘了自己的困境，真以为看见了个活人——心情轻松、愉快地）杰夫！看见你，真是太高兴啦！他们对我说，你就是因为我给你的那一剃刀死去的。（突然住嘴，迷惑不解地）可是黑人，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的呢？（他出神地注视着杰夫，而杰夫则继续机械地掷着骰子。琼斯的双眼盲乱地转来转去，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死了么——把头抬起来——你怎么不和我说话？你是——你是——鬼魂吗？（吓得狂怒地抽出手枪）黑人，我已经杀死过你一次，难道还要我再干第二次吗？那你就等着吧。（开枪。待硝烟散尽，杰夫已经消失。琼斯站在那里直打哆嗦——接着又恢复了自信）他好歹不见了。是鬼魂也好，不是鬼魂也罢，这一枪总算把它解决了。（远处的鼓声已明显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琼斯意识到这一点——大吃一惊，回头张望）离这儿不远啦！他们好快啊！看我还在这儿开枪，这不就等于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吗？哎呀，我的天哪，我得赶紧逃。（慌不择路，一头钻进了后面的矮树丛，消失在黑暗中。）

第 四 场

丛林里。一条宽阔的土路从右前方直通左台底，斜贯整个舞台。两旁是挺拔高耸的树木，像两堵墙似地把路夹在中间。月亮高悬，照得路面微微闪光，使其显得不真实，并且还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朦胧感觉。似乎为了让土路通过丛林去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丛林暂且闪成了两半，待土路事成之后，丛林会自行合拢，复归原样，而土路也就不复存在了。琼斯从路右的林子中踉跄而出。他的制服已破烂不堪。他看见了那条土路，便神色惊讶、目光呆滞地打量着四周，双眼在明亮的月光下灼灼发光。他精疲力竭，猛然躺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一会儿又突然火冒三丈。

琼斯 热坏了。我都快熔化了！跑、跑、跑，除了跑还是跑！这该死的上衣！简直像件囚衣！（他撕下上衣，远远地扔在一边，上身全然赤裸）瞧！这才不错！总算舒畅了些！（低头看脚，瞥见踢马刺）这尖得要命的踢马刺，就是你害得我栽跟头，把脖子都扭伤了，见你的鬼去吧！（解下踢马刺，憎恶地扔到一边）好啦，我总算摆脱了皇帝的这一套花里胡哨的装饰，跑起来可以轻快多了。上帝！我累垮啦！（停顿，倾听远处不断的鼓声）我以为和他们拉开了距离——像这样没命的跑法——可是——该死的鼓声听上去还是一个样——甚至更近了。不过，幸好我还一直跑在他们头里。他们绝对抓不住我。（叹气）只要我这两条快不行了的腿能顶得住就好了。唉呀，当初真不该当这皇帝，现在是骑虎难下啊！（疑虑地环视）这条路怎么会有的？还是条平坦的路呢。我怎么不记得见过这条路？（忧

愁地摇摇头)这丛林在夜间尽出些千奇百怪的花样。(突然惊恐地)我的天哪，别让我再看见鬼魂!它们会惹我发火的。(自言自语，以恢复自信)鬼魂?你这个傻黑人，根本没这种事!浸礼会牧师不是跟你说过好多回了吗?你还是个开化的人呢，你和这些无知无识的黑奴有什么两样?咳，毛病全出在你这脑袋瓜里。丛林里哪有什么东西，也根本没有什么杰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肚子里啥也没有，饿得头昏眼花，糊里糊涂，因此你才不断地见神见鬼。这道理傻瓜也知道。(热诚地恳求)上帝保佑，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可别让我再碰见它们呀!(稍停，小心告诫)休息!别讲话!休息，你需要休息!这样你才能再赶路。(举头望月)快半夜了，明天一早你必须赶到海边!到那时你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一小队黑人从右前方上场。他们穿着条子囚衣，光头。每个人的一个脚上戴着沉重的锁链和金属圆球，走路时缓慢费力地拖着腿。有些人扛着铁镐，其他人拿着铁锹。一个穿着狱卒制服的白人押着他们，他肩扛温彻斯特式连珠枪，手握粗鞭。狱卒给了个信号，那队人便停在路上，正对着琼斯坐着的地方。琼斯一直抬头凝视着天空，没有注意到他们无声无息地到来。他忽然低头看到他们，惊恐得眼珠几乎要夺眶而出。他挣扎着要站起来逃窜，但又倒下，吓得呆若木鸡。他闷声闷气地祈祷，可哽住了。

琼斯 我主耶稣!

狱卒甩鞭——却无声音——犯人们一见这信号便开始在路上干活。他们挥舞着铁镐、铁锹，但仍毫无声响。他们的动作像机械装置——呆板、迟缓、机械，和上一场里杰夫的动作

相仿。狱卒严厉地用鞭子指着琼斯，示意他到用锹干活的人中间去。琼斯像在催眠状态中似地站起来，嘴里屈从地咕哝着。

琼斯 是，先生！是，先生！我马上就来。

他拖着一条腿走去入列，同时又气又恨地小声讥骂。

琼斯 愿上帝罚你的灵魂下地狱。我迟早要找你算账的。

他仿佛手里真有一把铁锹，无精打采、机械刻板地做着挖土、把土甩到路边去的动作。突然，狱卒气冲冲地像凶神恶煞般走到他跟前，举起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的肩背。琼斯痛苦地闪缩着身子，颓丧地萎缩成一团。狱卒转过身轻蔑地走开。琼斯顿即站直身子，双臂像举起棍棒似地举起铁锹，杀气腾腾地朝毫无戒备的狱卒冲去。琼斯用铁锹向白人的脑门劈下去时，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两手空空。他绝望地呼叫。

琼斯 我的锹在哪里？给我把铁锹，我把这小子的头劈开来！（向囚犯恳求）看在上帝面上，随便哪一位给我一把铁锹吧！

囚犯们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注视地面。狱卒背对琼斯，似乎故意让他去进攻。琼斯手忙脚乱地拔枪，惶恐、暴怒地吼叫。

琼斯 我打死你，你这白人恶魔！不打死你我死不瞑目！

他拔出手枪，就在狱卒的背后举枪平射。丛林顿时从两面合拢，土路和那队囚犯在黑不可测的夜色中隐去。只听见琼斯在树丛中疯狂逃窜时折断树枝的噼啪声，还有咚咚的鼓声。鼓声仍然很远，但音量更大、节奏更快了。

第 五 场

一块圆形空地，周围是一排排密集的参天大树，高大得只见树身，不见树梢。空地中央有一巨大的死树墩，天长日久，烈日风雨使它变得和拍卖台出奇地相象。清明的月光撒满空地。琼斯从左边密密匝匝的丛林里夺路而出，进入空地。他已被追逐得诚惶诚恐，目光急速地扫视空地四周。裤子已经破烂不堪，靴子也有了口子，已无原样，一走路便忽闪忽闪，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他蹑手蹑脚地溜到中央的树墩前，警觉地坐下，随时准备逃遁。接着，他双手抱头，身子前后摇晃，悲哀、呜咽地自语。

琼斯　啊，上帝，上帝啊！啊，上帝啊，上帝！（突然跪下，双手合掌，举手向天——极度痛苦地哀求）我主耶稣，请听我的祈祷！我是个罪人，一个可怜的罪人！我知道我做下了错事，我知罪！杰夫用灌了铅的骰子欺骗我，我抓住他后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上帝啊，我有罪！狱卒用鞭子抽打我，我一怒之下也把他杀了。上帝啊，我有罪！到了这里，这些傻黑人举我为皇，我却偷他们的钱，抢他们的财，无恶不作。上帝，我又犯了罪！我知罪啊！我悔恨！宽恕我吧，上帝！饶恕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接着恐惧地乞求）上帝啊，把鬼魂赶跑！不要让它们靠近我！让鼓声别在我耳边响个不停！那鼓声里也有鬼魂在作怪。（他站起来，显然祈祷使他镇静了些——强自抚慰）从此以后，上帝不会让鬼魂来欺侮我了。（在树墩上重新坐下）我不怕活人，让他们来吧。可这些鬼怪——（不由得不寒而栗——稍停，低头看脚，在靴子里动了动脚趾——呻吟地）唉，苦命的脚啊！这双靴子

已一无用处，还磨得脚怪痛的，不如扔了吧。(解开带子，脱下靴子——双手提着破靴，哀痛地打量着)你们倒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漆皮靴，可看看你们现在这副模样。琼斯皇，您的尊容也强不了多少啊。

他神情沮丧地叹了一阵子气，仍然弯腰坐着，低头看看手里的靴子，似乎不愿意把它们扔了。正当他看着靴子出神时，一群人不声不响地从各个方向走进空地。他们全都穿着上一世纪50年代的南方服装。几个中年男子，显然是家道富裕的种植园主。一位衣冠楚楚、颇有权威的人物——拍卖商。一伙好奇的围观者，其中主要是漂亮小姐、公子哥儿，他们来奴隶市场只是为了消遣、解闷。这群人不出声地、彬彬有礼地寒喧一番，又无声地交谈着。他们的举止象木偶，给人僵硬、呆板、失真的感觉。他们围着树墩站着。最后，一组奴隶由一个随从领着从左边上场。他们是三个年龄不同的男人，两个妇女，其中一个妇女怀抱婴儿正在喂奶。他们被领到树墩左边，挨着琼斯。

白人种植园主们评头品足地上下打量他们，就像他们是牲口似的，过后相互交换着各自对每一个奴隶的评价。公子哥儿们指指这个，点点那个，还不时说几句俏皮话。美貌的小姐们迷人地吃吃笑着。这一切都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唯独给人不祥预兆的鼓声还在不停地响着。拍卖商站到树墩上，举起一只手，三五成群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拍卖商命令式地拍拍琼斯的肩头，让他站到树墩——拍卖台——上去。

琼斯抬起头，一看四处是人，便拚命想在人群中觅个空隙逃走，寻觅不到，疯了似地尖叫着跳到树墩上，竭力站得离他们远远的。他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直打哆嗦。拍卖商开始

作无声的、江湖气十足的拍卖介绍。他手指琼斯，让种植园主们好好看看。论庄稼活，这可真是个好把式，身心健全，虽说已是中年，但身强力壮。看看他那脊背，他那肩膀，请再看看他手臂上的一块块肌肉，那强劲的双腿，多少重活都不在话下。此外，他脾气好，聪明，听使唤。哪位先生愿意先开价？种植园主们伸出手指开价，很明显，他们都极想把琼斯据为己有。他们竞相出价，气氛活跃，围观者们看得津津有味。当这一切正继续进行着时，琼斯突然产生了在绝望中挣扎的勇气。他大胆地低头往四下里瞧瞧。痛苦、恐惧的神色消失了，他显得困惑不解，但渐渐地意识到了——结结巴巴地说起来。

琼斯 白人们，你们都在干吗？这一切是啥意思？你们干吗都瞪眼看着我？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突然怒恨交集，气得发抖）这是在拍卖吗？你们战前搞惯了这一套，现在也想把我照样卖掉吗？（正当拍卖商击锤把琼斯卖给某一种植园主时，琼斯猛地拔出手枪——目光从拍卖商转到买主）你卖了我？你买了我？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家伙，我让你们尝尝我这个自由黑人的厉害。（他先后朝拍卖商和买主开了枪，这两枪打得极快，几乎同时鸣响。枪声就像信号，枪一响，四周墙似的树木就合拢在一起。台上漆黑、沉寂，只听见琼斯冲出包围的声音，惧怕的叫喊声，以及更快更响的鼓声。）

第 六 场

一块丛林中的空地。周围的树枝在空地上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离地五英尺高的低矮天棚。交错缠绕的爬藤植物顺着树身盘绕直上，从边上看去，仿佛是一个拱形屋顶。树、藤

围起来的这块空地，就像某种老式船上的黑暗、恶臭的货舱。月光几乎全被挡在空地外，仅透进一点昏暗、微弱的光线。从左边传来有人在树丛里时而跌跌绊绊、时而爬行的声音，此人边走边呜呜咽咽地唠叨着，从声音上能听出来这是琼斯。

琼斯　啊，上帝，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其他子弹都打完了，只剩下一颗银子弹了。要是再有鬼魂来缠住我，我怎么能吓跑它们呢？啊，上帝，只有一颗银子弹了——为了表示还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务必留着它。一旦把它也打了，我就什么指望也没有啦。天哪，这是真黑！月亮上哪儿去啦？啊，上帝，这黑夜到底还有没有个头？（听声音，他正谨慎地摸索着前进）好啦！这里好象是块空地。我不得不躺下歇歇了。黑人真来抓我，我也顾不上啦，我非得休息休息啦。

现在他已近台前，可以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他的身影。裤子已经面目全非，成了块遮羞布。他直挺挺地往地下一趴，由于筋疲力尽直喘粗气。被围着的空地上似乎渐渐亮了起来，琼斯的身后显现出两排坐着的人。他们坐得很挤，躬着腰，显出绝望的姿态。两排人面对着面，他们的背部都贴着围墙似的树林，好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给捆绑住了。他们全是黑人，全身赤条条的，只系了一块缠腰布。起先，他们呆坐不动，默不作声。后来，他们动作一致地摇晃起来，似乎他们在船上随着海浪的缓慢起伏而摇晃一样。与此同时，他们发出一种低沉、哀戚的声音。这声音好象受到远处鼓声的指挥和控制，在按音阶有节奏地逐步升高，成了一种缓慢、颤抖、绝望的哀嚎。当声音升高到尖锐刺耳、难以忍受时，便又音阶分明地慢慢降下来，最后归于寂静。这声音就如此周而复始。琼

斯一惊，抬头看见这些人形，赶紧又趴在地上，不敢看这景象。这哀嚎声又在他周围渐渐升高，他吓得浑身颤抖起来。下一次声音又由低转高时，仿佛受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驱使，他也加入了合唱，唱着唱着坐了起来，以和其他人相同的姿势前后摇晃起来。他的声音悲哀、凄怆，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亮光渐暗，其他人的声音停止，最后台上一片漆黑。但是可以听到琼斯爬起来逃走的声音，他在森林中越走越远，他的声音也相应地越来越轻，最终消失。鼓声敲得更响更快，节奏明快、欢畅，预示着胜利将临。

第 七 场

大河岸边矗立着一棵大树，但仅见树身的下端。树边粗粗拉拉地堆着一堆圆石，酷似祭坛。高起的河堤接近背景，河堤外平缓如镜的河面在月光下闪烁发光，流向远方；远处的河面若隐若现，渐渐消失在浅蓝色的雾霭之中。从台左传来琼斯的声音，伴随着鼓声的节拍，时起时伏地夹杂在被锁着的奴隶们发出的缓慢、绝望的哀嚎声中。他的声音逐渐降低以至消失时，他走进空地。他面容呆板，毫无表情，目光呆滞，但双眼却像中了邪似地光采熠熠。他走路时神思恍惚，若有所思，就像梦游者或者阴魂附身的人。他挨次看了看大树、粗糙的石垒祭坛、远处月光照耀的河面，他用手摸摸头，显出大惑不解的尴尬相。接着，仿佛顺从冥冥之中某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他在祭坛前虔诚地跪下。然后他似乎有所醒悟，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些什么，因此他站起来，惶恐地观望着四周——断断续续地咕哝着。

琼斯 我——我这是干啥？这是——什么地方？好像我见过这棵树——还有这堆石头——这条河。我记得——好像我从前来过这里。(颤抖地)啊，我的天哪，我害怕这地方！啊，我害怕。上帝，保佑我这个罪人吧！

他从祭坛边爬走，趴在地上，藏起脸，由于吓得他在歇斯底里地啜泣，他的肩膀一起一伏。突然，一个刚果巫医从树身后出现，快得像跳出来的一般。他年龄很大，形容枯槁，全身赤裸，仅腰间围了块某种小动物的兽皮，多毛的尾巴在腹前耷拉着。他从上到下涂满了鲜艳的红色，头的两侧朝上斜长着两只羚羊角。他一只手拿着一只骨制的拨浪鼓，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魔杖，杖端扎着一束白鹦鹉羽毛。脖子、耳朵、手腕、脚脖子等处，挂满了玻璃念珠和骨制饰物。他一声不响、神气活现、一跳一跳地走到琼斯和祭坛之间的空地上。他往地上一跺脚便开始又唱又跳起来，这好像是事先商量好的召唤性信号，咚咚的鼓声随之变得狂热、欣喜，仿佛整个空中都响彻着有节奏的隆隆声。琼斯抬头观望，接着从地上一跃而起，成半跪半蹲的姿势，他被这新的诡秘现象惊呆了，着了迷似地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刚果巫医跺着脚，摇动拨浪鼓卡嗒卡嗒地打着拍子，开始摇摆起来。他怪诞、单调地哼唱着，声音忽高忽低，含混得连唱词都听不出来。渐渐地，他的舞蹈明显地成了一种叙事性的哑剧，他的哼唱则是一种咒语——一种缓和某个神对祭品决不宽容地凶猛索求的法术。他逃而群魔就追他，他躲藏一下，接着又逃。他逃跑得越来越快，群魔逼得越来越近，而他显得越来越害怕。他哼唱的声音越变越激，还夹杂着尖叫声。琼斯被这一切完全迷住了，他又念咒语又尖叫，用手打着节拍，身子也前后摇摆起来。整个哑剧的精神和含义驾驭了他

的肉体和精神。最后，哑剧的这一主题在一声绝望的嚎叫声中戛然中止，接着转换成强烈希望的基调，哑剧又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尚有办法补救。群魔索取祭品，这不能不给它们。巫医用魔杖先后指了指圣树、远处的河流、祭坛，最终凶残地、下令似地指着琼斯。琼斯似乎懂得了这一指的含意——要他把自己当祭品贡献出去。他卑下地连连叩头，歇斯底里地呜咽着说起来。

琼斯 宽恕我吧，啊，上帝！宽恕我吧！宽恕我这可怜的罪人吧！

巫医跳到河边，伸出双臂，呼唤水底的某个神。接着，他依然伸着双臂，开始慢慢地后退。一个巨大的鳄鱼头出现在河堤，眼睛闪着绿光，注视着琼斯。琼斯吓呆了，死死地盯着鳄鱼的双眼。巫医跳着来到琼斯身边，用魔杖触了触他，可怕而又命令式地示意他到等待着他的大鳄鱼那儿去。琼斯的肚子贴着地面，一步一步向鳄鱼爬去，不断地呜咽着。

琼斯 饶恕我吧，上帝！饶恕我吧！

鳄鱼庞大的躯体爬上岸来，琼斯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向它爬去。巫医欣喜若狂地大声尖叫着，鼓声如疯似狂地响着。琼斯声嘶力竭地哀叫，痛苦地一声声乞求着。

琼斯 上帝，拯救我吧！我主耶稣，听听我的祈祷吧！

上帝似乎听到了他的祈祷，使他猛然想起了还有一颗银子弹。他的手飞快地伸到背后，他挑战地喊叫着。

琼斯 我还有颗银子弹！你这恶魔休想吃了我！

他朝面前的绿色双眼开枪，鳄鱼头在河堤后消失了，巫医跳到圣树后也消失了。琼斯俯卧在地上，双臂前伸，恐惧地抽

噎着。鼓声在他四周咚咚地响着，节奏阴郁，表示了复仇势力遭到挫折。

第 八 场

黎明。景同第二场，即丛林与平原的交界处。最近处的树身隐隐可辨，但这些树的后面却是黑茫茫的一片。连续不断的鼓声近在咫尺，因此震颤的鼓声特别响。莱姆从左边上，后面跟着一小队士兵和伦敦佬式的商人史密瑟斯。莱姆又矮又粗，猿脸，非洲老土人的特点十分明显。他只围了块腰布，腰间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枪。他的士兵都程度不同地赤裸着，戴着阔边棕叶帽，人手一支步枪。史密瑟斯的穿戴和第一场一样。一个显然是追踪琼斯的士兵正急切地观察着地面。他指出琼斯进入树林的地点，莱姆和史密瑟斯走过来观看。

史密瑟斯 （看一眼后厌恶地转身走开）这就是他进入丛林的地方，错不了。你这是活该，现在他早就跑出去好几英里，平安无事地到了海岸边。这该死的丛林倒帮了他的忙！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你会找不到他吗？浪费了整整一夜，敲那该死的鼓，念那愚蠢的咒！天哪，真是一帮子笨蛋！

莱姆 （喉音很重地）我们会抓到他的。（士兵们成半圆形围着他，弯着腰蹲在那里，他向他们做了个手势。）

史密瑟斯 （恼怒地）哎呀，你们怎么还不上丛林里去追他？在这里等着有啥屁用？

莱姆 （他也蹲了下来——沉着地）我们会抓到他的。

史密瑟斯 （轻蔑地从他身边走开）唉，活见鬼！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他。虽然我连见都不愿意见他，可我还得为他说

句公道话。

丛林里传出一下声响，士兵们呼地一下站起来，紧张地扣上步枪扳机。莱姆仍然蹲着，神色镇静自若，但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挥手发了个“快”的信号，士兵们迅速地潜行走近丛林，分散开从不同的地点走了进去。

史密瑟斯 我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他弄出来的声音吧？

莱姆 （镇静地）我们会抓住他的。

史密瑟斯 一帮该死的笨蛋！（继而一想——将信将疑地）不管怎么说，也许他们真会抓到他。如果他在这可恶的丛林里迷了路，他也许会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地，而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莱姆 （命令似地）别出声！（丛林里传来几声枪响，一秒钟后，又传来一阵欣喜若狂的叫喊声。咚咚的鼓声突然停住。莱姆带满意的笑容，抬头看着史密瑟斯）我们抓到他了。他已经死啦。

史密瑟斯 （莫名其妙地）你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你又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呢？

莱姆 我的士兵有银子弹。铅子弹打不死他，他有了不起的魔法。我给他们钱，让他们造银子弹，使他们也有了不起的魔法。

史密瑟斯 （一惊）噢，原来这一夜你们就在搞这名堂，对不对？在造出银子弹来以前，你们不敢去追他，是吧？

莱姆 （毫不隐讳地）是的，他有了不起的魔法，铅子弹不顶用。

史密瑟斯 （拍腿哄笑）哈哈！你们不敲鼓的话，就什么都完啦！（接着恢复常态——讥讽地）我敢打赌，你们打死的根本不是他，你们这帮子笨得出奇的家伙！

莱姆 （不动声色地）瞧，他们把他抬来了。

士兵们抬着琼斯毫无生气的躯体从丛林里走出来。他死了。他

们把尸体抬到莱姆跟前，他十分满意地查验了一番。史密瑟斯敬畏地趴在琼斯的肩头上。

史密瑟斯 不过，琼斯，我的伙计，他们这样对待你，并没有什么过错啊！死得直挺挺地了！（嘲笑地）尊贵的陛下，你那显赫一时的气派呢？（接着咧嘴一笑）银子弹！我的天哪，不管怎么说，你死得也够至尊至贵的喽！

（茅百玉 译）